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银牛角

(下)

 **BOOK**
网络资源 中国出品

第二十八章 定情系心

又握住了她的一双纤细的玉手，秋离低沉地道：“没什么，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算了。美好的，我们留存于记忆，丑恶的，便当它从未发生过……”长长的睫毛眨动着，轻盈的，梅瑶萍又道：“秋离，告诉我，什么时候开始你才真正对我的情感萌芽？”毫不犹豫，秋离道：“就是那次在桃林茅舍盘桓的时候。”

记得我伤了你，又为你将伤势调治痊愈……”顿了顿，他笑道：“你呢？”脸生红霞，梅瑶萍羞涩地道：“我……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秋离道：“你很会隐瞒感情，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我却是丝毫看不出来……”梅瑶萍轻轻地道：“你还不是一样……我更连做梦也想不到……我一直以为你根本就看不起我，鄙视我……我还想，只要我一离开，你就会连我的影子也一起挥掉了……”秋离忙道：“天地良心！”玉似的脸颊染着嫣红，梅瑶萍娇羞地道：“秋离，你不用起誓……。我相信你……”扶着梅瑶萍坐直了身子，秋离端详着她，顿首道：“呢，不错……”梅瑶萍迷惘地道：“什么不错？”秋离笑道：“你的模样！”脸儿越发红了，梅瑶萍扭妮地道：“我……我很难看，哪里比得上你的英凯……潇洒……”呵呵笑了，秋离道：“经你这一赞，我简直连骨头也轻了四两，飘飘然加上薰薰然了，其实，我这长象配你，惭愧惭愧！”梅瑶萍着急地道：“不，我不是故意夸你，秋离，这是真的，全是我心底的话……”拱拱手，秋离笑道：“谢了谢了！”他有些贪婪地一直注视着梅瑶萍的脸容，膘得梅瑶萍头都不敢大抬。秋离轻轻地道：“古人赞红粉，有‘秋水为神玉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这两句话，现在一想，再仔细瞧瞧，可不是用得恰到好处，丝丝入扣？瑶萍，我看这两句话简直就是专为你写的！”忍不装嘬嗤”笑了，梅瑶萍悄声道：“秋离……你好会逗人家……看不出大名鼎鼎的、‘鬼手’，夸赞起女人来这么在行……”

哈哈大笑，秋离道：“夸奖了，瑶萍，我可是只对你说这些话的时候才是真心诚意的，对其他女人，就多少带着几分吃豆腐的味道啦……”抿抿唇，梅瑶萍幽幽地道：“秋离，你可以告诉我……你以前有过多少女人吗？”秋离正色道：“一个也没有。”

疑惑地，梅瑶萍道：“一个也没有？凭你这么优厚的条件，这么喧赫的威名，竟会连一个女孩子也没有？”秋离举起左臂，又道：“天地良心。”

急忙将秋离的手臂拉下来，梅瑶萍惭愧地道：“对不起，秋离……我不该问这些……”秋离豁达地道：“没关系，这才证明你对我情感深到了何等地步，虽然我没和女人谈过爱，但是，我也知道男女相悦其目的是占有，其手段是自私的，爱越深责越切，是也不是？”“抿唇一笑，梅瑶萍摇头道：“真看不出你还未历过情关……”秋离笑吟吟地道：“你呢？可经历过了？我想，在狼牙帮里，恐怕会有不少人追求你吧？”脸儿一红，梅瑶萍坦然道：“有些人对我表示过心意，但是，我对他们毫无兴趣，好象……看着就不对味似的……直到今天以前，秋离，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一个男人，除了你，甚至连心里也未曾有过任何一个男人的影子。”

秋离一拍手道：“好极了，我听着高兴，浑身三万六千个毛孔全熨贴啦……”忐忑地，梅瑶萍问道：“你……不相信？”秋离忙道：“不，我相信，

一千一万个相信。”

说着，他又感动地道：“记得在往日盘桓于那桃林茅舍中时，我即已向你说，瑶萍，在狼牙帮里混，是太不值了，太辱没你了。那是个大染缸，污水潭，三教九流无所不包，牛鬼蛇神无所不聚，你一个少女，夹在这些三山五岳的各路狗熊当中，真有些象……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叹了口气，梅瑶萍伤感地道：“也怪我好胜心切，个性倔强，不肯输入，不肯服人，尤其事事要和男人一争长短……当年便走错了路。”

秋离安慰地道：“好在及时脱离这般瘟神，时犹未晚。瑶萍，往者已矣，来者可追，以后，还有一段日子可供你做一些真正值得做的事……”唏嘘了一会，梅瑶萍又问：“秋离……你为什么会忽然到这里来呢？”笑了笑，秋离遂简洁扼要地将他离开小青山之后独力端平了百隆派的事述说了一遍。梅瑶萍听得心惊胆颤花容失色，她焦急地问：“现在你的毒伤和剑伤可痊愈了？”秋离笑道：“全好了，如今我就健壮得象头牛一样。”

略一迟疑，梅瑶萍道：“那么，以后呢？还要去哪里？”秋离闲闲地道：“回小青山，准备会同‘中原双绝剑’及‘夜果’周云；再到‘白草坡’去与‘八角会’一分生死”吃了一惊，梅瑶萍忙道：“怎么你们又和‘八角会’缠上了？”秋离平静地道：“瑶萍，大约你以为我和八角会的纠葛只是为了宗家母子的那档子事？不，我和他们实在仇深如海，不共戴天！”梅瑶萍迷惘地道：“有这么严重？”点点头，秋离缓缓将他义兄“赤胆圣手”屠孤吉如何在早年遭受“八角会”及其他江湖黑道组织谋害之事及牛鸣石下他如何重创了“八角会”党羽的经过详细说出。在梅瑶萍的神动心惊里，他低沉地道：“所以，瑶萍，‘八角会’与我的仇恨由来已久，并不是为了单纯宗家母子的事情。在以前，我也曾寻找过他们，但这些当年在我义兄手下漏网的游魂，个个全消声匿迹，龟缩不出，因为我对他们的搜寻是秘密的，不动声色的，这些人也二直不知道屠大哥正有个继承者在寻找他们，他们全以为事隔多年，不会再有麻烦了，是而才有‘八角会’的东山复起，死灰复燃之举。这样一来，正好，我也省掉了很多工夫，干脆大家把话说明，约个地方了断干净。”

他们如果赢了，大可趾高气扬做他们的山大王，我胜了呢？这些人就只好二十年后再成好汉了……”梅瑶萍忧虑地道：“秋离，你可知道……‘八角会’与‘狼牙帮’也是声息相通，互有勾结的？另外，他们和很多黑道上的帮会都有来往……”淡淡一笑，秋离道：“我晓得。”梅瑶萍又低低地道：“这样的话，你们只有几个人去对抗他们如此雄厚的力量，不是太冒险，也太孤单了吗？”秋离气势如虹地大笑道：“瑶萍，江湖闯荡十年有余，我就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冒险’，什么叫‘孤单’，而回忆往昔，我的所做所为，又有哪一件事是脱离了这两个词含意所括范畴的？我自来全是单人独骑，四海为家，我对抗过无数悍敌，无数强仇，哪一次不是以寡敌众？假如事事全看表面上的优劣之分，全凭气焰取胜，我这‘鬼手’也早就成了坟墓中的骷髅爪了！”有些惶恐，梅瑶萍急道：“你别生气，秋离，并不是我小看你，我只是为你担心，劝你慎重行事，别吃了亏……”秋离开朗地笑道：“你太过虑了，瑶萍，我怎会生你的气！而且，我也知道，你全是一片好意哪……”幽幽一笑，梅瑶萍谨慎地道：“秋离，你准备什么时候启程呢？”秋离想了想，道：“今天下午。”艰涩地笑了又笑，梅瑶萍忐忑地道：“我……我可以跟你在一块吗？”秋离看着她，低沉地道：“你这句话真是问得奇怪！”心头

一跳，梅瑶萍脸色苍白，问：“我……我问错了什么？”秋离清爽地道：“你不跟我在一起走还行？当然是一道啦……”

瑶萍，莫不成你愿意两地相思？莫不成我还舍得再让别人勾引你去？”迅速拿起秋离的手在柔唇上亲了亲，梅瑶萍感激地道：“谢谢你，秋离……”秋离笑了一声，道：“看看，你又来啦，将来我们真的结成夫妇，你如果再那么客气，我可受不了哪！”一股浓稠的甜蜜与幸福感充斥在梅瑶萍的心胸里，她不禁又羞又喜地报还秋离一个妩媚明丽的笑，俏细地道：“秋离……你真的要……？”，秋离安详地道：“当然，但在那个日子到来之前，让我们有一段时间互相了解，互相认识，更增加一点情感，这不是好得多么？”梅瑶萍轻轻地道：“反正……秋离，反正我……我已向你表明了心意……其他的事……全随你的意思了……。”微微一笑，秋离道：“留出一段空间来增加了解是有益的，瑶萍，或许你会有些地方看不惯我，或者你会后悔什么……总之，我一向给我的朋友一个最后说‘不’的机会，让他们对所做的事有最后选择之权！”梅瑶萍忙道：“不，秋离，我早已决定了，我不需要再考虑什么，更不会另作选择，只要是你不嫌我……”我永远不会后悔……”双目中光彩炯亮，秋离深沉地道：“浪迹天涯十多年，尚只得着你这一位红粉知己，承蒙委身，瑶萍，受我一礼！”说着。秋离双拳抱起，当胸一拱，梅瑶萍甜丝丝地赶忙躲开，边喜悦地道：“看你，秋离，你还说我客气，你不更客气吗？”秋离笑道：“这不是客气，瑶萍，这只是表露我内心深处的知遇欣慰罢了。今天这个日子，真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天！”喜悦地看着秋离，梅瑶萍充满慰藉地道：“你……”这样感觉吗？”秋离道：“是的。”

伸出一双洁白细腻的玉手给秋离握着，梅瑶萍低徐地道：“人生该多奇异，也该多美妙。今天早晨以前，我还隔着这些幸福好远，但是，就只在短促的一刹那，我已经全叫幸福给包围了……秋离我好象是从阴暗的黑夜里，突然走到了阳光下，也好象是自阴寒的角落中，来到了另一个温暖的境界……假如说这是命运的安排，而命运就对我太优了……”秋离紧握着那双柔若无骨的玉手，低笑道：“所谓‘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就正是这样的了，瑶萍，我们的缘分大约早已订下……”梅瑶萍红着脸儿道：“我好兴奋……”秋离笑道：“彼此。”

说着，他温柔地将梅瑶萍自地下扶起，又为她挥去衣裳上的草消尘沙，梅瑶萍眼波流转，悄声道：“回到你住的地方？”点点头，秋离道：“是的，大来集的‘昌升客栈’。”

梅瑶萍微微有些忸怩地道：“你刚才告诉我，客栈中还住着两个朋友？”秋离笑吟吟地道：“不错，我的结义大哥马标与‘太苍派’的何大器何前辈。”

‘犹豫着，梅瑶萍道：“他们……他们会不会笑话我？”一笑，秋离道：“笑话你？笑话你什么？”梅瑶萍羞涩地道：“笑话，我……跟你回去……”轻轻拍着她的香肩，秋离和气地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天经地义之事，有什么可笑话的？瑶萍，你不用多虑，我们之间的事光明正大又多彩多姿，没有人会闲言闲语，尤其是马大哥与何前辈，只怕他们替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梅瑶萍红着脸儿凝视比她高出大半个头的秋离，似喜似嗔地道：“但是，你出来的时候是一个人，而回去忽然却变成了两个，假如他们问起原因，

不是……不是很窘吗？”哈哈笑了，秋离道：“这有什么窘的？”我告诉你们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就结了？老天能赐降鸿财，难道就不能赐降美人？轻轻“咿唔”一声，梅瑶萍不依地道：“你好坏……秋离，连你也在调侃我……”秋离扶着她往那匹枣红马儿之处行去，边柔声道：“别生气，瑶萍，说真的，马大哥与我相交过命，情同手足，在他面前我没有不可说的话，何大器前辈为人也是开朗豁达，谈谐有趣，对我更是爱护有加。你我之事，包管他们不但赞成，而且还会大加激赏呢……”梅瑶萍欣喜地道：“他们真不会笑我？”秋离肯定道：“我负责。”

于是，秋离自地下拾起梅瑶萍抛落的金鞭交梅瑶萍收好，一面眨着眼道：“这条金鞭，瑶萍，好几次你都想要它从我身上括块肥肉下来，以后，我看它不会再这么不友善了吧？”臊得深深低下头，梅瑶萍央求道：“秋离，你再取笑我，我就只好挖条地缝钻下去了……”霍然大笑，秋离说道：“不笑，不笑，如果你真的挖条地缠钻下去，我可就要喊天啦。”

在梅瑶萍的羞涩窘迫中，秋离替她挽了马缰，齐肩行向林外，一边走，秋离一边道：“瑶萍，真火啦？”抬头展颜微笑，梅瑶萍小声道：“我哪敢？”秋离舔舔嘴唇，道：“言重了，日后，恐怕这句话会常常从我口中说出来了。”

掩着小嘴；梅瑶萍道：“你呀，秋离，一句话能叫人哭，一句话也能使人笑……”秋离风趣地道：“我有这么个厉害法？”：轻理鬓角，梅瑶萍抚媚地道：“你还不知道，江湖传言，鬼手秋离武功盖世，心性狠毒，而一张嘴巴更能做刀剑使用。连死人也会叫他说得在棺材里跳！”哈哈笑了，秋离道：“传言谬误失实，未免也太夸大了”梅瑶萍道：“其实，若是领教过你唇利舌锐工夫，也真会兴起这种感觉。就以我来说吧，以前，不是即曾被你气得要死要活”秋离和梅瑶萍并肩走着，他顺脚踢飞了一块路上的小石子，边笑道：“那不是我言词锋利，瑶萍，而是你太容易动怒了。抿抿唇，梅瑶萍道：“为什么你不说是因为我的度量太窄了呢？”耸耸肩，秋离学着梅瑶萍的口气道：“我哪敢？”轻哼一声，梅瑶萍佯嗔道：“又来了，你又在逗人家”秋离低笑道：“不敢，只是消痰化气罢了！”梅瑶萍正想再说什么，秋离目光瞥处，却不觉失笑道：“好家伙，我那马大哥怎的找来了？”闻声之下，梅瑶萍不觉急忙移目望向前路。可不是，在大道上十丈来远，一条魅梧汉子正匆匆向他们迎来，那人，一颗奇大的脑袋，下垂的蒜头鼻子配张大嘴巴，喂，不是马标会是谁？一眼看到秋离，马标焦急的神色立即松弛下来，他半路打雷似的哈哈大笑，老远就叫：“兄弟，这一大早出来，你跑到哪里去了？”秋离也高声应道：“就在前面一片林子里，不远……”马标快步走近，边道：“可把哥哥我及何前辈急坏了，我们以为——”话还没说完，马标已经看清了与秋离并肩而行的梅瑶萍，只觉眼前一亮，马标不由愣住了！秋离见状之下，微微笑道：“大哥，你怎么啦？”“氩了一声，马标急急将投注在梅瑶萍面庞上的目光收回，有些脸红脖子粗地搓着手尴尬地道：“呢，哦，兄弟，这位是？”秋离侧首道：“瑶萍，见过我结义大哥。”

梅瑶萍轻踏一步，轻轻地道：“梅瑶萍叩见大哥”马标慌忙还礼，边一叠声道：“不敢当，不敢当……我叫马标，骑马的马，标枪的标……”梅瑶萍柔婉地道：“我已经听秋离说过大哥的尊讳了

“有些迷惘，也有些失措，马标变得结结巴巴地道：“梅……梅姑娘，呢，你与我兄弟是……呢，是巧遇上的？”梅瑶萍点点头道：“是的。”

马标转望秋离，又再看看梅瑶萍，道：“巧遇……巧遇上的？”于是，

他突然失笑了，重重在秋离肩上拍了一记，笑骂。道：“好哇，你个混小子，想不到你外表一副柳下惠的熊样，骨于里的花巧却真不少，瞒得我们好紧。说，小子，你是几时有了梅姑娘这个红粉知己的？还他妈装聋作哑，闷不吭声，全把我们蒙在鼓里，‘再不从实招来，看哥哥我怎生抖搂体？’被拍得‘噉啾叫了；声，秋离忙道：“轻点，大哥，轻点”哈哈大笑，马标又道：“轻点？小子，你不快快吐露真言，为兄的今天就非剥你的皮不可！好小子，竟连如此重大的事情也瞒着为兄，你可知该当何罪？”秋离无可奈何地苦笑道：“大哥，我并没有瞒你什么呀，我和瑶萍的确是不久以前才碰巧遇上的，在遇见之前，任谁也想不到会碰头的……”连连摇头，马标道：“不信，不信，小子，若非有约，怎会这般巧法？”秋离忙道：“天地良心，大哥，我说的话句句是实！”一侧，梅瑶萍也羞人答答地道：“大哥，真的……我们不骗你，真是不久前才遇上的，就连我们也觉得十分意外呢”怔仲了一下，马标纳闷地道：“竟真是这么个巧法？”秋离笑道：“‘有缘千里来相会’，大哥，听过这句话？”一笑，马标又道：“小子，好个‘有缘千里来相会’，你说老实话，你是什么时候与梅姑娘结识的？怎么从没听你提过？你们已要好多久了，如今的情感已到了什么地步？方才是如何见上面的？”秋离的左手轻擦着胸前铜扣，笑道：“这些事，我自然全会一五一十地向大哥惠报，但是，总不能就站在这大路中间说吧？况且，此中经过，讲起来还话长呢！”马标呵呵笑道：“体休想漏掉半句，也罢，我们一道回客栈，你可得仔仔细细给我说个清楚，好精滑的小子哪……”三个人开始启步往集于里走去，秋离 = 面笑道：“你放心，大哥，这些事自会一一详禀，我不向你说，又向谁说呢？而且，以后还得请你作主呢！”斜睨了娇羞不胜的梅瑶萍一眼，马标受用十分地道：“喂，这还象话……”

第二十九章 叙往论后

客栈内，在秋离他们三人所住的上房中。

秋离将梅瑶萍为何大器再引见过了，大伙儿刚刚坐下，马标便又迫不及待地道：“兄弟，先前我问你的那些话现在该可以说了吧？”何大器也急巴巴地道：“是呀，你却瞒得我们好紧，不声不响地闷着头干，表面上看你若无其事，实则你却早有了名望啦……”双手直搓，秋离道：“二位别嚷嚷，我一一招来便了。只是，我的脸皮厚，梅瑶萍的脸皮却薄，如果我在叙述当中有什么言词失当之处，尚请梅瑶萍不要生气……”。梅瑶萍脸儿红红地道：“秋离……何前辈与马大哥都不是外人，你……你就照直说好了，我怎会生气？”马标大笑道：“你看看，兄弟，人家梅姑娘一个女人家都这般落落大方，没得你却粘缠磨蹭，推三阻四，一点也不够干脆……”何大器盘膝坐在床上，也笑呵呵地道：“怎么搞的？秋老弟一下子变得忸怩起来了？简直就和昨天以前的豪壮气魄判若两人啦！”哧哧笑了，秋离道：“好，好，我现在就说，如果再拖延下去，还不知道会被你们两位形容成一个什么样子呢！”

一拍手，何大器道：“对，这才叫利落，老弟，快快将你与梅姑娘之间的前因后果全盘托出，老夫等也好分沾几分喜气。”

马标立刻问道：“兄弟，你们是何时相识的呀？”秋离想了想，道：“大

约快有半年了。”

长长“哦”了一声，马标又道：“这么久了，是谁给介绍的呢？”

看了梅瑶萍一眼，而梅瑶萍也正抿着唇儿微笑望了过来，秋离搓搓手，有些不好意思地道：“没有人介绍，我们是自己认识的。”

呆了呆，马标呵呵大笑道：“好小子，看不出你真还有两套哪……”一拂银髯；何大器跟着问：“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下认识的呢？”秋离笑吟吟地道：“说出来只怕你们不相信，我们是打出来的朋友，我与瑶萍初遇的那一天；正是她奉命截杀宗家母子的时候，而我又恰好碰上，便踹了她的生意……”接着，秋离便仔仔细细将他与梅瑶萍结识的经过，及梅瑶萍被驱出狼牙帮，单人只身在山上找他寻仇，被伤，又替她疗治的事情，叙说了一遍，未了，他索性连今晨于松林中为梅瑶萍追敌，及两人互表情衷的前后，也讲了出来。在他快又简洁的语声里，马标与何大器全不由听得眉飞色舞，欣喜无限，就宛如他们也都成为另外一个秋离了……说过了，秋离笑道：“怎么样，两位满意么？”何大器吁了口气，感叹地道：“老弟，你们这段情愫的发展可真是曲折离奇，怪异之极哪！从隐藏、萌芽、成长，到成为事实，其中经过了多少波折，多少磨难，又多少矛盾？但是，你们却全如愿了，这真是一个‘缘’字，由此证明，男女之间的相亲相悦，实在不可强求，老天业已注定了……”马标连连顿首道：“难怪这小子一直闷不吭声，原来他害怕自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生恐人家梅姑娘不喜欢他，弄不服是单相思哩！”

笑了笑，秋离道：“这个原因多少也有一点，而有时候我自己想想，亦觉得荒唐，如果我已说出我暗暗倾慕于一个恨我入骨的女子，大哥，你们不笑我发了疯才怪！”

马标点头道：“不过，你自己也一定不敢想象那恨你入骨的女子，亦正好和你具有同样的心愿及感触吧？”秋离搓着手道：“当然，我还道她整日、在盘算用什么法子剥我的皮呢！人处在这种情况下、便心头有一点怪诞的想法，再怎么也说不出口了……”一摸自己光秃秃的脑袋，马标郑重其事地道：“所以说，兄弟，不是为兄的教训你，在男女之间这个‘情’字上，你的经验可就差得太远了，以为兄的我来说吧，至少就比你多，值得一些。想当年，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是风流过一阵子的人物呢？”秋离笑嘻嘻地道：“你别混充能，大哥，我晓得你在年轻的时候追求过洛阳城花街上那家‘小青楼’的名妓翠凤，每天赖在翠凤闺房外头不肯走，又是金又是银地瞎孝敬，后来她嫁给了当地一个姓赵的富家小子，你还险些要找上门去摘那姓赵的脑袋呢！”

面孔一热，马标急道，“胡扯\，哪有这种事”秋离促狭地道：“还是你手下一位得力助手说好说歹地劝住了你，弥为了这件伤心事嚎陶大哭了好几天，一直经过多少年，你犹记挂于心，一喝醉了酒便喃喃叫着那翠凤的名字，大哥，我说得对不？”连蒜头鼻子全红透了，马标又窘又臊地叫：“妈的，这件驴事你怎生知道？是了，一定是早年跟随我的‘铁嘴老二’露的风，混帐东西，他只要三杯马尿灌下肚去，没有话不能泄的，就连他老婆偷汉他也会说给人家听！”

秋离笑眯眯地道：“大哥，你不是不承认么？”尴尬之极地打着哈哈，马标忙道：“其实，这已是十几二十年前的旧事了，还提它干啥？你不讲，我压根全忘啦……”眨眨眼，秋离道：“所以说，大哥，在情场上，你只是

半瓶哪，算不了权威，还摆什么老经验的架势哪？”马标啼笑皆非地道：“全是铁嘴老二这混虫给我泄的，妈的，假如那一年他不是喝醉了酒跌到河里淹死了，今天我就非找他来狠狠揍他一顿不可，什么事不好讲，却专替我出这等纰漏？幸亏只是说给你听，尚不大紧，如若传扬到外人耳朵里，我他妈就难混啦……”说到这里，马标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突然有些慌张起来，他忙道：“是了，兄弟，这档子事，休可传到你老嫂子耳里了？”哈哈一笑，秋离道：“大哥，你含糊啦？”急得搔耳抓腮，马标低声下气地道：“别开玩笑，兄弟，休看你那老嫂子生得黄皮寡瘦，其貌不扬，却是妈的醋劲特大，耍起熊来象个母夜叉，我实在吃她不消。

如果这种事情叫她知道了，你看吧，她要不抽我的筋才有鬼呢！”

秋离皮笑肉不动地道：“老夫老妻了；哪还有这等于醋好吃？”：双手乱摇，马标心惊胆颤地道：“你是有所不知，兄弟，你那老嫂子背地后可厉害得很哪，越他妈的年纪大还越对这种事看不开。就在头年，我和城里的几个粮绅吃了一次花酒，也不知怎的叫她知道了，乖乖，她就险些和我闹翻了天，整整搞得我一个多月心神不宁，坐立难安，如今想想，可真的叫‘余悸犹存’……”秋离大笑道：“我说大哥呀，你也有耍歪种的一天！”

嘿嘿苦笑，马标无可奈何地道：“在人屋檐下，安能不低头！小子，你甭笑为兄我，等有一天你也成家了，我看你装不装狗熊？”秋离看了梅瑶萍一眼，而梅瑶萍早已忍不住，笑了个掩口葫芦，于是，秋离故作正经地道：“男主外，女主内，将来就是我成了家，这个规矩也不能变，换句话说，男人在外头的事情，老婆便不能过问，只要不搞到家里来，逢场作戏又算得了什么？大哥，你看着吧，我包管比你吃得开！”这时，梅瑶萍虽然在微笑着，表情上却大大地不以为然了，但是，此时此地，她却难以启齿讲什么……侧过脸，秋离问道：“你同意吧，瑶萍！”

梅瑶萍咬咬嘴唇，机灵地道：“现在，问我这些是不是嫌；早了点呢？”何大器与马标则不由哄堂大笑，秋离也笑着道：“瑶萍，你反应可真快碍……”马标笑着道：“非常明显，梅姑娘是不赞同你的话了！”

耸耸肩，秋离道：“大哥，你别得意过早，至少，我将来也不会象你在嫂子面前那样缩头缩脑，一声河东狮子吼，连眼泪全吓出来了……”急急摇头，马标道：“荒唐荒唐，我再不济，也不至于窝囊到这等地步……”说着，他又忙道：“我险些又忘记了，兄弟，那翠凤的事情，你可没有在你老嫂子面前播弄过吧？”

秋离失笑道：“看你那提心吊胆的熊样子……当然没有，这种事怎好在嫂子面前提！”

我再砸你的锅，也不会如此个砸法碍……”于是，大伙儿都忍不住笑了，笑声融融中，何大器言归正传道：“秋老弟，咱们何时登程？”秋离止住笑，道：“下午吧？”何大器顿首道：“到小青山？”秋离道：“是的，到小青山。”

何大器笑道：“周老弟的百年嘉礼老夫未能参加，实为一大憾事，如此甚好。正可补去道贺，虽是马后炮了，也算略表寸心了。”

马标插口道：“兄弟，那位周·云周老弟的浑家可生得十分标致？”秋离笑道：“相当不错。”

手抚长髯，何大器道：“这是毋庸置疑的，否则周者也犯不着为她魂牵梦系备受煎熬了！”

摇摇头，秋离道：“前辈，这个说法，我却不愿苟同何大器愕然道：“为什么？”秋离一笑道，“很简单，一个人只要爱了，不论对方生得美丑俊赖，这爱便总发自内心，假如全以美丑问题来衡量情感的深度，这不是太也肤浅与现实么？而且，真诚相悦的双方，在他们的眼中来说，他们所爱的人俱是完美无暇的，俱是值得付出所有挚情的，是而古人便有‘情人眼里出西施’的这句话了……”连连点头，何大器毫不但怒，坦诚接受地道：“对，对，老弟说得颇有道理，呵呵，却是老夫我看得太近太俗了……”拱拱手，秋离笑道：“得罪了，前辈。”

这时，马标忽道：“是的，兄弟，你不是说过，要协助何前辈重返太苍派，恢复旧有根基么？这件事什么时候开始进行？”秋离低沉地道：“在我与八角会的梁子解决之后，即便开始进行此事，我也知道，何前辈是迫不及待了。”

何大器忙道：“不慌不慌，老弟，早些日迟些日全没关系，反正事情业已到这等地步，便让那些叛徒逍遥几天亦无所谓。”

自然老夫心里有数，他们要逍遥也逍遥不了多少日啦……”缓缓地，秋离道：“前辈，我十分了解你老的心情，门派道篡，基业易帜，同室操戈加上叛逆逞势，事事皆令你郁烦忧闷，惶惊不宁，而这也的确是一种最令人沉痛的打击，将人比己，同有感之。”

前辈，我有言在先，无日不忘，只请前辈再忍一段时日，我与八角会之间的恩怨一旦了结，即便陪同前辈展开复振大举，我也可以大胆先放一句狂言：太苍派的叛逆必遭败灭，断无幸理！”

一拍手，马标喝彩道，“好气魄！兄弟，我就欣赏你这他人所不及的豪迈！”

秋离淡然道：“泛泛罢了。”

何大器不由亦动容道：“老弟……大德不言谢，老夫实也无法再用任何词句表达老夫对你的感激了，太苍一派，若能惩逆正位，重光门楣，全乃老弟所赐。太苍派弟子，世代代亦全休鬼手思典……”秋离大笑道：“前辈言重了，休说前辈早年有恩于我，隆情厚谊理当报还，便是没有这一层，只凭前辈今日处境，我姓秋的亦不会袖手旁观，必然一力支持，供效驱策，路遇不平，便即有人踩呢……”银髯微颤，何大器铭感五内地道：“老弟啊，老夫何幸，在此风烛之年，犹能重晤于你？老夫何巧，又能在十余年前结识了你……”秋离真挚地道：“前辈万勿客气，我视前辈如尊如长，敬服有加，前辈有难，自当尽心效力，又那里谈得到其他的呢？”此刻，马标忙道：“行了行了，说着说着你们一老一小怎的又婆婆妈妈，酸绉绉地讲起客套来啦？这里还会有谁是外人么？彼此帮忙乃是天经地义之事，犯得着称谢道旁？真是越讲越见远了……。”

顿了顿，马标又接着道：“其实，依我看，前辈复派惩逆的大举是有胜无败的，那些林猴而冠的龟孙子们包管就毁在眼前！”

何大器笑问道：“此话怎讲？”

咳了一声，马标道：“当然我是有着根据的，决不是在白博前辈你的高兴……”眼瞅着秋离，马标续道：“第一，我们有最厉害的帮手——我秋兄弟，光凭他，业已是雄厚得无以复加的大本领了。太苍派的叛逆中，有哪一个可以与大兄弟争得了长短？只怕他们里面没有这么强的角色呢？”摸摸秃头，他又道：“第二，太苍派的重大盟友便是百隆摄，如今百隆派已然冰消

瓦解，一败涂地，这便等于剪掉了太苍派一干叛逆的双臂，使他们无可倚仗，无所求援，只能单靠他们自己那点力量来硬撑了。而他们的力量又有多大呢？据前辈平日休零星所告诉我的总括来说，这些叛逆者的力量还比不上百隆派。连百隆派都能叫我秋兄弟单人匹马给打散了，太苍派的一干叛徒们又算得了什么？到了时候，不敢说易如反掌吧，也至少不会难如登天，换句话说，前辈你异日的天举是定操胜券的，那些叛逆们若是脑筋清醒一点，便会明白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自己吊颈，一条是由秋兄弟送他们上道！”

何大器听得兴奋无已，欣悦异常，他须盾俱张，热血沸腾地道：“说得是，说得是，看这情形，老夫重光门派，惩奸正名的行动，是指日可成的了……那一天，虽说老夫双足残废，也必定倾尽全力，追随秋老弟之后奋死一搏！”

哈哈大笑，马标道：“等到那一日，前辈，你老兄只须坐在后头含笑观战，指骂逆叛贼的臭名也就足够了！”

秋离亦笑道：“大哥说得不错，到了那一天，我全承担下来业已够他们消受，前辈犯不着再冒险劳神啦……。”何大器直搓双手，连连摇头道：“不行，不行，老夫定要与他们清清旧帐，亦好出这；口多日来的怨气！”秋离微笑着道：“既是前辈有心，我也不好阻挡，但却以谨慎为要，太苍一派的重振，这担子全在前辈的肩上了。”

严肃地颌首，何大器道：“老夫省得。”

秋离转对马标道：“我们赴小青山之行，大哥你是一同跟着去呢，抑是自行改道回仰宛城家中？”马标笑呵呵地道：“当然一同去。”

眨眨眼，秋离道：“我不以为然。”

马标一怔，道：“为什么不以为然？”

秋离沉缓地道：“此去小青山，不须多日即须前往百草坡与八角会一决生死，大哥与其到了时候回家，不如现在就回家，也可免了嫂子的一番牵挂！”

双眼一瞪，马标怒道：“你是说，兄弟，你叫我回家做老太爷，就只眼睁睁地看着你去和八角会那批龟孙子搏斗。”

秋离平静地道：“不是要你眼睁睁地看我去与仇家搏斗，大哥，仅是我用不着劳你费力而已！”马标气冲冲地道：“什么原因？”微微一笑，秋离道：“大哥，别忘了你已经早就退出江湖是非圈了……”重重一哼，马标道：“说得好，我的确早已金盆洗手了，归隐庄田，但这只是表明我已厌倦了江湖上的争干杀戈，看腻了武林中的称强斗胜，不欲再在泥沼中打滚，刀尖头舔血，可是，却并非说我就此变窝囊了，变怯懦了，怕事了，甚至连我的结义兄弟有了危难，也可以放下不管了。兄弟，你要搞清楚，为兄的我不愿牵连于江湖的是非中，不肯卷进黑白道的错杂漩涡里，但却并不代表我连忠义也不讲，情感亦不要了，举个例说，我退隐是退隐，人家要骑到我头上来拉屎，我却一样还得拼命，更何况是为了自家兄弟的事？”拱拱手，秋离忙道：“大哥且先息怒！”

眼珠子一凸，马标咆哮道：“息个屁怒，你小子功夫高，本事强，我知道你根本不将我这做大哥的看在眼里，任什么事全推我出去，任什么麻烦全瞒着我，就象我还只是个三岁的稚童，就象我整个是废物一般！”

“唉”了两声，秋离急道：“大哥，你又何必如此说法？这样一来，我的罪过可就大了！”

马标冒火道：“你看不起你的兄长，这罪过还算小么？”苦着脸，秋离

无奈地道：“罢了，大哥，一道去就是了……唉……”立即转怒为笑，马标道：“可是真的？”秋离吁了口气，道：“我哪里还敢讹你？”长长“呢”了一声，马标道：“这还象句人讲的话……”呵呵一笑，何大器道：“马老弟，老夫看哪，你这秋兄弟天不怕，地不怕，就是见了你束手无策呢……”得意洋洋地一笑，马标道：“俗语说得好：‘长兄如父’，我是他结义的大哥，也就和他的尊长一般无二，假如连个小弟都管不住，还搞个什么名堂？”秋离不由叹了口气，低低地道：“老天爷，算你能，行了吧？唉，这可不是去看花灯，逛庙会啊，这是去玩命的呀……”吼了一声，马标道：“我还不晓得是去玩命？尚用得你来提醒？混小子，你把我当成八十岁的老太婆啦？只能抱着小泥炉坐在天井里晒太阳？”连连挥手，秋离慌忙道：“岂敢岂敢？大哥，你是托塔天王，二郎神，齐天大圣加上土行孙，成不？”一侧的梅瑶萍与床上的何大器皆不由失声而笑，连马标也忍俊不住又笑又骂地道：“你小子呀，就他妈一张嘴巧！”

第三十章 兴师问罪

小青山又在望了。在秋离离别了这一短暂的日子，并没有给小青山改变了什么，唯一有所不同的，便是原本青翠郁绿的小青山，如今已在山顶林端覆上了一层白皑皑的积雪，远远看去，越发幽幽雅丽，高远脱尘，更增加一番不染人间烟火气息的情韵，宛如住在上面的人全能沾上几分仙气了……秋离骑的当然仍是他的黄骠子。虽说黄骠子没有那匹枣红马那般雄健神骏，却也相当强壮，腿健肌实，背圆臀浑，也是一乘奥驹呢……一段日子的旅途奔波，几个人面容上都带着倦色，但是，这些微的疲累，却掩不住他们看见小青山之后的振奋。目的地总算抵达，纵然那不是自己的家，却也能给人带来一份即将获得安适与温暖的喜悦。这漫长的跋涉，亦使他们渴望能早点歇息下来了……旋过头来，何大器遥指小青山道：“老弟，敢情那就是了？”一拂头巾，秋离笑道：“不错，小青山。”

马标哈哈大笑道：“到了‘中原双绝剑’二位前辈的清居之地，说不得要大大地叨扰他们二位一番了。先来一壶滚烫的热茶，再吃一顿丰盛的饱饭——得多加酒，末了，洗个烫得人龇牙咧嘴的热水澡，然后，暖个热烘烘的被窝一头钻它进去，好好地睡一场痛快觉，把这些天的劳累一下子补养过来……”银髯被风飘起，何大器笑道：“马老弟，这不和回到你自己家一样舒泰了吗？”几匹马儿不徐不缓地奔驰着，秋离凑近了头，压着嗓门道：“只有一点不一样！”

何大器例首道：“哪一点？”

呵了口白气，秋离促狭道：“那热烘烘的被窝里可就少了我那老嫂子的滑若凝脂般的玉体了！”

怪叫一声，马标一巴掌没有拍着秋离肩头，他哇哇吼道：“混小子，你是吃了熊心豹胆，竟敢调起你哥哥我的胃口来……”何大器呵呵笑道：“这种事，老夫不便插嘴，不便插言，呵呵呵……”身子在鞍上一颠一颠，马标的一双牛眼一瞪一瞪地：“好哇，你小子，什么豆腐不好吃，竟然吃起你老嫂子的豆腐来啦？你看我回去在不在她面前奏上一本，叫你老嫂子使瓢把敲

你脑瓜！”秋离哧哧笑道：“没关系，大哥，你如果在老嫂子面前嚼这种舌头，我呢？说不得也只好揭你的底牌了！”

马标不服地道：“我，我有什么好给你揭？”黑色头巾被迎面的逆风吹得飘舞拂展，秋离整了整巾端，笑道：“这个，还怕我抓不住你的痛脚么？我就告诉嫂子说，你在外头又耐不住心火啦，一连逛了好几次窑子，回来还向我大吹法螺，说‘小红轩’的金花皮脂多么细致，摸上去有如白玉，‘孔雀楼’的春荷屁股是如何肥美，走起路来又扭又摆，真馋得人口涎倒流，‘方香园’的娇莲儿那双奶子又是如何高耸，握在手里就象一对软绵绵的大肉球，那股味道可以说燥贴进心窍儿了……另外，我还要告诉嫂子，说你尚在我面前埋怨她是如何粗陋老丑，不懂情趣，增厌她是那般木讷平淡，味同嚼蜡，你并且更抵毁她人老珠黄，不值一顾，打心眼里就对她烦腻了……大哥，我这么一讲，你看嫂子是呀你的呢？还是会听我的呢？……”马标迎风呛了起来，一直咳了老半天才转回一口气，他，突然瞪着一双牛眼，脸红脖子粗地叫：“混小子，混小子，你好狠的心哪……妈的，光天化日之下，含血喷人也不要这样喷法。小子，你这不仅是在造我的谣，看我的戏，你简直是在耍我的老命了，假如你果真在你那老嫂子面前这么瞎拨弄，你瞧瞧吧，这老婆娘不扑过来剥我的皮才怪，她准会叫我这一辈子全安宁不了啦……”哧哧一笑，秋离道：“所以说，大哥，我口头上讨讨你的便宜，你就忍住算了，要不，你咬我一口，我就必定搞得你去吊颈！”

用手带了带马缰，马标哭笑不得地道：“算你狠，混小子，算你狠……”一边并辔而驰的何大器不由笑得几乎从马鞍上滚了下来，他白髯乱颤，上气不接下气地道：“秋老弟……你真会以毒攻毒……折腾你的拜兄碍……”在鞍上移动了一下，秋离笑道：“若非如此，前辈，我岂不叫我大哥吃定了？他能以上压下，我就不能另生个法儿抓他的小辫子么？”这时，落在后面一些的梅瑶萍策骑跟上；她迷惑地看了这些大男人一眼，清脆地问：“什么事呀？看你们一个个这么高兴？”吁了口气，马标忙道：“梅姑娘，都是你这心上人在整我冤枉啊，以后你可得留点神，别叫这小子欺侮了你！”

缓缓放慢了马儿同奔着，梅瑶萍笑着道：“真的吗？大哥，秋离又是怎么整你的冤枉呢？”呆了一呆，马标期期艾艾地出不得口，他尴尬十分地道：“这……这个……呢，总之，梅姑娘，这小子不是玩意儿就是了，你日后多防着他点，多守着他点，包管错不了的……”秋离大笑道：“瑶萍，别听大哥的，方才他和我斗嘴输了，一时怨气难消，才在你跟前编排我的不是！”

马标急道：“小子，你才叫一肚子坏水呢……”轻轻一笑，梅瑶萍大方地道：“我谁也不帮，谁也不偏，大哥行吗？”空出左手来一伸大姆指，马标道：“对，梅姑娘，这才是公道，就凭你这么明理通达法，我业已真心诚意地喜欢上你这个未来的弟媳妇了！”

一番话赞得梅瑶萍又是高兴，又是羞涩，又是振奋，又是害臊，她不禁脸儿红透，连一双水盈盈的风眼儿也带上了三分窘喜了……片刻后，四人四骑已经开始登上盘升小青山的窄径，蹄声得得地沿着蜿蜒的径道往山上驰去，这里，越发令人觉得积雪皑皑，青翠郁郁，而白绿相间，就更是美洁莹净了……秋离与梅瑶萍双骑在前，何大器及马标则二骑于后，蹄趾翻洒着雪沫子，敲击出有节奏的声音，就这么一路攀奔上去了。

低悄地，梅瑶萍转视着秋离道：“有一件事，秋离，在我心里已经隐藏好些天了，我又知道该不该问一问你？”秋离深沉地一笑，道：“请说。”

梅瑶萍神情间显得有惶然地道：“你那好友周云对我的印象不知如何？你带我到他师门这里来，他会不会不欢迎！”

温柔地看着她，秋离道：“你太多虑了，瑶萍，这全不是问题。当然我带你去的地方是你所绝对受到欢迎的地方，否则，我又怎会讨此没趣？这是一层。此外，如果你道到什么不快，我也不见得就是一件舒服的事呀……”

歉疚地一笑，梅瑶萍轻轻地道：“对不起，秋离，我不多心了，或者，我有一点轻微的自卑感……”摇摇头，秋离道：“我不管你以前是不是有些自卑，但你和我在一起之后，这种心理大可全然扫除，瑶萍，我秋离素来不落人后，高高在上，你，今后也就会不落人后，也会高高在上！”

幽幽地，忐忑地，也带着那么一丝儿激动，梅瑶萍道：“我……我是这样的吗？”

坚定地地点头，秋离道：“是这样的！”

他们继续沿着窄径盘升上去，梅瑶萍沉默，又轻柔地道：“秋离……”

秋离微笑道：“呢？”抿抿唇，梅瑶萍道：“你还没有告诉我，周云对我的印象如何？”拂拂头巾下角，秋离道：“很好！”

梅瑶萍笑笑，她道：“你怎么知道很好？”秋离低沉地道：“当然我知道，瑶萍，还记得以前在桃林茅舍中的那一段相处时光？在你离去之后，周云即曾向我示过意，说你颇堪一求呢？”羞涩地笑了，梅瑶萍道：“但你怎么说呢？”哧哧一笑，秋离道：“我除了一言略过外，还能说什么呢？我那时根本不知道你对我有意抑是无情，至少，你表面上装得如此恨我，我又哪能半半调调地泄出心中所思？这不是叫人家笑我二百五吗？”梅瑶萍深情地道：“你是太保守了……”秋离大笑，正想说什么，马儿却已来到了山道尽头，直抵那片青苍郁郁的古虬松林之前。

回头，秋离叫道：“下马啦，各位，再往里就得穿过林子了，林中小径宽只尺许，又有松树枝杈垂阻着，骑不了马。”

于是，马标首先翻鞍落地，背着何大器，梅瑶萍则除了自己的坐骑之外，又替何大器牵着马，仍以秋离为首，一行穿林而进。

刚刚走出松林。就在秋离的目光甫始瞥及那幢倚筑在刃壁流瀑之下的古雅木楼时，他的神情已不由微微一怔，随即停下脚步！

后面跟着的梅瑶萍疑惑地挨了上来，小声问：“有什么不对？”马标也背着何大器快步行上，迷惘地道：“怎的不走了？发现岔眼的事么？”冷静地，秋离道：“你们自己看吧！”梅瑶萍与马标、何大器齐齐将目投注过去，这一看，三人俱不由吃了一惊。

木楼之前，这时竟错落布满了数十名身着灰色僧袍的和尚！

这数十名和尚个个手执兵器，卓然肃立，分别扼守在各个不同的位置与角度上，虽然他们是背朝这边，而那种尖锐的杀气与冷酷的氤氲，却在无形中洋溢流露，就如同一片沉，重的阴翳笼罩着周道，罩压在人们心头一样！

于那条自楼前通到林边的白色碎石小道尽头，赫然插着一柄精光闪耀的佛门方便铲，铲刃下端，尚系着一条猩红的双结丝带。现在，这条红色的双结丝带正迎风飘动，幻映得那明亮的铲刃也宛似隐泛血芒了……从持立木楼四周的那些灰色袍僧人空隙中望过去，可以远远看见在楼门之前的景象。门前，“中原双绝剑”衣帆，鲍德二人正并肩挺立，形态肃穆；二入左右，则随侍着戴有头罩的周云、艾小玫，以及衣霜。周云右肩上露出一截剑柄来，剑柄上的杏黄穗子尚在微微摇晃，他的双手则乎捧着一方长窄的雕花檀木剑

盒，此外，艾小玫与衣霜却全是手中握着了青锋剑！

在他们对面，老天，却站着一名金袍僧人，两名银袍僧人，两名白袍僧人及两名黄袍僧人！

由于隔得太远，听不真切他们正在说些什么，但是，由他们的神色上及隐约传来的音浪上，却可以明白他们之间必定不会是友善的，而且，看模样，双方还含着极端的愤怒与火气呢！喃喃地，马标道：“少林派！看那白石小道上，他们连表少林派将要寻仇启雾之时才用的‘截道铲’，也插上了！”怔忡与惊愕的表情浮现在何大器的面孔上，他迷惑地道：“奇怪了，‘中原双绝剑’已经隐居小青山多年，素来与世无争，更少迁涉江湖恩怨里面，少林派真的是找到了他们头上？而且，看这来势，又似乎颇不友善呢……”眯着眼，秋离道：“但他们运道太差了，偏生遇上我赶回来凑上这份热闹……”马标忙道：“小子，你那五百年前的旧帐又要翻出来了？”耸耸肩，秋离道：“我不会忘记当初我费尽千辛万苦跑到少林寺去求艺时那些年轻和尚给予我的讽辱。没有人有权如此欺凌一个稚童，何况，我当时还是在饥寒交迫的情形下？他们委实做得太过分了。”

轻轻地，自嘲地一笑，又道：“佛家是慈悲为怀的，劝人行善了而那一批佛门弟子的行为，却完全违背了佛祖的意旨，这一点，他们就该受教训。他们的师长管束不严，诱导无方，也需要受到教训，今天，我看这场合甚好！”连连摇手，何大器道：“老弟，你如今的麻烦还不够多？就别再惹事了，而少林派好歹也是武林中的名门大派，人多势众，招惹了他们却不是玩的……”哧哧一笑，秋离道：“甬光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前辈，至少我也该叫他们明白，天下武枝千宗万流，并非只有少林一派惟我独尊，他少林派人多势众是不错了，但我姓秋的可也不是省油灯哪！”马标呵责道：“小子，你就忍气行么？胸襟开阔一点，度量放大一点，这才是伟男子的风范……”一撇嘴，秋离道：“大哥，你净在说风凉话，若是往昔叫你在少林寺前受了那么多鸟气，又于了多日杂工下来还落得个滚蛋大吉，只伯你此刻早就连眼全红了！”

窒了窒，马标火道：“你不是我，你怎知道我会这样？”秋离笑道：“得，得，我不同你抬杠；现在我们还是上前问个清楚吧，不管如何，总不能眼看‘中原双绝剑’二位前辈与我那周云老友吃眼前亏哪！”马标悻悻地道：“这还象句人讲的话！”

何大器催促地道：“快点去吧，看他们象是越争越厉害了……”侧过脸，秋离对一直默默无语的梅瑶萍小声道：“待会儿，瑶萍，你记得要以我的行动为行动，不可造次……”驯柔地点头，梅瑶萍道：“我晓得……”于是，马标背着大器，秋、梅二人牵着坐骑，缓步自林边朗上面的木楼进行。他们还没去了多远，甚至隔着楼前的白石小道，尚有好一截呢，背对这边的数十名灰袍僧人已齐“嚯”地转身，几十双目光，皆冷肃地投注了过来。秋离低笑一声，悄语一旁的马标：“好唬人哪，，吓得我连尿也流出来了……”顿时啼笑皆非，马标急道：“什么节骨眼了，你还在开你的玩笑？”眨眨眼，秋离走在前头，他也不理少林诸僧投过来的带有威胁与阻止意味的目光，自管领着各位往前走！

终于，少林僧人们采取行动了，四名灰袍僧人掠身向前，成一排当路横拦。四个人手执一式戒刀，同时单手问讯，为首的那名高大僧人启口问：“阿弥陀佛，施主留步。”

秋离立即站下，笑吟吟地道：“有什么指教么，大师父？”高大僧人一指那杆插在侧边的少林截道铲，沉声地道：“看施主等模样，也似江湖中人，便该明白少林一派截道铲插在这里的意义了……”秋离装作恍然大悟的形状，他长长“哦”了一声，道：“大师父，你是说，你们少林派插下了这杆劳什子，就表示不准别人通行？”高大僧人面色微怒，却忍不住气道：“就是此意。”

笑了笑，秋离道：朗朗乾坤，清平世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连万岁爷都没有截人家道的，你们是什么三头六臂的，竟有这等张狂法儿？”就凭这名少林僧人的口才，又怎会是利唇利舌的秋离对手，他闻言之下，不由呆在那里，骤然问答不上一句话来，空自急怒交加，脸红脖子粗……秋离摆摆手，笑嘻嘻地道：“得罪了，大师父，我看你还是让一步路，好叫我们过去，也快点歇歇腿，润润嗓子，这一路折腾，我们几人可都累得很呢……”高大和尚怒声道：“你们要去哪里？”口里“喷”了两声，秋离朝中原双绝剑的那栋木楼一指，笑道：“喏，就是那里……大师父，便是你心里有气吧，也得多少顾点礼教，真的如今连声‘施主’也不叫了？”那和尚神色一变，厉声道：“如此说来，你们是中原双绝剑两个老儿的同党了？”秋离淡淡地道：“同党谈不上，好朋友却是真的。”戒刀突然斜举，那和尚冷笑道：“哼，方才一看你们的形态，酒家即知不是路数，果然不假，你们正是中原双绝剑的帮凶！”

“噢”了于声，秋离道：“帮凶？大师父，你这个形容词儿可是用得玄虚了。休说‘中原双绝剑’二位前辈素来慈悲和蔼，与世无争，便是我们吧，也乃本本分分的老实人，‘中原双绝剑’二位前辈既然不凶，我们又何能‘帮凶’？”他斜睨了一下和尚高举的戒刀，又笑笑道：“此外，我奉劝你最好还是把你举着的这根破铁放下来，老实说，我虽然十分和气，你想欺侮我仍是不行的！”

高大僧人勃然怒道：“小辈，你休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在这里油嘴滑舌讨便宜。再不退去，休怪洒家就要超渡你了！”

一伸脖子，秋离指着道：“来，这样最好，我也正活腻够了，借你大师父之手解脱这副臭皮囊，可以省掉不少麻烦。”

那僧人双目中顿露凶光，他大喝一声，暴烈地道：“好个耍刁使赖的孽障，你以为洒家就下不得手么？”戒刀寒光甫始一闪，后面，已突然传来一个低沉而威严的声音“净尘，住手！”

这叫净尘的和尚闻声之下，慌忙收刀，他一边惶惑地回头道：“月梵师兄，这厮十分霸道，非要硬闯截道铲……”方才出声喝止的人，乃是那两名白袍僧侣中的一个。这白袍僧人身材粗短矮壮，一张大红脸上还生满了疙瘩，这时，他挥挥手，冷凛地道：“我已经听到了，你让开，请这几位施主过来。”

净尘和尚一楞之下忙道：“但是，师兄……”那月梵和尚神色一沉，怒道：“让开！”

于是，净尘和尚只好悻悻地带着另外三名僧人退到一旁，秋离哧哧一笑，斜着眼向净尘和尚道：“对不住，多多得罪了。”

说着，他松开了坐骑的缰绳，任他的黄骠子自行走开，后面，梅瑶萍也将其他几匹马儿赶离，他们便在四周几十双凌厉而冷峻的目光注视下迅速朝木楼之前行去。当然，秋离等人的出现，“中原双绝剑”衣帆，鲍德早已看到，周云夫妇及衣霜亦自心中有数，他们暗里涌起的那股子喜悦与振奋可

这不是救星自天而降么？此刻，他们面对这一大群武功精湛而沉雄的少林僧人，也自知并无制胜把握，假如真的动起手来的话。但是，如今情形却全然不同了，秋离的这时出现，不啻凭添十万生力军，何况，他还另有三位友人随来，这一下于，优劣之势可说立即反易，少林僧人们只怕有得麻烦啦……秋离与马标，何大器，梅瑶萍四人来到“中原双绝剑”等人之前，秋离先向二位老人深深一揖，笑道：“二位前辈，在下回来了。”

衣帆会心地微笑道：“老弟，老夫全家盼你好久啦，你回来得也真巧。”

鲍德亦呵呵笑道：“及时雨哪，老弟台！”

眨眨眼，秋离又向周云夫妇道：“久违了，二位甜蜜夫妇。”

周云忍不住笑道：“亏你在这时还有胃口调笑！”

一侧，衣霜不禁“噗嗤”笑了出声，她道：“秋大哥最会装疯卖傻了，就是钢刀架在他脖子上，我看他也能照说俏皮话！”“拱拱手，秋离道：“比起姑娘来，在下还差得老远哩！”小巧伪鼻子一皱，衣霜道：“贫嘴！”

现在，周云早已与马标，何大器寒暄起来，又将他二人给“中原双绝剑”及艾小玫引见了。就在“中原双绝剑”正与马、何二人客套的时候，周云惊异地看着梅瑶萍，有些纳罕地道：“你……呃，你不是梅瑶萍……呃，梅姑娘么？”梅瑶萍粉脸染霞，轻轻万福道：“难得周壮士还记得我……”周云赶忙回礼，边迷惑地道：“当然，梅瑶萍，我又怎会不记得呢？只是，呃，你姑娘怎会驾临荒山寒舍又竟与秋兄偕行一处？”脸蛋越发红了，梅瑶萍羞涩地道：“这，周壮士，我们……我们是凑巧遇上的……”呆了呆，周云却逐渐有点明白过来，他定定地看着梅瑶萍，而梅瑶萍被他看得更是羞涩不已，连手脚全不知道怎么摆置了……恍然大悟，周云失笑道：“啊，我知道了……”一边，艾小玫轻轻扯了他一下，嗔道：“你知道什么呀？云哥，也不替人家介绍介绍，你看人家窘成那种样子……”周云连忙敛容止笑，匆匆为艾小玫引见，边歉然道：请别见怪，梅姑娘，我方才之所以失笑，并非对你，乃是全朝着我那老友秋兄而发……”微微有些疑惑，梅瑶萍道：“对他而发？”点点头，周云道：“我是笑他假正经，明明是个风流种却硬装柳下惠……”顿时又使梅瑶萍臊了起来，忸怩地低下头，脸蛋儿就红得有如五月的榴火了……”亲热地将梅瑶萍拉到身边，艾小玫熨贴地道：“别理他，梅姐姐，他这人就是这么没遮拦，直出直进的……”梅瑶萍窘迫地笑笑，悄声道：“我晓得，艾姐姐……”“中助绝剑”与马标，何大器在寒暄，周云夫妇与梅瑶萍谈笑着，而秋离，更与衣霜嘻嘻哈哈地聊得有趣，仿佛他的根本遗忘了大敌当前；四周还围着那批少林僧人似的，就象是在平时叙旧，在花园里谈家常一样，那等轻松法儿……当然，这是一种藐视，更是一种侮辱，包围在周遭的少林僧人们个个全都怒形于色，神态愤激，一双双的眼睛也皆瞪得牛眼似的狠盯着秋离等人，那模样，就象能将人生吞了！但是，站在秋离他们对面的那位金袍僧人与两个银袍僧人却宛如不见。他们两人全垂眉低目，单掌问讯，表情是无比的深沉加上无比的干练，没有一丁点的不耐征候，更没有一丁点气急的反应，就好象他两人业已入禅了。

另外两名白袍僧人与两名黄袍僧人则似没有这等高度的涵养功夫，他们面露焦急愤怒之色，目光中煞气盈溢，一会瞪着眼前敌人，一会儿又迫不及待地投注向那几个穿着金银袍僧的和尚身上……于是——那金袍僧人就在此刻缓缓抬起头来。咽，那是一张何等清奇的面孔，这位僧人早在六旬以上了，天庭阔朗，双目如电，悬胆般的鼻梁下有一张方正的嘴，他的肤色白晰

中带着光柔的象牙色，颌下虽有一把微微花白的长髯，非但衬不出他的老迈，反而更显得稳健沉练无比了。

他的双目光辉是柔和而亲切的，没有一点锋芒，也没有一点凶厉，在他抬起头来之后，清朗地宣了一声佛号，语声平和地道：“请恕者纳打扰，者纳以为，各位施主的叙话旧往，也似乎应该告一段落了，只待衣、鲍二位施主与本派之间的这件小事了结以后，各位尽有时日从长言笑。”

长长地哦了一声，秋离象是恍然醒悟地转身过来，他连忙向金袍僧做了个揖，笑吟吟地道：“真是抱歉，真是抱歉！”

只因为在下与衣、鲍二位前辈及这几位好友分别多日，一见之下，即便情不自禁地寒暄起来，倒忘了还有各位大师父枯候于侧，怠慢之处，尚祈各位大师父宽宥！”

说到这里，他又若有所思地道：“不过，此地并非嵩山少林，亦非蒲田少林，各位大师父不在庙里念佛，却跑到这里来做啥？”金袍僧人淡淡一晒，道：“为了地一桩小小的公案。”

秋离笑道：“可否见示一二？在下也好做个斟酌。”

轻拂长髯，老僧道：“半月之前，有两个蒙面怪客潜入嵩山本派少林下院，盗走下院镇寺之宝‘玉仙芝’一株，临去之前，犹留下一件标记为志，其胆大妄为，张狂跋扈之处，实已令人无可容忍。非但藐视武林律规，嘲讽少林低能，更显示出这两人目无余子的横做之气。而他们临去之前所留下的标记，便是两柄小型的金银双剑——‘中原双绝剑’二位施主的独家信物！”

吁了口气，秋离慢慢地道：“那玉仙芝，大师，有什么用？”老僧沉重地道：“可治天下任何奇毒，更能强身补气，却病延年，如若习武之人用以增长内功，服食之后便可节省三十年的修为，易言之，即可以在陡然间使一个武者的内力增强三十年的造诣！”秋离谨慎地道：“少林下院中有几株这玩意儿？”苦笑一声，老僧道：“仅此一株而已。”

舔舔嘴唇，秋离又道：“就凭了那两个宝货留下的金银双剑标记，大师父你们便认定是‘中原双绝剑’二位前辈盗去的么？”老僧肃穆地道：“除此之外，他二人并曾伤了本源悟字辈弟子三人。据受伤弟子禀报，这二人所用剑法，正是衣、鲍二位施主的独门武学‘八十一手崩星剑法’！”

秋离忽然笑了，他道：“还有其他的证据么？”

金袍老僧忍耐地道：“老纳认为，有此一桩已足可证实那两名蒙面怪客的身分了，这位施主莫不成尚未满意？”摇摇头，秋离道：“当然还不满意。”

老僧低沉地道：“其理安在？”

秋离淡淡地道：“俗语道：捉贼捉赃。大师父，你们既然未能当场将那两名不速之客擒住，如今也就不能单凭那两端脆弱已极的所谓证据来随意入人以罪，这是颇不合情理的！”

这时“中原双绝剑”之首衣帆立即激动地道：“者弟，这真是一件莫须有的罪名，一件天大的耻辱，件可怕的冤枉！”

就以老夫兄弟两人在江湖上的名望来说，再不济不可能去犯下这等丑事，这……这真是从何说起？”秋离忙道：“前辈且请稍安毋躁，当然这是一桩冤枉，不用前辈说，在下也明白得很！”金袍老僧缓缓地道：“是冤枉么？施主！”衣帆勃然大怒，他厉声道：“明心大师，衣某敬你乃少林下院主持，德高望重，为仅次于贵派掌门方丈之高僧，这才尽量委曲求全与你以礼相见，大师言谈之间，尚请稍留余地，否则，一旦撕破颜面，只怕对你我双方来说，

全不是一件有益之事！”

双目微扬，明心大师却宣了一声佛号，直道：“善哉，善哉……”秋离搓搓手，笑道：“光明里念善哉是不够的，大师父，心里也要照这样想才行。各位不远千里，跑来小青山诬人为贼，非但大大地有违佛门仁厚之道，就更说不上善哉两字的意义了！”

明心大师沉静地道：“施主，何谓诬人为贼，有人证，明确明鉴，怎能妄谈一个‘诬’字呢？”秋离冷笑一声，道：“什么是人证？”

明心大师道：“本派三名受伤弟子。”

唇角微扬，秋离道：“他们看见那两个蒙面怪客的面貌了么？”沉凝地，明心大师道：“他们认出了‘中原双绝剑’独门所传的‘八十一手崩星剑法’！”

摇摇头，秋离道：“不足为证！”

明心大师恨道：“此话怎讲？”

古怪地一笑，就在隔着明心大师七步之外，秋离身形移动，又快又熟又精又猛地立即将少林嫡传的“十八罗汉拳”施展了一遍，他在出拳弹腿之间，非但招术神妙，步眼精娴，而且拳路中之要诀、窍门、潜力之运用，间隙之连接，可以说已达到炉火纯青之地步！就算正统出身的少林门人来演练这套拳术，恐怕也不会比他更强到哪里！

“嚯”地收式之后，秋离面不红，气不喘，若无其事地笑道：“这套拳，便是贵派所传有名的‘十八罗汉拳’，在下我不是少林门人，但是一施展，只怕别人定会以为在下也是少林正宗出身了！”惊异的神色浮现在明心大师清奇的面孔上，他迷惑地道：“施主——你怎的会使本派正宗拳术？”哈哈一笑，秋离道：“看看，不就学会了？”顿了顿，他又道：“所以说，每一门每一派的武学特长并不是无法剽窃的，如果要以哪一个武林中人所现示的武功路数去完全确定他的身分，恐怕就不会十分可靠了！”

明心大师窒了一窒，但他随即又道：“施主所言固然亦有理，不过少林一派渊源久远，门墙博大，所传弟子甚多，少林技术也就流传广阔。本门嫡传之‘十八罗汉拳’盛名卓著，江湖之上，习者之众，是而，会演少林拳术者与会使崩星剑法者，其意义便不能同一而论，易言之，内中颇有迥异之处！”

秋离火道：“那么，大师父可也要在下演练几手崩星剑法给你过目？”明心大师尚未回答，秋离接着道：“或者大师父以为在下与‘中原双绝剑’二位前辈过从甚密，可能也蒙传了这套剑法，那么，‘武当派’的‘十段锦’，华山派的‘大锥三式’，‘巫焰教’的‘攀月摘星手’在下亦皆可施展施展，而且特别声明，在下与他们这些教派毫无瓜葛可言。莫不成在下识得他们的武术窍要，也就算是这些教派的出身了，恩？”一时无言以对，明心大师僵了半晌，才道：“但……但现场另有‘中原双绝剑’的信物留下……”霍然大笑，秋离道：“大师父啊，就是因为又有了这两件小玩意留下，才更显得那两个宝货还想移祸嫁灾，故意栽赃于人。你想想，做贼的人也肯留下什么证据叫人家失主认出他是何人么？”，吁了口气，他续道：“假如我做了坏事，在当场留下一杆你们少林派的截道铲是不是对方就可以不经详查便将责任赖到少林派头上了呢？事实上恐怕也没有这么简单吧？这种最可笑又幼稚的障眼法，如若随便将少林派的各位大师父蒙住，在下看，各位大师父就干脆不要领导武林，个个脱下袈裟，到田里种地算啦！”

明心大师经不起秋离这一轮又一轮唇枪舌剑攻击，不由窘迫十分，连一句话也答不上了！

这时——

两个银袍僧人中的一个——那又粗又胖，头大如斗的一个，蓦地路上一大步，声如宏钟般道：“施主，你的嘴皮子功夫确是高人一筹，而你的狡辩刁赖高才更是令人佩服，只是无风不起浪，事出必有因。贫僧以为，这端事再怎么说明中原双绝剑两个老儿也脱不了干系，要不，那两个魔孽怎的不留下别人的信物，却偏偏留下他二人的？”秋离眯着眼，注视对方那油光红亮的面孔，笑吟吟地道：“为什么不留下别人的信物？因为他们与别人无怨无仇，只和‘中原双绝剑’二位前辈过不去呀！”

银袍僧人肥厚的下颌一扬，冷笑道：“这个解释，只怕太牵强了吧？”秋离安详地道：“一点也不牵强，自然极了，大师父。”

银袍僧人重重一哼，道：“不必再行多言。此乃少林一派与中原双剑之间的是非，好好歹歹，自容彼此解决，施主你为事外之人，尚是不跌这潭混水较佳！”

轻轻地用右手食指摩擦着胸襟上的雪亮铜扣，秋离露齿一笑，既儒雅，又和气地道：“你是说，大师父，叫我袖手旁观了？”这胖大的银袍僧人强硬地道：“正是！”

点点头，秋离道：“也就是说，你们这些少林派的得道高僧们，硬要冤枉好人，诬赖人家为贼为盗了？”银袍僧人勃然大怒道：“这是事实，怎说诬赖？”“呸”了一声，秋离火道：“去你那颗光秃头，什么事实？鸟的事实！”银袍僧人一张大脸顿时涨得赭赤，他一双小眼暴瞪，两条疏眉斜竖，犷猛已极地叱吼：“大胆魔障，竟敢出言不逊，口出秽语？来来来，贫僧这就渡化你这不知地厚的混小子！”

哧哧一笑，秋离吊儿郎当地道：“我他妈又成了魔障了，你大师父要渡化我，我就随着你松散松散吧，正好这几天骨头痒得慌！”

那胖大魁梧的银袍僧人立时沉马立桩，左手紧贴他胸前所悬挂的一串鸭蛋大孝乌黑晶亮的念珠之上，同时，有一层特异的青气隐罩于他原本赤红的面孔，全身骨骼也起了一阵细碎却急密的暴响声！

口里“啧啧”了两声，秋离笑道：“好唬人的声势，大师父，看不出你还是童子功练的‘金钟罩’呢，你这金钟罩的造诣，约摸到达第八层了吧？”胖大和尚怔了怔，随即蹙着气咆哮：“休要畏缩，小辈，你正可一试洒家到底是练到了多少层！”

秋离笑道：“你不够看！”

暴吼一声，胖大和尚大吼：“张狂！”

就在这大和尚方待动手的一刹间，明心大师已突然斜阻两步，微微摇头道：“照胆，且慢！”

胖大和尚——照胆大师，马上焦切地道：“二师兄，这小辈太过跋扈；若不教训教训，他就要骑到我们头上来了！”

明心大师缓缓地道：“老衲已说且慢！”

照胆大师悻悻地道：“但——”

一挥手，明心大师转向秋离，冷然道：“施主如此态度，不嫌太过目中无人了么？”秋离平静地道：“是那位什么照胆大师先开始目中无人的哪！”

明心大师沉厉地道：“施主高姓大名？”秋离笑笑，道：“有此必要么？”神色冷愠，明心大师道：“老衲以为，施主既然有此雅兴横插一脚入此事之中，想施主必然有所倚恃，或为武林名人，或有强硬出身。如今，施

主未知占的是哪一端？”沉吟了一下，秋离道：“也罢，既是大师父坚持要问，在下不说也是不敬。在下占的一端么，便勉强可以称作‘武林名人’吧，只是，名气尚没有少林派的各位高僧来得烜赫而已！”明心大师冷冷地道：“高姓大名？”

秋离笑眯眯地道：“秋离，秋天的秋，分离的离！”

陡然一震，明心大师骇然脱口：“鬼手？”微微躬身，秋离道：“不料鼎鼎大名如阁下少林高僧，亦知在下这个不雅的贱号，见笑了，委实见笑了……”强自镇定下来，明心大师徐徐地道：“难怪施主竟有这等的勇气与魄力，自然自然，鬼手秋离又有何事不敢承当！”

秋离哧哧笑道：“所谓‘没有三分三，不敢上深山’，老实说，在下假如我自付不够材料，哪还胆敢在此出丑卖乖？早就吓得屁滚尿流退避三舍了，就是因为自家还觉得勉强可以说说话，这才硬充着在此处现现眼。若是各位大师父讲理呢，大伙儿不防好好心平气和地化解此事；否则，唉，在下我也只好赶鸭子上架非要和各位大师耍耍不成了。”

明心大师唇角抽搐了好一阵，才生涩地道：“秋施主，施主你为两道上首屈一指的怪杰，武林中无出其名的绝才，这份成就颇为不易，尚祈施主妥加珍惜……老衲必须明白指出，施主若是强自出头，横相为敌，只怕……任凭施主功力盖世，少林全派周旋起来，也特异常吃重，得不偿失的！”

用力颌首，秋离道：“这一点，在下也不得不承认。可是话又说回来，大师父你们少林一派虽说渊源久远，门墙博大，能人异士甚多，但若要与在下秋某人火拼，结果也可能不十分乐观！”垂首默默半晌，明心大师又缓缓抬起头来，沉重地道：“秋施主，你是硬要出头了？”秋离爽快地道：“在下想，恐怕是这样的了！”

长长吸了口气，明心大师道：“秋施主，尚盼三思！”摇摇头，秋离道：“大师父，我业已三思之后才说的话！”

深远地微微一笑，明心大师道：“烦恼皆由人自寻，秋施主，如今你便正是这般。”

舔舔嘴唇，秋离笑道：“迫不得已哪，大师父。”

而这时，后面沉默了好久的衣帆已突然启口道：“老弟，你先等一等——”双眉微皱又舒，秋离回头，平静地一笑道：“前辈有何指示？”干咳一声，衣帆道：“老弟，老夫还想和明心大师说几句话！”

退后两步，秋离道：“请！”

于是，这位“中原双绝剑”之首的“金绝剑”衣帆，慎重朝前移了半步，语声严肃地道：“明心大师，贵派诸位师父，在大师率领之下大举而起，目地乃是为了查明老夫兄弟二人是否为潜往贵山盗宝之蒙面盗贼，是么？”明心大师的太阳穴轻轻一跳，他缓缓地道：“不错。”

衣帆双目倏睁，气涌如山：“如今，大师查询的结果是确定了呢，抑是否定了呢？”深深晓得回答这句话之后的严重性，因为明心大师也不敢贸然出口，他沉吟着，犹豫着，嘴唇紧紧地抿了起来。

衣帆焦急愤怒地道：“大师，你我双方，为了这件莫须有的疑窦，已在此浪费了太多的光阴，尚请大师快些回示明白，也好采取某一种解决途径！”

终于，明心大师难堪地一笑道：“老衲以为……二位施主最好还是随同老衲等委屈一趟，劳驾偕返嵩山本派，当面向本派掌门大方丈解释清楚。一则，老衲可以交待责任，再则么，二位施主亦可释清嫌疑……”衣帆顿时老

脸涨成朱赤，双目宛如喷火，他气得竟一下子没有答上话来！

秋离冷冷一笑，接口道：“还有第三则，这第三则么，是正可借此一展少林派雄霸武林，睨睨江湖的威势，也可叫天下同源们看看，少林派可以不分曲直，不问情由，不论皂白，在任何时地都可以携人回山受审——甚至连久享盛名的中原双绝剑，也不例外！”

明心大师闻言之下，十分不悦地道：“秋施主，你言谈之间，最好稍加斟酌，……”重重一哼，秋离怒道：“说得好，我言谈之间要稍加斟酌，难道你们少林派就可以为所欲为，大言不惭了？”轩眉切齿，秋离又恶狠狠地道：“时到如今，大家都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大师父，你少林一派在武林中有威有势是不错，但也只能表示你们本身力量的强大与雄厚而已。你们却并不是天下武林的盟主，更非‘中原双绝剑’二位前辈的尊长上司，你们凭什么开口要带人家回山受审，你们以为你们是些什么？你们的掌门方丈又是什么？今天，你们大举侵犯小青山，声势汹汹，诬良为盗，这业已给予‘中原双绝剑’两位前辈莫大的羞辱与困扰。但是，二位前辈却委曲求全，忍气吞声，不愿使事态扩大，他们不仅放弃讨还公道，更忍受着尊严的伤害来向你们讲理说明，细细解释。可笑你们一个个尚在这里作成作福，自以为不可一世，竟嚣张到要随带二位前辈回山受审的地步。少林的诸位大和尚们，你们以为‘中原双绝剑’是省油灯么，以为我秋离是窝囊废么？可以任由割宰，任由摆布的么？”狂笑着，他接着又道：“象这种下三流鸡鸣狗盗之徒所犯的罪行，你们也敢诬赖到‘中原双绝剑’二位前辈的头上，足证少林一派的昏庸无能，也更表露出少林一派的张狂无知。现在总归一句话，事情绝非二位前辈所为，你们掌门方丈若是不信，叫他找我来问，或者叫他找我来斗！”

暴吼如雷，那厢的照胆大师北道：“大胆孽障，你是不想活了？”“呸”了一声，秋离大笑道：“老小子，不想活的是你！”

照胆大师气涌如山，握拳透掌，他转身面对明心大师，愤怒地道：“二师兄，请求准予教训这厮！”

明心大师立即阻止：“不可！”

气得一跺脚，照胆大师激动地道：“他业已侮辱了本派掌门大方丈的圣威！”

明心大师沉吟地道：“这件事不会就此了结的，照胆，稍停再说。”

哧哧笑了，秋离道：“照胆和尚，没有关系，你也不用着急，等会儿，你就会如愿了；我姓秋的忘不了你！”

照胆大师咆哮道：“洒家等着！”

斜眼睨他，秋离道，“彼此！”

明心大师突然高宣一声佛号，肃穆地道：“秋施主。”

秋离冷然道：“如何？”

明心大师缓缓地又道：“其一，本派下院遭盗之事，因为证据不足，且老柏亦颇觉方、鲍二位施主之言有理，更深信：凭其二位之声威德望实不屑、亦不能为此事，是而者袖承认本派之鲁莽与错失，非但撤消方才老纳所作要求，更代表少林派僧俗弟子向衣、饱两位施主深致歉意！”

一侧，照胆大师惊道：“二师兄——”

没有理会他，明心大师继续冷肃地道：“其二，秋施主你一再强词夺理，更辱及本派掌门方丈，侮及者衲及在场弟子，佛家虽曰慈悲忍恕，但是可忍孰不可忍，为了本派声名，本派威望，老袖敬向秋施主讨还公道！”

淡淡一笑，秋离满不在乎地道：“如何讨法？”明心大师沉重地道：“以武定论！”

爽脆地，秋离道：“好！”

后面“金绝剑”衣帆急道：“者弟，这不是你的事，怎能，由你承担？”“银绝剑”鲍德亦大声道：“正是，便由我这老不死奉陪明心大师走上几招吧！”

微笑摆手，秋离道：“不用了，二位前辈。二位没听方才明心大师所言？他们业已承认此来的冒失与错误，更向二位前辈道过歉意了，这种行为，在素来声威凌人的少林派来说，可确不多见。易言之，他们与二位前辈之间的瓜葛已经澄清化解，圆满了断，现在，剩下的就全是在下的事了！”

顿了顿，他又道：“而在下是言语问冒犯了少林派上上下下，既然冒犯了，自须给予少林派一个争回面子，扬眉吐气的机会，因此，这皆为在下个人与少林一派之事，概与其他一切无关！”

沉默了好久的周云此刻也焦急地道：“秋兄，话不是这么说，你与他们之间的争执，也是为了这件事而起，又怎能说无关呢？”

秋离正色道：“老友，你忘了那件事了？”怔了怔，周云迷惘地道：“哪件事？”

面孔上的神情是一片冷漠肃然，秋离语声冰冷：“哪件事？老友，我与少林在多年之前的一段公案！”

周云恍然醒悟，他忙道：“但是，秋兄，却一定要在这时候么？”点点头，秋离坚决地道：“不错，这个时候正好。”

说着，他又向衣帆与鲍德道：“二位前辈，请恕在下擅自作主了。”

眼光中的焦虑不安是那么明显，衣帆急躁地道：“老弟，你不应该做这么大的承负！”

秋离一笑道：“前辈，另有他因！”

又是一声肃穆庄严的佛号传来，明心大师低咳了两下，徐缓地道：“如今，秋施主，老衲恭候了。”

转过身来，秋离安祥地道：“不敢，我就来受教啦！”后面的周云再次惶叫：“秋兄——”头也不回，秋离摆摆手道：“你看热闹吧，老友，别再阻我……”说话声里，秋离开始缓缓朝前走出，明心大师亦退后十步站定，围立四周的少林弟子们立即将圈子扩大，让出一块地方来。

平静地，秋离道：“大师父，我们这场武斗，以大师父你的意思，是点到为止呢，抑是非拼得个胜负存亡不可？”明心大师深沉地道：“施主之意呢？”秋离笑了笑，道：“我是悉听尊便！”

旁边，照胆大师立刻低促地道：“二师兄千万注意不要上了这姓秋的当，鬼手之名在武林中是最是狼藉卑鄙；更且心狠手辣，他与人动手过招，素有‘不流血不止，不残命不休’的习惯；二师兄，任他嘴里说得好听，师兄可务必要留神了！”明心大师淡淡地，道：“老衲省得。”

这时，秋离禁不住哧哧笑道：“照胆大师父，你对在下的过往可真叫清楚嘛。不过，经你这加油添酱地一吹嘘，只怕就要给你师兄在心理上增加负担啦！”

明心大师含蓄地笑笑，道：“秋施主，这需要试过之后才知道。”

一仰头，秋离肃容道：“大师父，请。”

明心大师微微点头，双掌徐徐合十当胸，象在顶礼膜拜什么神抵一样，

形态间显得异常端庄及严穆，他稳若山岳般站在那里，低沉地道：“秋施主，请。”

于是，周道顿时一片沉寂，沉寂中，含有无比的紧张与寒腥气氛，宛如每个人的心弦全扯满了，每上人的血液全凝固了。他们晓得，眼前这场拼斗，是一场罕见的强者之斗，不仅表示着双方个人的功力的深浅，能影响两个人日后的武林威望，更乃一个江湖怪杰与一个煌赫门派的实力之争，技艺之较——威震天下的“鬼手”秋离与领袖武林第一大派第二号高手明心大师，他们两个人，任是哪一个胜败，也足以令江湖喧腾！

第三十一章 力挫少林

“中原双绝剑”老兄弟两人此刻皆屏息如寂，心头忐忑，又是忧虑，又是紧张地盯视在场中两个即将较斗者的身上。周云夫妇则更惶恐不安，生怕秋离有所失闪；“鬃虎”何大器早就冷汗涔涔，连嘴巴都张大了……比较镇定的乃是马标，马标与秋离是结义兄弟，他与秋离相处的时间也最长久，因此，秋离那几下子绝活功力如何，马标是知之颇详的，他曾经不止一次思付过，他这位老弟的艺业，是否已可算为天下第一能手了？马标深深明白秋离所具备的武学造诣是如何精深，更知道他在各种特异技艺上的磨练及修能程度，他对秋离是充满信心的。虽然，他仍也禁不住微微有些担忧——再怎么讲，秋离此刻的对手并非泛泛，乃是武林第一大派的顶尖人物明心大师哪！从来没有见过秋离与人真正动手的衣霜，可以说是眼前所有人的里面最天真的一个，也最好奇的了，她一心一意，想亲自目睹她私下里最钦佩的秋大哥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她更渴望她的秋大哥能有她想象中的英雄式胜利。小妮于不曾感到什么忧虑，更没有惊慌，那种迫切欲要欣赏一场奇妙较斗的心理，业已使将别的可能发生的什么悲惨后果全遗忘了站在衣霜身旁，梅瑶萍的情绪却紧张到了极点。她对秋离，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爱意了，在她来说，秋离更是她心神的寄托，希望的维系，远景的明灯，秋离是她全部的一切，秋离的遭遇也即是她的遭遇。象把心儿附在秋离的身上，魂儿贴在秋离的魂上，梅瑶萍不可抑制地轻轻哆嗦着，两只玉手的掌心，早已汗淋漓的了……另一面，少林诸僧的感觉绝不比中原双绝剑这边各位稍微轻松，他们一个个皆全神凝注，呼吸粗重，目光中带着无比的焦虑神色，每个人的心头俱象压上了一块铅，沉重得直往下压。因然，他们都晓得他们这位身居少林第二高手的师尊武功深博卓越，素来未曾败于人手。但是，他们同样也晓得，对方那位“鬼手”，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厉害角色！

现在——

秋离瘦估估地站在那里，沉静地道：“大师父，看情形少林派的‘罗汉气功’你业已练到火候了，而你这副架势，呢，可乃少林不传之秘——‘大乘掌’起式？”明心大师暗自一惊，他料不到自己门派里祝为镇派之宝的不传绝活“大乘掌法”对方竟也一眼即能视出，这尚不说，他个人勤习的“罗汉气功”乃是一种不发不露的内功修为，极少征兆显露出来，而却依旧逃不过对方那权利眼，不讲别的，只看人家对夫下武学涉猎之广，了解之深，业

已是不愧盛名了！

一眼看破明心大师的惊异怔忡，秋离微微笑道：“不要担心，大师父，在下我或者识得你的掌法；但却不一定挡得住你的威力，胜负之分，仍尚在那未知之数呢！”

明心大师强笑一声，生涩地道：“施主客气了！”

秋离笑了笑，道：“大师父，请注意了——”双掌仍然合十当胸，明心大师沉稳地道：“请！”

忽然朗后退，秋离在徐徐后退中，蓦地暴叱：“来了！”

黑色的身影有如一团翻滚的黑球自虚无中骤然飞到，隔着五六步远，一百片如刃的掌影已凌空削来！

毫无声息，明心大师移动如行云流水，又是迅捷，又是畅美，他飘然旋开，双掌斗开，两股无形罡气分叉而出，却在刹那间汇合一起，隔成一道浩荡无比的劲力，狂飚般卷向秋离！

“好！”

大喝一声，秋离暴弹而起。左十掌，右十掌，成圆弧抛掷反击，那飞掠的弧线尚未消失，他整个人横空急翻，一记攀月摘星手已猛然展出！

佛号高宣，明心大师面色凝重，形态肃穆，在敌人凌厉施展的弧影星芒中挺立如山，他的两掌带起浑厚沉猛的至刚力道，看似缓慢，实则其快无比地走着“佛”字形在全身四周回绕。只见空气排涌激荡，呼啸撞击，万钧力道旋转交织，那种宛如成了实质的劲气就布成了一张密密的网、一道坚固的墙，雄浑极了，也奇妙极了！瞬息间，飞舞的弧手掌刃流曳掠射，弹闪翻腾，与浩大的劲力相互碰撞缠绞，就似是万千星团绕着一座熊熊燃烧的火山穿织的月星要透射进去，燃烧的火出却以它的热焰舌力加拒抗，而风声尖锐，力量澎湃激扬，这时，除了掌影腿势所带起的幻象外，根本就看不见那拼斗中的两人了！

秋离现在是反复使用着他的“攀月摘星手”，不绝不息地以急速猛烈得匪夷所思的快速攻击敌人。而明心大师，则循环展露着他少林派最最精奇的“大乘掌法”中最威力无匹的一招绝活“神光圆顶”相反拒，就这样，他们周而复始地一再争斗缠战，却竟僵持起来！

除此，秋离不觉有些意外，更有些惊异了。他如今使的这一绝招“攀月摘星手”乃是“巫焰教”百年前至高至强的最佳武术，而这一记玩意儿，不知替秋离退过多少强敌，摆平多少对手，甚至连“天山派”的顶尖前辈好手可札钦汉也在这记绝活下栽了筋斗。

但是，现在碰上明心大师，非仅未能将他放倒，竟然更形成了一个相持不下的混缠局面。

明心大师的这份修为，可见是如何之深，如何之浩了，少林派的镇派密技“大乘掌法”，果然也有他的独到之处碍……斗场上的两个战得难分难舍，鬼哭神号。双方观战的人却是将一颗心提到腔子上，每个人莫不暗捏冷汗，目眩神迷，连大气也不敢喘上一口了……衣霜的一双俏眼虽然不停地左右上下转动，却仍追不上较斗者双方的身法招式，她直看得眼花缭乱，头昏脑涨，逐渐连人家那种绝顶的移动也看不清了。只见一阵风扑着一阵风，一股力迫着一股力，仿佛两个带着气流的精灵在追逐奔跑，根本就分不出这是怎么回事了……急促地喘息着，衣霜宛如感到连天与地也在转动了，她脑子里嗡嗡作响，又涨又闷，双眼看出去全是模糊的一片，顿时，她整个

人也摇摇晃晃起来！与衣霜并立一处的梅瑶萍适时惊觉，她连忙将衣霜扶住，关切又纳罕地小声道：“霜姑娘，霜姑娘，你怎么了！有什么不适吗？”闭上眼，衣霜喘了好一阵，才面色苍白地沙着嗓子道：“梅姐姐……他们……他们动作太快了……我看得头晕……”不觉哑然失笑，梅瑶萍紧揽着她，安慰地道：“是的，他们动作的确很快，这全是一种超绝无比的移挪法，霜姑娘，别说你，就连我也觉到视线来不及跟上呢……”吸了口气，衣霜喃喃地道：“秋大哥的武功好高哪……”梅瑶萍心中十分舒服，她低笑道：“这还不算他最拿手的本事呢，霜姑娘，你没看见他狠的时候，就是一群虎冲过来，他都能用硬牙撕了！”

又是敬佩，又是羡慕，又是崇拜，衣霜天真地道：“好棒碍……梅姐姐，只要有秋大哥的保护，我想，就连这一座山塌下来他也能撑住了……”梅瑶萍心中想：“可不是这样……”她口里却代替秋离道：“也没有这样离奇，霜妹妹，你秋大哥好是不错的，但人总是人，也有人的力量不能到达的极限……”目光又投注向斗场上拼战得越加剧烈的两人，衣霜忽道：“梅姐姐，秋大哥的出手那样快，我们连看都看不清楚，如果他用这么快的动作向我们攻击，我们恐怕就挡不住了。”

梅瑶萍心里笑了，她想：“不要‘恐怕’，就凭你我这点功夫，根本就是绝对挡不篆……”思忖着，她轻轻地道：“霜姑娘，我想是这样的……而武林中所谓高手，其分别也就全在这一点上了……”点点头，衣霜又道：“梅姐姐，你的武功比我强得多，据你看，这一场仗，是秋离大哥能赢呢？或是那老和尚赢？”抿抿唇，梅瑶萍由衷地道：“我当然认为你秋大哥能赢……”梅瑶萍的脸蛋儿微微一红，又窘迫地道：“难道……你不以为这样？”含有深意地笑了，衣霜轻轻地道：“我自是和你的看法相同。但梅姐姐，我们唯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们希望秋大哥打胜的心里原因不一样……”现在，梅瑶萍开始警觉到衣霜这妮子刁钻、精滑与狡黠了。她或者有些地方十分天真烂漫，可是，在她这种年龄的天真烂漫中，却更含蕴着超出她年龄所应有的，令人感到惊异与困惑的智慧及世故！怔了片刻，梅瑶萍羞涩地道：“怎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呢？”衣霜眨眨眼，道：“梅姐姐，我们心照不宣……”梅瑶萍正感到害臊，站在稍微前面一些的周云已忽然低促地道：“秋兄要使狠了！”大家的目光立刻紧张地投注过去，斗场里，秋离的身形闪掠如电，闭然翻舞，纵横穿射，而明心大师却仍旧挺立如桩，以他沉厚雄浑的绵绵掌力相拒。现在，他们已缠战了二百多个回合了！

倏然——

秋离再一次抖出他的“攀月摘星手”，明心大师也照样用他“大乘掌法”中的那记绝招“神光圆顶”对抗；劲气呼呼轰中，掌影缤纷飞旋，就在这一刹间，秋离已蓦地一个翻弹，在同；个时间，使出了他成名江湖的拿手本领——“苦空八掌”的全部八手！

一排排；一沼溜、一行行、一片片、一圈圈的如刃掌影骤然从四面八方，各个不同的角度倾泻向敌人，而它们并不是采取正常的攻击惯势，似巨浪澎湃，群山并颓，瞬息间飞砂走石，尖啸如片，仿佛宇宙中的力道完全在这个时候涌向了明心大师！

现在明心大师无法再挺立不动了，他那招博大浩瀚的神光圆顶已不能象阻挡“攀月摘星手”那样抗拒对方“苦空八掌”的并展各旋，敌人如今所现露的武功威力与性质，乃是“神光圆顶”这一招难以适应的。于是，明心

大师动作如电，飞快腾跃，金色的僧袍，“呼噜噜”扬翻中，他“大乘掌法”里的精华奇学“们心指天”“祥云托莲”“达摩飞升”“合利盈盘”“鹤凌九霄”“瑞气冉冉”“化玄为真”“么笼大千”也一样八招同时推出！大乘掌法，为少林派立派开山数百年来所具有的几种至高武学之一，也是少林一派视为瑰宝的武术秘密，就算少林本派的弟子，受传这套掌法的也是少之又少。

而且，假如在派中辈份不够，天资不高，禀赋不足，则根本就不会列入考虑，便是有了这些条件，也要经过一再的挑选审核始能获得学习这种少林正宗秘技的资格！因此，“大乘掌法”不要说在武林中盛名卓著，便在少林派里，亦是他们所有弟子渴望学得的上乘艺业。如今，少林一派怀有这“大乘掌法”秘技的人只有两个，其一是少林十七代掌门方丈明畏大师，另一个，就是眼前的少林下院主持明心大师了！

这“大乘掌法”共有十招二十式，招术简明却变化无穷。

尤其它潜在的威力与出奇的路数，更是精绝博浩，集掌法中之大成，通常的武林人士，只是学得个一招两式已足可独霸一方，若是完全深悉内中窍要，再加以融汇贯通，期充异可为万人之敌，挥洒之间便能胜券稳握了；明心大师同时将大乘掌法中的八掌并出，也是要对付秋离那套神鬼皆惊的狠辣掌术“苦空八掌”。而“大乘掌法”浩荡威猛，千变万化，“苦空八掌”精绝诡异，凛烈尖锐，这一碰上，又是棋逢对手，不分轩轻，只见气回力旋，天云色变，掌山腿桩溜泄纵损，暴响如雷！

长啸声颤抖着抛扬而起，秋离单足旋地，猝然连串地狂转急回，在这闪电似的转回始中，他长臂暴起，划过一弧大圆，由左右斜圈蓦翻，于是，一阵无形无影的罡烈力道，象突然在空气中沸腾起来，宛如天神的巨掌在猛挥，六个巨杵在并捣，带着无可比拟的雷霆之威翻涌排挤，天与地间充满了尖锐的呼号。四周空隙展现出一片滚盈的迷蒙；象是来自九霄的咆哮震撼着这里，来自大漠的狂飚席卷着这里，这股匪夷所思的力量甫始产生，秋离的双掌已催动着这股奇异力量扩展，变幻着鬼魅似的方向飞闪如刃般片片飘拟而至！

观战的一干少林弟子刹时被这片突起的罡气吹逼得东倒西歪，纷纷踉跄退后，但是，这股无形力道却并不冲向中原双绝剑那边！

被劲风激荡得口鼻皆窒的照胆大师此刻不觉大惊之色，他在极度的惊骇中，声嘶力竭地大叫：“弥陀真力……阎王斩……”在狂飙罡气笼罩下的明心大师根本已听不清他师弟照胆大师的呼叫，仓促里，他立时运足“罗汉气功”于全身，以“大乘掌法”中最后一招“坦坦西途”端力反扑。于是，但见云滚风号，万象混蒙，掌腿齐飞，厉啸似哭，就在这种令人心惊胆裂的声势中，“嗤”的一声裂帛之响传扬，一条金色人影左弹，一条黑色人影右射，刹那间，一切又归向沉寂！

沉寂了，好心颤的沉寂……

方才惊涛骇浪的情景业已消失，右边，秋离卓立不动，面色青白，他的黑色紧身衣上盘已经碎成条条，头巾不整，头乱如蓬，呼吸也显得那般急迫与浊重了……左面——明心大师的金色僧衣自双肩撕裂，直达袖口，露出内衬的灰白色中衣来，而明心大师的面容也就和他内衬的中衣颜色一样——灰中带白，他全身汗透，甚至湿淋淋地往地下流淌——就宛似才自水中捞起，这些，俱使人惊异。员使人目瞪口呆的，却是这位少林派的第二位高僧，金色僧及背后并排着的六个掌印，掌印所在，原来的金色丝料早脱，显露出

六个白色的轮廓来！

“中原双绝剑”衣帆、鲍德二人在短暂的震惊过去之后，立即与周云夫妇、马标、何大器、衣霜、梅瑶萍等齐拥而上围向秋离身边。明心大师那里，少林僧人们也同样匆匆奔了过去。

衣帆伸手拦上了意欲搀扶秋离的周云，他低促地道：“不要动他，秋老弟方才耗用真力过巨，如今血气定然不匀，内腑震荡，让他自己调息平静……”马标也急得脸发了黄，他颤声问：“衣前辈，我这兄弟要紧么？”摇摇头，衣帆道：“没有关系，秋老弟只是真力耗多了，有些虚脱乏力而已，他并没有受什么创伤。”

“鬍虎”何大器在马标背上转向那边看了看，又仔细瞧了瞧秋离，他干咳了一声，低声问：“呢，衣大侠，请恕过何某的浅杯……这场龙争虎争，到底是谁赢了哪？在何某看来，似乎那位大和尚吃亏稍大……”衣帆欣然笑道：“何兄是说对了，确是明心大师吃亏的较多，换句话说，秋老弟赢了！”

赞叹地吁了口气，“银绝剑”鲍德道：“大哥，这真是一场多少年来罕见的高手霸才之斗，我自行道至今，还是首次目睹这等精彩的激战呢！”

微微颌首，衣帆道：“早闻传音，‘鬼手’秋离功力盖世无双，艺业出类拔萃，可为万人之敌。先时我还疑信参半，不敢全信，今日得以亲见，却真个心服口服了。老二，你我兄弟自己掂掂分量，若是轮单与明心大师挑战，可有取胜把握？”呵呵一笑，鲍德道：“说句不怕泄气的话，大哥，我哥俩哪一个上去也只怕招架不住，若是用剑，或许可以拖一段时间，假若全用肉掌较量，我看不须多久就得败下阵来了，大哥，你以为呢？”衣帆笑道：“不错，这明心大师的武学修为实已达至善之境，尤其他在那‘大乘掌法’的运用上已精博通灵，变化如意，造诣之深，无懈可击。方才秋老弟挫败了他，我看也是倾尽九牛二虎之力了……”这时，马标亦咋舌道：“老实说，衣前辈，我与这兄弟也有多年的交情啦，这尚是第一道看见他费了这么大劲才占着上风……”鲍德也点头：“秋老弟的确费了不少功夫，不说别的，就我所知，高手相搏，不到迫不得已，谁也不愿使用以保身护命的那一口真力。这不是玩笑之事，真力耗用过巨，轻则伤身震腑，重了，就是有性命之忧呢……”轻喟一声，周云插口道：“二位师父，这明心大师的本领之强，委实令人惊异。秋离秋兄在协助徒儿北上天山时，即曾以一己之力挫败过天山派的顶尖好手多人，其中包括天山派掌门人‘九手银瞳’潘一奇，二掌门‘金拐罗汉’冯锷，天山派前辈人物‘银发霜心’可札钦汉，甚至连当地横霸武林的‘天山下三雄’之一‘万屠啸天’孟渔也在秋兄手下载了筋斗。但是，今天这场激斗，秋兄却好象比他在天山力战群雄之时更加吃力了！”

衣帆感叹地道：“云儿，你是有所不知了——”顿了顿他又道：“天下武林虽说万流归宗，红花绿叶同出一派，但其中的区别强弱仍然很大。而武术之道，源远流长，外家始自少林，内家开由武当，虽说江湖之上仍有其他教派门户各行自立，也有他们传统的技艺心法衍续下来，但除非特殊又特殊，一般的武家内涵大多不及少林武当两派来得卓绝精博，这乃是经过了他们各代祖师与派中所历出的能人异士们多少年心血智力荟集的成果，因此，他们两派的传统武功自然也就比诸其他门派奇妙高强得多。别的江湖雄才俊彦在秋老弟手上遭败只能说他们习练的祖传本事不够扎实，但明心大师却又自不同，他深得少林技艺心法，浸于此道数十余年，而他犹失败了，他这失败，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更象征少林一派全体的挫折；云儿，你秋大哥本领之

强，之深，非你日后需要向他多加学习，时领教益，就连为师二人也该请他随时相点呢……”周云恭谨地道：“徒儿知道。”

鲍德笑嘻嘻地接口道：“大哥，你晓不晓得这明心大和尚是也们掌门人明畏大和尚的第一个师弟？也是少林派第二位掌权人物？”点点头，衣帆道：“当然晓得。”

眨眨眼，鲍德又露齿道：“少林派中有一个秘密，大哥你也知道？”“哦”了一声，衣帆纳罕地道：“什么秘密？”

轻轻地，鲍德道：“虽说这明心大和尚乃是掌门人明畏大和尚的师弟，但是，他的本事却并不比明畏大和尚来得弱，三年前，在嵩山的朝云岭上，他师兄弟二人即曾彼此印证过，打了千余招下来，两人却势均力敌，不分轩轻！”衣帆惊奇地道：“你怎知道此事？”

呵呵一笑，鲍德得意地道：“就在这二位少林高僧互相印证武功之时，我的一位好友正在那朝云岭附近探幽寻胜，恰巧窥及。前次我下山购物恰巧遇上了他，在闲谈中。

他即曾提过这件事，还一再夸言大开了眼界呢……”衣帆问道：“你这好友是谁？”笑了笑，鲍德悄声道：“说出来，大哥也认得，这人就是‘坛中仙’辛子豪那糟老头子。”

哑然失笑，衣帆道：“原来是这老头子，他整日泡在酒里，除了喝酒，就是一个人东飘西荡，随处游戏人间，不过，这一次他却去对了地方，叫他窥见了如此一桩秘密，老二，这又更进一层地代表着一个意义了……”鲍德忙问：“又代表哪一个意义呢？”衣帆振奋地道：“秋老弟业已夺取了少林全派的光彩！其中包括了他们的掌门人明畏大师。‘老二，你想想，明心大师已败在秋老弟手里，那明畏大师虽然身为掌门，功力却与明心大师不相上下，易言之，他来了其结果亦无二致，少林派的掌门人师兄弟都不是秋老弟的对手了，他派中何人能是呢？”连连拍手，鲍德喜道：“对，大哥，情形可不正是如此？”站在那里闭目调息的秋离，现在正缓缓睁开双眼，他疲乏地一笑，声音微见沙哑：“二位前辈，你们业已将在下捧上天了，却叫在下好生惭愧碍……”衣帆，鲍德闻声之下，连忙殷切慰问，马标与何大器开心异常地向前赞扬，周云却一个劲道：“秋兄，你少说话，只怕体力尚未恢复过来呢……”秋离一面道谢，边笑着：“我是耗力太巨，但没有办法，不用‘弥陀真气’就无法取胜，实在迫不得已，才将我压箱底的这两样玩意报出来，‘弥陀真气’加上‘阎王斩’！”

吁了一口气，他又道：“说真的，假如这两样玩意还取不了胜！我就准备与老和尚同归于尽啦！”衣帆摇头道：“秋老弟休如此想，先别说你定可赢战，就是不然，亦万万不能抱有此一念头，否则，你叫我们何以安心？”伸伸舌头，鲍德道：“假如你的‘弥陀真气’‘阎王斩’‘苦空八掌’‘攀月摘星手’都还收拾不了对方，那我看我们只有赶紧挖个坑，大伙一齐朝里跳算了，也免得少林和尚多费手脚了！”

大家全笑了，衣帆道：“这是不可能的，假如天塌下来明心大师仍能屹立，今天他也不能不败的！”

秋离低沉地道：“不过，前辈，这老和尚功夫好强！”

衣帆颌首道：“当然，他乃是少林第一高手！”

秋离正想再讲什么，那边，包围住明心大师的少林僧人们忽然散开，明心大师额巍巍地由两个银袍僧人搀扶着走向前了几步，面色仍然灰白泛

青，双眼无神又黯涩地投注秋离。

一边，衣帆悄声道：“你伤他可伤得重？”摇摇头，秋离低促地道：“不重，仅是双方真力互撞后的反震力量而已！”

这时——

明心大师已长长吸了口气，艰辛地开了口：“秋施主。”

秋离踏前一步，平静地道：“大师父。”

苦笑了一下，明心大师道：“首先，老衲谢你手下留情。”

秋离微微躬身，道：“不敢，大师功力绝世，修为无双，在下亦承蒙大师容让，将印在右胸及车肩的两掌掌力收回未发！”

叹息着，明心大师坦直地道：“施主此言，越见胸襟宽大，心性磊落，其实，施主亦不须再为老衲夸言了，施主之‘阎王斩’一连六掌乃先行按在老袖背后，是施主隐力未吐，老衲才有机会沾上施主两掌，否则，即便老衲发力，施主亦未见得有何重创，但老衲只怕早已西去了……”秋离诚挚地道：“大师父太谦，这一场比试，至多也算平局，在下不敢自承占先……”摇摇头，明心大师道：“不，这一场比试是施主胜了……”秋离此刻的表情上，再也没有他惯常的那种嘲弄与狂放的意味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片庄重，一片至诚，一片谦和与宁静。他低沉地道：“大师如此容让抬举，反倒使在下怔忡不安，大师非但武功绝世，更把人世间的名利也参透悟透了，佛门高僧，果然便有崇高的气度与风范，大师，在下由衷钦服！”

明心大师孱弱地一笑，沙沙地道：“一切俱是空，施主，原本一切是空，但老衲又几时能参透名利？悟透嗔念？，经施主这一点化，老衲更不禁汗颜十分，真正能看破世事，抛除七情六欲，老衲还差得好远……”秋离和气地道：“大师客气了，这都是在下的不是，才引发了这场苦斗，尚盼大师惠于谅解才好……”叹息一声，明心大师道：“其咎非你，秋施主；如若老衲涵养到家，此时亦不至于落得这般情状了……说起来，委实惭愧……”秋离微笑道：“大师如若一再自责，在下就更加如芒在背啦……”喘了将次，明心大师缓缓合十道：“老袖就此告退，今日贸然来至小青山向衣、鲍二位施主大兴问罪之师，此时想来，实过鲁莽，万望二位施主恕过老衲等粗疏之过，莫予计较才是……”“金绝剑”衣帆踏前一步，忙道：“只要大师能知道衣某兄弟的委屈，能证实我兄弟二人的清白无辜，这已足了，衣某兄弟又何敢记恨于心？”合十为礼，明心大师暗哑地道：“多谢二位的宽宏大量，老衲等这便回山复命，那两个真恶元凶，也自将由本派另行查探究明，此间之事，就让它如烟云消散，彼此坦释了。”

衣帆欣然道：“大师仁恕宽厚之赐，衣某兄弟自当敬受这时——一侧照胆大师急忙开口道：“二师兄，这公道尚未讨过。”

冷冷一哼，明心大师断然道：“胜负已分，还有什么公道可讨？”说着，他再次向衣帆与秋离等人合十道别，然后，转过身去，在左右弟子的扶持下，缓缓离开了。

秋离注视着走在最后，独自悻悻不服的照胆大师背影，微微摇头道：“这和尚，好暴躁的心性，到山上落草当棒老二才对！”

几句话，不由将大家全逗笑了，笑声中，马标骂道：“小子，你这张嘴呀，就是不能有个歇着的时候，身子还虚脱，俏皮话却连珠炮似的又放个不停，看你方才与那明心大和尚对答的形态，还真就有板有眼象那么回事，只一转脸，却又依然固我了！”

耸耸肩，秋离笑道：“所以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大哥，假如有一天我憋住气不吭声，你又包管大惊小怪了！”

马标哼了哼道：“我才没那么多精神去大惊小怪呢！”

忽然衣霜惊呼起来，大伙儿立即瞧向她那边，衣帆急道：“你叫什么呀，丫头？”

指着地面，衣霜讷讷地道：“爹，你赶快看，这一大块地皮就象被人用铲子铲去了一层似的，比其他地方凹下去两寸多……”“喂”了一声，衣帆又好气又好笑地道：“真是个俊丫头，为父还道是发生了什么事呢，原来却是这么件事儿。丫头，你这就是少见多怪了，这方圆将近三丈的地面，之所以会比旁地方凹陷，乃是吃秋离壮士与明心大师的内家罡气扫括的结果。丫头，你大约甚少看到这等高手的拼斗，是而才有这种外行话说出来，你还不知道，如若秋壮士与明心大师在屋子里较手的话，以他们的动作间所带起的潜力，就是能将一整栋房子震垮！”

圆睁着眼，衣霜咋舌道：“我的天，真有这么个厉害么？”呵呵一笑，衣帆道：“妮子，莫不成为父的还会骗你？”“银绝剑”鲍德也哧哧地笑：“鬼灵精，所以说你以后少和秋老弟皮，惹火了他，他可以揍得你连东西南北全摸不清！”

皱皱鼻子，衣霜扮了个鬼脸道：“别唬我，二叔，秋大哥疼我还来不及呢，又怎会揍我？是不是呀，秋大哥？”秋离赶忙陪笑道：“这个当然，这个当然……”衣帆笑道：“好了好了，不要再胡闹了，丫头，还不赶快进去弄饭，先泡上一壶好茶出来给叔叔伯伯们解渴。这一阵折腾，只怕大家早就饿扁了渴透了，秋老弟及各位远客直到如今连腿还没歇歇呢……”衣霜咯咯笑着一阵风似的卷进楼去，秋离亦笑道：“老实说，饿早就饿了，渴也早渴了，就是不好意思开口哪！”马标哈哈大笑道：“妈的，你小子脸皮厚比城墙，也有不好意思开口的时候？”眨眨眼，秋离道：“别光说了，大哥，有其兄，必有其弟！”

捏起斗大老拳作势欲擂，马标笑骂道：“好个利口小子，今日若不是看你激战之后身子虚脱份上，我这老拳就捶翻你了！”

缩编脑袋，秋离促狭道：“可吓坏我啦，大哥……”周云走上前来，笑道：“得了，秋兄，马大哥，何前辈，梅姑娘，还是快往里请，到前堂去好生休歇一下吧。”在马标背上驼着的何大器不由呵呵笑道：“老夫是身不由主，马老弟往哪里去老夫便只好跟着一道了，其实，老夫早就想进屋歇着啦……”马标忙道：“罪过，罪过，前辈，我们这就进去。”

吁了口气，秋离笑吟吟地道：“说穿了，大哥，你也是背不动啦！”狠狠瞪了秋离一眼，骂声“小子”，马标便由衣帆，鲍德陪同着先行背负何大器走入木楼了。

周云瞧着秋离，笑道：“可要我扶你？”

摇摇头，秋离道：“不用，如今我血气已平，内腑舒坦熨贴，除了头还有点晕，身子还有点虚，其他一切全无大碍，老友，你先请吧。”

迷惑地，周云道：“怎不进去躺躺？也强似在这里站着……”秋离含有深意地一笑道：“站一会好，血脉亦能流畅点……”周云不解地道：“你累了，秋兄，站着更加吃力……”一直没有开过口的艾小玫，却已明白过来秋离的心意，她轻轻地扯了周云衣角一下，悄声道：“秋大哥说得对，云哥，还是我们进去吧，让他们在这儿站站……”周云急道：“这怎么可以？小玫，这

——”不等他说完，小玫已暗里狠拧了一把，嗔道：“你真是个楞头青！”

这一把拧得相当不轻，周云正待呼痛，目光一瞥，恩，却一下子接触到站在一边，垂着脸儿含羞带怯的梅瑶萍！

张大的嘴巴原来要呼出一个“氨的单韵，周云却急忙将嘴形一变，发出一个“哦”的笑音来，他连声道：“好，呃，好吧，秋兄，我们先进去了，梅姑娘不妨在这里陪你站一会，我们先进去啦……”艾小玫拉着丈夫往里走，一边低声埋怨：“少罗嗦了，也没见过你这样的呆人……”直等他们夫妇进入楼中，秋离才哧哧笑道：“我这新嫂子可真是善体人意哪！”

怯生生地抬起头来，梅瑶萍脸儿红红地道：“我不好意思哦……”向前移近了点，秋离柔声道：“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瑶萍，我们发乎事，止乎理，光明正大，毫不苟且，堂堂皇皇的一对，到哪里也是一样！”

温顺地一笑，梅瑶萍俏声道：“身子……还不舒服吗？”秋离吁了口气，熨贴地道：“经你这一问，我有如吃下一股清凉剂，舒服极了；哪里还会不舒服呢？”美丽的面孔又是一红，梅瑶萍赧然道：“别笑我……”再上前一点，秋离轻轻地道：“不是笑你，瑶萍，是真的……”抿抿唇，梅瑶萍低声道：“也许听你嘲弄人的次数太多了，秋离，甚至当你真正对我好的时候……我也象是觉得你在嘲弄我呢……”秋离高举右臂，一本正经地道：“天地良心！”

急忙将秋离举起的手臂拉下，梅瑶萍含羞地道：“我相信你……伙离，不用起誓，只要你真心地对我好，就算是表面功夫，我也满足了……”秋离正色道：“瑶萍，我是真对你好，绝不只是表面！”

深情地注视着秋离，梅瑶萍低低地道：“我……我知道……”搓搓手，秋离展颜笑道：“这便是了，我这人因为一向随便惯了，有时候，说起话来自己也不觉得带着三分轻挑气，要不得，要不得，瑶萍，但我对你却是言自肺腑！”嫣然一笑，梅瑶萍点头道：“我相信，否则，你原可不要我的……”秋离目光越过梅瑶萍的肩后，投注在悠悠的青山翠林间，他静默着，神色却浮起一片如梦般的恬适与迷幻，一双眸子的深处，也仿佛起了浓浓的，带着柔蜜与满足的意韵光晕了轻轻地，梅瑶萍叫：“秋离……”秋离惊然醒悟，他忙笑应：“呢！”

梅瑶萍小声问：“想什么？”

笑笑，秋离道：“你猜？”

“恩”了一声，梅瑶萍道：“你的心事，我怎么猜得到？”秋离笑道：“真猜不到？”有些着急，也有些忐忑，梅瑶萍怯怯地道：“秋离，告诉我嘛……”伸出手，秋离紧紧握住了梅瑶萍那双滑嫩纤细的柔荑，他凑近了些，柔柔地道：“我在想，幸亏我要了你，否则，非但你要痛苦终生，我也必会一辈子遗憾了……”情不自禁地依向秋离怀中，梅瑶萍全身软绵，脸儿发热，飘飘然，晕晕然，就象浮沉在云絮中，陶醉于醇酒里，连心儿也是那般酥酥了……秋离轻揽着她；柔声道：“瑶萍……”仰起脸儿来，梅瑶萍星眸如梦：“恩？”

秋离柔柔地道：“刚才，紧张不？”

象是在甜蜜中突然被一个魅影惊醒，梅瑶萍原是充满绮迷的面容上立时浮起了一片恐惧，她忧惶地道：“我简直吓得连呼吸都忘记了……现在想想，好可怕……”秋离轻抚她的秀发，安详地道：“有什么可怕的呢？难道说，你对我这几下于三脚猫的把式还缺乏信心？”梅瑶萍急忙摇头，却余悸犹存地道：“不，秋离，你别误会，你这一身本事，我是绝对地信得过的。

但是，当时的情景却令我担心，谁也不能否认，方才你与明心大师的那一战，可以说太危险了，秋离，纵使你胜了，可也胜得好艰辛啊……”点点头，秋离道：“不错，是胜得十分艰辛。”

微仰起脸儿，梅瑶萍又道：“何况，就算你笃定能赢吧，我在一边看着，也不会若无其事的，除非我是块木头……”有些诧异，秋离道：“这话怎么说？”

如花的面颊上涌起一层朱赭，梅瑶萍低低地道：“因为，……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一下于明白了，秋离却仍然装着迷糊：“瑶萍，你再说得明确点，我与那老和尚拼命，与事不关心，关心则乱这两句又有什么牵连呢？”怔怔地看着秋离，梅瑶萍忽然垂下头去，声如蚊蚋：“秋离……不要逗我……我不相信你不明白这其中的含意……”哧哧笑了，秋离道：“梅萍，我要你再说明白点。”

吸了口气，瑶萍红着脸儿道：“你……秋离……你好坏。”

轻轻托起她下颌，秋离与她双目凝视：“你说，瑶萍，因为你已是我的的人了，所以我与专和尚动手过招，你都为我担着心，挂着肠？”双目含羞，梅瑶萍小声道：“既已明白，何必再问？”朗朗一笑，秋离道：“好甜哪！”

梅瑶萍越发脸儿红嫣欲滴了，她又急又羞地道：“别嚷啊……”秋离笑道：“多少年来，我一直冷眼旁观纷扰世界的男欢女爱，不为所动，甚至心里还暗笑那些为情所苦的痴男怨女们，可是，时到如今，我才发觉我错了，傻的不是别人，却是我自家啊！”

眨眨眼，梅瑶萍迷惑地道：“为什么？”秋离笑吟吟地道：“浪费了这么漫长的光阴在光棍生活上，虚度了如许形单影只的孤家寡人日子，直到现在才晓得体尝这甜蜜滋味，瑶萍，你说我不是愣头青是什么？”顿了顿，他又道：“好奇妙，原来男女之间那个情字，竟是这般迷人法，难怪那男的会痴，女的会怨了！”

忍不装噗嗤”一笑，瑶萍道：“别装傻，秋离，我不信你这会是头一道。”

舔舔嘴唇，秋离正色道：“苍天在上，扯谎的人可要烂嘴皮哪！”

梅瑶萍赶紧伸手掩住了秋离的唇，她却依然半真半假地套着话：“用不着赌咒，秋离，心才是诚实的。告诉我，凭你的这些优厚条件，有没有别的女孩子对你表示过意思？”想了想，秋离道：“没有。”

梅瑶萍轻轻一撇嘴，道：“我不信！”

急了，秋离道：“是真的，瑶萍我不骗你……”梅瑶萍又道：“那么，你也从来不会去追求过人家么？”霍然大笑，秋离道：“我的亲爹，瑶萍，你看我会是那种跟着女人裙角边摇头摆尾的角色么？”笑了笑，梅瑶萍道：

“虽然不象，但依你这浪荡性子，却也难保不沾花惹草，逢场作戏！”

笨
谗
镞
踞
肆
缴
 镞
 瓜
 槐
 菊
 氏
 溃
 骸
 袄
 鲜
 邓
 担
 黽
 曛
 屣
 既
 怀
 愿
 韶
 垢

K P 纹 ㄥ 怯 械 摹 粗 皇 巧 模 饨 饷 瓢 樟 耍 硬 挥 夤 妨 龆 绞 士

啥 梗 皇 臃 绶 兜 牡 天 健 V 劣 诒 鸫 写 螺 模 玖 胛 参 丛 腠 欠 矫 妨

迹 闾 舫 恍 牛 懂 砂 档 匸 饰 事 崇 蟾 纒 胫 茱 普 庠 樱 纯 词 钦 媿 羌 佟！*

润润唇，他接着道：“你可能不知道，瑶萍，我平常是十分忙碌的，天涯浪迹，四海为家，到处奔走办事……”梅瑶萍迷惑地道：“你都忙什么呢？”

秋离笑道：“忙什么？为了道义与财富哪！”’睁大了眼，梅瑶萍讷讷地道：“道义与财富？”秋离微微顿首，低沉地道：“不错，财富令人能以生活

下去，而道义，却更可使生活变得有意义与有价值，人活着，总该有点本分事要做，是么？”吁了口气，他又道：“江湖中人，就因此免不了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或者说是一种粗鲁的方式吧，来为天下的公理尽心了……”有些感动地，梅瑶萍道：“只有善良的江湖人才会有你这样的想法与行为，秋离，你是一个难得的好人，尤其是一个掩隐在恶名之内的好人！”

薄 辄氲 匾恍 溃骸肮 绷怒！*

梅瑶萍认真地道：“一点也不过奖；秋离，越是如此，便越见你的纯真与爽朗。一个声名狼藉的好人，比诸一个道貌岸然、蛇鼠其心的伪君子，不知要高明的多少倍……”低缓地，梅瑶萍又续道：“而今天的江湖上，秋离，便缺少了象你这样的人。你不觉得，那些或者口是心非，或是畏瑟自保，或是贪婪齷齪的角色太多了，这种人，却又往往挂着一副好招牌，有着好名声……”耸耸肩，秋离笑道：“他们聪明哪，不似我，瑶萍，直冲直出，毫不转弯抹角，更不晓得玩手段，耍花招，也就难怪我弄到今天的声名狼藉了……”梅瑶萍诚恳地道：“可是，我就喜欢你这种恶君子，讨厌他们那种善小人！”

秋离微笑道：“当然，要不我们两个怎么能凑到一起来？”着急地，梅瑶萍道：“我是说的真话……”哈哈一笑，秋离道：“别急，瑶萍，我也是全心相信哪！”

一抹美丽的红霞再次浮上了梅瑶萍那张美丽的面孔，她轻柔地道：“秋离，你样样都好，只有一端……”秋离忙问：“哪一端？”梅瑶萍笑随防地道：“太会逗人了！”

豁然大笑，秋离道：“是这样么？怎的我却不觉得？”梅瑶萍道：“你是习惯了，又哪里会感觉得出来？记不记得，我就好几次叫你弄得啼笑皆非，几乎把心肺都气炸了！”

秋离低声道：“那却是我故意的，瑶萍，你不能把那个时候发生的事与今天的情形做比较。别急了，今天我们的关系和以前的立场是完全相反的呀，而我素来对我的敌人便不会一本正经，更不会客客气气了。”

轻轻用手理了理鬓边的一束秀发，梅瑶萍嫣然于笑道：“不必解释，秋离，你的一贯作风我可说是太明白了。”

秋离笑道：“那么，不怪我了？”

梅瑶萍认真地道：“我何曾怪过？”

秋离正想再说什么，后面门儿开处，周云业已匆匆行出，他一见二人这等亲密劲儿，不由大笑道：“得了，我的柳下惠，一屋子人全等你们吃饭呢，有什么体己话儿留着以后再讲不行么？日子可长得很哪！”

转过身来，秋离笑道：“别吃我的豆腐，老伙计，我脸皮厚，人家梅姑娘可怕羞哪！”又羞又窘地白了秋离一眼，梅瑶萍低下头，赶紧奔向楼里去了，望着她的背影，周云叹道：“情爱果然是一样奇妙的东西，秋兄，眼前的玉里刀梅姑娘，与我们第一次看见她时的那种凶悍的模样，简直是令我不敢相信这会是同一个人。那时的她，是如何的泼辣冷侮，如今的她，又是多么娇羞温柔？老天，男女之间这一缕袅袅的情丝，竟会产生如许的惊人力量？”“嗤”了一声，秋离皮笑肉不动地道：“别他妈在那里装呆鸟，‘情’这个字的伟大处，你早就经历过，非但早就经历过，且更已成为行家啦！在我面前，你看看你这副熊样，活脱似个未经人事的毛头小子一般，其实你的经验已能做毛头小子的老爹了！”

周云笑骂道：“你看你，荤素全来了！”一拍他的肩膀，秋离笑道：“你这句话，不觉提醒了我业已空空的五脏。快进去吧，老友，荤素齐来应该是摆在饭桌上才对！”

周云抢前一步，道：“我扶你吧？”

摇摇头，秋离大步往前走去，他做个鬼脸道：“别客气，我不是艾小玫！”

第三十二章 生死之约

大玄山——高耸峻峭，挺拔秀逸，入云的峰顶经年被迷蒙的烟雾所萦绕，以至看上去它就越发灵奇古朴，高远缥渺了……在山的东边十五里处，有一片荒芜凄凉的斜坡，坡上坡下，全生满了烟迷的齐胫野草，而这丛丛野草却是霜白色，略染了点灰苍，好象草梗上沾着什么伤感的幽戚的韵致，也乖如这片凄凄的野草在多久的烟远年代下来，既已悲悯于在这个地方发生的许多惨剧——这是白草坡，也是一个染着浓重悲烈色彩的地方。江湖中人，经常将此地用做决斗的场所。惟者固为这里偏僻而冷务，这里的景色气氛全含蕴着那样的冷寒与哀怆……现在，是清晨，一个愁惨的，阴翠的清晨。

坡顶，秋离正盘膝坐在草丛中，形色显得凝重而肃穆。他对面，“中原双绝剑”衣帆与鲍德并肩跌坐在一起安置他们二人宝剑的那方狭长雕花檀木盒则摆在一边，马标有些紧张地在抬头张望着，周云则一贯冷漠地将目光投注向远处大玄山那烟霜凄迷的山顶……空气是静寂的，静得象是凝结了一样，除了寒风吹拂着凄凄草动之外，就只有他们几个人有节律的呼吸声了。这原是个肃杀的日子，看在人们的眼里，想在人们的心间的，也真都那般血淋淋的了……”搓搓手，马标不安地坐了下来，他苦笑着道：“退出江湖的纷争圈子这许多年，竟连其中的味道全不习惯了，老觉得心头恍惚，烦躁不宁，嘴巴是干涩涩的，情绪是紧绷绷的，就说一双手吧，也不自觉地有点哆嗦乏力，冷汗淋漓了……”笑了笑，秋离道：“我很了解，大哥；但这不是怕，只是一种本能的紧张反应而已，一个人脱离他往昔的生活圈子太久，一旦旧梦重温，当然会觉得陌生又不安的，就如同他突然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尝试着一件新的事务一样。大哥，假如我到你的田庄去耕田种地，在习惯之前，说不定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马标摇摇头，道：“别帮我圆场，我看，这也关系到一个人的定力如何，以你来说，决不可能有这种现象，天压下来，你都能连眼全不眨！”

秋离笑道：“你看我看得太高了，大哥。”

叹了口气，马标又道：“就以衣、鲍二位前辈来说吧，人家还不是在小青山一待那么长久的岁月？虽然未经明昭天下退隐武林，但实际上也和退隐差不多，等于完全脱离了江湖那种争强斗胜的复杂环境。可是你看看人家二位前辈，一旦重复旧时景况，却依旧沉静如山，形态自若，哪有我这等没出息的模样？”“金绝剑”衣帆祥和地一笑，道：“老弟，你也太把我们两个老头子看高了，说句实话，大敌当前之际，纵使心头紧张，亦需强自己做到镇定如常，否则，就算是惶惶不安，对方也不会放过你的，徒自留人一个笑柄，不就更显窝囊了么？活这大辈子，别的我两个老儿没有学到，如果硬要说得了点什么，那就只是对‘镇静’两个字略沾了点心得而已。”

顿了顿，他又道：“而‘镇静’这一门功夫，不仅是江湖中人对敌行事的独家法则，哪一种事情，哪一种人也应该俱备这等涵养。或因环境的磨励而有深有浅，但却总不失是一桩有益的修为，身在武林，或身在其他行业中，学习‘镇静’这门功夫，全都是非常有用的……”连连点头，马标比较宽心了一些，他笑道：“真是听此一段教言，胜读死书十年，衣前辈。你者可说得再对也没有了。”

不错；我这人镇静的功夫委实还不够，而不够镇静，即缺乏深度，一缺乏深度，看起来就任做什么事全都别别扭扭的了！”秋离插嘴道：“所以说，老哥你还得多学？”瞪了秋离一眼，马标道：“为兄的在与衣前辈研讨人性心理，岂有你小子置喙之处？”哧哧一笑，秋离道：“好，好，我三缄其口便是！”

微微一笑，衣帆道，“不过，马老弟，老夫有一句话要说出来，想老弟你一定颇以为然。”

马标忙道：“且请示下。”

衣帆低低地道：“老实说，数十年的江湖生涯，武林风云，一干奇人异士老夫业已看得太多了，但似秋离老弟这等年轻俊杰，豪才英雄，老夫却是仅见，不说别的，光讲他那股雍容风范与沉伟气度，便不知超过常人几倍。在强敌之前，他那镇定和平静的形态，简直令人怀疑他知不知道人世间尚有一个‘怕’字，一个‘死’字，他业将艰难融于嬉笑之中，险恶化入诙谐之内，表面上看来，他是放浪形骸，狂荡不羁，实则他早已将什么生死看穿看透，不值一晒了！”“银绝剑”鲍德在一旁接口道：“大哥可谓观察入微，说得一点不差，秋老弟就正是如此！”

哈哈笑了，秋离道：“可恨地下不裂开一条缝，否则，我真是羞得要钻将下去了，二位前辈这等谬奖，在下可确是承担不起哪协……”马标笑骂道：“妈的，你也生了张薄的脸皮呀？”沉默了好久的周云这时也开口道：“马大哥，秋兄这份能耐，兄弟我也着实钦佩得紧。这段时间里，休说你这退隐江湖的老行家感到惴惴不安，就以我这经常在道上打滚的人来讲，也觉得胸口沉甸甸、闷郁郁的似压着块什么，你看秋兄，却没事人似的坐在那里修心养性，悠哉悠哉，换了个人，只怕不容易做到呢……”秋离忙道：“得了得了，老友，你再夸我，我就只好大喊救命了，况且，比我更为沉着的人还有哪，你就没看二位前辈？”周云隐在面罩后的双眼浮着笑意，他道：“做徒弟哪好在高人面前拍师父的马屁？”“银绝剑”鲍镕呵呵笑道：“好小子，你可真叫生了张巧嘴，面面俱到，不晓得是你哪个师父调教出来的？衣帆老大呢，还是我？”

衣帆笑道：“包管是你！”

鲍德摊摊手，道：“冤哉，你看我说起话来这般笨拙，会是我么？大哥，八成是你连嘴皮子功夫也一齐传给这小混混了！”

几个人这一阵说笑，不由轻松了许多，方才那种沉闷阴雾的气氛也扫除了大半。他们此来，乃是赴两个月前秋离与“八角会”订下的“生死约”，今天，便是当时约定的会面解决之日——当时，秋离在襄阳城外牛鸣石，大破“八角会”的党羽之后，亲口与“八角会”唯一生还者对方“大雄坛”坛主倪尚强约定了今日之会，现在，他业已一大早便候在此地了。

几个人在谈笑中，马标不由又朝坡下看了看，诧异地道：“怪了，怎么他们还不来？”衣帆安详地道：“放心，他们一定会来的。”

舔舔唇，马标道：“说不定他们胆怯了呢？前辈，‘八角会’的人当然知道他们将而临的对手是谁，换句话说，他们也可能预料到他们那种悲惨的下场了……”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衣帆道：“马老弟，你不要把‘八角会’看得太简单，更不能将他们看得太无能，这帮人的暴戾、凶残、贪婪、专横与彪悍，在多少年以前——也就是他们第一次的覆灭以前；即已如此了。现在他们死灰复燃，东山再起，其本质之邪恶便不说更为加厉，至少亦不会比以前稍好。”

千万记住，今天的‘八角会’首脑与往昔的八角会首脑仍是相同的八个人，并没有换易，而‘八角会’的作风及习性也就不会换易，他们还是和以前一样，暴戾、凶残、贪婪、专横而彪悍！”

略停了一下；衣帆续道：“而且，目前的‘八角会’正是再次重整，方待开始创江山之际，断断乎不能挫了锐气，若是锐气一挫，再想爬起来可就大大不易了，这一点，‘八角会’的首脑们也必明白。他们便是心里畏惧，亦只有孤注一掷，倾力一战，这一战如果赢了，至少他们尚能做为翻本的依托，宣扬他们的威势，但他们如不敢战，则‘八角会’将必跨无疑——武林中没有人会看得起懦夫，纵使他们怯懦得有道理！”马标讷讷地道：“那么，照前辈这么说，他们是一定会前来赴约了？”衣帆淡淡一笑道：“不错。”

伸出舌尖来嘴沿舔了一圈，秋离似笑非笑地道：“所以说，我了解到此行的危险，便坚持不让何大器前辈来，连周嫂子与梅瑶萍都不准来。”

周云在旁笑道：“还说呢，小玫在我们临走前简直吵翻了天，当天晚上差点连我进房都不准进了……”马标亦道：“我们何老爷子更是厉害，先是拍着桌子大骂大吵，继则拉着我软求硬缠，非要跟着来不可，我好劝歹劝，险些就朝他跪了下来，把嘴皮子全磨破了，才劝得他勉强不吭声。只是，那脸色可够瞧的，他就闷着一晚不说话，连看也不看我一眼，那模样，乖乖，就好象我和他有着什么不共戴天之仇一样，板着一张老脸，活脱能刮下一层霜来！”

吸了口气，他又道：“我心里就怪啦，这趟前来，既不是逛庙会，更不是偷看大姑娘脱衣服，从头到尾全是件玩命的事呀，我们何老爷子怎会有这么大的兴头？到后来我想通了，一个‘义’字而已，我自己软硬兼施地非跟着来，表面上是我和秋兄弟的关系不同，实则里，我不也是站在一个‘义’字上么？”霍然笑了，秋离道：“老哥，你可真会抓住机会替自己脸上抹金啊！”

一瞪眼，马标道：“然则不是如此么？你哥我不是讲义气的人么？”秋离笑道：“是，当然是。”

用手指点了点周云的鼻尖，秋离道：“你小子真促狭，好在这里没有外人，我也不妨说明了。本来，我是答应要她一起来的，但我后来越想越不对劲，因为我知道，今天这个约会，可不折不扣地是个血淋淋的生死之约，而只要一动上了手，谁也不敢说稳操胜算，更不敢保证毫无损伤，梅瑶萍和我情根深重，连心连意——各位暂请莫笑，假如她跟了来，万一发现我受了伤她固然在精神上承担不了，而我若发觉她带了彩的话，也会同样不是味道，如此一来，未免影响战力，况且这些事情的可能性相当大，我自不愿明知故犯——”折了根草梗在口里咬着，他又低沉地道：“另外一个原因，说穿了也罢——假如我有了什么长短，她当时在面前的话，很可能一下子想不开而做出傻事。设若她不在眼前，感觉上就比较平和，再加上时空的距离，多少也会冲淡一些刺激，或者不至于对她有太大的伤害。她还年轻，仍有大好年

华，实不必陪着我到那阴曹地府去受罪——当然，如果我完蛋大吉，十有八成是必定会被阎王爷打下地狱的！”

深深体会出秋离那深沉如海的情韵，周云不觉颇为感动，他知道，秋离虽然话说得俏皮有趣，十分诙谐，但却也明显地流露出他对一个女子的责任与苦心，而那是诚挚的，慷慨的，永恒的，坦荡的，无私又深切的。周云在昔往，还一直以为秋离只是一个强者，一个智者，一个习惯独身生活的飘零客，如今，他明白了，秋离更是一个懂得感情，了解爱悦，进一步识透了男女关系的君子，他是个那么磊落，那么开朗，又那么豪迈的男性中人！

沉默了半晌，周云诚恳地道：“秋兄，我只能说一句话，梅瑶萍找对人！”哧哧一笑，秋离道：“她在听到我告诉她不准偕来的意思之后，既不表抗辩，亦不表满意，仅是朝我看着。有一刹那，我以为她会大叫大闹呢，但她什么表示也没有，平静得出奇，想起她当时的反应，至今我还有点担心——”马标愕然道：“担心什么？这样不是很好么？”耸耸肩，秋离道：“就是因为她太平静了，我才觉得有些不安，依她的个性来说，她不应该这么柔顺的呀！”

哈哈大笑，马标道：“关于这个，兄弟，你就是外行了。”

女人哪，任她是头雌老虎，只要她全心全意地爱上一个男人，也就立即变成一只小猫，就以你那老嫂子来说吧，在嫁给你哥我之前，不也泼辣得紧？可是一旦嫁给我以后，你猜怎么着，呵呵，可乖得连喘口气也不敢啦！”

秋离眯着眼，皮笑肉不动地道：“不见得吧？老哥，就在大前年，我还亲眼看见嫂子扯着你的耳朵骂你老不正经，老杀干刀呢……”呆了一呆，马标随即面红耳赤，尴尬十分地道：“呢，哪有……这回子事？你不要瞎扯蛋，……你嫂子怕我怕得一塌糊涂，人家不明就里的，还真以为是这样呢……”忍住笑，秋离道：“罢了，算我信口雌黄。”

气得脖子全粗了，马标低吼道：“本来你就是信口雌黄！”

成，小子，这里不便讲什么，等回去了，哼哼哼，我再好好与你算这本帐！”

连连拱手求饶，秋离道：“下次不敢了，老哥，千万请你饶过小弟这遭。以后小弟再怎么讲，也不会掀你的底，漏你的马脚啦……”恨得牙痒痒地，马标瞪着一双牛眼道：“你小子这张利嘴真他妈是把杀人刀，我，我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不成？怕你掀什么底，漏什么马脚？照你这样一说，人家不明就里的，可还真以为我有什么把柄握在你的手里呢！”

秋离笑吟吟地道：“好，好，就算没有，行不？”蒙着面罩的周云笑道：“你们哥儿俩，一天抬杠到晚，也没见那大精神的人……”叹了口气，马标道：“这小子哪，是块不点头的顽石，我和他之间的口舌之争也不能叫做抬杠。呢，我是在教训他，可是业已教训多少年了，他却还是这副样子，一点长进也没有，好不可叹……”一番话，说得大伙儿俱不由笑了起来，而就在那一片和谐的笑声里，秋离已忽然“嘘”了一声，脸色修变：“听！”各人立即噤声，侧耳静听……可不是，有动静了，一片急剧而沉实的马蹄声正快速地向这边移近！

马标紧张地道：“他们来了！”

静默地聆听着，秋离喃喃地道：“约有十来匹马，正向此处奔来。”

“金绝剑”衣帆微微一笑道：“当心他们另有诡计。”

点点头，秋离低促地道：“稍停与对方接头的时候，烦请二位前辈警戒

敌人奇兵埋伏，大哥与周兄则两翼掩护，由我主中应敌，不到必要，各位无须动手。”

说到这里，他又歉然笑道：“时间迫急，在下斗胆作主筹划，冒犯之处，尚乞二位前辈恕罪！”衣帆开朗一笑道：“老弟少年英才，断事如神，设计周到，我等正应马首是瞻，哪里还会有丝毫异议呢？”鲍德忙道：“全不用客套了，秋老弟怎么说，我们怎么做，在临阵应敌这一门经验学问上，人家可是顶尖儿的！”

于是，秋离不再多说，霍然站起，目光投注向斜坡下的远处荒烟里。那边，果然有十余乘快马正分草如浪，迅速往坡下接近！

奔来的十余匹铁骑，全是黑鬃黑毛，就有如十几团平地而起的乌云，滚滚朝草坡上接近。

马上骑士，亦是纯一的黑色衣袍，由于距离仍远，尚看不清他们的面容，但是，却能以体会出他们之间的一种气氛——一种紧张又沉重的气氛。

这时，“中原双绝剑”周云、马标等四人俱已站起，他们略在秋离背后一步的距离成为一排，让秋离挺立在面前。

来骑分开如霜的萋萋白草，开始仰驰向坡，而秋离卓立坡顶，也是一身纯黑，黑色头巾，黑色劲装，黑色皮靴，风吹拂着他的头巾，猎猎飞扬，他的眸子冷沉又淡漠，凝注着坡下逐渐来到的敌骑。此刻，名震天下的“鬼手”，正有如一尊俯视着九幽血池的魔神，有如一一只以冷眼睨睨猎物的猛鹫，显得那样的伟岸雄霸，又那样的冷酷彪悍！

那些接近的铁骑——共有十二匹，在隔着秋离还有三丈多远的地方纷纷停住，马上十二名骑士的十二双眼睛也默默地投注向他。

他们个个皆是一身黑衣，背后，腋下，俱有隐藏之物隆起，一看即知携有兵器。他们为首两个人，一个身材修长、面白如玉，眉宇唇角间全透出一股无可言喻的精练世故的韵味。最令人注意的是他那一双眼睛，深邃、烂亮、锐利，且带有一种古怪又邪异的光彩，宛似有两粒多棱角的，能施聚光芒的钻石暗暗嵌在里面！这人看不出他的确实年龄，但由他那深沉老辣的形态与怪异幻迷的眸瞳所显示的阴诡秘诈神色来推断他的年龄，也该在中年以上了……这人旁边，是个枯干瘦小的老头子，这老头子有一双黄汤眼，塌鼻梁，又加上把稀疏的黄胡子，十分不起眼。但看着他，却令人有一种特别不安的感觉，就好象，呢，他的皮包骨似的瘦小身体里，含蕴着某类恶毒的冲动暴戾的力道一样，使人不自觉地有些惴惴……就这么互相凝注着，一时间，哪一边也没开口，但双方的每一个人都能尖锐地感触到对方目光中的敌意与憎恨，那是一种不可消弥的敌意，一种强烈的憎恨！

于是——

对方十二骑开始极为小心地缓缓移近，现在，距离这边已不足两丈远近了……他们的为首者——那个面如冠玉、双眸邪异的人物首先朝右微微点了头，他与那老头子身后的十多名骑士立即抛镫下马。十个人的动作全是那么快速利落，几乎只见他们双脚离镫，十个人业已好生生地站在地面了。

这人与那老头子并未下马，他在唇角浮起一抹古怪的微笑，然后，望着秋离，以一种十分沉静徐缓的声音开口道：“我想，阁下必是鬼手秋离了？”

秋离毫无笑意地笑了笑：“果然不愧生了一双好招子，难怪人家称你为‘魔眼双心’了一只不过，丘达，现在尚未见识到，你那颗心是如何双法！”

那人，正是“八角会”的大龙头，江湖上出了名的梟雄——“魔眼双心”丘达，他深沉地一笑，道：“你会见到的，秋离，今日之约，你不就是这个意思？”点点头，秋离道：“很聪明。”

丘达顺手一指他旁边的小老头子，淡雅地道：“我十分乐意替你引见我的副手，也是我多年来生死与共的老伙伴‘小灵王’苏朴。”

秋离笑笑道：“他确是有那么几分味儿。”

“小灵王”苏朴突然声如破锣般沙哑地道：“姓秋的，你得意不了多时了，对你这后生小子来说，‘八角会’，业已尽了最大的忍耐！”

“哦”了一声，秋离道：“是么？”

苏朴那张骷髅似的干黄面孔浮起些激动的褚紫色，他狠狠瞪着对方，暴烈地道：“依江湖的传统来说，姓秋的，当年你那死鬼义兄屠孤吉坑害了本会十多条好手的性命，这笔帐光是屠孤吉偿还是不够的，我们便应该再在你头上补偿才对但我们忍了，罢了，没有找你算帐，却由你在江湖上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只要你不惹我们，我们原也不欲翻起旧帐，可是你不！首先你有一段时日四处刺探我们，扬言要报复我们，继而打击了我们的盟友‘狼牙帮’，在他们手下截走本会重要人质宗家的孽遗，你意犹未尽，更在襄阳牛鸣石下以卑鄙手段狙杀本会所属，将本会‘大掌旗’雷仲，‘大威坛’坛主上官坤加以残杀。这一桩桩的挑衅行为，一笔笔的漫天血债，全是你做下的，你开的头。秋离，你以为你是谁？你又以为我们是谁？‘八角会’就容得你如此欺凌，如此迫害么？如果你这样去想，我可以告诉你，你就完全错了，彻头彻尾地错了！”

秋离平静地道：“你说完了？”

重重一哼，苏朴愤怒地道：“难道我还是冤枉你？”冷冷地，秋离道：“我可以一件一件地答复你。姓苏的，有句话说，‘不教而诛谓之苛’，我不要落这个罪名，所以我要好好地，仔细地教你一教！”

勃然大怒，苏朴吼道：“大胆狂徒，你好大的口气！”

一侧，“魔眼双心”摆摆手，平淡地道：“叫他说，老苏。”

秋离目光冰冷，面如寒霜，他低沉地道：“很好，不管今日的发展如何，我想我们必须将事情说清楚，是非之间，就算不必公论，至少自己心里也有个底！”丘达阴恻恻地道：“不错！”

将目光投注在远处云雾迷绕的大玄山顶，秋离的双瞳中似是漾起蒙蒙的烟幻，他徐徐地道：“我屠大哥半生江湖，创下的侠风义名不用我综述，两道中人凡是有点良知的也不会不承认。而正邪不并存，贼我不两立的趋势仍自古皆然，因为屠大哥的正直刚烈，嫉恶如仇，他便得罪了你们——‘红心教’‘青衫帮’‘八角会’。你们这批荼毒武林、危害善良的蠹贼即纠集了四十一名好手，用尽了一切可能使出的阴毒手段与卑鄙伎俩算计他，不顾信义，罔论天良，逼着屠大哥走向绝路，迫使他将一条有益江湖的生命弃舍，这笔血淋淋的仇，刻骨镂心的恨，并不因我屠大哥的逝去而逝去，它依然记存在屠大哥的后继者——我秋离心中。”

顿了顿，他又接着道：“在我屠大哥与你们一场血战后，固然我屠大哥因伤重不治含恨而投，但你们也死伤狼籍，一败涂地，开始冰消瓦解，土崩山颓。这些年来，‘红心教’与‘青衫帮’业已痕迹不留，踪迹未见，可能他们早就跨得彻底、碎得干净了，也可能那仅有几个余孽吓破了胆永不敢再现江湖了。可是，只有你们‘八角会’却在龟缩了一段时日之后再度死灰复

燃，犹想做那东山重起的美梦，你们到处招兵买马，勒索钱财，更胁迫到那可恨的宗家头上，人家不服，你们便寅夜围庄，烧、杀、掳、掠，将宗家一个好好的庄院，一个美满的家庭搞得七零八落，妻离子散，整得宗家家破人亡，成为一片焦土。然后，你们犹不为足，更唆使你们的尾巴‘狼牙帮’截杀宗家仅存的孤儿寡妇，意图斩草除根，永除后患。丘达，这种丧天害理，斩尽杀绝的狠毒行为能算‘人’的行为么？还能算是武林中人的行为么，同在两道上混闯，我都替你感到羞耻！

当然，我碰上了这件事，所以我就伸手管了——不论我和你们‘八角会’有没有宿怨，这件事只要我遇着，我就一定会管的。我想，除了那人业已麻木，否则，任是哪一个见着了也决不会袖手旁观！”

冷峻地，丘达道：“不要说得这么仁义道德，姓秋的，你也不是善人！”

点点头，秋离平静地道：“对，你说得完全对，我确不是善人，但我不做违背良心、伤天害理的事，而且我崇尚仁义，注重信诺，不杀无辜，不伤妇孺，比起你们来，我只怕要强得多了！”

苏朴大叫道：“那是你自己以为！”

冷冷一笑，秋离道：“江湖中人的眼睛是雪亮的，无庸争辩——或者，苏老兄，你举出个实例来反驳我方才所说？”“小灵王”苏朴窒了窒，他是想找出一件有关秋离所做的不符他刚才所言的事情来，但是，却硬是想不出来。越想越急，一刹那间，他已经汗水涔涔面红耳赤了！

丘达十分不悦地盯了他这位副手一眼，又冷峻地道：“秋离，你有一张巧嘴！”

秋离笑了笑，道：“我更有公理，否则，你们这位二当家为什么挣了这么久，却连一个屁也放不出来？”突然恼羞成怒，苏朴面如猪肝，发梢上指地厉吼道：“满口胡言的混帐小子，我要活劈了你！”

口里“喷”了两声，秋离不瘟不火地道：“苏朴，你是一个毫无修养，没有德性的野种！”

这一下，苏朴再也忍不住了，他咆哮一声，方待有所动作，丘达已冷森地叱喝出：“你疯了，老苏？”猛然将一口怒气吞下，苏朴气得浑身哆嗦，握拳透掌，差一点连眼珠子也突出了眼眶！

鼻中哼了哼，丘达又对秋离道：“下面，你还有要说的么？”舔舔唇，秋离道：“当然，至于襄阳牛鸣石那段公案，你们‘八角会’的那一批爪牙只是运气不好，霉星高照，恰巧碰上了我！”

厉烈地；丘达道：“只是碰上了你，你便如此心狠手辣地摆平了他们四五十个？”秋离冷冷地道：“当时他们四五十个也正想将人家五六个人摆平！”

一昂头，他又道：“你那批手下仍去劫镖，而劫了镖还要杀人，这是第一个不该；我已经一再警告他们，叫他们迟下，但这些人全然不听，自取杀身之祸，此乃第二个不该。有此两个不该，在我的习惯来说，已经有足够摆平了他们的理由而有余了，这一点，想你丘某人也知道！”

丘达强忍怒气，语声却已见愤激：“秋离，如此说来，你的所行所为，全是正确了？我的那批手下就注定该死的？你已将审判、定刑、执行等权力集于一身了？”冷森地一笑，秋离道：“在我的力量范围来说，是的！”

丘达双目光芒候闪，宛似有一抹血影掠过，他阴沉又歹毒地道：“那么，你以为我们是谁呢？就会任你这般压迫而畏缩不前？”摇摇头，秋离道：

“不，我并不如此以为！”吁了口气，他接着道：“而且，我们都不会如此以为。我们的帐并不因为仅只这一笔，还有另外一笔，相信我们全知道，这一笔帐已经不易消除了，’那另一笔，自然也就更不可能化解了！”

丘达冷沉地道：“你是指屠孤吉那笔帐？”点点头，秋离道：“我早已说了，你很聪明，丘达。”

丘达如玉的面孔浮起一抹冷酷的苍白，他唇角略一抽搐，露出一丝有如豺狼般的笑容道，“很好，姓秋的，我们也打算结一结这笔帐，你的提议，我们十分表示赞同！”

哧哧一笑，秋离道：“当然，否则你们也不会来了！”

月光越过秋离肩头，丘达看了看马标，又瞥了瞥周云，然后，落在“中原双绝剑”二人的面孔上。

他仔细地凝视了二人一阵，幽冷地道：“假如我没有猜错，你们二位想必是‘中原双绝剑’？”衣帆看了看鲍德，颌首道：“不错。”

丘达的目光又闪了闪，低沉地道：“二位以此种姿态出现在眼前的场合，大约是来为秋离助拳来了？”衣帆老老实实地道：“你说对了，丘当家。”

沉默了一卜，丘达道：“明明知道不必要，但我仍愿提醒二位一句，你们可将轻重先衡量过了？与‘八角会’作对为敌，恐怕不是一件合算的事！”

温和地一笑，衣帆道：“世上有很多事，丘当家，是不能纯以利害得失四个字来做行为准则的。况且，事实上贵会也没有象当家的你所说这般不可一世，至少，在我‘中原双绝剑’眼中以为如此！”丘达第一次神色变了，他寒着脸道：“这么说来，你们二位是一定要淌这塘混水，卷入这场是非中了！”

平静地点点头，衣帆道：“我怕正是这样了。”

怒哼了一声，丘达道：“好，希望你们不至后悔！”

衣帆深沉地一笑道：“这个问题，更无庸当家的操心了！”

深深地吸了口气，丘达道：“看这情形，我们必须要用鲜血来解开我们之间的这个死结，很遗憾我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用手磨擦着襟前雪亮的铜扣，秋离微笑道：“你说得对，我搜尽枯肠，却也找不出更好的方法呢。”

面容上没有丝毫可资探讨的表情，丘达冷沉地道：“秋离，你可要建议用哪一种方式来解决么？”秋离一笑道：“约是我订下的，照规矩说，你们有先行选择的权力，只要不是指定我伸长脖子白挨刀，任什么方式我全可以凑合！”

一抹寒森的笑意浮上丘达的唇角，他讳莫如深地道：“你这般大方？”笑了笑，秋离道：“当然。”

他古怪地眨眨眼，又道：“反正我也明白不论是哪一种方式的决斗，结果必然只有一个形态。”

丘达脱口道：“哪一种形态？”

霍然大笑，秋离道：“一场混战而已矣！”

丘达生硬地道：“似乎你早就胸有成竹了，秋离。”

耸耸肩，秋离道：“也谈不上什么‘胸有成竹’。丘当家的，因为你们是哪一种类，我心中雪亮的，对你们这帮子人，说老实话，我并没有抱着什么幻想，期望你们有什么公正仁义的表现，这是不大可能的事。不妨干脆说穿了，到时候你们一涌而上之际也省却少不了羞耻，虽然你们早已不知什么

叫做羞臊了。”

“小灵王”苏朴业已气得差点就跳下马来，他狂吼道：“姓秋的，你即将用休的狗命来实偿你的嚣张！”

秋离皮笑肉不动地道：“这要试过之后才知道，老小子。”

于是——

缓缓地，丘达翻身下马，同时，他伸手入黑袍之内，手缩回来的时候，已经多出了一件奇异的兵器——一根核桃粗；细、三尺长短的银色杆柄，顶端以细链垂缀着一枚比巴掌稍大的八角星形物体。这枚八角星形物体，打眼一看便知道是一种利器，八只棱角尖锐锋利，闪泛着蓝汪汪的寒光！

杆柄顶端联结着这枚星形利器的黑色细链，约有两寸之：长。现在，丘达轻轻摇晃着那枚八角星，冷木地一笑道：“知：道这家伙的名字么？秋离！”

摇摇头，秋离道：“十分陌生！”

丘达邪恶地笑道：“它叫‘八角飞星’，是我使用四十余年的随身兵器，也是我最亲密的伙伴——”双目以一种无可言喻的蔑藐神情看看秋离，他续道：“十年前，你的拜兄，昭，大名鼎鼎的‘赤胆圣手’屠孤吉尝过它的滋味，换句话说，它也品尝过屠孤吉的鲜血，事隔多年，想不到它又要试试威凌天下的‘鬼手’血肉韵味如何了。”

内心顿时猛然抽搐绞痛，但秋离表面上却毫无悲愤之色，他哧哧，笑，吊儿郎当地道：“如此说来，你那‘八角飞星’与我们可算是老交情啦，当年喝过我屠大哥的血，今天又要吃我的肉，它真有福气哪。”

丘达一见未能激怒对方，又冷峻地道：“一想起屠孤吉当时被我们杀得浑身似浴血，狼狈不堪的模样，至今尚令我叹息，何苦呢？为了争不必要的一口气，非得强行出头不可，结果闹了个死不瞑目，咳，他也未免太傻了。”

秋离笑吟吟地道：“可惜的是，他的拜弟也一样这么傻啊！”

丘达沉沉地道：“今天的情势看来，秋离，恐怕你的处境也是不比你的义兄屠孤吉当时强上多少，我几乎已经可以看到你那热血四溅的惨状了！”

怪笑一声，秋离道：“奇怪，怎么我隐隐看到的却是你们那人仰马翻、尸横遍野的情景呢？莫不成这其中有什么毛病？大约我们的神智意念不能沟通吧？”. 口里“啧”了两声，他又道：“不过，我可以提醒你的是，十年前的老把戏，在十年后再搬出来重演极可能就不灵了。你和苏朴在当时是参与那次无耻勾当的四十一个人其中的两个，你们曾经流过我屠大哥的血，也曾间接害了我屠大哥的命，这笔帐，我算得清清楚楚，一丝不苟，屠大哥和你们的决斗，与今天我和你们的决斗，对象人物，差不多相同，但是，有一点不大相同的事你们万万不可忽略了……”丘达略现不安，他强笑道：“我却看不出有什么迥异之处。”

秋离哧哧笑道：“只有一点。”

“小灵王”苏朴怒喝道：“哪；点？”

秋离慢条斯理地道：“我屠大哥心地善良，为人敦厚，时常予人以退路，但我却不大一样。或者，列位也听说过吧？‘鬼手’秋离自来行事喜欢斩尽杀绝。而今天这个场合，这种性质的搏战，我就更看不出我有什么理由需要违背我那斩尽杀绝的习惯了。看看各位，你们一个个那凶神恶煞、阴毒狠戾的卖命相，也就越发加深了我的决心，只要一动上手，你们便准备拼命吧，否则，就算你们跪地哀求，我也不会饶恕你们之间的任何一人！”

丘达冷森地道：“你把话说得太满了吧，秋离？”凛烈地一笑，秋离道：“我既敢这么说，我也就能这么做，要不，今天我就不会活着离开这白草坡！”

丘达狠毒地道：“你还自以为可以离开？”秋离冷冷地道：“如方才回答苏朴的话一样，姓丘的，那要试过之后才能知道！”

阴沉地点点头，丘达一拍他坐骑的皮鞍，那匹健马立即善体人意地跑到一边，同样的，“小灵王”苏朴也跟着做了，后面那十名一看即知硬把子的人物也迅速站成了一个半圆——将秋离等五人围在中心。

这时“金绝剑”衣帆忽然上前一步，他凑在秋离耳边，将声音放得有如蚊绳般道：“十余年前，这‘魔眼双心’丘达与‘小灵王’苏朴二人曾经参与那场谋害令拜兄屠孤吉的行动，而你的本事又师承于令拜兄，老弟，你可考虑到他们或者熟悉你的武功路数及根底！”

摇摇头，秋离低声道：“不妨。前辈，关于这个问题，我早已料想到了，但可以说毫无影响。第一，当年他们四五十个人围攻屠大哥一个，场面十分混乱惨烈，敢说他们根本无人能默记到屠哥的武学路数；第二，屠大哥是个惊人的能者，他所俱备的艺业浩博而深邃，奇异而巧妙，并且可以连贯混合使用，若非一招一式苦学精研，便无法能瓢窃；第三，十余年以前，前辈，在下便已将屠大哥所传武功精髓加以融会贯通，又另外演变创造了一些新的招式，或增多，或删减，与屠大哥当年所传技术已经不益雷同了。

以上的三个因素，前辈，便算他能记住当年屠大哥的武功路子，也丝毫发生不了作用！”

满意地微笑，衣帆道：“如此，老夫无所挂念矣。”

秋离目中紧盯着对方在调兵遣将，安排布置，他口中边道：“前辈，注意‘八角会’的阴谋，他们尚有其他的人埋伏未出——眼前，据在下所知，他们的大执法与那掌下游魂倪尚强便未出现！”点点头，衣帆道：“放心，老夫自会留意。”

在退回原位之前，这位“中原双绝剑”之首又叮咛了一句：“你也千万谨慎，老弟。”

答以感激的一笑，秋离道：“在下省得。”

后面，马标蹙着嗓子道：“兄弟，场面有些邪，你粗心不得哪！”秋离背着身颌首道：“你宽怀，大哥，我是叫人家吓唬长大的，这些野种罩不住我！”

这时——

“魔眼双心”丘达业已调配停当，他缓缓走上几步，右手伸入怀中，左手倒提他的“八角飞星”，冷酷地道：“我想，你该没有什么可以等待的了，秋离。”

秋离也迎上了几步，一笑道：“难道说，你们还有什么等待的么？”丘达沉静地笑道：“很抱歉，我们恭敬不如从命，便照你所料的那样来进行今天的这场拼搏了！”

冷峻地，带着几分讥刺，秋离道：“混战！”

丘达毫无表情地道：“可以这样说！”

狂放地一笑，秋离轻蔑地道：“难怪你们做此决定，因为，今天你们的人数，与十年前和我屠大哥交手时的人数比较上差不多，你们全占优势哪！”冷冷一哼，丘达道：“用不着多说了，秋离，光是卖嘴皮的功夫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神色候寒，秋离狠烈地道：“非常对，丘达，我们使用那种可以解

决问题的方法吧！”

第三十三章 大显身手

风凄凄，草莽莽，气氛在无比的紧张中带着无比的肃杀，一而人们的心腔在狂跳着，热血在澎湃着，白草坡的景致融合着人心里的感触，好不惨烈！丘达回眸瞥了一眼他的手下们。但是，就在他的目光尚未转回的一刹那，他的身体没有做出任何纵跃的动作，整个人已突然飞向了秋离，几乎快得象疾逝的流光一闪，“八角飞星”在一溜寒光里带着尖啸击向了秋离脑门！这种攻击方式，是秋离所惯用的，如今敌人竟东施效颦跟着来了这么一记，秋离未免觉得十分好笑！他暴闪而出，同时一招‘鬼在哭’抛去，掌影如刃猝掠，丘达阴笑着连旋十六转躲开。在这旋转中，他的“八角飞星”便舞起漫空的芒彩，在穿曳交织的劲力排荡下猛罩对方！丘达在他这柄“八角星”的凌厉招式上，已有了十多年的火候，所以施展起来，也就异常的纯熟与老辣，甚至到达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是以他甫一展开攻击，秋离即已感到敌人招术的凌厉及雄浑，这种深湛的造诣，秋离确见得不多，不过，却也并没有出他的意料，在他的想法中，“八角会”的首领所该具备的本事，便原应如此。

凌空的身形突然急速飞旋，秋离在蓝光闪烁的异芒光条中穿射弹跃。每在翻腾之时，俱是出手如电，挥掌似刃，以纵横并飞的掌势来牵制敌人连绵不断的攻扑，于是，两条人影追逐奔掠，此起彼落，一刹那“八角飞星”呼啸耀眩，一刹那铁铸似的鬼手伸缩携劈，在尖锐的劲风声里，两个人追搏于宇宙之间，拼杀在星光之内，将天下幻为一粟了。

突然——

“小灵王”苏朴暴叱一声，用手指向斗唱——那十名围成半圆形的“八角会”高手中，立即有两个人飞身而起，扑向正在激战中的秋离！这两个人一胖一瘦，胖的生得腰粗膀阔，满脸横肉，下巴上长着一颗生有黑毛的红痣，模样十分凶恶；瘦的一个缺少了一只右耳，倒吊盾，朝天鼻，削腮薄唇，露出一口黄板大牙，那副尊容就不堪承教了！两个人别看模样不俏，动作之间却是快速利落到了极点。

胖的那个使一对“龙口环”，瘦的使展一柄“鬼角斧”，两人配合得又巧又快，眨眼间已来到了秋离身侧，闷不吭声地便攻了上去！

小心戒备着的马标这时沉不住气了，他一挥手中的雪亮马刀，往前一错步，大吼道：“好一批吃烂饭、打群架的邪龟孙，你们“八角会”就是以这等法子窜红起来的？行，老子也就一并请你们照顾了吧！”“小灵王”苏朴奸笑道：“看你这副粗俗不堪的样子，便也晓得你不是顶天的货色，你不服气么？好，黄坛主！”其余的八名人物中，有一个高不满三尺，猴头猴脑，却两臂垂地的怪异角色一跃而出，沉沉地答：“在！”

苏朴阴恻恻地道：“我们不可忘了礼数，先报名号，后宰活人！”

那黄坛主咧开大嘴丑恶地一笑，斜睨着马标：八角会‘大智坛’坛主‘仙猴黄吉’！”马标一下子犯了昔日毛躁脾气了，他狂笑了一声，指着那黄吉道：“你他妈还在那里得意洋洋地自以为你真象人种？狗操的混帐，你可

不正似一头畜生？”仙猴黄吉神色不变，他反而笑容可掬地招了招手，道：“不管是什么，好朋友，你过来尝试一下心中就有数了。”

怒吼一声，马标手中的马刀侧贴向后大步行出，边咆哮着：“很好，老子正想掂掂，你他妈有没有个人的分量！”

他甫始走出两步，后面，周云已冷静地道：“马大哥，且慢——”马标回首道：“有什么不对么？周老弟……”他那个“弟”字还在舌尖上打转，一声凄厉怪笑起来，一片强猛得有如铁锤似的劲道已突然撞向他的背脊！

马标才觉有异，立即扑向一边，但是，人影倏闪，又是六股风分自六个不同的方向呼呼轰轰地罩到！这一下，马标才尝到了滋味，他心知不妙，在连连闪避下虎吼一声，三不管地挺入猛冲向前！

对方——仙猴黄吉动作捷如飘风，他毫无声息地挪出三步，双掌抛起，一个半弧，猛往内合！

狂飚猝掠，有如巨浪掀天，马标一刺不中，整个人便被这片狂飚的边沿撞得飞起五尺，一屁股跌在地下。

黄吉怪笑如泉，随身急进，抖起十六掌立劈马标，马标虽说跌得头晕脑涨，骨节欲裂，却十分清楚明白，他怒骂一声，连连就地翻滚，同时马刀顺着翻滚之势飞快暴折，寒光闪闪中，草茎齐飞！

斜刺里，一抹银芒淬袭来，毫无声息地指向黄吉！顾不得再行追击马标，黄吉一个脚翻转回，身形如电挪移中，陡然三十一掌回敬过去！

不错，这出手援救马标之人，正是周云！周云的“寿龟剑”伸缩吞吐，宛如流光电掣，畅顺极了，利落极了，他身如行云，速走速转，而手上剑便一波一波、一轮一轮地飞刺向了黄吉！

那黄吉一边挥掌对抗，边嘻嘻笑道：“蒙面小子，你的功夫比那方才出手的土休要高明多了，呵呵呵，还是你这种对手要过瘾些！”

周云剑出如电，刺戮闪掠宛如龙翔凤舞，他冷冷地道：“你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姓黄的！”掌风呼轰中，黄吉大笑道：“那要你胜过我之后才能说这种话！”他们两人的激战方才展开，在草丛中踢出了老半天的马标已经翻身起来，“金绝剑”衣帆因为要与拜弟鲍镕应策全局，防止敌方奇兵突出，是而不能上前扶持。衣帆又是关注又是焦急地叫道：“马老弟，你伤了不曾？”用力活动四肢，马标苦笑道：“还好，没受什么伤，只是方才有点跌得发晕……”衣帆忙道：“决过来，老弟，不要轻举妄动……”他话还没有说完，对面，“小灵王”苏朴已冷凄凄地一笑，带着一脸轻蔑不屑的表情道：“我还以为姓秋的找来些什么各家好帮手为他助拳撑腰呢？原来却只请来这一群饭桶！”

马标正要走向衣帆那边，闻言之下不禁怒气顿生，他猛的站住，朝着苏朴破口大骂：“放你妈的狗臭屁，你以为你又是什么不得了的英雄霸才？说穿了一个铜板不值，也不过是个仗着人多手众专打烂架的下三流毛贼罢了！”

“小灵王”苏朴面色倏变，他冷森森地道：“你死定了，小辈！”

马标昂然不惧，吼道：“你试试看！”

苏朴双目泛出红光，形容狰狞地叫：“‘大能坛’坛主何在？”后面的七八人中，一个身如牯牛般壮健的巨汉应声而出，他手执一根几臂粗细的纯钢“行者棒”，象个黑无常似的大步来到苏朴侧旁站定。

苏朴眼皮子也不抬一下，冷冷地道：“把那混东西宰了。”

巨汉躬身退下，转过来，手指马标，声如闷雷般道：“我是‘八角会’，‘大能坛’坛主‘黑韦陀’范锦福，老小子，你过来领死吧！”咆哮一声，马标吼道：“你是个驴鸟！”

“黑韦陀”范锦福那张平板、冷酷而又略显得呆滞的黑面孔上顿时浮起一股兽性的愤怒，他喉头闷啤一声，象头疯牛似的冲向了马标！

马标暗叫一声“乖乖”，不敢怠慢，一个虎跳腾起，抽刀便是连环不绝的十二记斩去！

那范锦福虽然身躯巨大笨重，但行动却快得出奇，他微一挺身，挥起那撑天柱似的纯钢“行者棒”，呼呼轰轰便硬迎而上！马标哪敢硬碰，他立即刃走偏斜轻轻斜刺，闪电般展出七招五式。范锦福毫不退避，又是狂风暴雨似的十七棒横扫千里般挥了过来！

两个人这一对上，马标可是又吃尽苦头了。敌人身大力不亏，力气足，家伙长，施展起来宛似风卷残去，更有雷霆万钧之威，直逼得他闪挪窜跳，团团打转，没一刻业已浑身见了汗！

隔山观虎斗的“小灵王”朴在那里声声笑笑道：“差劲，差劲，若大的口气，却就这是点能耐哪？”“金绝剑”衣帆深深地凝视着“小灵王”苏朴，淡漠地道：“在这个时间就说风凉话，未免太早了。”苏朴干涩涩地一笑道：“我不妨告诉你；‘八角会’丘大龙头的功力之深，是你们所预料不到的，而方才又加入助阵，的两个人，便是本会‘大义坛’与‘大勇坛’的两位坛主。本会八坛鼎立，形似八角，而八坛依序分高低，是为‘大能坛’‘大英坛’‘大义坛’‘大勇坛’‘大智坛’‘大烈坛’‘大威坛’‘大雄坛’‘大义坛’与‘大勇坛’的两位坛主业已与本会丘大龙头‘大能坛’联手对付秋离了。休说丘大龙头本身的本领不凡，便是这两位坛主，嘿嘿！也是本会八位坛主中前几把交椅的人物，以他们协同之力，只怕秋离再是蛮横，也未见有什么胜算希望……”得意又阴诡地转眼珠子，他又续道：“至于那位蒙面朋友与粗鲁狗才，则情况更是明显，他们在本会‘大智’及‘大能’二位坛主的进袭下，你可以看着早就陷入狼狈不堪的险境之中了！莫不成会发生奇迹么？这两人的断命飞魂，也不过只是迟早之事而已……”十分有趣地一笑，衣帆道：“你这分析倒是非常乐观而简单，不过老夫看来情势似乎却并不象你所说的这般变化呢……”冷凄凄地一笑，苏朴道：“你以为与我以为只是因为立场不同而各取的看法罢了，事实终归是事实，我可以断然告诉你，今日之战，得到最后胜利的人，必是‘八角会’无疑！”

目光闪了闪，衣帆沉缓地道：“老夫不以为然！”

斜瞄着衣帆，苏朴道：“用着硬嘴，姓衣的，结果如何，你我全是瞎于吃汤圆——心里有数，光是吹大气是不行的。对于你们两位，嘿嘿！我们也有处理及消灭的方法。”

衣帆微笑道：“是么？”

苏朴阴阳怪气地道：“你便故意做那淡然之状吧！姓衣的，看你尚能扮到几时，可怜你们中原这两把名剑，今朝即要折在此地了！”

与衣帆并肩站立的“银绝剑”鲍德，却没有他的拜兄那等好修养，他早就憋了一肚子火气，这时突然爆出！

“苏朴，听你一个人在那里自吹自擂，胡说八道，我已听得够烦了！谅是痴人说梦吧，你也该拣个大黑天，你这不成。气候的东西却偏偏在这朗朗乾坤之下信口雌黄。妖言害人，哦呸，真个厚颜无耻之极！”

苏朴神色大变，他咆哮道：“鲍德，你以为你是什么玩意！”

狂笑一声，鲍德道：“至少比诸你这关着房门做邪梦的井底癞蛤蟆高明！”

几乎将肝也气炸了，“小灵王”苏朴正待不顾一切发出转攻号令，那一边，一声使人毛发竖起的尖锐惨号倏起。在众人惊惶的循视中，天爷，与秋离较手的三人之一——那个使着“龙口环”的胖大汉于，业已凌空打着滚子朗坡下摔出，每在身体的翻侧间俱有十大口一大口的鲜血喷出！这个人，是栽在秋离“苦空八掌”那一记“鬼指东”上了！

目睹此状，衣帆不由大笑道：“苏朴，情势变了吧？果然不似你想象中那样乐观哪！”围着四周的六名“八角会”能手，这时已全沉不住气，其中一个焦烟容貌的中年人物窜向前来，气急败坏地叫道：“二龙头，尚请马上下令围杀，‘大男坛’的何坛主业已陨命了！”

苏朴又急又怒地叱道：“你慌什么？那有这等沉不住气的？丢人现眼也不是这样的丢人现眼法，不准多说，我自有主张！”那位仁兄急得直跺脚道：“二龙头，刻不容缓了，我们如果再不联手合力，全体入战，只怕就要被对方各个击破眼睛一吊，苏朴恶狠狠地道：“大胆的罗成宗，亏你还是本会‘大烈坛’的人物，就似你这般惊慌无主的窝囊样子，还能成什么大器？你又岂敢顶撞起我的渝令来？你是想要造反不是？给我滚下去！”

叫罗成宗的“大烈坛”坛主，一张原本黄焦、焦雷、涩涩的面孔，此刻就越发变得灰土难堪了，他硬着头皮悻悻道：“尚请二龙头息怒，本坛之意只是——”不等他说完，苏朴已吼道：“用不着再说下去了，在这里是你发号施令还是我？听你的还是听我的？难道说我的什么一策略尚须经过你来指点允准么？罗成宗，此间事了，回去之后，你自己到大执法处请罪！”

顿时面色大变，罗成宗惊惶地道：“二龙头，这……这……这是莫须有么？”厉叱一声，苏朴额上青筋暴起，愤怒地叫：“什么？你还不服，你还以为冤枉？反了反了！”

那边在分成三处斗得火热，这里“八角会”却在闹开了内哄。苏朴的个性专横而暴烈，好大喜功，自以为是，尤其是对待他的一干手下，更是独裁霸道，毫不予人环转之路，“八角会”中，他除了对大龙头丘达尚有三分敬畏之外，任何人在他眼里都不够分量。如今那“大烈坛”坛主罗成宗竟然在敌人之前与他顶辩——虽然那罗成宗乃是出自一番好意，但这位专横成性的“八角会”二龙头却认为此乃损害他尊严的不可宽恕的罪行，在一股突起的怒火中，他也不管是这什么时机，立即发作，破口哮喘不停……与秋离正在做着殊死拼战的“魔眼双心”丘达，这时已到了十分艰困的重要关头，苏朴在那里大骂属下，他自是听得清楚，一面奋力攻拒，他不禁一边低声诅咒起来。和他并肩围攻秋离的“大义坛”坛主虽然也在咬着牙硬撑，表情上，却亦涌起二片极端的不安之色——自然，他的不满乃是对着苏朴而起！

那“大烈坛”坛主罗成宗此刻是不甘、不服、又怨又恨，加上敢怒而不敢言，他低着头在挨骂，心里业已将苏朴祖宗十八代全骂翻了……唾沫星子四溅，老脸通红，苏朴还在尖吼道：“我现在且不与你多费唇舌，给我滚下去。你这种大逆不道的叛行，待我回去之后再慢慢和你结算——”他正越骂越有劲，越说越有威风之际，就仿佛来自虚无，一道金蛇似的白电闪，突然自斜刺里射来。由于这一抹金灿灿的芒彩太过快速与玄异，几乎刚才发觉即已到了眼前，因而苏朴在大吃一惊之下，险乎就没有来得及躲开。他怪叫

着猛然双臂后抡跃出三尺，但是，“噤”的一声，他那长袍下摆却已有巴掌大小的；片被削落了！

啊！这猝掠者，是“金绝剑”衣帆……

苏朴的一张老脸，业已惊成了腊黄，他右手翻处，一颗黑黝黝的怪异兵器便现了出来。那是一颗以焦钢铸造而成的狰狞鬼头，这颗鬼头的容貌打造得恐怖无比，丑恶异常。

面孔的棱角突出，那一条条突出的棱角打磨得锋利如刃。鬼头顶上，更霸着；双三寸长短又尖又锐的独角，只要看上这玩意一眼，即能明白它的霸道与歹毒。当然它也有个名字，叫做魔面套！

衣帆挥出一剑，将对方逼得如此狼狈，却并不乘势进迫，他手执那柄金光夺目，尾芒闪耀的奇古长剑含笑站立，而金色的吞口与金色的剑刃所泛出的金辉互相映耀，甚至将他的面孔也反照得有些金晃晃的了！

胸口急剧起伏着，“小灵王”苏朴惊魂奠定，不由跳起脚破口大骂道：“好个卑鄙无耻的老王八，你你你……你算是什么武林成名人物竟用这等下三流的鬼域技俩来暗算你家苏太爷？你简直死不要脸丢尽你祖宗人代的人了！”

衣帆淡淡一笑道：“老夫只是警告你，苏朴，要摆你二龙头的威风回去摆去，在这里，‘你还是谨慎点！”

后面的鲍德亦大笑道：“老大，你太仁慈了，方才若换了我，你看着吧，我不叫他掉一双耳朵才算他八字生得巧。”

苏朴暴跳如雷地大吼“一双老狗才；你们耍这一套齷齪把戏耍到苏大爷头上头了？好可恨，好可恶，好可卑，来人呀！”

方才，挨了一被奥绍的：牧烈坛：坛立罗成宗绷着脸来到一边，冷硬地道：“罗成宗在！”

苏朴似是忘记先将人家臭骂一顿的事了，他怒吼道：“给我将这两个老王八宰了！”

罗成宗怔了怔，讷讷地道：“禀二龙头，就我一个人么？”双眼似将突出眼眶，苏朴大叫道：“混帐东西，叫你上你就上，其余的事不用你操心！”这时——衣帆迅速向鲍德使了个眼色，一滑步，身如行云流水般往前飘了五尺，金剑倏闪，三十七剑融成一片波光，那么流畅又那么浩荡地罩向了“小灵王”苏朴！

怪叫如啸，苏朴飞快腾跃，手上的“魔面套”弹击跳砸，眨眼之间反攻十招十九式。

动作之快，之急，之利落、果然不同凡响！

金芒划过一道圆弧，殒变圈回，在一片刺耳的割裂空气锐响中，光华耀眼，苏朴知道敌人这一招里面暗含千幻变化，他不敢力敌，倒跃而退！衣帆则走偏路，斜削飞弹，刃光在后，一点寒异却飞射越前，招术之奇妙精绝，简直已达超凡入圣的地步了！

苏朴虽说颇为震慑于对方功力之浑厚高超，但他到底也是江湖上成了名的人物，经过不少大风大浪了，一听敌人的剑风有异，立即以最快的反应抗拒，他瘦削的身子凌空翻旋，右手猛抡回迎，“当”的一声脆响中，他已截开了衣帆那以剑尖弹出的一点星寒！

高手相搏，用不着恋战个千招万式以上才能摸清对方底细，往往，只要一下子双方即会心里有数。眼前，情势便正是如此了，苏朴与衣帆虽然才

战了三两个回合，他业已惊震于衣帆剑术上精奇湛的造诣，比诸于他，可以说高了三成还有余，现在他心里不得不承认，人家号称“中原双绝剑”，的确不是虚得虚名……面红筋浮之下，他一面奋力搏战，一边大吼道：“通通上啊，一干混帐饭桶，你们还在等什么，站着看笑话，抑是需要老子一个个用轿抬你们？”于是——以那罗宗成为首，加上其余的五个人立即猛冲上来，一窝蜂似的围攻向了衣帆！站在上面观战的鲍德满脸愤怒之色，他强自按下自己也想出手的激动，拉大了嗓门暴吼：“一群以众凌寡的卑鄙畜生，江湖上的颜面全叫你们给丢光丧尽了！”“小灵王”苏朴的“魔面套”飞快舞闪着，他也马上反唇回骂：“别在那里穷嚷嚷，姓鲍的，你也不见得是什么清高角色，若是看了不顺眼，大可滚下来挨刀，光站在那里发他妈的什么熊？”衣帆金剑流灿挥震，带起破空的剑芒，一波波的金虹凌厉而又不失韵味地飞曳交舞，宛如道道烈烈光辉贯射幻映，又似一轮泛闪着千万条夺目异采的硕大金圈在滚动旋转，奇妙极了，精湛极了，任是他此际以一己之力和七名“八角会”的能手对持，却也丝毫未落下风！

与“八角会”大龙头丘达及另一名坛主拼斗的秋离，这时亦以雷霆万钧的攻势逐步将他的两个敌人逼得有些手足无措了。不错，丘达的功夫果然十分高强卓越，且有“一心两用”的特殊技巧，那名“八角会”“大义坛”的坛主；在“八角会”的八名坛主中；也是身居第二要位的能者，他们联手协同之威，自是非同小可。可是眼前他们的对手却不是寻常的江湖人物，更不是徒具虚名的庸才，那是武林中煌赫多年的巨擎，纵横无敌的霸豪，也是索以狠辣寡绝见称的鬼手！

老实说，秋离今天在武术上的成就，业已凌驾于他昔日受道的拜兄屠孤吉之上，无论在招术的连用上，技艺的融汇上，还是出手的反应与变化上，全是屠孤吉当年所不及。

而更有一点是屠孤吉当年——以至自来便未能据有的，秋离有着比他拜兄更高的智慧与更果决的毅力，或者，外面的人已经将他的果决误解为残忍了！

当然，秋离的功力深浅如何，“魔眼双心”丘达是能体会到的。他往昔曾经与秋离的拜兄屠孤吉做过殊死挤战，屠孤吉的本事高低他自是印象十分深刻，而越因为他对往日屠孤吉的武功强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面对当前后屠孤吉的传人秋离，他就更为心惊胆寒了！因为，他业已发觉，今日的“鬼手”秋离，较诸十年前的“赤胆圣手”屠孤吉，艺业之霸道精湛，竟要胜两筹，尤其难绝的，是秋离比之他的拜兄机警得很，刁钻得多，也狠毒得多！

十年前“红心教”、“青衫教”、“八角会”的好手共计四十一名合力对付屠孤吉，犹自被屠孤吉杀了个丢盔卸甲，溃不成军。而十年后，屠孤吉的传人秋离出现，再度围袭他时，却已没有“红心教”与“青衫教”的人马了。更糟的是这屠孤吉的传人修为之佳，竟更超出了当年的屠孤吉——情形是明显的，此消彼长，“八角会”仅有这两个人奋力应战，形势之孤单恶劣，自是可以想见了！方才，秋离已用他传得“鬼手”之名的绝技“苦空八掌”将敌人“大勇坛”的一名坛主皮掉，如今，他仍旧循环使用着他的苦空八掌与丘达及另一“八角会”的坛主周旋，他已经心安气顺，泰山若定了。他知道凭自己的本事可以压住。这两个对手，虽然‘若要取胜是要费些手脚，但这并不足虑，他之所以一直未曾痛施杀着，速战速决，为的只有一样——恐怕敌人伏兵未出！这一道，秋离早已下定了决心，他发誓要将这些“八角会”

的鬼魅斩尽杀绝，一向成歼。固然是为了给自己拜兄复仇雪恨，也是为天下苍生除害，替武林道铲除一群败类！整座霜凄凄的白草坡上，已全然被一片惨烈的战云所笼罩。风吹着，宛如带着血腥呼啸，呜咽着，仿佛也受不了那出入内心的深刻憎恨与仇怨。寒光闪烁锐纵劲横，人影起落追逐，一声粗暴的叱喝夹杂着声声急促的喘息，甚至，连每人个眸瞳里的神色也变成那般狠毒及疯狂的了。

就全盘的战况上来说，明眼人一看即能心里有数，八角会虽然在人数上占了绝对的优势，但是，胜负的趋向却并没有因为人数的优劣而成比例。相反的，八角会的朋友们竟走向失败，每一环，每一节的拼斗全逐步受制于敌，整个的情态也渐渐显露出迟滞及狼狈的现象来，除了其中的一批例外——“八角会”“大能坛”坛主！黑韦陀”范锦福与马标等人。

秋离已经完全占住先机，移转攻拒，俱是主动操纵，随心变换。“金绝剑”衣帆以一敌七，也照样挥洒自如，收发如心，累得其他的七名对手团团打转。周云力搏黄吉，剑芒飘逸环绕，把那位“仙猴”弄得暴跳如雷；气喘吁吁。独独就是马标，他在“黑韦陀”范锦福的若大“行者棒”操劈之下，早已险象环生，捉襟见肘，一把马刀抡也抡不及了！

斗场中的情形，自然谁也看得清楚，如今，银绝剑鲍德的一双眼睛，就分了六分精神专去注意马标，他表面上是在掠阵戒备，实际上，他无时无刻不在准备出手策应。在他的推判中，恐怕唯一须援手的人，就是马标无疑了！就在这紧张无比的关头，“魔眼双心”丘达飞出三十七式攻击秋离，同时大旋身，在他旋身的一刹那间，已经嘴唇发出一阵尖锐又高昂的唿哨来！

在敌人的星芒闪掠下腾挪如电，秋离右手二十九掌飞抛而出。左手二十九掌亦在眨眼间逼退了冲上来的那名“大义坛”坛主，哈哈大笑声里，他嘲弄地叫：“早就该把你躲在一边的乌龟缩头唤出来了，姓丘的，不想你却恁般谦虚呢随着丘达一声尖锐凄厉的唿哨，“白草坡”的另一面，突然冒出七条人影，这些人影甫一出现，便鹫鹰似的扑了过来！

凌空急滚，丘达的“八角飞星”接着秋离腋下掠过，秋离嘴里“喷”了两声，叹道：“老把戏了……”“了”字在他舌尖上翻滚，他瘦削的身躯突然立起，在眨眼间又暴弹而出，丘达连挥兵器十七次截击却全然落空，大惊之下，他大吼：“童半楼，快躲！”

童半楼——那位缺了只右耳的“大义坛”坛主，只觉眼睛倏花，一团黑影已到了头顶，他不禁单目圆睁，倒吊眉竖起，在脚步的飞旋下奋起全力将手中“鬼角斧”猛掷敌人！

狂笑一声，秋离半空中双手一拍，整个人“呼”地翻了个空心跟斗，那柄来势急劲的“鬼角斧”便稍差一线贴身而过。但是，就在秋离一个转折尚未回过头来之际，那柄业已斩空的“鬼角斧”却已怪异无比地在一颧之下再次反砍而回！

那柄斧的尾随处，’敢情是连结着一条细白的银线，童半楼抖练振腕，那柄掠纵凌空的斧身转旋而回！

一咧嘴，秋离吼道：“罢罢，便送你砍了！”

鬼角斧来势凶猛，寒光如电，猛然劈向秋离的脑门，然而，却在斧刃方要沾到皮肉一寸距离之前，秋离却淬然流光似的暴曳向下，一记攀月摘星手有如狂浪怒涛般挥出！

鲜血四溅，凄惨的长号声融于漫天的星影月弧里，童半楼的枯瘦身子

就好象一只断线风筝似的飞跃出去，随着他手舞足蹈的摔滚方向，猩红的血水一路往下直洒。

坡顶，那飞扑而来的七人中，有一个赫然便是昔日秋离掌下的游魂——“八角会”“大雄坛”坛主倪尚强。

倪尚强的前面，一个是又瘦又矮，蓄着一把山羊胡子，面容冷酷的六旬老人；另一个是位破着条腿的独目斑顶胖汉；他后面的四个人，则是清一色的长发披肩，穿着豹皮紧身衣又面目精悍的青年！

守在坡顶的“银绝剑”鲍德大喝一声，也未见他作势伸手，一条有如匹练似的灿烂银光已暴卷向那七个不速之客！

为首急奔的瘦小老者怪笑着，蹲身、侧体、移步，还招全是一个动作一气呵成，象是怪蛇伸展，一溜蓝汪汪的光华已飞迎而上！

嘿，那是一柄锋利无比的宽刃缅甸刀！

紧接着，倪尚强也杀气腾腾地挥舞着他的盘龙杖加入攻击。那个跷着条脚的斑顶独目胖汉满脸凶暴地重重一哼，有如一团乌云般“呼”地罩向了秋离！

四名似是不属于“八角会”的青年更不犹豫，他们几个一齐动作，跟随那独目胖汉冲来，自然，目标也是秋离！

狂猛地飞旋闪田，秋离立时脱开了丘达的纠缠，他双臂猛挥，人已鸟般拨空八丈有余，他振声大叫：“银牛角啊叫声高昂入云，能裂金石，在一片令人耳膜震颤的跳动鼓荡里，又带着一缕缕袅袅的、含蕴着无比凄厉的余音飘散于是——所有的人全知道了，也全恐骇了，他们晓得“鬼手”秋离即将大开杀戒，自现在起他才算要开杀戒！

银牛角泛着那种淡淡的象牙骨般的乳白光华，自半空以流星横越苍穹的快速长泻而下，那种表面上看去淡然的光华中，却已包含了死亡的呼唤、招魂的低咽以及阎罗王的狂笑了！正好扑到眼前的，是那独目斑顶的跷腿胖汉。这时，他非但不迟不让，反而飞跃迎拒，他右手中的一条“蛟金钩”以极其怪异的招式倏斜之下反方向殒射秋离小腹，同一时间，他大家猛挥，一把迷雾似的红砂已激射上去！

舜时，银牛角带着漫空的尖啸幻成一轮又一轮的乳白光圈。光圈飘浮重叠，又旋飘荡，自四面八方向那独目胖汉会合，而光圈中，角影如云，闪射吞吐，就似蛾眉金顶的佛光笼罩。佛光无所不含，内有六丁巨神的撑天杆！那种疹人的惨叫简直能将人的肝肠扯断，血雨化成一蓬一蓬猩红的水点往四周溅洒，有碎肉屑与肠脏夹着飞落。老天啊，那独目胖汉便象叫人分了尸一样支离破碎地重重跃落于凄凄的白草中了……这位贪功急进的独目胖汉，不是别人，他乃“八角会”的首席坛主——“大英坛”坛主“三命龙”费坚！

费坚在“八角会”中有其崇高地位，他曾经有过两次大难不死的纪录——一次瞎了一只眼睛，一次跛了只脚，却俱能制敌，全身而退，因此，也为他搏来了“三命龙”的美号。

但是，这一道他却没有如此幸运了，他遇上的人是“鬼手”，不折不扣，专门索命夺魂的“鬼手”。而“鬼手”的“大悲角法”，最是凌厉精绝得不容人有丝毫侥幸存在的，“银牛角”业已夺了多少自夸大难不死的人性命了啊！

现在——

“魔眼双心”丘达的双目凸得险些要掉出眼眶之外，他面色青白，嘴唇泛乌，差一点就闭过气，而在这混乱突兀的一舜，他那特异的“一心两用”

功能便发挥了作用。迅速地，他猛然扑向了秋离，却在秋离含笑迎来时又飞快冲往马标那边，秋离方待跟上拦截，唔，那四名身穿豹皮紧身衣，长发披肩的青年已经齐齐挺身前阻！

当然，这种情势的发展，丘达早在瞬息前便已想到了！

哧哧一笑，秋离道：“丘达，你他妈果然有两个心，点子就比别人多些！”

四名身穿豹皮紧身衣的青年面无表情，神色冷漠，四个人握着一样的家伙——金背刀，而且，刀面上还雕缕着一个相同的记号：带翅膀的豹子！一看见他们的兵器以及兵器雕缕的标志，秋离马上明白了这四人的来历出身，哟，原来他们竟还是贵州境内以凶残强悍闻名的“豹子庄”的人物！

吁了口气，秋离摆摆手，道：“你们四位仁兄让开，而且拿出你们吃奶的力气拼命逃之夭夭，我不愿宰你们。”

四个青年互瞥一眼，其中一个比较大的不由冷冷一哼，生硬地道：“姓秋的，你凭什么出此狂言？或者中原武林道将你捧不知天高地厚了，我们哥儿四个却不吃这一套！”秋离心目朗那那边瞥了瞥，老天，“魔眼双心”丘达这老不要脸的竟然去帮着那个黑大个子追杀马标去了！

心里着急，他不禁大吼道：“两双乳奥未干的混小子，你们算是他妈什么玩意？你们又见过多大的天了？快给我滚，休要惹翻了我！”

方才说话的年轻人神色冷沉地道：“不用吆喝，姓秋的，你唬不了谁！”

猛一跺脚，秋离怒道：“我一个一个剥了你们——‘豹子庄’主只调教出你们这种晕头晕脑的傻鸟蛋么？倪宁这老狗操的真叫迷糊了！”

四个年轻人第一次脸上有了表情，一种惊异又怔愕的表情，年长的那个人物不觉“咦”了一声急道：“住口，你怎敢随意污辱本庄庄主？”秋离冒火道：“倪宁和你们有什么关系？”那青年大声道：“我们大师伯，你——认识？”咆哮着，秋离道，“妈的，在七年之前，你们这位鸟师伯叫毒蛇咬了一口，奄奄一息之际，又逢上了‘小阴山’的问带子棒老二，他们要拿你老师伯开刀，幸亏遇着我，才将他救了下来，更为他治愈了蛇毒，小子们，这段交情够不够？你们师伯还要请我到他的‘豹子庄’去耍上一耍呢，我因事忙，所以一直没有去过……”四个青年齐齐呆住了，但只是一瞬，那个年纪较大的人物马上将脸孔一沉，怒喝道：“你是瞎扯的，我师伯是何等精明厉害的人物？岂是粗心大意到了叫一条区区的毒蛇咬上了一口？恐怕就是三丈长的巨蟒也动不了他老人家一根毫毛，再说，就是几个不值一笑的剪径毛贼还会放在他老人家眼里？弹弹指头也叫他们摆横了，哪用得着你管闲事？简直一派胡言！”

秋离又是气又急，眼看着马标在那里狼狈不堪地左冲右挡又翻又滚——假若不是“银绝剑”鲍德抽冷子助他一下，眼前就要认栽。而这四个小子又硬是不肯让步地横阻相拦，一个劲地拖延时间，他却不能就此将对方摆平——那总是故人之后。但是，除非他袖手不前，否则，除了将这四个混蛋弄躺，就没有其他方法。现在还不晓得这四个人的本事如何？要知道，放开手宰杀容易，若只求将对方制服而不伤及对方性命，可就不太轻松了！

这时——

另一个年轻人阴沉沉地开口道：“姓秋的，你既然对我们大师伯这种厚恩大德，怎么我们平时就从来没听大师伯提过？”秋离急得直跳脚，大吼道：“你们是什么东西？一干后生晚辈，最多也只配端端茶壶，搬搬椅子，然后老老实实站在一边听训，你们大师伯没有鸟事又怎会凭空将这桩往事说

与你们听？而且，这也不是件露脸有光彩的事哪，——他无端告诉你们干啥？”四个人人一齐摇头，同声道：“不信！”

秋离神色倏寒，他道：“我们要把话先说清楚，我如此委屈容忍你们，并不是表示你们有什么分量，更不表示你们对我有何威胁，我只是念在与倪宁的一段旧日情分上，不肯伤害他的后人而已。希望你们不要会错了意，更不要自己抬高了自己身价，莫逼得我整治你们，那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那年长的青年人冷厉地一笑道：“不用攀交情拉关系啦，姓秋的，那是白费功夫，今天你舌头生莲，我们也不会放你超过雷池半步！”另一个角色也蔑视地道：“高明的骗子，你要是有种就把你解救过我们大师伯的本事亮两手出来看看，我们也好分沾一点你的恩赐！”

说到这里，四个人一同嘲笑起来，而四个的脚步，亦已暗中向前面缓缓迈进！秋离气极反笑，他用力捞着头，尽量放低嗓音：“你们真要试试？”四人中的一个冷然道：“废话！”

秋离依旧笑问：“你们不后悔？”

四人中的另一个暴喝道：“废话！”

“话”字甫始进出那人唇缝，秋离的银牛角已闪起一片波浪似的寒光当头猛压，尖啸猝起中，他左手同时齐展“苦空八掌”里的那四招！

长发飞舞，四个年轻人的金背刀即划着怪异的路子斩来，但是，刀锋尚未够上位置，四人中已有两个厉喝着打着旋转摔出去——秋离的银牛角尖端洒着鲜血闪电般拔自他们肩头！另外两个，却已披头散发地被逼出七步之外！

竟不追赶，秋离长身而过，他侧身微笑道：“怪不得我，各位老弟！”

秋离吁了口气，他正想奔往马标那边，后面，那两个长发青年却竟厉吼着悍不畏死地冲了上来！

霍然停步转身，秋离双目如火般咆哮：“你们真叫阴魂不散哪，他妈的，都活腻味的么？”那两个身穿豹皮紧身衣的长发青年根本不理睬，两张面孔上是一样的愤怒怨毒表情，他们切着齿，咬着牙，临到近前猝然分开，金背刀闪耀着刺目的光芒，幻化着条条眩迷的刀路飞砍急斩！

“邪龟孙于一对！”

大骂着，秋离鬼魅般闪移三步，银牛角翻转如云，在一道乱白光华里做了十九角度回异的猛击，“叮当”声响中，两个年轻人皆被踉跄撞出五步之远！

但是，这两位仁兄却好似鬼迷心窍了，一退之下，立刻又疯狂了一样再次扑上，两柄金背刀挥展如急风暴雨，刀光抛洒成线，又圈成弧圆铺成芒网，又划成碎影，那么凌厉地攻向秋离！

看得出这一对宝贝在刀上的造诣是颇为精深的，但这并不足虑，足虑的是他们刀法之怪异那种拼命的冲劲！

银牛角飘浮漫空，一刹那似激箭，一刹那象排浪，一刹那如滚云，秋离以他卓越精独的“大悲角法”逼迫着那两个莫名其妙的对手，他步步向前着着抢先，一连串的快攻狠打，直将两个年轻人整得左支右拙，汗流浹背，可是，他们却自咬牙硬挺。在秋离手上，银牛角便仿佛成了他肢体一部分那样灵活而随心所欲；他猛然地进逼着当前两个对手，边大叫道：“够了没有，你们莫非真要我剥了你们？”那个“们”字还只刚才飘扬到空气中，背后，一股寒风已暴袭而至！头也不回，秋离的银牛角自胁下淬然反截，他手

腕振处，角尖颤起千点光朵，“当当”地急剧声响倏传，火花四溅中，偷袭者的兵器已一再被震飞磕斜！

银牛角一闪又回，“呼”地溜白芒，猛然又将欲待乘隙攻进，两个长发青年逼得慌张跳回！露齿一笑，秋窝目梢一瞄，不由十分高兴：“老小子，你可又回来了！”原来，方才攻袭秋离的人，正是那追赶马标上气不接下气的“魔眼双心”丘达。

丘达的一双炯亮怪眼中如烧着两股火焰，他手挥“八角飞星”形似狂入般猛扑急攻，边怪吼道：“姓秋的，今天不是你，‘就是我！”秋离猛地一抡反攻，大笑道：“说你妈些废话。……可真是废话！”角影翻飞，铁星纵舞，加上两柄不顾死活的金背刀拼命凑着热闹，秋离有所顾忌。一时竟有些难以下决断……就在这……“哇”地一声痛苦闷啤传来，秋离急忙循声瞧去，乖乖，他的拜兄马标就在这眨眼工夫，竟已被那“黑韦陀”范锦福一捧扫翻地下，而范锦福却也抛着左臂往后跳，这位巨无霸的脖子上业已血流如注了，方才那一声闷哼，反而搞不清到底从哪一个口中所发出：“好杂碎！”

秋离狂吼，一双银牛角突然在一片“呼噜噜”的空气激汇涌回声中国画过一道大圆，这圈白花花的圆弧便以无比的劲力往四周排溢冲挤，他瘦削的身形从圆弧中间暴蹿而起！

突然一声嘶厉的叱吼传来，那两名“豹子庄”的仁兄竟然交纵凌空，两柄光闪闪的锋利金背刀锵锵交击，在一溜四溅的火星中，其快无匹地又对着飞戮秋离颈下，招术之狠绝怪异，简直匪夷所思。

几乎不分先后，“魔眼双心”丘达一个贴地溜滚，身子朝外超出，右手猛回下，他的“八角飞星”却疾不可言地射向秋离小腹，一个时间分开做出两次不同的动作了一动作的力道惯性又截然相反，这位“八角会”的大龙头。可是又一次展露他不同凡响的“双心”特技了！

现在，情势是危急得无以复加的了，秋离若欲保身，只有用狠招破除这两边威胁的一边，否则，他只有硬用自家的肉体来挡了！

双目怒睁，神色暴寒，这位武林中霸倾一方的“鬼手”倏然问动了真火，银牛角猛往回收，却在收回的瞬息又幻闪成无数条飞射流灿的光芒——就有如一团硕大的冰球突然炸裂，莹片银屑以极快极密的去势环溅齐舞，此外，他的左掌运足了“弥陀真力”，在微沉之下陡而翻劈，于是，气成旋，风嚎陶，一股是烈无力道呼啸飞扬，地下的凄凄白草，亦“啦”地拔散漫天！

事情的发生在一刹那，结束也在一刹那，三个围攻秋离的人立即象三个滚球一样分朗不同的角度倒跌出去，他们不由自主地转翻着，挣扎着，三件兵刃全脱手摔出了老远！

头也不回，秋离凌空弓弹，闪电般扑向马标那边，但是，天下就往往有这么多出入意料的事儿啊——马标正好好地坐在那早喘着祖气，他的那名高大对手，哦，却不知在什么时候叫另一个人接下了，那个人俏生生的甜艳艳的，不是“玉里刀”梅瑶萍是谁？人在半空，秋离忍不住大叫：“瑶萍，你怎么来了？”——右手探展着那条金灿灿的，布满尖利倒须钩的金鞭，左手是一柄寒芒四射的匕首，梅瑶萍一边全力攻击着他的敌人，娇声回答：“不高兴我来？”“唰”地落在一旁，秋离又是迷惑，又是欣慰，还带着三分怒气道：“你什么时候到的？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我不是说过不要你来？这里实在太危险！”

梅瑶萍鞭如蛇舞，匕首吞吐似电，一面紧逼着她的对手，一边道：“你

生气了？”一跺脚，秋离咆哮：“我伯你出了什么差池，如果那样，那我怎生是好？”含情地一笑，鞭飞刃转，梅瑶萍语声柔腻：“只这两句话，秋离，我就心满意足，虽死无憾……”怔了怔，秋离啼笑皆非地道：“现在，呃，不是说那些话时候，瑶萍，你退下来，这个大黑驴交给我打！”

急急摇头，梅瑶萍忙道：“不用，我自付可以对付得了他，秋离，你还是赶快去帮忙别的人吧，马大哥似是受伤了！”

秋离关切地叫：“你有把握不吃亏？”

灵巧地闪过对方拼命挥扫的连环三棒，梅瑶萍鞭卷刃戮，立还颜色，她着急地道：“秋离，快去吧，你别把我看扁了！”

秋离微拂头巾，大声道：“小心了，瑶萍！”

心里是甜美到了极点，梅瑶萍几乎恨不能投向秋离怀中，可是，表面上她却只有佯怒道：“晓得啦，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

一转身，秋离来到坐在草伍中的马标跟前，这位昔年黑道上的枭雄如今正苦着脸，双手捂腰，冷汗淋漓连眼珠子也泛黄了！

秋离焦灼地问：“大哥，伤得重么？”

马标强忍住没有呻吟，吸着气道：“腰子边挨好那楞鸟一棒……好重的家伙，约莫特左面的肋骨断了两根，其他倒没有什么……”叹了口气，他又摇头道：“真是‘拳不离手，诀不离口’碍……任什么玩意也不能丢下不练，否则，就生疏艰涩多了……换在十年以前，便五六年以前吧，我也有把握可以将那楞鸟摆乎，如今却叫人家差点摆乎啦！”

轻轻拍了他，秋离安慰道：“别气馁，大哥，这小子牛高马大的一副块头，又是‘八角会’坛主之流的硬把子，自是不易相与，而且你也不算吃亏，还不照样给他膀子上砍了一刀？”叹了口气，马标道：“老了没用了，真是老朽了……自己觉得不错是不行的，一比较起来，硬是输人家一手哪……要不是梅姑娘及时赶来，妈的，只怕我还是要吃更大的亏，你就没见那楞鸟方才的模样，咬牙切齿，目露凶光，硬是想一口将我生吞下去的气势！”

秋离冷哼一声道：“他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况且，就算梅瑶萍没有赶来，我也来得及将你救下。”

马标龇牙吸气，吃力地道：“当然——但她来了不是更好么？”站起身，秋离苦笑道：“你歇着吧，大哥，剩下的这些破布烂棉花还得我去收拾收拾！”

他刚刚转身，马标又叫住他，关怀地道：“兄弟，你没受伤吧？”秋离笑了笑，道：“没有。”

马标干涩地舔着嘴唇道：“可千万别大意！”

秋离顿首道：“放心，大哥。我嘴里讲狂话，心里却比谁都谨慎，这一批人，全是些玩命之徒！”

疼得一抽搐，马标恐影响了秋离的心情，他忙道：“如此甚好，兄弟，你去吧。”点点头，秋离然怒矢般电射向前，凌空一个急翻抖掌便是“弥陀”真气夹杂着“阎王斩”！

“哇……噢……”

“碍……碍……”

两名正在围攻“金绝剑”衣帆的大汉，满口喷血地被秋离照面之下便震翻出去。秋离飞快旋转，银牛角长刺短截，流射如云，眨眼间，又是两名大汉狂号着摔跌而出！

金芒猝向天扬，而甫始看见那抹眩目的光华飞起，却又在一闪之下神

鬼莫测地穿进了一名汉子的胸膛——直到现在，衣帆才不忍地开始施展辣手！

“小灵王”苏朴的“魔面套”拼命拦截衣帆的金剑，却是次次落空，衣帆剑刃斜指暴沉“括”声轻响，天爷，另一名大汉的一条手臂加上一大片肩肉业已飞出三丈多远！

如今，这里的“八角会”人手，就只剩下了“小灵王”苏朴与那“大烈坛”的坛主罗成宗两人，他们手下的六名硬把子，业已全部被歼！苏朴不禁面色惊惶，有如黄蜡，他一面竭力抵抗，一边左盼右顾，神色之间，显露出极大的焦急与不安来……闲闲退居一边，秋离冷笑道：“看什么，找你的主子丘达？姓苏的我告诉你好叫你放心，丘达现在就算没有断气也隔着那一关没有好远了，你还是自己琢磨着找退路吧，要怎么办，全早点打好主意。”

找命抵挡衣帆那柄飘捷如电的金剑，苏朴一面闪挪跳跃，一边气急败坏地大叫：“你……你将本会大龙头如何了？”秋离回首向那边。那边，在徐徐摇摆的白草中，可以看见丘达伏卧其间的背影，他趴在草丛内，极重创伤，不过，却还不至于就此归天——如果他不太稀松的话！用左手搓搓脸，秋离笑道：“好一问，我将他如何了？姓苏的，他不是说我与他之间没有并立的可能？现在我站在这里，丘达这老王八不在这里，你说说看，他会如何了？当然，你不必朝好的地方想！”

苏朴面容灰黄，冷汗滚滚，他大吼道：“卑鄙龌龊的东西，你若害了我们大龙头，‘八角会’上上下下断不会与你干休！”秋离皮笑肉不笑地道：“扯你妈的蛋，谁又会与你们这群劣等豺狼于休？”衣帆的金绝剑突然加重压力，一片一片的芒彩旋回呼啸，就宛如一波一波的巨浪掀腾冲激，刃影伸缩刺飞，空气带起尖锐之声，眨眼间，苏朴与罗成宗又退了三步！

就在这时……

秋离猛地电射而入，银牛角以鉴虹贯日之势飞刺暴劈，左推单掌挥起“弥陀真力”狂砍力捣，四扬的角光及穿掠的掌影融合在一起，那么快速而强烈地罩向那两个正在狼狈不堪的敌人！

“嘣”地一声闷响倏起，那罗成宗整个身体被震飞半空，他的一口热血方才喷吐；流灿转舞的银牛角已经九次通穿了他的身体，又猛然将他抛向白草坡下两丈！

罗成宗的一声凄惨号叫淹没于那四洒的血雨中，他的身形叫白草给埋掩了，在“小灵王”苏朴本能地惊楞迟滞中，“嗤”地一下，衣帆的金剑业已毫不客气地透进了他的胸膛！一种迷惘的、恐怖的、痛苦的、也是惊骇的表情立即浮现在苏朴那张枯干的面孔上，他浑身突然抽搐*“当”地一声，那只沉重的钢铸“魔面套”，便坠落下去，他那双充满了绝望的眼睛缓缓投注在胸前没入一半的锋刃正闪烁着冷冷寒芒。

喉头开始有一阵窒息般的咕噜响起，象是在拉着一只破旧的风箱，也宛如一头垂死的猛兽在断气前的哀吟，苏朴的脸色迅速由黄转白，由白转青，他眨动了两下业已散了光的眼睛，讷讷地开口。

“呃……呃……这……这就……完了？”手握剑柄，衣帆悲悯又不忍地移动目光，沉重地道：“怕是如此了，苏朴。”

又痉挛了一下，苏朴吸着气，语声衰弱：“姓衣……的……你狠……碍……”衣帆闭闭眼，苦笑道：“江湖生涯，原本充满狠酷。”

秋离淡淡地将沾满血迹的银牛角在衣袖上擦抹着，他唇角轻撇，毫不

动容地道：“如果你老小子，一刀戳进了衣前辈胸膛！只怕你就会大笑若狂了，衣前辈却还怨般不忍呢？”想转头瞪秋离一眼——但苏朴的脖颈却似僵硬了，他颤抖着，嘴巴一个劲地抽搐不停：“来……世……来……世……你们……两个……全要记着……我……我一定会……索讨此……债！”

秋离冷冷地道：“悉听尊便。”

顿了顿，他转向一脸侧然的衣帆道：“拔剑吧，前辈。”

叹息一声。衣帆道：“剑一拔，秋老弟……”摇摇头，秋离道：“你便是不出此剑，前辈，也不会予他任何帮助，反而更令他承受痛苦，这是一种残酷的慈悲，前辈。”

一咬牙，衣帆霍然将插入苏朴胸脯之内的一半有余的金剑拔出，于是，鲜血涌喷中，这位“八角会”的二龙头便有如一滩烂泥般萎顿倒地，猩红的血不，染得周遭青草成赤！

斜垂金剑，血水凝为一线，自剑尖滴滴滚滚，衣帆双目如雾，满含张芒，他低沉地道：“挥剑饮血，每一次，俱觉心头难安……”秋离平静地道：“那是说假如误杀了好人的话。前辈，象这些视人命如草芥，横行霸道，无法无天的江湖匪类，则杀之便是积德，没有丝毫歉疚的必要，否则，他们将来更不知会做下多少丧天害理的罪孽……”叹了口气，衣帆道：“话是不错，但那总也是一条命，一样有血有肉，与你我无差异的性命，老弟，你说是么？”笑了笑，秋离道：“任何十恶不赦、罪行如发的歹人，前辈，也都是和我一样的有血有肉的性命。”

往前走了一步，他又道：“但是，对那些狠毒齷齪的恶人，又岂能为了他们有着一条生命便放任他们去任意为非作歹，如是这样，前辈，则天下人人全可藉此逍遥法外，，为所欲为了……”涩涩一笑，衣帆道：“你说得对，老弟，但我总是不忍……”秋离无奈地道：“前辈心性慈悲，在下何言？”衣帆苦笑道：“希望老弟你莫笑老夫太过迂腐……”正色摇头，秋离道：“不敢，这也正是在下尊仰前辈之处。”

目光投向另三处拼战的几人，衣帆附声道：“假如没有预料，老弟如今这场拼围，看样，这是我们赢了。”

微微一笑，秋离道：“原在意中。”

深深地看着秋离，衣帆道：“你很狂，老弟，但你却狂得有理。”

秋离也笑了道：“前辈如此一说，便令在下惶恐了。”

顿了顿，他又道：“在下以为，现在应该是结束这场争纷地时候了。”

衣帆轻徐地道：“很好，老弟，我们不妨分配一下工作。”

秋离笑道：“前辈去分饱前辈之劳，剩下的，便由在下包办如何？”衣帆一笑转身，秋离忽然又道：“前辈……”止步回头，衣帆问：“还有事么？”略一迟疑，秋离道：“与鲍前辈交手的三个人中，有一个瘦小枯干，蓄着一把山羊胡子的老家伙，在下猜测，他很可能就是‘八角会’的大执法‘冷魑’莫元义，也就是当年参与谋害在下拜兄的‘八角会’三个余孽之一，在下之意，前辈，最好留下他的性命，由在下亲来了断！”

衣帆无可奈何地道：“老弟坚持如此，老夫当然无话可说，不过，生死是另外一回事，老弟，方法却毋忘慈悲。”

笑了笑，秋离道：“在下记住了，前辈。”

第三十四章 险遭不测

身影宛如一抹疾逝的流电斜射，秋离暴扑向正与梅瑶萍缠战的“八角会”“大能坛”坛主“黑韦陀”范锦福。这个巨无霸手臂受伤，血流如注，任他生得牛高马大，如今和灵滑利落的梅瑶萍较起手来却也显得粗笨无比，转动迟滞，而就在他正愁难以施展之际，秋离便已挟着雷霆万钧之势当头压到！

怪吼如啸，范锦福的沉重“行者棒”往回急拖，双手抢舞，猛然捣向凌空的秋离，秋离却毫不闪让，左掌运足“弥陀真力”，硬生生砍向捣来的棒端。于是，只听“嘭”地一声，闷响扬起，范锦福尖叫着就象要喊破嗓门——那么粗实的一只“行者棒”立即震得七扭八歪，似是一根叫砸扁了的蛇，而范锦福更是双臂折断，斜着朗一旁摔去……眼皮子也不撩一下，秋离如影随进，银牛角乳白色的光华轻闪，横跌的范锦福这一次连叫也叫不出声来了，他闷噪着，痛苦又朦胧地感到银牛角的角尖帮着他的鲜血洒向四周！

秋离冷冷看了一眼身上多出三个血窟窿的范锦福趴在草丛中痉挛，他十分清楚，纵令这痉挛吧，恐怕也不会继续多久了！

吁吁娇喘着，梅瑶萍鬓边鼻端业已见了细碎汗珠，她用衣袖拭着盈盈香汗，似笑非笑地道：“还是我们的秋大侠厉害，我这里拼了命还搞不出一点名堂，我们秋大侠只一下子就解决问题了！”

秋离哧哧一笑道：“瑶萍，你什么时候学会这等油腔滑调啦！”大眼睛一眨，梅瑶萍道：“跟你学的呀，秋离，你不是最不喜欢呆板木讷故作正经的人吗？”耸耸肩，秋离道：“好了，就算你行吧，瑶萍，你去照顾马大哥，其余的事我来办，不用再麻烦你了！”梅瑶萍忙道：“秋离，我们一起……”摇摇头，秋离道：“你歇着吧，马大哥需人照料。”

不待梅瑶萍再说什么，秋离已飞身扑向了那个和周云正斗得热闹的“仙猴”黄吉！

情势的逆转是明显而又血淋淋的；拼战双方没有人看不出来，当然这位“仙猴”黄吉也自心里有数，他与周云之搏，业已占不了丝毫上风，再加上心理上的不安与惶惑，施展起来就越发不是那么回子事了，而就在这种进退维谷，捉襟见肘的尴尬情形下，秋离又似一抹鬼影般逼到！

周云清朗地长笑着，“寿龟剑”挥掠若电掣星泻更加威力，他一面步步紧逼敌人一边大声道：“秋兄，这只‘仙猴’不同凡响呐！”

秋离左边单掌出招，一下于便是七十掌，掌影飘闪如絮，在黄吉的惶急退跃下，他哧哧地笑道：“不过是头老迈的猴子罢了！”

黄吉这时的惊、惧；羞、恐，可以说已到了极点了，单是周云一个人他已经有些难以对付，现在又再加上一个天煞星般的秋离，你又叫他如何承受得了？在对方的剑芒掌影下，他果真被逼得有如一头老猴子般蹲高跃低，气喘休休，模样儿又是可怜，又是可笑！一溜掌影飞射黄吉上盘，秋离笑道：“来，蟠桃献大圣！”

黄吉拼命腾闪，尚不及还手，周云十七剑连成一片光网削来，同时学着秋离的口气笑道：“唠，佛光送西行！”

怪叫着，黄吉险极躲开，这时，秋离猝然闪电般暴旋，银牛角飞快斜指回扫，大笑道：“挑猴腰！”

“嘭”地一记，黄吉腰杆上果然挨了一击，他一个跟随扑向左边，周云

剑刃候映，沉喝道：“挑猴肚！”

剑尖带着一溜刺目寒星，直指着黄吉肚皮，黄吉形容惨厉，吼叫着拼命倒跃，秋离吸了口气，银牛角幻成千百半弯月状的闪光猛烈急罩，风声如啸中，他懒懒地道：“要命！”

“噗嗤！噗嗤！噗嗤！”“噗嗤”重叠着另一声“噗嗤”，“仙猴”黄吉的肋右下并列开了三个大洞，热血四喷肠脏横溢！

“嗷！”

嗥号着，这位“八角会”“大智坛”坛主抛展双臂，打着旋转，带着散溅的鲜血翻滚向草坡下面！拄剑凝视，周云叹道：“这人武功高强，反应快捷，是个能手，可惜他却不知善加利用，投错了码头……”秋离淡淡一笑道：“老实说，伙计，挑个好码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今天在江湖上，有多少好材料却惧弄邪出了事！”

顿了顿，他又道：“你没事吧？”

周云点点头道：“托福；还好！”

舔舔唇，秋离道：“今日之战，我有一个感想……”“哦”一声，周云道：“怎么说？”秋离低声道：“‘八角会’的这些角色大概来说，武功都不弱，但是，却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至少比起少林派的大和尚们是差了……”哈哈一笑，周云道：“秋兄，你怎能将这干江湖草莽来与武林第一门派的少林僧人相比呢？他们的技艺当然不会强过少林派的大和尚们，否则，早就由‘八角会’领导武林，也轮不上少林派了……”哧哧笑了，秋离道：“说得有理，假如‘八角会’这些邪龟孙的本事能比上少林派的一般修为，啊，今天这场仗就有我们苦头吃啦……”说着，两人开始移步行向“中原双绝剑”与敌人激斗的那边，秋离目注战况缓缓地道：“老友，你可知道，你两位恩师的剑上造诣深湛到何等地步，精绝到什么程度么？”面罩后面的周云微笑道：“你说呢？”秋离吁了口气，赞道：“我只能说，比我想象中高得太多了！”周云小声却得意地道：“否则，又怎能合称‘中原双绝剑’！”斜了周云一眼，秋离笑道：“可是，你却该惭愧！”

怔了怔，周云道：“为什么？”

豁然大笑，秋离道：“比起你的两位恩师来，我的老友，你这几下于剑上功夫可真不足道哉，我不禁问你，好小子，这些年你的心思都用到哪里去了，全摆在你那老婆小玫的身上了么？”周云啼笑皆非地道：“呢，秋兄，你真会说笑……”秋离眨眨眼睛，道：“我是在告诉你，老友，尚须向你二位恩师多学习，只要你得到他们一半的功夫这辈子就可受用‘不尽啦！’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周云颌首道：“你说得对，我在以前的日子里，的确荒废了一段宝贵的时光……”拍拍他的肩头，秋离笑道：“时犹未晚，老友，时犹未晚……”于是……他们来站在一旁，全神贯注眼前这场一面倒的拼斗——“金绝剑”衣帆对那山羊胡子，“银绝剑”鲍德战那“八角会”的“大义坛”坛主倪尚强！

当然，形势的优劣是一眼即可判明的，那山羊胡子在衣帆的利剑术下业已左支右绌，汗下如雨，而倪尚强却更加不济，他的“盘龙杆”在鲍德银灿灿的长剑围绕中，早就成为一条又老又疲的癞龙了点！”

秋离似笑非笑半眯着眼，慢吞吞地道：“倪尚强，别来无恙乎？你大腿上的那块伤可养好了？今天真正是难为你啦……”倪尚强气喘如牛，招法零乱而笨拙，他狂吼道：“你休要得意，姓秋的……”摇头，秋离笑道：“垮台

了！又垮台了，可怜‘八角会’，当年垮在我老哥屠孤吉手里，今天却又败在我秋离掌下，而我今天叫你们一垮，‘便永无抬头之日！’

双目血红，青筋暴起，倪尚强口沫横溅地大叫：“没这么容易，姓秋的……”“的”字甫始在他舌尖上打转，银光的飞旋斜扬，这位“八角会”的大雄坛的坛主一个闪躲不及，肩头上一块巴掌大的肉已顺剑飞起，血如泉涌！

秋离哧哧笑道：“老天爷，又是半斤人肉！”

倪尚强痛得面色腊黄，五官扭曲，他脚步浮动，身体踉跄“盘龙杖”挤力挥旋，而鲍德剑刃，闪映回绕，嗤地一下，叹透进了他的大腿！“哇……”干嚎着，倪尚强猛地一个旋转，一屁股坐到地下，他咬牙切齿，双手握仗，又待强撑着站起，但是，他刚才一动……冰凉的，染满血迹的银牛角尖已经忽地搁在他的颈旁，后面，传来秋离温和的语声：“朋友，乖乖坐在那里吧！你该歇台啦！”

痛苦地喘息着，倪尚强惊慌地侧首望向秋离，他咬着牙道：“你且莫……得意……姓秋的，事情不会就这么简单了结……我们即使败了，而我们的后继者也要找你们算帐！”

吁了口气，秋离俊俏又微现苍白的面容上浮涌着一抹悲悯的神色，他低沉又轻细地道：“大坛主，你们哪里来的后继者？别再说大话，就好生坐在这里忏悔些时吧，等一切事了，我斟酌斟酌看，是否能容你一命？”痉挛了一下，倪尚强嘶哑地叫：“住口，姓秋的，我倪某人是一条铁铮铮的好汉，勿需要你来可怜，更不接受你的施舍！”笑了笑，秋离道：“随你的便，象你这种人员令我头痛，坏事做得不少，却还不失善良，宰了可惜，留着可恨——但如果你希望我怎么做，你不妨说明，倪大坛主，只要你记得你所有的机会仅有一次！”

杖剑当胸的鲍德呵呵笑道：“者弟，你别和这胖小子多说啦，他想装英雄就让他装到底，反正留着也是祸害一个！”秋离笑笑，收回搁在倪尚强颈肩上的银牛角，然后，他目注“金绝剑”衣帆与那山羊胡子之战！而如今，显然山羊胡子已经落在下风了！

慢条斯理地指指袍袖，鲍镕一笑道：“老弟，我的兄长恐怕又要用他的手中剑沾饮人血了！”秋离忙道：“不，鲍槐前辈，这人是我的。”

鲍镕奇道：“怎么说，反正总是敌人，你摆平他与衣者大拾掇了他不全一样？又何庸分出彼此？我说秋老弟？”秋离缓缓地道：“这人大约是‘八角会’的大执法‘冷魁’莫元义，前辈，十余年前，他也曾参加与陷害我拜兄的阴毒行动过，血债必须血还，我拜兄的仇，也必须我这做弟弟的报，就这样一点不同而召，前辈。”

若有所感地，鲍德道：“你与你拜兄之间的情感竟如此深厚……”低呐一声，秋离道：“屠大哥赐予我的太多，而我无以为报，前辈，也只有在这件事上替他尽点心力了……”点点头，鲍德道：“很好，秋老弟，就说你这‘饮水思源’的想法吧，便显示出你为人的厚道与忠义来了，一点也不似外传那样的不近情理，由此可见，要了解一个人，除非亲身去体会，光听那些传言附会是不能作准的……”舔舔唇，秋离笑道：“前辈一夸，我更觉得狼狈……”鲍镕大笑，笑声中，眼睛一转，忙道：“老弟，你要接衣老大的手就得快啦，他只怕不用多久便会将那姓莫的老小子移目看去，秋离不觉连连点头，是的，那山羊胡子的一柄缅甸刀业已越来越见沉重，越来越形呆滞了，

迥异于他先前的那股凌厉狂悍之状，反之，“金绝剑”衣帆却仍然剑出如电，挥霍纵横宛如盖天罩地，雄浑非常，两边形势相较，一看就知道山羊胡子这瘪是稳吃了！

沉缓地，秋离道：“不错，前辈，他再挺不了多久了”鲍镕忽道：“但，老弟你在痛下杀手之前，不妨先问清楚这老小子是否真是那个姓莫的，别弄错了人……”摇摇头，秋离道：“不会的，传闻中的莫元义，就正是眼前山羊胡子那样的形象，差不到哪里……”鲍镕道：“还是搞清楚的好。”

眨了眨眼，秋离道：“好吧，前辈。”

于是——

秋离大步行到衣帆与那山羊胡子激斗之处，他在一旁站定，以一种冷峻的声音道：“山羊胡子，你可是莫元义？”

那瘦小枯干，却又形色冷厉的人物业已气喘吁吁，面红汗流，他干边拼命攻击，一边大吼：“老夫还怕承认么？秋离小子，老夫正是‘八角会’大执法莫元义！”

“嗤”了一声，秋离道：“果然不出所料！”

连翻闪躲着衣帆的猛攻，莫元义厉叫：“那么你还多放这几句狗屁作甚？”称陈笑了，秋离道：“只是验明正身罢了！”

狂啸一声，缅甸刀暴挥，期义尖锐地喊：“做你的春秋梦啊，你！”

“啧啧”直响，秋离道：“我却不认为这是做梦呢，老小子。”

一侧身，他又道：“衣前辈，很抱歉，我要接手了——”剑出似条条流光，晶莹透剔，又煞气万千，衣帆飞快旋攻里，语气充满悲悯地道：“者弟，可记得我方才所盲？”秋离点首道：“记得，杀人解怨，亦须手段慈悲。”

衣帆缓缓地道：“那么，你来吧。”

行动之快，就好象秋离原本便是在那里与莫元义较手一样——一片角影，一服罡力之后，他业已代替了衣帆的位置，而衣帆则烟雾似的飘向一边，正与鲍镕并肩观战，他们身后，周云也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凝视着这场搏斗的最后结果。

秋离根本就不缠斗，更不恋战，他一上手便使出“大悲角法”加上“阎王斩”，那种功力的合并显露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令人目眩神迷又魂飞魄散的——乳白色的角影闪烁着一种白茫茫的光华，而光华却扩展成一条条的匹练，由于这些突然涌现的匹练过于密集与广阔，眼睛看出去，便只见雾迷迷，波浩浩的一片乳白了。空气被这些强力形成的光华所撕裂，发出一片鬼哭神号般的凄厉尖啸，劲力澎湃，气涡流转，宛如满空满地全部飞着交织的巨杆，锐利的锋刃，而掌势便宛如千百只吸血婉蛹一样在光流气劲中旋射发掠，更带出那种奇异恐怖的“噗嗤嗤”怪响，早已看不清这些力道的攻击位置，亦已摸不清这些煞着的主要目标了，漫天罩地，几乎包括了每一寸空间！

于是——

缅甸刀的光辉便有如怒海狂涛中的一盏可怜的渔灯，那么微弱又那么渺小的刹时沉没，可以说连一点水花也未激现，就那么乏力地消逝了——纵然那舞刀的人业已使尽了力量！

那一声令人毛发惊然的惨叫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但是，同一时间，在另一个方向，也突然有一声尖锐的惊呼扬起——当莫元义带着身上十七个血窟窿，又骨折肢断地悬空翻滚出去的时候，秋离已经飞出战圈，扑向另一个尖叫传来的位置。

那里，只见方才还在照顾马标的梅瑶萍正在地下翻滚，在翻滚之间，可以看见她身上深插着几支亮闪闪的细窄的柳叶刀，而受伤不轻的马标，却也疯狂了一样扑向对面的一个人，那个人——赫然竟是方才被秋离震成重伤的“八角会”魁首“魔眼双心”丘达！

丘达正半撑起身，满面狰狞恶毒地咬牙惨笑着，他的脸泛音灰色，嘴唇黑紫，唇角更有血槽殷然，在披散的头发陪衬下，那模样简直邪厉如鬼！

而现在丘达，双目突凸，死命地盯着扑来的马标，在丘达手上，一柄又窄又利的半弯柳叶飞刀已经开始举起——狂吼如泣，秋离身形掠在半空，隔着那边尚有数丈之远，他猛然前扑，右臂猝挥，于是，套在手肘上的银牛角，“呼”的一声挟着一段强劲已极的锐风暴射而出，只见；沼乳白的光芒倏闪，丘达已突然惨嚎哀号，整个身子被刺透肋的银牛角撞飞七尺之高，又手舞足蹈地重重挥落地下。

然而，在他方才被银牛角撞飞的刹那，他手上的柳叶飞刀却已适好出手，但因受到银牛角一撞之力，准头偏斜，飞刀闪射，险极地未插入扑来的马标胸膛，却一下子戳进了马标的左臂！

在此际，“金绝剑”衣帆“银绝剑”鲍德“夜泉”周云；三人先后气急败坏地赶来！

顾不得去拨回丘达身上的银牛角，秋离回身返跃，他却先到马标身侧，面色青白又急切地问：“大哥，伤得可重？”马标坐在地下，喘气如牛，泥汗满身，他咬牙瞪眼，嘶哑地叫：“不要管我，快去看看梅姑娘，她的伤比我重得多！”点点头，秋离一个箭步抢到梅瑶萍那里，老天！梅瑶萍的肩膀，右侧肩，左肋，竟然各插着一柄锋利窄细的柳叶飞刀，鲜红的血迹，业已浸透了她的衣衫，顺着露在体外的刀刃往下淌，梅瑶萍那张美艳如花的面容竟在这瞬息之间已经变成惨白如纸。她侧卧地下，满身满脸全沾着草屑泥沙，连那头乌黑如缎的秀发也都披散了下来，形状显得如此痛苦，如此凄楚，又如此令人心碎……跪蹲下来，秋离深深吸了口气，他任是五内如焚，肝肠寸断，语声却仍然那般平静低沉：“瑶萍，你听得见我的声音么？”艰涩地，缓慢地，梅瑶萍睁开了眼睛，她想努力挤出一丝笑容，但显然她又没有做到，仅是极其牵强地勾动了一下嘴角而已。

咬咬牙，秋离忍住心头的焦灼、惊恐与悲愤，尽量柔和地道：“别担心，瑶萍，你伤得虽重，却并没有涉及要害，用不了多久就会康复的，你会好的”语如蚊纳，梅瑶萍终于挣扎着出了声：“你……秋离……怨……怨我吗？”秋离摇摇头，道：“我不怨你。”

原本丰润鲜艳的樱唇，此时已然变为灰白干裂，梅瑶萍微微张了张嘴，孱弱地道：“你……晓得……*秋离……我已真的……不能离开……离开你了……我忍受不篆……那种……没有你在……面前……的寂寞……所以……我跟了来……但我……并没……想到会……会替你……惹下了这……麻烦……”轻轻地，深情地，秋离握住了梅瑶萍的了只玉手，那只柔软滑腻的手，竟是如此冰凉！

秋离强笑道：“没关系，瑶萍，我不怪你，我也不怕你为我惹什么麻烦，老实说，我十分惊喜于你的突然出现！”

梅瑶萍干咳了几声，喃喃地道：“真的？”用力点头，秋离道：“如果骗你，叫我嘴巴生疮！”

微笑挣扎在灰白中浮现了，梅瑶萍艰辛地道：“我信……”使劲握着那

只小手，秋离恳切地道：“瑶萍，你一定要振作起来，知道么？我秋离的老婆是要坚强，硬朗的，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会倒下去，她也要和我一样不屈不服，不输不馁，她必须要活得长久到老掉了牙才行，瑶萍，你如果是我的老婆，你就要做到这些，万万不可泄了气！”

梅瑶萍几乎不可察觉地，十分吃力地点点头，她痛苦地道：“……我要做……你的妻子……我也必须……作这些，秋离……我不要死……真的不要……我不甘心，就此一蜩不……视……因为……我舍不下你……离不开你……片刻也离不开……”喘着气，她又费劲地接下去：“还有多少日……未来的日子……未来的生活……等着我们去共同……创造……那些日子……那些……生活……又一定是……甜美而温馨的……我又怎能……现在就抛下你……走？我不……我不要独个去那个……阴冷又可怖……的地方……我不！”

秋离坚强地道：“当然，你一定不！”

顿了顿，他又昂烈地道：“谁也不能把你从我手中夺去，瑶萍，谁也不能，为了你，我敢向天地挑战，与神抗争，我要护着你，拼着死护你，而我知道可以做到！”苍白又软弱地笑了，梅瑶萍轻细地道：“你会……做到……的……秋离……我知道你……凡是你要做的事……你都能……做到……”秋离温柔地替梅瑶萍拂去发问的草屑，他沉缓地道：“忍耐着，瑶萍，没有什么能分开我们，相信我，也相信你自己。”

又干咳了一阵，梅瑶萍咬着牙，语声进自唇缝：“是……这样……秋离……”这时——“金绝剑”衣帆静静地俯下身来，仔细地检视了一遍，他面色严肃地道：“老弟，梅姑娘的伤势不能再拖了，马上就得治，老夫勉可一为，就在坡后动手吧！”

秋离紧张地道：“前辈，她不会出什么长短吧？”安慰地拍拍秋离肩头，衣帆慈祥地道：“不会的，老弟，梅姑娘端秀淑德，亦非夭折之相，你放心好了，老夫将倾心倾力去做。”

秋离苦笑道：“多劳前辈费神了，我……唉，前辈，你老人家一定知道我此刻心中的感受……”衣帆温和地道：“不用焦躁，老弟，往好处想，事情，他一点头道：“云儿，拿水壶，还有为师系在鞍后的那只小皮囊，里面全装的是金创药材，快点！”

周云一阵风似的奔了过去，秋离却若有所思地道：“原来早就有各而来了……”微微一笑，衣帆道：“这是老夫每次赴战之前的必定准备步骤之一。你知道，老弟，一场互相拼命的搏杀，受伤的人往往并非全局敌方，自己这边也大多避免不了，所以，带点药物总是有益无害的，如今不就正可用上了？”秋离涩涩地道：“我也有过这种准备，但因为用得上的机会少，所以近年竟逐渐忽略了，想想，也真够大意的……”衣帆深沉地道：“有了几次较为刻骨的经验之后，老弟，你便不会再大意了，现在，请你小心点抱着梅姑娘随老夫来。”

连忙俯下身去，秋离异常谨慎地将梅瑶萍平平抱起，然后，跟在衣帆后面，步步踏稳，来到坡后一块微陷地凹地里。

这块凹地四周隆起，边沿生满凄凄青草，底下却是柔软的铺得厚厚的枯萎草屑——想是草梗被风吹落入内，而自然形成这么一层美妙娇垫。在衣帆示意下，秋离将梅瑶萍轻轻放下，就在他弯腰屈膝的一刹那，脸儿对着梅瑶萍的脸儿，这位美丽的姑娘忽然睁开了眼睛，她凝视着秋离，目光中的神

色是那么深情，那么得意，又那么温柔，她悄悄地道：“我爱你。”

看着怀中娇羞人儿，秋离一阵心痛加上一阵心酸，他强笑着，低声道：“我也是。”

后面衣帆已自急忙赶来的周云手中接过水壶与装着药材的皮囊，他干咳了一声，平静地道：“秋老弟，你请上去吧。”

轻轻放下梅瑶萍，秋离转身，讷讷地道：“我也要上去么？”笑了笑，衣帆领首道：“不错，你也上去，老弟，现在还不到你无须回避的时候，当然你早晚会具有此等身份，但非眼前。”

秋离尴尬地一笑道：“呃，当然，前辈。”

说着，秋离匆匆跃上凹坑，与周云快步离开，“银绝剑”，鲍德迎了上来，满脸关切之色：“怎么样？没有问题吧！”

秋离苦笑道：“但愿没有，衣前辈正在准备为梅瑶萍疗治。”

叹了口气，鲍镕惭愧地道：“真是提起来就叫人汗颜，老弟，你正在收拾那草元义，我们却在一侧全神凝注，为你掠阵，大伙全忽略了那姓丘的王八蛋，万万想不到他在重创之下，犹竟能抽冷子施暗算，先不谈这家伙的卑鄙龌龊，就说我们几个吧，反应未免太慢，脑筋也未免太木讷了……”秋离忙道：“前辈万莫如此自责，事起仓促，变化太快，谁也无法面面顾到，又何能独责前辈等人呢？”后面，周云也歉疚地道：“对不起，秋兄……”摇摇头，秋离道：“别这么婆婆妈妈的了，你我是什么交情？说这些话不是也太生疏了么？我听着反觉不快！”

周云苦笑了一声，转身，自旁边草地上拿起秋离的银牛角，双手奉上，他一面低声道：“方才我去拿水壶的时候，也去将插在丘达身上的银牛角拔出取回，丘达那斯、业已陨……”银牛角已经擦抹得干干净净，知道是周云给擦试的，秋离将家伙收好，感激地一笑道：“多谢了，姓丘的老小于委实太便宜了他，依他所犯的罪恶来说，这种死法，他算挠上高香也求不到！”

周云顿首道：“我同意，在他领导下的‘八角会’，可以说邪恶明狠到了极点，几乎没有什么坏事他们做不出来，这种结果的确便宜了他。”

秋离沉吟着道：“总算替宗家母子，报了那家破人亡的深仇了！”

周云一笑道：“不错，若等你那干儿子自己长大来出这口怨气，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更不知道这小于有没有这个能耐呢？”秋离吁了口气，道：“我那乖儿长大之后，想也不会太过窝囊——”他一回头，又道：“去看着马大哥吧。”

在那边，马标正苦着脸坐在那里，“银绝剑”鲍德已蹲在他身边替他察看伤势，但鲍德却不敢动手医治，他在等衣帆前来，在医术上来说，鲍德可是不及他在剑法上的修为十分之一呢……秋离与周云走近马标，没开口前，马标先叹了口气，一脸孔颓唐之色，期期哎哎地道：“都是我不该，兄弟，如果梅姑娘不是正在专心察看我的伤势，她来必会被丘达那邪王八算计，纵使算计到吧，也不台伤得这么重，唉，我这为兄的自己不行，又害了人家……”淡淡一笑，秋离道：“这件意外谁也不能怪，大哥，只怪那姓丘的歹毒龌龊，假设他还有点骨气，便该冲着我们，不应对一个背着身的女人下手！”

叹了口气，马标道：“甭再开脱我了，兄弟，这全是我的无能所至……梅姑娘受伤的那一瞬里，我恨不得扑了过去生吃了丘达那斯，太狠毒，太下流……”秋离低沉地道：“别这样，大哥，你受的伤业已不轻，犹在危急之时，豁命掩护梅瑶萍，就此一点，已经不是常人所能做到……”马标烦躁地

道：“还说呢，我在梅姑娘中伤倒地，发出惊叫的当儿，险些乎连心跳也停啦，当时我只想到完了，这一下可不得了，她就痛得滚在我眼前，眼睛看着，那股子滋味比之我自己挨了刀还难受，如若她日后能痊愈了，我倒勉强可以告慰，假设万一出了什么长短，我，我还有什么脸面见人？”摇摇头，秋离道：“为什么老把过失朝自己身上拉？大哥，我已说过好几遍了，谁也不能怪，只有那姓丘的是混帐。”

“银绝剑”鲍德插口道：“一点也不错，马老弟，你就少在那里自怨自艾了，再说，梅姑娘的伤势虽然不轻，但却要不了命，这件事我可拍胸膛担保，你们不晓得，我那拜兄的岐黄之术相当高明，绝不比当今的一般医生来得稍逊，他那两下子我十分熟悉，再重的伤衣老大也治好过呢。”

旁边，周云也道：“照说，徒弟不该替师父渲染，可是二师父讲得对，我大师父的医道的确精湛妙异，有独到之处，只是大师父平时隐含自敛，虚怀若谷，从来不为人道，故而外面人们甚少知道。其实，他老人家在这方面的造诣，如肯挂牌悬壶，也定将门庭若市，户为之穿了！”

秋离颇为庆幸地道：“好极了，老友，关于这件事，我记得在很久以前你曾给我提起过？当时却未在意……”周云一笑道：“现在可不正中下怀？”苦笑一声，秋离道：“我先前还一直在想赶到哪里去找大夫呢？却竟有一位最高妙的华佗继承人在面前……”面罩后面的那张嘴巴“啧”了一声，周云笑道：“姓秋的，少拍马屁！”

秋离“唉”了一声，道：“你别挖苦我，老友，我这一阵子可真是惶惶不安哪，还是第一次，我感到自己是如此孤立无助，又如此束手无措，就如象一下子坠入了万丈深渊里似的，连心都僵凝了……”周云立即抗议：“这是什么话，‘孤立无助’？我们都是死人了？哪一个不和你同进退，共福祸？怎能叫孤立无助？任是谁也未曾袖手旁观或临阵退缩呀，再说，你又何尝束手无措了？一出了这事，我师父不就马上行动啦？还用得着你‘束手无措’？后面那句话就越发不象话了，好象掉入万丈深渊？连心也僵凝了？真正胡扯，大伙全拼了命救你的意中人呀，她又没死，你何来这种颓丧话？谁都没有站在那里做愣头青，你自个劲的穷磋叹什么？”速速作揖，秋离忙道：“我话尚未说完，老友，你别急呀，我是说，我好象坠入万丈深渊，连心也几乎僵凝了，但是，却在这种绝望的一刹那，衣前辈便救命菩萨似的出现，不由象是我坠落深渊的瞬间攀抓到了一根强有力的藤蔓，整个情势立即改观。马上又再获生机，再获信心，多美妙的人世间……”呆了呆，周云与鲍德、马标俱不由失笑，周云道：“秋兄，你啊，真是一张好利嘴！”

马标也没好气地道：“他这一套！我可是看得太多了，前头说话，后面留截尾巴，只要风色不对，随时可以转动方向……”秋离正色道：“这遭可不是如此，大哥，我是诚心诚意，言出由衷的，因为我的感触上是这样，当然我就这么说。”

吁了口气，道：“不谈这些了——哦，我还险些忘了件事，就在大家手忙脚乱照顾梅姑娘的时候，那两个长头发，穿豹衣的混小子，已悄无声息地背着他们两个伙计溜拉，看上去这几个宝贝也够可怜的，被背的人似已昏迷，背人的人的肩头滴滴一大片，他们人背着人，走起路来简直就象喝醉了，那么拉拉晃晃的，歪歪斜斜的，我看他们这段回程可真的难熬啦……”嘴里“啧”了几声，他又道：“那两个肩头受伤的小子，似乎也伤得十分不轻，趴在地底下好半天才爬起来，依我看，光是流血就要流垮这一对楞鸟了！”

深沉地，秋离道：“放他们去吧，原是故人之后。”

鲍德领首道：“我听见你对他们所说的了，老弟，‘豹子庄’倪宁手下的师侄辈，是么？”点点头，秋离道：“不错。”

鲍德问：“你与倪宁真的有过那段子交情？”笑了笑，秋离道：“一点不假——”舔舔嘴，他又道：“连前辈都有些疑心，也难怪当时我讲出来，他们都不相信，其实，这是真的！”

呵呵一笑，鲍镕道：“两国交兵，临到阵上才叙故旧，论交情，的确是会叫人疑惑哪，谁都会想，天下哪有这么凑巧的事？”马标接口道：“我也听到老弟你与那四个楞小子说的话，是以他们那么狼狈开溜之际，虽然我们看到，但也懒得喝止了。”

秋离低沉地道：“大哥处置得对，就算我发觉了他们几个的企图，我也会放他们走的，他们不懂事，我却不能和他们一样，否则，日后见了倪宁，就不大好交待了，老面子总是顾不着！”

蹦抗獯判獾 F 又道：“据我看，‘豹子庄’这四个后辈小子回去，恐怕也不好消受了，倪宁一定要教训教训他秋离平静地道：“这是免不了的，倪宁的脾气我晓得，他的晚辈开罪了我，他断不会放纵袒护，这四位仁兄十有八成是有乐了！”就在他们的谈话时，坡后，“金绝剑”衣帆已经大袖飘走了出来，一看他那模样，鲍镕笑吟吟地道：“恭喜老弟，老弟，梅姑娘，呃，你那心上之人一定已渡过难关，无所为虑了。”

秋离迷惘地道：“何以见得？前辈。”

眯着眼望着走来的衣帆，鲍德道：“当然我知道，我们的衣老大的走路形态业已告诉了我。”

看着衣帆深沉平静的神色，秋离迎上了去，边喃喃地道：“我瞧不出衣前辈有任何暗示……”衣帆站住，微笑道：“秋老弟，你可以放心了，梅姑娘伤势虽重，万幸未曾波及要害，经老夫细心医治，已告确保无险，但是她流血甚多，元气大损，需要多加调养，老夫看，至多一两个月，便可痊愈如常了。”

—双手抱拳，秋离感激无限地道：“前辈，多谢前辈施救之恩，梅瑶萍有生之年，全是前辈所赐，这里容我代她一拜！”

急忙避开，衣帆正色道：“切勿如此，老弟，你这样一说，就完全见外了，休说老弟你数救小徒于危因，助他得偿夙愿老夫弟兄又何尝未蒙恩施，同沾惠赐！这点小事，老弟你对老夫等之帮助于万一？老夫未曾言谢，便因为视老弟你如同一家之人，免此世俗客套，但老弟你又怎么却见起外来？”不好意思，笑了笑，秋离欣悦地道：“前辈教训得是，我因一时兴奋，所言所行也有些离谱了，尚请前辈大量恕过。”

呵呵一笑，衣帆道：“罢了，老弟，老夫业已为梅姑娘包扎妥当，你不过去看看她么？略歇片刻之后，我们也可以上道啦！”秋离躬身道：“是，前辈，我这就去！！！”

备兆I 恚 只毓 防吹溃骸岸粤耍 氩玻 野若致炭 蟾缙纳耍 营城脓氨泊 A 浦危 炭蟾缙慌恋吹貌磺幔 硇獾 歉觥 私腔 帷 挠嘎踉呱星浚 钇匆哺 幌路潘 貳*！”连连点头，衣帆笑道：

“放心，老夫就过去施医，姓倪的那人便如老弟所言，亦由者夫一并打发了。””那边，马标沙哑地叫：“小子，你快滚过去吧，用不着他妈的惺惺作态，衣前辈他会医治我的，哼，到现在才记起我也受了伤。”

伸伸舌头，秋离不敢再说什么，他放开步子，又急又快，一阵风也似

的奔向草坡后面去了。

第三十五章 双心连系

“中原双绝剑”衣帆与鲍德老兄弟两及周云等一行三人，先行赶回“小青山”去了，因为梅瑶萍的伤势不适于移动，所以暂时便在距“白草坡”上有五十里地的一处小村子住下来。

这小村上有二十户不到的人家，这些朴实的乡野之民大多耕种几亩田地，少数便靠行猎打樵维生，他们行猎打樵的地方便以“大玄山”为中心延展到附近的山区里，这里，环境十分单纯，民风也相当的敦厚。

小村子叫“安学村”，倒还带着几分书香气呢。

秋离与梅瑶萍、马标三个人便在这里租下幢村子中所能找到的最好房舍住下。所谓最好，也不过就是前后两进的三间砖瓦房而已，一明两暗，有竹篱围绕，在村尾，门前有溪，屋后尚有一片小小的竹林子，景色倒也清幽宜人，别的谈不上，住在此处养病调理却是蛮合适的……今天，已是他们住在此地的第十天了，“中原双绝剑”及周云三人，恐家中人等得焦急，已经赶了回去，他们是在五天前走的。

现在，是清晨。

天气并不太好，空中是灰苍苍、乌重重的低云，相当寒冷，郊外与屋面也全沾布着白凛凛的严霜，看这天气，呢，恐怕要不了多久就飘雪了，算算日子，也该入冬啦……从自己与马标合住的那间卧房出来，秋离到了梅瑶萍的寝室门前，他轻轻敲了几下门，轻轻地叫：“瑶萍，醒了没有？”房里，几乎是立即的，梅瑶萍的声音带着点疲倦与磁性韵味回应：“早醒了，秋离，天气好冷碍……”不禁笑了，秋离道：“反正你有足够的理由赖在床上，天气冷不冷，倒不是一回事了！”

传一声娇媚的轻笑，梅瑶萍在里面道：“你呀，就会损人……”秋离一笑道：“可以进来么？”很干脆，梅瑶萍道：“门没下闩，一推就开。”

当然，秋离是推门而入了，他回身又将门掩好，然后，目注榻上的梅瑶萍，这十余天来，有赖于“金绝剑”衣帆事前的悉心调治与他本人的体贴照拂，梅瑶萍的伤势可说大有起色，非但伤口全长合了，连精神也爽朗明快了许多。她半伏在榻端，曲着腿，拥着棉被，一件雪白的外裳便披在肩上，她的乌黑秀发瀑布也似自然地倾泻下来，油黑的发丝衬着她白里透红的美艳面庞，衬着她那双水汪汪的、凝视着秋离的明眸，那神态，抚媚极了，也俏丽极了……秋离不禁有些着迷地看着她，下意识里有一种强烈的，想上去亲吻她一下的欲望。

“噗嗤”笑了，梅瑶萍开口道：“老看着我干吗？不认识？”突然惊悟，秋离竟有些腼腆的感觉，他搓搓手，道：“我，呃，瑶萍，我怎么每一次看见你，都觉得你比前次好看了几分？”“阵”了一声，梅瑶萍羞涩地道：“我还不是我？有什么一次比一次好看的？你呀，就生了张巧嘴，专门会嘲弄人连忙否认，秋离道：“天地良心。”

忽然，他觉得房里有点冷，游目四顾，唔，靠有的那扇窗户竟然是敞

开的，从窗口，可以望见后面那片青翠冷绿的竹林，以及远处隐隐的山脉，但是，却也让外头的寒气飘进来了。

走到窗前，秋离摇头道：“天这么冷，还开着窗睡觉，也不怕着凉了，你身子尚不够硬朗，怎么这样不知爱惜？”梅瑶萍忙喊道：“这你要做什么？”秋离回头道：“关窗呀！”

梅瑶萍不依地道：“别关，秋离，我喜欢这样，开着窗房里通风，又清新，又鲜亮，要不，会把人闷死了。”

犹豫了一下，秋离道：“但太冷了对你身体不好——”嘟嘟嘴，梅瑶萍扭动着道：“不嘛，不要关……”秋离眉头一皱，走了回来道：“好吧，不关就不关，你想要做什么，就一定要依你才行，妈的，我真把你宠得不象话了。”

怔怔地盯着秋离，梅瑶萍眼圈蓦地一红，她委屈地道：“你——秋离，你根本不爱我，我，我也没说什么，你就不高兴了，连讲话也……”一见梅瑶萍竟然伤了心，秋离不由有些发急，他连忙安慰地笑道：“别，别，瑶萍，你看你，我嘴里带个三字经，也不过就是习惯成自然，并没有其他含意，你怎么就当了真啦？”梅瑶萍仍然欲啼地道：“那你干嘛还皱眉？好象好不舒服的样子，更好象憎厌我的样子……秋离，你不高兴怎么的，你知道我除了你再也无倚无靠，无所投归了，你打我，骂我都可以，就别摆出讨厌我的神态……”秋离暗自叫苦，他忙道：“唉，你这是说到哪里去啦？不是越讲越离谱了么？我几时讨厌你了？真是冤枉煞人，瑶萍，可别瞎猜疑，假如说，你与我之间的情感到了今天你还不相信我，那，那又叫我怎么办？”抽噎了一声，梅瑶萍道：“我知你全是一番虚情假意……只是为了可怜我才要我……你对我的情感，除了怜悯，就没有别的了……”一跺脚，秋离道：“王八蛋对你才是怜悯，我对你是不折不扣地爱，一种沥血剖心的爱，骗你一句，我就是你的儿！”

俏脸上倏然赤红，梅瑶萍心头却满意甜蜜无比，她又羞又急又喜悦地叫：“不要胡说，谁……要做你的妈？”眼珠子一转，秋离涎着脸道：“正好，你不愿做我的娘，就当我的老婆吧，将来做孩子他娘，嘻嘻，孩子他娘呐！”猛一下将脸儿埋入膝前的棉被里，那种妖媚又羞燥的声音，却带着点低窒自棉被的隙缝里传出：“不和你说了……厚脸皮……”哈哈一笑，秋离道：“我的乖乖，现在侍候你可真叫不容易哪，软硬不吃，弄不好就大发雌威，文武齐上，可比我对付千军万马还要难！”微微将脸儿抬起，梅瑶萍双颊红通通地道：“我就是耍气你嘛，要叫你受罪，想想以前那几次，你不把我整了个够？瞧着看，将来我非使你怕我不可，我一定要管你管得紧紧的！”

秋离揉一下手，道：“成，怕老婆的人有福了，我秋某人天不畏，地不怕，谁的帐也不买，这种横霸霸的日子搞久了也无啥意思，找个人怕怕不正新鲜？何况又是你这么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哪？”啐了一口，梅瑶萍佯嗅道：“你不要自鸣得意，一个劲说俏皮话，将来你就会知道我的厉害了，哼，看我不收拾你！”

坐到榻沿，秋离一笑道：“我心甘情愿，结了吧？”睁大那一双美眸，梅瑶萍道：“真的？”秋离吁了口气，道：“当然——”顿了顿，他又笑道：“老实说，我生平至今，斗过的英雄好汉，奇人异士，不胜枚举，无以为新了，纵然有好些次处境也相当艰险困难，也还不至于到束手无策的地步，但是，对于你，什么我都感到毫无办法？打不忍打，骂不舍骂，就连皱个眉头，瞪瞪眼吧，只要一看见你那种委委屈屈，哭哭今今的模样，也不知怎的心就

软了，气也消了，连心也怪疼的梅瑶萍注视着秋离，低低地道：“你说这些没骗我？”秋离严肃地道：“一点也没有。”

美美地笑了，梅瑶萍道：“晓得这是什么原因？”秋离抿抿唇道：“你说说看。”

毫不迟疑，梅瑶萍道：“这就是表明——你爱我。”

笑了笑，秋离握住了梅瑶萍的一只柔手，道：“很好，你自己也承认了，我爱你，是么，那先前你为什么又说我不爱你呢？咽？”娇羞地低下头，梅瑶萍小声道：“那……那是逗着你玩的嘛……”用力握着那只又软又滑又柔腻的小手，秋离笑道：“不行，要罚！”

眼角膜了他一下，梅瑶萍轻轻地道：“怎么罚？”舔舔嘴，秋离压着嗓门：“让我亲亲。”

摇摇头，梅瑶萍道：“不，我还没梳洗……”吸了口气，秋离道：“我不在乎，我就喜欢你现在的味道儿。”

拾起脸儿，梅瑶萍望着秋离，好一阵子，她缓缓闭上眼，弯长的睫毛微微耸动，逐渐地，她将上身凑近，仰起唇儿，红艳艳的唇儿……温柔地伸出双臂，秋离紧紧将梅瑶萍抱入怀中，然后，他俯下脸，在梅瑶萍芬芳滑润的柔唇上轻轻印合上他的唇，开始是一种平静的接触，慢慢地，他吸吮起来，搂得更紧，四片唇也贴得紧密了……男女之吻，是奇妙又传神的，也是美蜜温馨得无以复加的，他(她)们用舌尖的挑逗来说话，以齿唇的磨擦来表露双方的情意，呼吸在息息相连中倾诉着千万个爱，心贴着心，却已将魂儿魄儿也相融了。亘古以远，有许多种表达爱情的方式，但无疑地，亲吻才是无数种表达相悦之情的最好一种，又最为人们所乐意接受的一种，它热烈却不猥亵，美蜜也不挑逗，温馨而不淫邪，高难又不失实惠，当然，秋离和梅瑶萍的感觉也是如此的了。

长久有些透不过气地轻轻推开秋离，梅瑶萍脸红颊配，有如三春的桃花，她微喘着，羞不自胜道：“秋离……你差点害我窒息了……”搂抱着她，秋离一边贪婪地嗅闻着她鬓角颈项间那种令人心神荡漾的幽香，意犹未尽地央求：“再亲一次嘛……瑶萍，宝贝，再亲一次嘛……我觉得才刚开始，怎么你就推开我了？”红着脸儿，梅瑶萍声容蚊蚋道：“亲了好久……我都喘不过气了……你怎还说才开始？秋离，别这么急嘛……”抱着双手不放，秋离粘缠地道：“不行，一定还要再亲一次，我刚才享受的那股滋味，才有点美头，就叫人扫了兴，那怎么耐得？”梅瑶萍紧紧依在秋离怀中，脑腆地道：“那……有什么滋味嘛？我的嘴里又没有糖……”低声一笑，秋离道：“宝贝，你的唇儿柔美软润，芬芳甜蜜，更有一种无法比拟的温暖郁馨的味道，亲着，就象慢慢吸饮浓醇又不失清恬的美酒，晕淘淘，火热热，又轻飘飘的，连心都醉了……”不依地用面颊在秋离胸膛上揉擦着，梅瑶萍害躁地道：“你……秋离，你就会瞎编排……哪有你所说的这么奇妙？怎么……我自己就没觉出来我的嘴唇有这么多好处？”轻声笑了，秋离道：“你的嘴唇是幽谷香兰，没人探过，自是发挥不出它的妙处，而我尝试了，当然便知道个其中三昧……”半瞋着眼，梅瑶萍低柔地道：“我说不过你……”秋离开玩笑地道：“告诉我，瑶萍，我是第一个有幸品尝你芳唇的人么？”猛地睁大了眼，梅瑶萍的脸色顿时变成苍白：“秋离——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又把我看成了什么人？我……我在你眼中竟然如此下贱？”呆了呆，秋离想不到自己随便的一句戏言，对方却会有如此激烈悲愤的反应，他急忙道：“不要认真，

瑶萍，我真是说着玩的，毫无他意，当然我知道你的冰清玉洁，我更晓得你出污泥而不染……”梅瑶萍伤心地道：“我这样待你，这样爱你，你竟会讲出这样的话来，秋离，你既不相信我，就干脆让我死了吧……”秋离急得手足失措地道：“唉，唉，我全是逗着你玩的。”

一点邪心也没有，瑶萍，你又何苦这么看不开？真他妈的，我不是在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么？好端端的却冒出这句话来！唉，方才那种柔情蜜意的绮丽的气氛竟叫我自己给破坏了，煞风景，煞风景，我真正混帐，简直是岂有此理——”他一面道歉，一面自怨自艾，又厚着脸皮道：“就算我放屁好了，我的心肝，你知道我爱你嘛，开开玩笑也只是增加点情趣，并没有不信任你的成分……”咬着下唇，沉默了好半晌，梅瑶萍才幽幽地开口了：“以后，秋离，不准再象刚才那么侮辱我——”秋离如释重负，举起右手道：“我起誓！”

摇摇头，梅瑶萍低细地道：“不用啦，秋离，我只是要你相信我，不论在认识你以前，或是以后，我决没有做出一点对不起你或对不起自己的事——”用手指轻轻拭了拭眼角，梅瑶萍又道：“我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跳进了混杂的江湖道上，更糟的。是我容身的圈子又竟是一个最为黑暗污秽的圈子，这是个大染缸，是个能把人吞噬了的大染缸，我只是个女人，一个除了有点技击本事之外，与其他任何女人无异的女人，我当然没有法子改善我容身的环境，因此，我随波逐流。我不否认在我处在那个圈子里的时候做过一些违背良心的事，但我却不是甘心情愿的，我很痛苦，很寂寞，可是，我是这条路上的人，有莫大的压力在我背后迫使我，我又怎么办呢？不过，虽然如此，有一点我却自始至终坚守不渝——那就是我的节操，秋离，我一直是清白的，到现在仍然一样，在你之前，没有人可以碰我一下，连一下也没有，我是纯洁的，所以，我敢不怕羞耻，主动示爱，秋离，只有这个条件才给了我勇气，如果我早已失贞，我哪里还有颜面再要求你的施舍呢？”秋离忙道：“我爱你，瑶萍，绝非施舍……”叹了口气，梅瑶萍道：“但愿是这样子……”秋离情急地道：“就是这样子，哪还有什么但愿不但愿的，瑶萍，你怎么老是钻牛角尖，一点也不体谅我？”轻轻地，梅瑶萍道：“我可以告诉你，秋离，你是第一个亲我的人，碰我的人，也是最后一个，你是我第一个所爱的人，同样的，亦是最后一个了……”秋离严肃地道：“瑶萍，这正是我要向你说的话！”梅瑶萍星眸流波，她悄声道：“我也是你第一个？”用力点头，秋离道：“当然！”

梅瑶萍垂下颈头，道：“也是最后一个？”秋离低沉地道：“正是！”淡凄凄地一笑，梅瑶萍道：“只怕未必。”

一怔之下，秋离气冲冲地道：“我说的全是真话！”

垂着头，梅瑶萍细声道：“或者，我是你最后一个所爱的尚有可能，但是，我不敢相信我也是第一个……”脸红脖子粗地，秋离恨不得掏出心来道：“我绝不骗你，你以为我以前很风流，很放浪？只是老天爷做见证，我是连一个女人的手都没摸过……”哼了哼，梅瑶萍道：“我不信！”

秋离冒火道：“你可去问去查，去刺探！”

眼波一飘，梅瑶萍道：“问谁？”

想了想，秋离道：“有的是人，譬如说，马大哥、周云、‘中原双绝剑’二位前辈，另外找在‘缺肥山’上的那帮子老伙计……”嘟嘟嘴，梅瑶萍佯嗔道：“这都是你那边的人，那还有不帮着你说话的？不作数。”

秋离敲了敲脑门，愤愤地道：“你随便去问谁都行，看看我曾和哪个女人不干净过？假如有一件这种事，我就自己吊颈给你看！”

凝注着他，梅瑶萍也暗里促狭地道：“那么，为什么你的动作如此老练，调情的话说得这样流利？”尴尬地咧着嘴，秋离困难地道：“这个……这个……便只有说是天生的了，我也搞不清楚怎么会这样？其实，以前我毫无此种经验……”一撇唇，梅瑶萍道：“我不信，为什么我就没有这样的天才？”秋离窘迫地道：“因人而异罢了，你的武功也还没有我高呢，难道你亦起了什么猜疑之心？每个人的成就总是不会完全相同的哪……”顿了顿，他又道：“再说，我有一双眼，两只耳朵，一颗脑袋，我就不会看，不会听，不会学么？没吃过羊肉，也曾看见羊在满山跑呀，何况这种事又不是什么困难的事，用不着经验，往往就无师自通了……”没有再继续逼问下去，梅瑶萍娇嗔地道：“哼，算你会赖！”

秋离赶紧道：“都是实言，没有半个虚字！”

抿抿唇，梅瑶萍恨恨地道：“好吧，我就饶你这一次仍然未曾忘记方才的要求，秋离揽着梅瑶萍腰肢的双臂微微紧了紧，他哧哧笑道：“不生气啦？那么，可以再亲一次了吧？”梅瑶萍没好气地道：“也没见过你这么赖皮的人……”秋离央求道：“来嘛，宝贝，亲一下……”叹息一声，梅瑶萍静静地道：“你还非要我说‘可以’才行？”迷惘地，秋离道：“要不，还能用强么？这就失掉意义了。”

“噗嗤”一笑，梅瑶萍道：“也不知道你是真的抑或装的，一副楞头楞脑的样子，秋离，至少有一点我不妨教教你——当一个女子心里答应和你亲热爱抚的时候，她不会坦率到明白表示，如果她不拒绝，那就是说……她愿意了。”

当然，秋离绝不是傻到这种程度的雏儿，他知道，如若再不动，那却真可以与白痴为伍了，于是，轻轻地，他又吻了下去。

这一次吻得够长久，梅瑶萍任是呼吸迫促，脸儿配红，鼻翅儿急速翕合着，但她却丝毫不作挣扎推拒，就那么温顺地任凭秋离拥抱着，吸吮着，她要秋离亲个足，吻个够好一阵子，秋离才满意地将嘴唇移开，脸孔贴在梅瑶萍滑嫩的面颊上，轻徐地吁了口气道：“有人形容美丽女人的呼吸是‘吐气如兰’‘幽馨温香’，可是一点也不错，瑶萍，你就正是如此……”梅瑶萍悄声笑道：“亲够了？”秋离笑道：“哪会够，这一辈子也亲不够，我是怕你累了，暂时让你歇会，过一阵子，咱们再慢慢亲热。”

眼波微横，梅瑶萍轻阵道：“馋！”

哈哈大笑，秋离道：“美色当前，秀色可餐，馋就馋吧！”

忽然象想起了什么，梅瑶萍低喟道：“对了，秋离，你刚才说女人的呼吸象什么？”秋离道：“吐气如兰，幽馨温香，就象你……”梅瑶萍有些艰涩地苦笑：“我听了这两句话，突然想到，假如我这次中了丘达的柳叶飞刀而治不好的话，恐怕早就连气也无法吐了，那你现在又到何处去寻找说这两句贫嘴的对象？”也不禁想之犹有余悸，秋离忙道：“好端端的不要说这些话，瑶萍你已经医好伤了，还‘假如’那些不祥的事情做什么？况且你的生相亦非夭折之状，便是受创再重也死不了的，记着，吉人自有天相，再经艰危，也是有惊无险的。”

凤眼儿一眨，梅瑶萍道：“你那么怕我死呀？”秋离正色道：“你心里清楚，何必多此一问？”嫣然一笑，梅瑶萍道：“我喜欢多听几遍你说多么”

舍不得我。”

哧哧笑了，秋离道：“很好，以后日子长着，有你听腻味了的时候。”

梅瑶萍正待再说什么，隔壁，已蓦地传来马标那嘶哑的叫声：“兄弟，兄弟呀，别再光顾亲热啦，你出来看看，篱笆外头是些什么人来啦？”扮了个鬼脸，秋离悄声道：“老大在吃喝了，瑶萍，我出去看看，待会那房东的老婆送早饭来的时候，你先吃，我尽会抽空来陪你。”

轻轻点头，梅瑶萍笑道：“快去吧，反正——没事记着到我这儿来就行——”隔壁马标的嗓门又拉开了：“咦？兄弟，秋兄弟，你出来了没有？怎的还看不见人？”没好气的，秋离一迭迭答应着启门而出，他进了自己与马标合住的房间里，在一张靠窗可以眺望房外风光的竹榻上，马标正托下巴在窗槛上朝外观望，他斜眼瞥及秋离进来，急忙“嘘”了一声，低促地道：“小子，你他妈的怎的搞了这么久才来？梅姑娘在喂你吃奶吗？”脸一红，秋离啼笑皆非地道：“别开玩笑——”匆匆招手，马标压着嗓门道：“别提了——快过来看看，他们已经走近啦！”

有些诧异地，秋离道：“谁快走近了？”一瞪眼，马标低吼：“你自己过来看看呀！”

秋离无可奈何地走近窗前，目光自撑起的窗口投出，穿过竹篱隙缝，恩，可不是，在小溪侧面的那条土路上，正有四人四骑，指手画脚地缓缓朝这边行来，只要一打眼，便能看出这四位仁兄全都是江湖人物，而且，他们所要来的目标，亦好象正是这里呢！

带了三分怀疑，两分迷惑，秋离喃喃地道：“同道朋友，他们到这荒野地来做什么？看样子，他们还正是朝我们住的房子来……”眯着眼睛瞧，马标小声道：“你认识不？”摇摇头，秋离道：“面生得很，一个也未见过，大哥，你呢？”舔舔嘴巴，马标道：“不认识。”

转身，秋离随手抓了件灰绸长衫披在肩上，藉此掩遮他那袭纯黑色劲装，他未扎头巾，浓黑的头发便束结在头顶，用一根黑丝带系着，现在，他看上去十分淳朴而平实，似一个本本分分的寻常后生一样，看不出一点那种独霸江湖的彪悍之气来，除了他眉宇之间，还隐隐透着一股子英武不凡之概。

马标瞧着他，道：“你要出去？”

点点头，秋离道：“这些人八成是要到此处来，现在房东不在，我们就是屋主，总得有个人出去招呼，是么？”笑了笑，他又道：“而你不能去，梅瑶萍更不能走动，除了我出面之外，便没有别人了，打扮得土气点，也免得叫人扎眼，江湖上的朋友们大多容易动疑心，我们不愿意在如今找麻烦上身。”

马标按了按早已接合了的肋骨，嘀咕道：“说的不错，最好打发他们上道，我不喜欢有人打扰，伤处有时候仍在隐隐作痛哩……”秋离道：“当然我会打发他们的。”

说着，他转身快步离开，刚刚走到客堂，篱门外，已传来几声马嘶，有人拍着竹门，一个沙沙的嗓音叫道：“喂，里头有人没有，快开门……”答应着，秋离推开那两扇客堂的剥落红门，跨过门槛，故意迟迟疑疑地站住问：“你是谁呀？找哪一个？我爹和我大哥全上山打猎去啦，只有我嫂子与我在家里，我嫂子还生着病哩……”拍门的是个满脸横肉，粗里粗气的壮汉，他穿着一身厚厚的灰袍，形色十分粗野地叱呼：“混小子，你先开门再说，外头又冻又冷，就叫我们站着说话么？你们这里待客也不是这种待法呀！”

磨磨蹭蹭地朝前走，秋离仍然摆出一副老大不情愿的模样道：“你们到底要找谁嘛？我们姓金，好象一直没有遇过你们这样的亲友呢……”那壮汉怒道：“他娘的，你不会先开门？还要唠叨多久？”畏畏缩缩地上前将竹门启开，秋离袖着双手站在门边，他十分委屈地道：“门开了，老爷……”回过身，壮汉向一个年约六旬，面容瘦削冷峻的灰袍人恭谨地道：“师祖，且请师祖入内暂歇。”

如电的双目锐利地向四周扫，老人鼻孔中冷淡地“呢”了一声，然后，他举步便朝院中走进——慌忙伸手拦阻，秋离急叫：“慢着慢着，这位老丈你慢点闯，此处乃是我家的私产宅，有什么事不妨向我明说，又怎能不经主人同意便乱朝里撞？”老人“呸”了一声，厉声道：“拿开你的脏手！”

壮汉一把抓着秋离的前襟，猛地一记“扣腿”，秋离也不反抗，任他将自己摔了个屁股蹲！

狞笑一声，壮汉道：“娘的，你个小鬼崽子活得不耐烦了？朝着我们‘太苍派’的师祖动手动脚的？若非看你是个胎毛未脱的小猢猻，大爷不活拆了你才怪！”

后面，另一个方面大耳，脸色铁青的中年人在此刻皱了皱眉，威严又雍容地道：“够了，李斌，我们还要租人家的房子呢。”

叫李斌的壮汉立即垂手退到一边，谄笑道：“是，掌门师伯，但这小子也太不开眼……”哼了哼，那位“太苍派”的掌门人理也不理地随在前行老人之后进入客堂，另一个肥胖秃顶的人物拍了拍李斌肩头，笑道：“小子，掌门人心情不佳，你还是少替他惹麻烦的好。”

李斌连忙低声道：“晚辈省得，四师叔。”

地下，秋离一边装成那种又委屈、又窝囊的样子爬了起来，心里却反而高兴万分，是“太苍派”，“鬃虎”何大器原属的宗派，也是被同门篡位夺权废了他内功的宗派，秋离答允过要协助何大器重振门规，讨逆正名的，而且他已打算就在这次回去之后便要展开行动了，却万万想不到此时此景此地，“太苍派”的一干叛徒们竟然自投罗网跑来了这里，无可置疑的，那瘦削冷峻的老人便是“太苍派”如今辈份最高的那位师叔了，而那脸色铁青，长得方面大耳的中年角色则定是原来的“太苍派”的大掌门二师弟，现在却竟然休猴而冠，自行升格做起“太苍派”掌门人来了。还有那个眸子，极可能便是“太苍派”旧掌门人的四师弟——秋离知道“太苍派”在何大器这一辈，一共只有五个人，以何大器为首——叫李斌的壮汉，依他的称呼推断，大约是他们的师徒，恐怕为旧掌门人三师弟的徒儿……秋离暗自兴奋，这下，他晓得可以大大的替自己省下不少力气了！

这时——

李斌回来咆哮：“还不爬起来？娘的，你不要给大爷装死赖活，赶紧进去，本派师祖有话同你说！”

拂挥着身上的灰土，秋离哭丧着脸道：“你摔痛我了牛眼猛瞪，李斌怒道：“混帐玩意，你还叫苦？这只是最轻的，你再粘粘缠缠，大爷可以揍得你连尿都流出来！”

没有再说话，秋离扮成一瘸一拐地走向了客堂，他艰辛地迈过门槛，站定，讷讷地道：“各位老爷，有……有什么话见教？”老人早已自行落坐，他大拉拉地连正眼也不向秋离瞧一下，那方面大耳的中年人虽然站着，却神态居傲地道：“你叫什么名字？”吞了口口水，秋离心想：“别得意，老狗头，

马上，你就会后悔你们这种凌人之罪了……”他口中却期期艾艾地道：“我……我姓金，叫阿二……金阿二……”“呢”了一声，对方又冷森森地道：“家里有些什么人？”秋离畏惧地道：“只有，只有四个人……我爹，大哥，嫂子，和我……爹和大哥上山行猎去了，嫂子又生病躺在床上，眼前就我一个人顾家……”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陈诉，中年人道：“你爹儿你哥哥什么时候可以回来？”秋离讷讷地道：“大概……要好几天呢……”中年人暴躁地道：“太久了，我们不能等他们回来才商量，现在就要决定，小子，我们要租赁你家的房子。”

故作吃惊之状，秋离忙道：“不，不行呀，我们就这一栋房子，租给你们我全家到哪里去住？况且我嫂子还害着病，不行，万万不行……”脸色一寒，中年人怒道：“行也是行，不行也是行，我们就在此地住三天，等两个朋友前来会面，另外，我们不要你们全部房间，只需这间客堂和一间寝室就够了，但你们却决不准私自到我们住的房间来——李斌！”

李斌踏步上，躬身道：“在。”

中年人大声道：“给他七钱银子作为这几天的房饭钱，我们‘太苍派’自来不做横行霸道，仗势欺人的事！”

李斌答应着伸手入怀，构了半天，掏出一小块比指甲盖似乎还小一点的碎银块丢到秋离脚前，边厉色道：“还不谢谢本派掌门人的恩赐？”纵然是故意装成这种土里土气，老老实实的样子，秋离也有些忍不住心头火了，他目光定定地望着脚下那块细碎的银屑，又缓缓移到李斌凶模的面孔上，咽了口唾沫，皮笑肉不动地道：“你是说，呢，李大爷，叫我谢恩？”李斌恶恨恨地道：“没生耳朵？你！”

搓搓手，秋离茫然道：“谢——什么恩？”双目怒瞪，李斌咆哮：“赏你银子，你还不谢本派掌门的厚赐？”苦着脸，秋离的话却说得促狭：“三天的房饭费用在四个大活人身上，恐怕七钱银子是太少了点，那只够几只鸡的啄食，可是鸡却不住房子，全在野地放落的，再说，我们住的地方小，实在也无法租赁住人，七钱银子我不敢要，请各位大爷收回去，我也犯不着谢这个恩了……”猛然握拳，李斌吼道：“好他娘的你个利嘴利舌的小滑头，竟还转着圈子骂人哪，看不出你人虽愣心眼倒不小，我李爷今天便看你有多少刁法！”

秋离急道：“我只是打譬喻，也没有指你们的人，没道你们的姓，怎么说我转着圈子骂人？你，你你是仗着身大力不亏，要欺侮人么？”踏上几步，李斌凶狠地道：“你还嘴硬，我这就先收拾你后面，中年人冷冷地道：“不准动手，李斌！”

赶紧站住，李斌回头，颇有点不甘地道：“掌门师伯，你老看看，这庄稼小土蛋子表面老实，骨子里却又奸又滑，不整治整治他，他还当我们寿头呢！”

中年人冷淡地道：“现在是什么样的节骨眼儿？哪还有心来想这些罗索？错开此次，你活剥了这小子我也不会管！”

李斌忙道：“弟子这就饶他一遭——”

目光如刀般寒森森地盯视在秋离的面庞上，象要将他看透看穿一样，半晌，中年人才沉沉地道：“我姓朱，叫朱伯鹤，是武林‘太苍派’的掌门人，武林中的朋友都称我为‘紫手盈，因为我们的确有借你住处一用的苦衷，所以就必须要借下，不管你愿不愿意全是一样，小子，如果你再言语含刺，

态度蛮横，恐怕你就会大大地吃苦头了，我先警告你，别到时候埋怨我们手段太辣！”

一脸的愤恨不平，秋离大喊道：“人家的住处不愿租赁给你们莫非还不行？朗朗乾坤之下，难道就没有理没有王法了么？哪有这等强横霸道的事？”叱了一声，李斌叫：“你他娘的再顶嘴！”

狰狞地一笑，朱伯鹤道：“此时此地，小子，我们即是天理，即是王法，你纵使心里不甘不服，恐怕也只好忍受了！”秋离悻悻地道：“你们敢——”大吼如雷，朱伯鹤狰狞地道：“金阿二，你再执迷不悟，一味顶抗，我就先毙你于掌下！”

面容上竟然果真涌起一片苍白，秋离故意犹豫了老大一阵，才做出那种敢怒不敢言的忍气吞声之状道：“好——吧，反正你们拳头大，我，我认了便是……”哼了哼，朱伯鹤道：“早告诉你，你别无选择！”

秋离苦着脸道：“我，我这就去将我自己住的那间卧房收拾出来……”大模大样地点点头，朱伯鹤道：“这样才对，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好生在这几天里侍候着我们，包你吃不了亏的。”

叹了口气，秋离道：“随你们怎么说吧，我人是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你们人多势大，强买强卖，唉，我又有什么法子？”朱伯鹤双目一瞪，叱道：“不准胡扯！”

搓着手，弓着腰，秋离无精打彩地就要离开，他刚一转身，朱伯鹤已严厉地在后面叫道：“站住！”

怔愕了一下，秋离回过脸来问：“又有什么不对？大爷朱伯鹤一指地下那块碎银，冷冷地道：“将银子拿去，‘太苍派’素来明理通情，公正谦和，绝不占人家便宜，更不仗势欺人，我们租房吃饭，照样付钱！”

气的双眼都几乎翻了白，秋离却只好返身弯腰，将地下那块风都吹得走的碎沙银块拣起，塞入怀中，然后，一言不吭地掀帘出了客堂。

背后，隐约还传来那李斌不屑的语声：“这小子不够一巴掌扇的，他娘却还有几分狗熊脾气呢，可恨……”推开寝室门，秋离又及时掩好，目芒向房里一闪，唉，靠窗的那张竹榻上，马标呢？怎么不见了？他正自一愕，就在那具粗陋的白木柜橱后头，马标突然探出脑袋。这位当年的黑道好汉先“嘘”了一声，然后低促地问：“事情怎么样？我好象听到那些家伙自称‘太苍派’的人物？”点点头，秋离笑道：“不错，大哥，我们小心点弄，说不定何前辈的那个心愿就可以在这里完满解决了！”惊喜地，马标道：“可是‘太苍派’的那些正主儿全在？”秋离低声道：“全在，这些混球恐怕要在此地住几天呢，方才还硬逼着我要租房赁金，包括伙食在内，四个人，一共给我七钱银子！”

马标“嗤”了一声，火道：“妈的，四个人连吃带住好几天只给七钱银子？这个价钱刚够他们住到猪圈里去吃豆渣！”

哧哧笑了，秋离道：“不用，他们住在这里正好，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后悔为什么不搬到猪栏里去住呢，和他们马上便要遭遇到的乐子比较起来，他们将要感觉到住在猪栏里实在要比住在房子里幸运得多。”

摸摸下领，马标也点头道：“好极了，但方才在外面却怎的和他们罗嗦了那么久！”

干脆都给摆平了不是简单了当？”秋离笑道：“我给他们演了半天戏——暂时，我还不不想叫他们看出我的底细来。”

马标诧异地问：“为什么？”

舔舔唇，秋离道：“因为我尚要偷听一下，他们来此的目的何为？”想了——下，马标道：“你看他们是来干什么的？”秋离道：“只晓得一点，他们好象是到这里来等候什么人，还有他们的两个朋友要来呢，约摸，他们要在这里住上三天。”

马标又问：“都是‘太苍派’的那几个仁兄？”低沉地，秋离道：“他们的师祖——也就是何大器前辈那个偏袒逆徒，支持叛变的大师叔，另一个是如今‘太苍派’沐猴而冠的掌门人朱伯鹤，再就是朱伯鹤的四师弟以及他三师弟的徒儿，叫李斌，总共就四个人。”

沉吟着，马标喃喃地道：“可全部都齐了……他们全是我们要找的人，何老爷子告诉过我，他的大师叔人称‘寒鹫’姓魏，叫魏什么？……”秋离轻轻地道：“魏超能！”

连连点头，马标道：“对，叫魏超能，魏超能！兄弟，他那样子，可象只‘寒鹫’不象？”笑了笑，秋离道：“呢，经你这一说，那老小子却果然有这么几分味道呢……”马标又道：“朱伯鹤的四师弟，何老爷子也曾经告诉过我他的名号，但我一下子却想不起来了……”秋离一笑道：“何前辈也告诉过我，大哥，你这记性可真叫差，那秃头大胖子号称‘五斤虎’，姓邵，叫邵达贵！”

低低一笑，马标拍了拍脑门子道：“是了，可不叫邵达贵，妈的，这个寿头……”十分促狭地笑，秋离道：“大哥，你个寿头却躲到木柜子后头做甚？”一瞪眼，马标低吼：“你个舌头长疮的小畜生没大没小的，我还不是帮着你演戏？妈的，你在院子里不是骗他们说你爹你哥全上山行猎去啦？家里只有你和你那‘嫂子’在？假如他们不信硬要进来看看，我他妈却躺在床上，这一下你的谎言岂不拆穿？一个弄不巧，这些宝贝们说不定还怀疑你家嫂子在暗里偷人养汉呢！”

秋离不禁有些啼笑皆非，他知道马标口中的“嫂子”，乃是隐指梅瑶萍，影射眼前情景，而马标为了报复他方才所讥嘲的“寿头”二字，便在这“嫂子”的隐意上占他便宜了，无可奈何地，秋离道：“大哥，如今任由你逞能吧，可是你得记着，我要在老嫂子面前给你挖个坑迹，也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马标得意洋洋地道：“你嫂子十分相信我，嘿嘿，你有什么把戏也要不起来，我们可是恩爱夫妻呢。”

眨眨眼，秋离一笑道：“那么，咱们便试试了？”双拳握起，在秋离面前一晃，马标心虚地道：“你小子敢！”

一挺胸，秋离道：“威武不能屈！”

马标色厉内荏地道：“你——又要坑我什么？”秋离慢吞吞地道：“明人不做暗事，我就老老实实在地告诉嫂子，说你爱上这‘安学村’村长的大闺女，便依着我们现在所住的房子为故事发展的中心点，我可以指出你们是在哪里偷情，哪里幽会，包管讲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眼珠子一转，马标低笑道：“笑话，笑话，就凭我这个样子，人家村长的大闺女肯和我偷情幽会？你老嫂子准保不信！”

吊儿郎当地，秋离道：“我可以修改一下故事内容，譬如说，那大闺女早已媒聘尚未出嫁——因为其貌不扬，但骨子里却十分风骚，你一见了，不禁色心大起，便处处献殷勤，耍小聪明，尽力巴结讨好，那女的也是饥不择

食，你们干柴烈火，当即一拍即合……”大大摇头，马标道：“你这个可恶的故事编得太牵强，你老嫂子不会信的……”秋离皮笑肉不动地道：“大哥，你错了。”

马标瞪眼道：“我什么地方错了？”

倾听了一下门外的动静，秋离小声道：“女人只有在一种情形下会不理智，欠思考，那就是当她们醋劲开始的时候，所谓‘无风不起浪，事出必有因’，我是你结义兄弟，我说来的话嫂子必定深信不疑——纵然是假话——何况又是涉及这一类桃色消息？而我密告嫂子之际，我会做到表情逼真，话音。诚挚，加上三分的怜悯，七分的不平，于是乎老哥，如果你不立即受罪，你就来剜我这对眸子！”

呆了呆，马标咬牙切齿地道：“好小子，我要活剥了你秋离一笑道：“即便活剥，我也要主持公道。”

一老拳没擂着秋离，马标脸红脖子粗地道：“妈的，你妖言惑众，造谣中伤，破坏我的信誉清名，搅得我们夫妻大打出手，这算主持的哪门子公道？”闪到门边，秋离笑道：“我叫你再在口词上占便宜！”

马标正想上去给秋离苦头吃，门一开，秋离业已轻烟般飘然而出。

隐在门帘之后，秋离屏息静气地听着客堂内的几个人谈话，显然他们未曾考虑到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人窃听他们的交谈，是而客堂中的几位“太苍派”人物说话的声音十分清晰响亮，一点也没有顾忌。

现在，是朱伯鹤的声音：“……万三叶在那一次和古常振两个人为了意见不同闹翻之后，跑到我们这里来，老实说，关于是否收留他的问题我的确费煞思量，留下他吧，怕老古不高兴，不留吧，人家替我们也出过不少力，情理上讲，委实交待不过去，幸亏大师叔做了明智抉择，密示我留他下来，要不，今天我们欲请的那人就更没希望了……”干咳一声，好象是那‘太苍派’的师祖“寒鹫”魏超能在说话，话声仍是那般冷漠生硬：“伯鹤，虽说如今你已掌了本派门户，但经验仍还不够老到，当时，万三叶这个人老夫便看了，日后必对本派有所助益，因此才密示你留他下来，只要我守口如瓶，‘百隆派’那边的人便不会知道，事实上，‘百隆派’直到目前整个溃散了也都还不知道此事——”朱伯鹤接口道：“大师叔神机妙算，弟子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现在，‘百隆派’业已垮台，就算他们知道也不要紧啦！”

哼了哼，魏超能的声音冰冷地道：“还是小心些好。”

朱伯鹤喏喏，发出一阵于涩的笑声：“对了，大师叔，那位在‘大玄山’‘子午峰’上的‘疯樵子’包二同，他这一次会不会买万三叶的面子呢？虽说万三叶昔年曾经对他有过好处，但这老小子既然‘疯’，当有其不与常人相同之处，我们也就难以用常情去衡量他了，弟子实在担心，说起来，我们这业已是第三次来求他下山帮拳啦，前两次，派去的人全碰了大钉子回来。根本连点头也谈不上……”魏超能淡淡地道：“五年之前，万三叶曾在包二同疾苦之中加以援手，这种情他不能不报偿，我们与包二同昔日并无渊源，当然求起就与万三叶去求他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了。当万三叶投来我们这里的时候，不过是我们第一次派人去求包二同回来没有多久么！本来，第一次碰了钉子，老夫也就打算罢了，但秋离那厮却跟着端散‘百隆派’，这一下，却给老夫极重威胁，因此第二次又派人去，结果又弄了满鼻子黑，这第三次，要不是万三叶知悉此事之后自告奋勇，老夫还真不愿再看姓包的脸色，说真的，若非担心秋离帮着何大器那畜生前来找我们麻烦，我们又何须吃这苦，

受这种气，跑来仰承那包二同的鼻息！”

有着沉重地感喟声传来，是朱伯鹤道：“大师叔，依弟子看，十有十成那姓秋的会帮着何在器对付我们，他能去‘黑草原’于众多好手环守下截夺何大器，又在‘百隆派’手里救出何大器，加上把一个‘百隆派’杀得人仰马翻，冰消瓦解，为了何大器，他再掉转头来和我们为敌，更乃意料中事，他若不来，那才叫奇怪呢……”顿了顿，朱伯鹤又道：“本派力量如何，我们自己心里有数，真正可以与秋离面对面走上两圈的，恐怕连五个人上都找不出，而这几个可以和他走上两圈的人，也就仅是走上两圈罢了，真要制服他，大概一起上去亦办不到！”

现在，响起了“五爪虎”邵达贵粗实的嗓音：“掌门师兄说得有理，但我们请来了包二同的话，情形是否就会改观呢？‘疯樵子’的功夫到底能不能与秋离为敌？”威严地低咳两声，魏超能先开口道：“包二同艺业精湛，本领怪异诡奇，他虽然在江湖上甚少走动，但只要与他较手之人，就没有一个以全身而退的，更没一个可以占得丝毫便宜的，听传说，包二同还曾经与‘武当派’的掌门人‘玄飞’道长硬拼过三百多回合呢。”

邵达贵忙问：“有这回事！那到后来是谁赢了？”沉默了一下，魏超能道：“赢么是‘玄飞’道人赢了，他是内家武功的宗师，天下武林主派的掌门，其修为自然不同凡响，有独到超绝之处，但包二同能和他硬挤三百多招，却的确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由此可证明包二同技击之术的狠辣彪悍。达贵，不是老夫说你，叫你去与‘玄飞’道人相斗，你能支持五十余招而不落败，老夫业已认为是天大的奇迹了……”尴尬又窘迫地笑了两声，邵达贵讷讷地道：“这个……呢，大师叔，当然，当然……”帘外，秋离暗里好笑，同时，他也有着一种巧遇后的庆幸，弯来转去，“太苍派”竟正是为了他，而就在“太苍派”的人们颤颤惊惊、沉沉重重地讨论如何对付他的时候，他自己刚好站在这里听了个一清二明。

秋离知道包二同这个人，他是武林中的一个怪杰，一个有着极强武功却又甚少在江湖上露面的避世者，包二同的名号，在同道的一般人来说，晓得的并不太多，只有少数与他打过交道或闻听传说的人才知道。这位仁兄赋性狂傲，举止怪诞放荡不拘，加上素性孤僻厌恶繁华，便形成他如今这种疯癫痴狂又遗世脱俗的现状，他极少朋友，更无亲属，独来独去，独居独行，平日更不修边幅，邋邋窝窝，因此，人家背后便以“疯樵子”称他，其实这个称号颇有道理，包二同的行动个性非但带着“疯”味，他也可正是在“大玄山”上饮茶行猎为生的呢，当然，在此之前，秋离并不晓得这位怪杰就住在“大玄山”上。

在秋离来说，他自是不会含糊包二同，可是，若非必要，他也不愿意与这种高手结仇，看样子“太苍派”的人已经为了请那包二同助拳而碰了两次壁，但这一次，却是曾经有惠于包二同的万三叶亲自上山去请，大凡这种个性的人，最是欠不得情，受不得惠，只要涉及这个渊源，往往便是个火坑他也会为了对方而朝里跳，这一层，秋离颇为担心，他判断，万三叶去请包二同下山，恐怕这次包二同是非下山不可，而只要包二同一旦下山，他自己可就不定得与包二同干上一场不可啦？想着，秋离不禁把万三叶又恨得咬了牙，他一直奇怪，怎么在他日前端散“百隆派”的时候见不着万三叶？万三叶还是“百隆派”的首要人物之一呢，料不到姓万的却因和他的掌门人古常振闹了意见而拂袖离去，又偏偏投进了“太苍派”，现在竟又帮着“太苍派”

这干叛逆，唆弄着包二同出山生事，反正，转来转去，他终归是与秋离作对的呢！

恶狠狠地，秋离心头咕哝：“你等着吧，万老小子，这一次咱们若是再照了面，你看我会怎生整治你——就有两个包二同在你身边，只怕也救不了你的狗命！”

他正诅咒着，帘里，又传来朱伯鹤的声音：“……最多三天，万三叶就可以将包二同请到了，他只知道我们在这个穷村子里等候，却不晓得是哪一家，李斌，待会你出去用本派的独门暗记指明方向，好叫他找着这里。”

李斌似乎站着回答：“掌门师父放心，弟子会做妥当的朱伯鹤“昭”了一声，又叹道：“大师叔，既然包二同有这么高的本事，我们别的不求，但愿他能敌住秋离，便已令我们谢天谢地了！”

缓缓地，魏超能道：“老夫想，这一点他该可以做到吧？再说，如果秋离真的来了，我们也会加派好手助他一臂的朱伯鹤又低沉地在说话：“包二同脾气古怪，举止与人怪异，别到时候他打不过秋离，却又不许我们上去帮抄……”似是沉吟了片刻，魏超能慢吞吞地道：“有此可能，但我们却管不了太多，要知道，包二同设若败在姓秋的小子手里，我们也就等于输了一半，因此，为了他，为了我们，务须消灭秋离，不论用任何方法！和秋离这种恶毒的畜生拼战，根本也就没有道义可言！”

双目冒火，窃听中的秋离不禁心里大骂：“这个满口放屁胡扯八道的老龟孙！”

里头又传来“五虎爪”邵达贵的谈话：“十来天前，大师叔，听说在距此不远的‘白草坡’又出了事，‘八角会’上上下下全被宰了个一塌糊涂，而且，令‘八角会’栽这个永远再也爬不起来的大筋斗的人物，传言也是一秋离！”

不悦地重重一哼，魏超能冷然道：“听说、传言，均属子虚之事，毫无根据，尤其江湖之中，造谣生事者比比皆是，渲染附会，以讹传讹，绘影绘形瞎扯一通，说风是雨指雨为风，不足取信之至，你不要跟着凑热闹，涣了我们的军心！”

讷讷地，那邵达贵干笑道：“是，大师叔，弟子可不也在怀疑！ 蔽撼 苡盅纤嗟氏溃骸啊 私腔帷 讷耍 遣淮恚 钦獯味 礁雌穉 拇 锺 颖 蒙M 肪透懔烁睢移忒嗽悖 谘陶纹 比痰褪脍虻簧债康小K 强透淞 撞砧隆 欢去侵欣骰 鸺业穆穹 谏思矣攀迫寺森娜汗八吕 0 芡啮猓 推厩锢氩歹盅孑恚 衲苙栏韶 头 诱獯蟾耐 *？须知‘八角会’不比‘百隆派’‘八角会’里好手甚多，个个勇猛彪悍，惯于搏战，秋离再是厉害，也不至于厉害到这种地步，你们不要叫他那点虚名唬寒了！”

一番话飘进了外面秋离的耳朵，他不觉又是好气，又是好笑，暗自付道：“绘影绘形瞎扯一通的不是别个，就正是你这老小子，妈的，你也没有在现场，更未亲眼目睹，却怎么如此肯定当时的情形？完全一派借言壮胆，自我安慰，实在可耻可笑！”

但是，里头的邵达贵却唯唯喏喏地道：“大师叔洞察入微，所见极是，有道理，果然有道理！”

靠在墙上，秋离暗笑：“有个鸟的道理……”客堂里魏超能十分威严得意地道：“所谓‘谣言止于智者’，就正是如此了……”秋离差一点呛笑出声，然而，就在这时，他却被外面的一个声音弄到笑不出了，竹门外头，有一个

苍老的妇人在拍门叫：“公子，小姐，你们可起来啦？我给送早饭来了……”顿时，客堂内的“太苍派”首要人物们沉默下来，他们似乎在陡然间有些迷惘，但是，在那一刹的迷惘之后，跟着而起的便是疑心，魏超能首先冷冷地道：“怎么回事？外头那老婆子在叫什么？”朱伯鹤也疑惑地道：“她在喊什么公子，小姐，说是送早膳来的，此地哪里有公子、小姐身份的人？为什么这老太婆送早膳会送到这里来？”重重一哼，魏超能的声音又响起：“恐怕其中有鬼，李斌你出去看看，还有，达贵，你立即将那金阿二找来，老夫有话问他！”

秋离心里一急，不待对方找他的人出来，自己业已掀帘进去，这时，竹门外，那个老妇人又在焦灼地叫：“公子呀，开门，时辰不早了，我老太婆还得赶回去做活呀……”外头，响起李斌的叱喝：“老太婆，大清早你穷吆喝个什么劲？”坐在桌边的魏超能，睁着一双阴沉锐利的眼睛注视着秋离，寒森森地，他道：“金阿二，这是怎么回子事？”秋离现在不再装下去了，他一笑道：“什么怎么回子事？”勃然大怒，魏超能道：“老夫是问你，那老太婆为什么给你们送早饭来？她是你什么人？象你们这种庄稼户，莫非还奢侈到在外头雇人包伙么？”当然，秋离晓得李斌只要出去向那老妇人一问，事情就会马上拆穿了，那老妇人即是这栋房子的东家，秋离向她租了屋，也顺便由她包了伙食，给了双倍的银子，这老妇人才肯领着全家老小暂时搬到村首他亲戚那里去挤上几天，这种乡野老妇，又何来什么机智？况且她亦根本不明就里，若是李斌向她盘查，哪还有不泄底之理？反正又无法阻止——那样做更会欲盖弥彰，好在如今没有继续装痴卖傻的需要了，是而秋离已准备摊牌。

靠在门边的墙壁上，秋离笑道：“那位老太太所以替我们送早饭来，是因为我叫她这样做的，非但如此，中饭、晚饭，也是由她送来呢。”

虽然觉得秋离的神色，言谈全都有点不对，但魏超能却一时没有联想到其他，暴烈地，他道：“为什么，你们难道不自己煮饭举炊？”摇摇头，秋离道：“不”。

一边，早已站起来的“五爪虎”邵达贵叱道：“不？你们莫非是财主么？庄稼农户哪有在外头包伙的？”秋离道：“有两个原因。”

邵达贵怒道：“什么原因？”

用手揉揉下领，秋离慢条斯理地道：“第一，我们有钱，第二，我们懒得举炊。”

冷俏地，魏超能道：“多少年来全是如此？”秋离一笑道：“不错，全是如此。”

脸色阴狠而深沉，魏超能缓缓地道：“恐怕，乡野荒村之民不似你们这种生活法吧？”

皮笑肉不动地，秋离道：“就算我们这家子人是例外吧，任什么事，老爷子，总不能永远墨守成规，丝毫不变呀！”

“霍”地站起，朱伯鹤厉声道：“你这小子的态度言谈有些不大对劲，金阿二，你先前告诉我们的那些话可是真话？”哧哧笑了，秋离道：“唐伯虎的‘古画’罢了！”

受此嘲讽，三个“太苍派”的首领不由立即变了颜色，他们迅速散开，魏超能目光尖锐，声如闷雷：“你是谁？”秋离背靠墙上，摇手道：“别紧张，别紧张，各位身为武林太斗，江湖硕彦，我再是谁，也不能以一吃三哪，你

们慌什么呢？“咆哮一声，魏超能叫：“小心，这厮是道上人！”

朱伯鹤瞪眼如铃，吼道：“说，你是哪里派来卧底的奸细？”吁了口气，秋离道：“我卧底？笑话，我卧你们鸟的个底？我也没有找你们，这可是你们自己找上门来的！”

胖脸涨红，邵达贵恶狠狠地道：“原来却是江湖上的后生小辈，看你这副德性，最多也只是个偷鸡摸狗的下三滥无赖之徒！”吊儿郎当地一笑，秋离道：“我不生气，胖子，因为你是只井底蛤蟆，才见过多大的天呀？”青筋暴浮于额，邵达贵大吼：“你活腻味了？”仰起头，秋离道：“非也，非也，活腻味了的人是你！”

他们正在考虑着这是怎么个内幕，要采取何种行动之际，客堂内外，李斌已气吁吁地奔了进来，人尚未进门，已经拉开嗓门大叫：“太师叔，掌门师伯，四师叔，这金阿二是个奸细，是个满口谎言的江湖人物，他刚才骗我们，他根本不是这里的东家……”虽说早在意料之中，但经李斌一嚷，“太苍派”这三位主角儿仍不禁心里起疙瘩，魏超能冷厉地叱道：“不要叫，慢慢说！”

跳进客堂，李斌一双牛眼怒瞪着秋离，他长长吸了口气，却仍旧有些喘咻咻地道：“太师叔，方才弟子业已盘话过那老太婆了，娘的，她说这栋房子乃是在十天前由她租赁给这小、子的，言明以一月为期，连吃带住，共是五十两纹银，银子他早已付过了，这小子还不是一个人来的，合总有六个人，其中三个住了五天已经先行离去，如今尚有三个人住在这里，一个是这小子，另一个是四十来岁的粗汉，还有个挺标致的女人，哪粗汉与女人还带了伤，直到现在，尚住在这屋里养伤呢，太师叔，这小子形迹可疑，先前他全在欺骗我们！”

一口气说到这里，李斌吞了口唾沫，又急道：“那老太婆便是每天到这里给他们送饭的，有时候是她亲自送来，有时候，就由她儿子或媳妇送……”浓眉紧皱，面现煞气，魏超能一边紧盯着秋离，一边大不耐烦地喝道：“少废话，那老太婆可说过先行离去的三个人是男是女？什么容貌打扮？曾否携带兵器？”“氤了一声，李斌记起了什么似的忙道：“说了说了，她说离开的三个人全是男的，两个老头子，一个蒙着面罩的人——听声音，好象是个后生小子，那小子背后还背着一柄长剑，另外，捧着一具狭长精致的檀木盒，却不晓得是装什么用的，老太婆还说，蒙着面罩的小于称呼那两个老头子为师父呢……”魏超能冷凄凄地一笑，瞧向朱伯鹤，又看了看邵达贵，然后，他目光刀也似的投注在秋离面庞上，暴戾地道：“小子，你演的好戏！”拱拱手，秋离道：“浅薄浅薄，聊为一笑罢了。”

“哦呸”怒叱，朱伯鹤大怒道：“你是谁？”秋离夷然不惧地道：“怎么着？你们各位大爷莫不是嫌我那‘金阿二’的名姓不中听？”魏超能森严地道：“小子，希望你放明白，这不是你可以开玩笑耍俏皮的时候，我们没有那大的耐性！”

嘴里喷了一声，秋离慢吞吞地道：“你们别呛喝，老爷子，你唬不住谁——在告诉你们我是何人之前，有几件说不定你们也想知道的事，我可以先作个透露。”

几个“太苍派”的人物面面相觑，却又更加了三分戒备，魏超能强忍住心头的惊疑与愤怒，厉烈地道：“说！”

笑了笑，秋离道：“第一件，我要告诉你们的是，那位老太太所说的话

完全正确，没有一点错误，但我并不怪她，因为她除了说实话别无选择。”’
魏超能尖锐地道：“你是拖延时间么，满篇废话！”

摇摇手，秋离道：“别急，别急，慢慢来，时间可有的是，等一会，只怕你们还嫌它过得太快呢。”

朱伯鹤愤怒地道：“小辈，你就要后悔你的刻薄话说得太多了。”

搓搓手，秋离一笑道：“言归正传，第二件事，那五天前先行离去的三个人中，两位老人家，乃是‘中原双绝剑’‘金绝剑’衣帆，‘银绝剑’鲍德二位前辈，至于那蒙着面罩的年轻人，则是他们的爱徒，说出来各位可能有个耳闻，他就是‘黑雾山’的‘夜泉’周云！”

这时——

“太苍派”的几个人没有出声，但是，面色却全都不由自主地变化着，秋离恍若未见，又接着道：“当然，如此一说，你们即会明白那周云所捧着的檀木盒中乃装着衣、鲍二位前辈的金银双剑了。”

慢条斯理地拂拂衣袖，秋离笑嘻嘻地道：“至于和我同住在此地养伤的两个人，那男的叫马标，是我的结义大哥，女么，叫梅瑶萍，号称‘玉里刀’，不瞒各位说，她和我十分亲密，是我的，呢，心上人。”

“太苍派”的几个人表情阴晴不定，连连变幻，现在，他们已感到情势相当不妙了——秋离做出一副愕然之状道：“怎么？到如今各位竟还猜不到我是谁么？”李斌为人较为粗鲁，他脱口问：“你是谁？”叹了口气，秋离摇头道：“好一头体壮如牛，其笨如猪的呆畜，你真可怜，你爹娘空养了你这一身膘肉，却只给你一副豆腐渣脑筋！”

顿时怒气攻心，李斌暴跳地叫：“他娘的小王八羔子，你造反了？看大爷不分你的尸，锉你的骨！”

笑笑，秋离道：“凭你？老实说，你给我提鞋我还嫌你他妈粗手粗脚呢！”

狂吼一声，李斌就待往上扑，一侧，魏超能蓦地伸手拦阻，他定定地望着秋离，倏然全身一震，惊恐地喊：“秋离？”豁然大笑，秋离微微躬身道：“不敢，老爷子，天下何其大，却又何其小啊，再说，可不真个‘人生何处不相逢’？”魏超能在脑海中的一抹灵光闪掠下猛然猜出了对方的底细，但是，在刹那间，他却又被自己所猜到的事实而惊慑住了。

他愣愣地呆视着秋离，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臆测是对的，甚至，他后悔刚才脱口吐出了那两个字，瞬息里的感受却是麻木又晕眩的，在这最初的反应里，惶恐、畏惧、懊恼、绝望等情绪象是一群争先恐后的精灵，一下子全钻进了他的意识，陡然间，他连心，里是种什么样的感触也体会不出了！

旁边——

朱伯鹤、邵达贵、李斌三人，更是目瞪口呆，手足无措，他们同时产生了一个相似的念头——全想转身逃之夭夭！

当然，此时此景，这个念头也就仅止于一个念头而已，他们十分明白，事实上是跑不得的、姑不论其间的名节颜面问题，便算真个要退缩奔命吧，只怕也逃不掉啊！……于是，就宛如四个人都吃了迷糊汤，他们便那么魂惊神摇地呆立那里，一时之间全傻着不知如何是好，也忘记应该采取什么步骤应变了——老实说，在他们的内心深处，皆有个想法——似乎用什么法子应变也是白搭！

在一阵可怕的僵窒之后，倒底还是魏超能沉着一点，他惊魂莫定，“嘘

嘘”地吁了几口气，表情十分痛苦地道：“你真是秋离？”秋离点点头，道：“等一下，你们见了我的‘苦空八掌’，相信便不会再怀疑了。”

顿了顿，他又道：“而且，有谁愿意冒充我呢？我除了四处结仇，步步危机之外，其他剩下的就只两肩荷着这一头啦，冒充我，恐怕不会是一件有趣的事哪！”

艰涩地，魏超能道：“秋离，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来此地？”秋离笑道：“我并不知道，非但不知道，压根连想也没朝这上面想过，你们是自己来的，呢，可能冥冥中早有注定吧——注定我们该在这种情形下见面，我一直以为要到了你们派门之前才见得着各位呢！”

魏超能低哑地道：“何大器——他邀请你助他与我们为难了？”秋离神色一整，冷冷地道：“何前辈没有邀请我，是我自告奋勇，毛遂自荐的，而这也并非与你们为难，只是带着何前辈肃清门派中的叛逆，以正传规罢了！”

火气又生，魏超能大声道：“老夫自为‘太苍派’目前最高辈份之尊长，老夫可以解除上任掌门人的职位，要说叛逆，何大器才是，你怎可以混淆黑白？”“嗤”了一声，秋离鄙夷地道：“一派的掌门人，才是真正派门中的至尊，才是最高的发号施令者，纵使他犯了错误，本身不够检点，也要由派里的辈份最尊者，召集全派尊长弟子在祖师堂前当着祖师祖位论理，事出有因，自可夺他的掌门大位，但事出无据或派里上下人等的看法不一，则尚须进一步的探查求证，这种做法，乃是武林各门各派中自古沿习的传统，至今天也没听说过例外的——”目光炯亮地逼视魏超能，秋离又道：“可是，轮到贵派，却就别出心裁，耍了新花样了，阁下你竟然仗着自己的辈份，越权逾份，独断专横地强迫贵派掌门人退位，在所求不遂之后，更进一步地勾结官府一千鹰爪孙，又加上派外的助力，用血腥手段来达到你的目的，非仅如此，还将你的师门晚辈肆意杀戮，异己者一齐排除，就连何大器何老爷子你也将他弄成了残废，再囚之入笼，以莫须有的罪名交由官府发落，魏超能，你可真是超能啊，心狠手辣到家了！”

脸上是一阵青，一阵白，魏超能愤怒地道：“‘太苍派’原掌门人葛世恒行事粗鲁，才干平庸，心性更是强傲跋扈，不服老夫教诲，又数度当面顶撞老夫，这种大逆不道的畜生岂能容他为太苍一派的掌门人？老夫当然要令他退位……”冷冷一笑，秋离道：“葛世恒的掌门大位可不是你给的，魏超能，他的职位乃是由你们派中上一任的大掌门指定并经过所有尊长同意的，未经传统规矩，你岂能独凭己意便迫其退位？而行事粗鲁、才干平庸、强傲跋扈这几点也只是他做人的习性，就这几条，并不能构成迫其退位的理由，况且，他顶撞你，不服你，其咎亦未必在他，难道说，你所主张的意见就全是对的么？一个高出掌门人辈份两代的同门尊长，无法令他的晚辈弟子敬服，就正应该自行反省检讨才是，恐怕没有别的人会象你一样，不思症结所在，便贸然以武力解决吧？这种用刀子架上同门骨肉颈项的方法，普天之下的各门各派里，实在还没听说过发生同样的事！”

魏超能吼道：“老夫是他的太师叔，他不服从老夫，老夫当然只有以武力解决！”

呸了一声，秋离道：“你无此权，掌门人是一派之主，在未曾召集全派上下各代尊幼论理之前，你一样需要服从他的渝令，岂可妄以武力相加？如此行为，就是叛逆，就是造反，就是欺师灭祖！”

一下子窒住了，魏超能只气得张口结舌：“荒谬……简直……荒

谬……”一挺胸，秋离道：“一点也不荒谬，这是最堂正的道理，武林中沿习的传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伦常！”

又睨着朱伯鹤，秋离接着道：“还有你这姓朱的，你凭什么可以关着房门起道号？大模大样地接过掌门人大位？你有太苍派代掌门人的遗令？有一派之主权的信物？曾经获得全派尊长的同意？相信你都没有，若有，何大器前辈及葛世恒掌门加上一干忠心弟子也不会和你抗拒了，所以说，你这‘掌门人’根本不能成立，是假的、冒牌的，只是只戴着头冠的猴子而已！”

全身颤抖，面色泛灰，朱伯鹤几乎气炸了肺，他激愤地狂叫：“住口，你给我住口！”

猛然沉下脸来，秋离叱道：“放你妈的屁！你在叫谁住口？”机灵灵一哆嗦，朱伯鹤顿时惊悟了自己在和谁说话，于是，他立即畏缩退后一步，噤若寒蝉般不敢再接腔了。

此刻，魏超能业已顺过了气，他嘶哑地开口道：“秋离，反正谁是谁非也说不清了，我们也用不着在这个问题上争执，只有一件事老夫要问你，你到底想怎么样？”秋离淡淡地道：“很好，大家不妨干脆点，我只要求你们做到下面几件事。”

魏超能怀着鬼胎道：“说说看。”

润润唇，秋离缓缓地道：“一，冒牌的朱伯鹤立即退位，迎回原来的葛世恒复位。”

顿了一下，他又道：“二，召集你们全派上下尊卑弟子，在祖师堂神位之前由你率领这一干叛徒公开向葛大掌门认罪领罚。”

目光一闪，他接着道：“三，找出残害何大器前辈的凶手，按派律处置！”

魏超能脸色异常难看，他唇角抽搐，咬牙道：“秋离，这三个条件若依了你，还不如死在这里的好！”

暴烈地一笑，秋离道：“不然，如果你们要死在这里，你们即会明白，那种滋味远不如依了这三个条件来得轻松！”

忽然，朱伯鹤开口道：“我们和你拼了也罢，但是，你有没有胆子等三天？”豁然大笑，秋离道：“等三天？老朋友，我奉劝你不要妄想这条缓兵之计了，你们是想等到那包二同前来助拳，是么？我实在惊异于你们的天真纯洁，我就那么呆？不将你们各位击破而坐视你们聚合在一起对付我？太笑话，太笑话！”

朱伯鹤吃惊地叫：“你——你偷听了我们的谈话？”。秋离不快地道：“怎么能说是‘偷听’？你们在高谈阔论，声达室外，我就站在帘边，不想听也不行，总不成我自己堵上耳朵，这只能算你们愿意泄漏给我听了，姓秋却没有这大心思躲着‘偷听’！”

“咯噔”咬咬牙，朱伯鹤愤恨地道：“不管你怎么说，秋离，是的，我们是在等待包二同来，相信你也知道他之所以来此，也是为了你！假如你是有骨气的；不妨到了时候大家决一死战！”哧哧一笑，秋离摇头道：“不。”

朱伯鹤心头狂跳，他惊道：“你想如何？你怕他！”

眼皮一翻动，秋离懒懒地道：“老小子，别来这一套小小的激将法，我怕他？我怕他什么？至于我想如何，很简单，我的那三个条件你们是答应不答应？”朱伯鹤惶惊紧张地看着魏超能，这位“太苍派”辈份最高的人物用力摇头，生硬中带着颤抖地道：“无法从命！”

笑了笑，秋离道：“很好，我也预料到你十有八成会是这个答复，现在，

才轮到我要告诉你们我要怎么办——”站直了身子，他接着道：“我要将各位完全生擒，暂时不宰你们，但你们且莫存有侥幸的想法，这生擒的滋味，恐怕比宰了你们更不好受——我的腹案是这样，将各位活捉之后，首先将剥光你们的衣裳，只留下一条内裤，然后，把你们关进后面那间柴房中，天气很冷，为了不使你们冻僵，我会给你们四人一条大被盖，恩，大被连床，叫你们祖孙几个好好亲热一番。”

兴奋地搓搓手，他又道：“当然，我会先点你们的穴道，使你们瘫痪而无法行动，此外，我还要用大铁链将你们锁在一起，我在这里等待到包二同与万三叶来了，我再将他们也收拾掉，末了，带你们一起去见何大器何老爷子，接着见原来的掌门人葛世恒之后，我会照你们在此的模样，光溜溜的将你们送回‘太苍派’发落，那时，大约你们的感觉决不会比一头撞死更为舒服。”

大吼如雷，朱伯鹤面青唇白地叫：“你敢！”

秋离冷冷地道：“你马上就会知道我敢不敢！”看着秋离那种狠巴巴，硬当当的样子，于是，朱伯鹤不由气馁了。

他心里明白秋离不是在开玩笑，他是做得出来的，最可怕的是，他更有这个力量做到，如果情形真的变到那个地步的话，便一点也不假，正象他所说——还不如一同撞死来得甘心——四个人被赤身裸体地缚回堂口，这种羞辱凌侮，委实比被零刚了还要难受得多碍……但是，秋离所提的那三个条件，朱伯鹤一想到就又怒又恼，这条件却又怎能接受得下？悄悄朝旁缩了几步，朱伯鹤悄声地惶恐地问他大师叔：“大师叔，你老看要怎么办才好？”神色是悲凉又怨毒的，魏超能咬牙道：“我们拼了！”

心腔紧抽了一下，朱伯鹤谈天志忑地道：“但万一打不过他呢？他真的会照他方才所说的法子去做，大师叔，如果那样事情不就更糟？”勃然大怒，魏超能凛烈地道：“依你之意，是向他屈服了？”急忙摇头，朱伯鹤惶恐地道：“不，不，大师叔切莫误解，弟子只是提供浅见，以便你老人家参酌，一切全以大师叔的决断为主。”

重重一哼，魏超能道：“那么，我们就到室外和他划出道来 2”门那边，秋离一笑道：“好极了，不过，你们也无须客气，就四位一起上吧！”

魏超能气涌如山地大吼：“秋离，头可掉志不可屈！”

眉梢子一扬，秋离道：“你们连本门帮派都叛逆了，还有鸟的个志气？”发梢上指，神色狞猛，魏超能面涨成紫色地厉叫：“后生小辈，你休呈口舌之利，我们现在就出去较量一番！”

一抛衣袖，秋离冷笑道：“可以，我一个，你们四个！”

魏超能业已气疯了心，他喉头中响起一声咆哮，方待移步，“五爪虎”邵达贵却在这时一个箭步抢了过来，他声如蚊纳般急道：“大师叔，何妨佯做应允，暂将眼前难关渡过僵局化解？”怔了怔，魏超能脑子一转，不由暗恨自己的粗鲁冲动，是呀，为什么不假装答应对方条件，藉以来个拖刀之计呢？眨眼间，他硬生生抑制住一股子怨气，站住回身道：“且慢！”

秋离正待跟着出来，闻声之下也立即站定，沉下脸道：“还有什么见教？”要想在突兀之间来个截然不同的大转变，却亦是件十分尴尬之事，魏超能迟疑了半晌，才十分窘迫地道：“这个……秋离，老夫忽然认为，呢，你方才所提的三个条件，似乎仍有考虑的价值。”

脑袋里一转，秋离业已猜出对方在搞什么鬼花样了，但他却不予说破，

故作恍然地道：“呢？真的么？”连连点头，魏超能道：“当然不假，以老夫的身份地位来说，又岂能以谎言谈你？”秋离皮笑肉不动地道：“在这种情形之下，可也难说。”

魏超能听在耳中不是味道，立即又变了颜色：“如此说来。

秋离，是你没有诚意了？”

一咧嘴，秋离道：“笑话，如果我没有诚意。我还提出这三个条件做甚？逗弄着你们玩？而你们全都七老八十了，也不是些胖囡囡！”

忍着气，魏超能道：“你先前那三个条件，刚才在刹那间老夫感觉尚有可以斟酌之处，但此时老夫却无法立即答应你，老夫想暂且回去，召集本派各代弟子加以商议，再做定夺如何？”秋离缓缓地道：“要几天工夫？”暗里大喜，魏超能忙道：“老夫以为，多则十日，短到五天就足够了！”秋离淡淡地道：“可是，如果你回去之后变了卦，或者你们这边的一干叛逆不肯同意呢？岂非白费了我的心机？”魏超能故意庄重地道：“老夫以信誉保证，决不变卦，而只要老夫出面发言，一干派中弟子亦必不至反对！”

点点头，秋离道：“那么，既是如此，你又何不现在就接受那三个条件？省得再往反奔波，多此一举。”

呆了呆，魏超能忙道：“话是不错，可是，在道理上说，老夫不好凡事全都自作主张，总该回去问问大家的意见才好决定……”秋离沉吟着道：“你们要知道，我是非要你们接受不可的，否则，就只有武力解决这一条路，希望你们中间不要耍什么花样，再说，我认为你们大可不必费此周折，‘太苍派’的叛逆群就以你们几个为首，你们决定的事就等于大家决定了，何必非要拖上这些日子耗时间？”吸了口气，魏超能强迫自己不去理会对方在言语中夹着的讥消字眼，他坚持地道：“不，必须回去问问大家的意见才能同意这三个条件！”

秋离正色道：“决不变卦？”

用力摇头，魏超能道：“决不！”

摸摸不领，秋离慢声道：“好吧……”

魏超能以为狡计得售，异常开心地道：“你答应了？”点点头，秋离便吞吞吐吐地道：“答应了，不过，为了避免到那时发生变化，也为了表示你们的诚意，我想，你们亦该提出点保证！”

几个“太苍派”的大人物面面相觑，还是魏超能沉住了气，他干咳两声，低沉地道：“你的意思是什么样的保证？”

秋离十分平和地道：“只要你们几位每个人的身上都由我用独门手法弄上一下——那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点穴方法，可以延缓到十天或半个月之后才发作。在我于各位身上施展妥当之后，各位即可回去，等到问过了你们门下弟子的意见之后，各位再到我这里来，一则履行条件，再则我也就便为各位将穴道解开。我在这里特别要声明的是，我欲用在各位身上的点穴法乃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一经施展除了我本人之外，任何人也解它不开，但这却有个大大的好处，断了各位的毁诺之念，为了显示各位的诚意，我所提的这个保证方法应该不会使各位有异议吧？”朱伯鹤第一个大叫道：“秋离，这是疯狂的想法，你在坑我们！”瞪大了眼，秋离怒道：“姓朱的，你不相信我？”邵达贵也连连地摇头道：“简直荒唐透顶，假如你一个横了心，猛一下点死了我们，或者你那独门手法不象你所说的十天半月后才发作，突然在三五天或者只有你才知道的时间里发作了，我们又到哪里喊天去？”秋离严

肃地道：“我说的是真话。”

铁青着脸，魏超能道：“用什么来证明你说的是真话？”忽然笑了，秋离道：“以我的信誉？”冷森地一哼，魏超能摇头道：“你的信誉只是件虚无的东西，它保证不了什么，尤其在我们如今的敌对情形上来说！”豁然大笑，秋离故作无奈地道：“那就没有办法了——”表情是古怪的，他又道：“而你们既然知道信誉只是件虚无的东西——尤其在敌对着的立场来说它更是，那么，你们先前用信誉来向我保证你们不会毁诺，我又怎么就信得过？换句话说，各位，我们双方全不相信，不如就兑现的好，现在马上搞出个结果来，大家都不要再耍花样了，你们也犯不上回去征询门下意见，我也不用对你们人人以独门手法点制穴道，眼前立即说明白，那三个条件，接受抑或不？”一见自己的拖刀之计给对方识破拆穿，魏超能不由恼羞成怒，他神色大变，愤怒地咆哮：“秋离，早就知道你在故弄玄虚，存心戏耍我等，根本无解决事端的诚意！”

秋离凛然道：“那是因为你们先这样做的原故！”

青筋浮额，双目血红，魏超能吼道：“你的信誉？你声名狼藉，何来信誉可言？我们怎能相信你这个——毒似豺狼，横行霸道的刽子手？”哧哧一笑，秋离道：“我讲信重誉，但那也要看对象来，就凭你们这群畜生，连宗门都可叛，祖师都可欺，你们的信誉还值几个子儿？老实说，我声名狼藉是不错，但比之各位迎风臭出三十里的卑劣行为恐怕要高明得多！”

怪叫着，魏超能口沫横飞地指着门外：“小王八羔子，你有种就滚出来！”

一伸手，秋离和和气气地道：“请！”

于是，魏超能猛然回身，抢先掠出门外，朱伯鹤、邵达贵也紧跟着离开，当那李斌最后正待跟上的一刹，秋离已动作如电，蓦然十掌罩下，李斌只觉劲气突至，锐不可挡，惊慌下，他拼命旋跃，但是，秋离已在十掌挥出后猝然又加上了一记“苦空八掌”的“鬼指东”，李斌尖号一声，整个人横着摔出门外！

先行站到院中的魏超能等三个人也才刚刚到了位置，根本还不晓得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待他们惊然回望，老天，李斌业已抚着左边折断的三根肋骨，在地下翻滚着，叫了妈！笑吟吟地，秋离这时方由门内踱出，他一见对方三位仁兄那种惊愕愤怒的表情，不由连连点头道：“好，很好，各位已经取妥地利之便了。”

言谈里，根本就不提有关李斌受伤的一个字，好象那位粗壮如牛的朋友之所以在地下号叫辗转，和他并没有丝毫牵连一样。

气得就差点闭过气去，魏超能颤哆嗦嗦地指着犹在那里呻吟的李斌，嘴唇泛紫地道：“秋离——你干得好事！”

秋离故意愕然道：“什么事？”

尖厉地大叫，魏超能双目似火：“什么事？秋离，你这偌大的名气是怎样获得的！”

就凭了你专门在背后暗算人家才扬起的名儿么？”轻淡地瞅了李斌一眼，秋离笑道：“你是指李斌李大爷？”魏超能暴吼：“我还能指谁？”笑了，秋离道：“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我只不过砸断他三根肋骨，藉以换回他方才摔了我那一跤之恨罢了！”

撇撇唇角，他又加上一句：“虽然他摔我那一跤乃是我自愿挨的。”

魏超能怪叫：“你用偷袭的手段暗算了他。”

秋离平静地道：“对什么人要用什么方法，姓李的也未见得在袭人之前都先打招呼，况且，说句不客气的话，凭他那两下子，我给不给他先招呼全是一个鸟样，你问他自己，正面上他琢磨着有多少机会？不但他，连你们也毫无例外，刚才，我已等于留给他反击的空隙了，第一次的十掌他挡不过去，我自然跟着上的一下子便更不会慈悲，是他学艺不精，怨不得人！”

气得浑身哆嗦，魏超能切齿道：“秋离，你连我们也一并照顾了吧！”

淡淡地一笑，秋离道：“本来，我就已是这个意思——”斜刺里，就接着他的语尾，一条黑影蓦然横扫而来，秋离微闪而过，呢，那扫来的黑影竟是一条人腿。

朱伯鹤身形腾空，右掌高举头顶，就这一刹，天爷，他的那只手掌业已变得乌紫泛亮！

冷冷一笑，秋离不待对方发掌攻击，已抢先行动，二话不说，他一上来便冲着悬空的朱伯鹤来了一记“攀月摘星手”！

当漫突的劲力呼号着蓦然旋涌，星芒月弧似的掌影尖啸着流射的一刹，朱伯鹤的二十三掌业已连成一线暴泄而下，但是，这一串掌势却在尚未接近秋离身体之前，便被他施展出的浩荡功劲所吞了！

颤抖地长嗥着，朱伯鹤的身子被震撞向更高的空中，他凌虚连连翻滚，就象一只断了线在狂风中挣扎飘飞的风筝一样！

刚想出手的魏超能来不及再向秋离进逼，他大吼着急掠；猛扑，欲待接住要自平空坠落的掌门侄孙！

秋离并不去拦阻，他一转身，正好迎上了疯虎一般冲上来的邵达贵，邵达贵双目圆睁，露齿似噬，刚一照面两掌分抛快合，抖手九招十七式暴击敌人，同一时间，双脚也就地齐飞，一蹴对方胸膛，一踢对方小腹！

背腰斜扭，秋离流光也似“呼”的转开三步，他大反手，九十掌分成九十个不同的角度由四面八方涌罩邵达贵，在邵达贵的仓皇后退中，他大笑道：“老弟，你还差得远呢！”

刚刚在那密集又猛烈的掌风罡劲中脱困，邵达贵暴吼着再度扑上，掌连掌，腿接腿，狂风骤雨般拼命攻击，而就在秋离的飞快闪挪里，这位“太苍派”的首要人物却猝然斜出半步，蓦然躬身，于是，就在他的背后衣领内，响起清脆的一声“当”，一只长有五寸，又薄又细的金色五爪锐器，已闪电般射向秋离！

连眼皮子也不撩一下，秋离稳立不动，金芒映闪，已到面前，于是，快得不可言喻，他“喇”地就是雷鸣电掣的一招“鬼索命”！

劲力成流，飞旋直激，掌末打实，那只五爪锐器已经“嗡”地一震断为两半，分朝远处弹落！

“五爪虎，呢，五爪虎！”

秋离大笑着暴起，双掌注足“弥陀真力”，呼轰四掌推出，却故意攻向邵达贵的身边，在那股令人窒息的罡力排涌里，空气打着旋转激荡，四周的压力似山岳般往中间挤合，于是，邵达贵便有如风中柳，水中萍，东摇西晃，踉踉跄跄，连站都站不稳了！

接上又是六掌，秋离一掌连着一掌往外劈，尘土飞扬，风声如啸，邵达贵更加站不住了，只见他在这一股股交流激撞的无形罡气夹缝中滚撞扑腾，无头苍蝇也似的乱闯乱舞，一个胖大的身躯业已成了滚地葫芦，形状又

是可笑，又是可怜！

突然——

在秋离背后，一道锐风似奇快的来势猛射而至，在秋离多年的搏斗经验中，他已马上判明这道锐风是什么兵刃所带起——点钢枪！

头也不回，秋离蓦地大喝一声，左手微沉猝斜，七十五掌暴泻犹在东撞西滚的邵达贵，右手随着身体狂转急旋，划过一度大圆，以反方斜圈猛翻，注入了“弥陀真力”，带着万千血刃也似的掌影与呼号的无形力道飞扬，宛如六尊巨神以开山杆齐挥，以雷霆之怒震撼着大地——“阎王斩”，半式“阎王斩”！

于是，两声惨叫起在同时，邵达贵一头往前栽倒，而自背后袭击秋离的魏超能则手舞足蹈地猛摔而出！

“呼”的收手，秋离站立原地，目光四扫，缓缓摇头自语：“太不中用了，这些‘太苍派’的好手们……”客堂门内，这时，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兄弟，你将这些老小子们全摆平啦？”回头，秋离看见马标正蹒跚行出，他后面，梅瑶萍弱不禁风地随着到了门口，马标环目扫视，笑呵呵地道：“有你的，兄弟！果然都给你拾掇了！”

笑了笑，秋离道：“这些角色不算什么大不了，有几分功力，却难称独步，比诸以往我对付过的厉害人物，他们还要差上一把火！”

马标大笑道：“小子，这也难说，你他妈一上来就全用的重手法，刚开始便搬出压箱底的本事硬干，你那‘攀月摘星手’‘阎王斩’，加上‘弥陀真力’等等功夫，连‘天山派’的顶尖高手可札钦汉及‘少林派’的明心大师都吃不住，还论眼前这几位仁兄？其实怪不得他们窝囊，乃是你太狠了些！”

走到门前，秋离笑道：“大哥，你可以移动么？”马标点头道：“当然可以，三天以前为兄的便可以下床走动了！”

回头一瞥，秋离道：“那么，烦你过去看看那几个老小子可有断了气的？”马标皱眉道：“你该没有狠得全宰了他们吧？”摇摇头，秋离低声道：“我下手自有分寸，轻重之间，可以随心所欲，他们哪一个也死不了，不过，还是查看一下好，免得其中会有受伤过重发生意外的！”

“昭”了一扬，马标缓慢地走了过去，待他隔远了，秋离才笑对梅瑶萍道：“你怎么也起来了？小心着凉。”

倚在门框上，梅瑶萍脸儿白苍苍地道：“外面争执得这么剧烈，你叫我怎么躺得住？虽然我明知你吃定了他们，但不知怎的心里仍旧放不下，急得荒，非出来看看不可，我，我早就在这里了，从你刚刚出手那时就在，秋离，我不得不说，在技击一道上，你真是天才、鬼手，这一仗打得好利落！”

哧哧一笑，秋离小声道：“不用多久，你将会晓得，在男女相悦的谈情说爱这一门里，我也同样相当的高明呢……”苍白的脸蛋儿涌一抹桃花似的媚红，梅瑶萍轻啐道：“你呀，就是夸不得几句，只要一夸你，看吧，你马上就轻飘飘的骨头没四两重了……”秋离笑道：“我倒还不致于自我陶醉到这个地步，不过，该受的我却也当仁不让呢！”

梅瑶萍小声道：“对了，秋离，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们？”胸有成竹地，秋离道：“先关起来，然后设法通知‘小青山’的何老前辈，请他尽快赶来此地处理这些叛徒！”

微微皱眉，梅瑶萍道：“我们不走吗？”秋离一笑道：“你与马大哥的身子俱未复原，怎么走法？”吁了口气，梅瑶萍懒洋洋地道：“其实，我可

以行动了，只是身子还觉得虚软一点而已……”秋离体贴地道：“这不结了？可以行动的意思只是表示你再用不着躺在床上，能够下地略作活动，却并非意味着你经得起长途奔波跋涉呀，瑶萍，你也是过来人，应该知道迢迢奔劳的辛苦不是你目前未愈的身子所承担得起的，莫说是你现在的情形，一个强健的人也能叫整天不停颠簸的马背颠散小嘴儿一噉，梅瑶萍佯嗔道：“也没见你这么罗嗦的人……”哧哧一笑，秋离道：“如果你不是我的心头肉，我罗嗦作甚？这已明确地显示出我对你那一片真情厚爱来了！”

脸儿更红，梅瑶萍羞涩地道：“贫嘴……”一挺胸，秋离昂昂地道：“深爱！”

那边，马标的声音适时响起：“小子，四位仁兄一个也没死，除了其中一个大黑驴似的楞汉象是断了几根肋骨之外，另三个全叫你给震晕了，大约全有了不轻内伤……”回过头，秋离笑道：“怎么样？我说死不了吧？我出手的分寸自然有数！”

马标正站在魏超能身边，他用脚尖翻动了这位“太苍派”的大师叔一下，摇摇头笑呵呵地道：“妈的，刚才这老家伙还活神活现的呢，就这一眨眼的工夫，却已瘟得跟头病猪一样了……”秋离高声道：“留着他一口气，我业已成十足的天官赐福啦！”

又大笑起来，马标道：“你要把他们怎么办？”秋离又将他方才对梅瑶萍讲过的话重述了一遍：“都暂时关到后面的柴房中，然后，设法通知‘小青山’的何老前辈，请他亲自赶来处置。”

点点头，马标道：“也好，我与梅姑娘这身子，恐怕也经不起长途辛劳……”瞅了梅瑶萍一眼，秋离笑道：“怎么样？瑶萍，马大哥与我英雄所见略同吧？”哼了哼，梅瑶萍道：“打多少年前，你们就是‘英雄所见略同’啦，要不又怎会凑成一堆拜了把子？”秋离笑吟吟地道：“这是惺惺相惜！”

眉梢子一扬，梅瑶萍掩口窃笑：“不害臊，只不过是臭味相投罢了……”一瞪眼，秋离道：“如果你这刁妮子不是带了伤，哼，就凭你这句话，我也有了足够理由好好打你一顿屁股！”

柳眉儿倏竖，梅瑶萍气咻咻地道：“你敢？！”

秋离皮笑肉不动地道：“刁妮子，你等着瞧吧！”

在那厢，马标急叫：“喂，喂，你们小俩口等下再亲热不成么？现在事情尚未弄妥，老腻在一起咕哝什么玩意？”双颊如火，梅瑶萍又急又羞地道：“马大哥——你怎么啦？”呵呵大笑，马标道：“我是一声狮子吼，惊破你俩的鸳鸯梦呐！”于是，梅瑶萍“嚶咿”一声，转身躲了进去，秋离哈哈笑道：“慢点走，慢点走，别扭了腰……”马标大叫道：“得了得了，也不害臊，就当着我老哥哥面前，便肉麻当有趣，还他妈老数划我呢！”

眼睛半眯，秋离笑道：“你更用不着说我的笑话，大哥，拆穿了，你阁下也只不过就是个老来骚罢了，没什么熊的！”

哇哇怪吼，马标道：“看我敲碎你满嘴狗牙！”

走下来，秋离摇摇手道：“慢着，至少也要等到我将这几位老人家处置了，我满口的牙再任由你大阿哥随便怎么敲凑近来，马标正色低声道：“别闹了，小子，你搬他们到后面柴房？”点点头，秋离道：“当然，他们自己又不能动。”

马标谨慎地道：“提防这四个宝贝醒转来逃之夭夭！”

笑笑，秋离道：“他们如能跑了，我的秋字便倒过来写！”

双目一翻，马标怒道：“你他妈就是不识好歹！”

秋离陪笑道：“别生气，大哥，当然我有把握才说这话，否则，岂不是自己扇自己的耳光？”悻悻地，马标问：“你有什么把握？”伸出右手食指一比划，秋离低声道：“点他们的穴道。”

哼了一声，马标释然道：“那就快点，别光说不练。”

于是，秋离弯下腰来，一手拎一个，来回两趟，将这四位“太苍派”的大人物全送进了屋后那间坚固又狭窄的柴房里，那李斌虽未晕绝过去，却早已痛得只有哼唧的份了……秋离将每个人给他们都点了“软麻穴”，然后又将柴房门上了锁，这才拍拍手，功德圆满地进了客堂中。

马标坐在那里等着，一见秋离进来，问道：“办妥了？”点点头，秋离笑道：“妥了，又不是造万里长城，用得了多大工夫？”又好气又好笑地，马标骂道：“我真他妈叫你气疯了，任何一件事，你要不说上几句俏皮话，就好象嘴皮子发痒似的！”

哧哧笑着，秋离也拖了张椅子坐下道：“大哥，事情并未完全了结哪，还有两个大问题需要我们应付。”

马标愕然道：“哪两个大问题？”

舔舔嘴唇，秋离低沉地道：“这两天，万三叶就会约了那包二同来此与他们会师了，因此，我们还得准备收拾这两个人！”

点点头，马标道：“不错，我也隐约听到了这件事，另一个问题呢？”秋离双目中泛着炯亮的智慧光彩，他平静地道：“‘太苍派’原来的掌门人葛世恒不是在上次魏超能等人的叛变行动中失踪了吗？”

马标颌首道：“怎么样？”

秋离轻轻地道：“我怀疑，葛世恒的失踪，极可能便是魏超能这一般人将他暗里囚禁起来或者干脆杀掉了！”

吃了一惊，马标低声道：“你有什么理由这么认为呢，兄弟，要知道这可不是凭空臆测得的呀，要拿出证据来！”

笑了笑，秋离道：“当然我有这样认为的道理，至于证据，大哥，你放心，我会从后面柴房里的几个仁兄中逼出来的！”

马标忙道：“你先说说你的道理看？”

秋离闭目思索了半晌。然后睁眼道：“我的第一个理由，葛世恒如仍然活着。或仍是自由之身，事情出了这么久，他从掌门大位被排挤出来，势必不会如此销声匿迹，毫无反应；第二个理由，‘太苍派’的这帮叛徒得权之后，除了对何老爷子下过功夫追查之外，未闻对葛世恒的下落有什么积极行动；第三个理由，这帮叛徒篡位之后，并不恐惧葛世恒在外另立宗门与昭揭他们的阴谋，便堂而皇之地宣布了朱伯鹤接任的事——由这些疑点，我认为，除非葛世恒掌握在他们手中或者早已死亡，否则，他们不会这么疏忽轻松，大哥，你以为是也不是？”长长“呢”了一声，马标同意道：“果然很有道理……”顿了顿，他又道：“但是，你想从他们口中问出葛世恒的下落，恐怕不太容易吧？这几个家伙全都相当咬牙！”

微微一笑，秋离道：“不错，而且十分狡猾！”马标关心地道：“那你又如何逼他们说话呢？”秋离缓缓地道：“虽然如此，我仍然看出他们四个人最弱的一环来，我将择其弱处而下手，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迷惑地，马标道：“谁是他们当中最弱的一环呢？”抿抿嘴，秋离小声道：“李斌！”

马标摇头道：“你怎么知道他是最弱的一环？”秋离古怪地一笑道：“他

的年纪在那四个人中最轻，阅历最浅，而且也最不够种，大哥，你没有看他才断了三根肋骨，便已哼哼唧唧地赖着爬不起来啦？哪象你在‘白草坡’的时候？受了比他重上一倍的伤却连眉头都不皱一下？”秋离说话中恰到好处地拍了马标一记，马标心里这份熨贴及舒泰简直就甭提了，他受用十分地摸着下巴道：“唔，唔，兄弟，你倒说的是实情，有道理，有道理，我看，那小子八成是个软货，几下子就能问出名堂来了……”开怀地一笑，秋离道：“等会我就到后面柴房去拎他出来，软软硬硬，给他上一套！”

马标建议道：“可得避着其他三个老家伙，否则，李斌的心存顾忌，就不敢放开来说话！”

忽然想起了什么，马标又道：“对了，兄弟，他们几个人的伤，是不是需要治上一治？这么干耗着不会要了他们几个老命吧？”秋离点头道：“问完了正事，我再设法请人替他们治伤，其实就凭我那几下子跌打损伤的手法，也大可以替他们效劳一番！”

连连摇头，马标道：“算了，你那两手留着己用吧，别替他们治伤，反倒将他们糊里糊涂全送进了阎罗殿！”

秋离笑道：“却不至于糟到这等地步，大哥，有好多次，我也曾自己给自己开方治病，敷药疗伤呢！”

“呸”了一声，马标道：“你自己坑了自己是活该，却莫想去糟蹋别人，我受了伤，就从来不要你沾一下，轻伤也叫你治成重伤了！”

秋离大笑起来，道：“大哥，你可真是从门缝里瞧你兄弟我哪，连人全叫你给看扁了。”

马标哼了哼，道：“甭闹了，小子，‘小青山’你要托谁去送信？”沉吟了一下，秋离道：“我想到这村子前不远的那个镇甸上去雇个人，那个镇甸蛮热闹，还有家镖局子呢，就从镖局子雇人好了。”

马标慎重地道：“行么？”

秋离一笑道：“出银子雇人送信，有什么不行的？我还怕他跑了？”朝椅背上一靠，马标道：“你去过那镇甸？”秋离颌首道：“三天前不是去替你买了一提锅‘莲子粥’回来？就为了大哥你这突如其来的口腹之欲，我这做兄弟的就跑了三十里地！”

嘿嘿一笑，马标道：“所以说，小子，你孝心可嘉！”

秋离笑骂：“你再口没遮拦，我就给你一记金钢腿！”吁了口气，马标道：“少罗嗦，小子，你快去办你的事吧，别忘了顺便从前面那镇甸上再带一提锅‘莲子粥’并请个大夫回来！”

站起身，秋离道：“在任何情形之下，大哥，你似乎都忘不了吃！”

摇头摆脑，马标笑道：“子曰，食色，性也！”

大笑着往后走去，秋离边道：“诌你个酸文！”

屋后，靠右侧，在竹林边上，便是那间石砌的狭窄的柴房，柴房只有一扇小小的天窗，那扇厚重的木门早就泛了灰啦，但试试却相当牢靠，现在，秋离开了门锁，大步踏进。

在杂乱又隐透着霉味的柴草堆上，昭，魏超能、朱伯鹤、邵达贵及李斌四人便狼狈不堪地横躺着，现在，他们全都醒转过来了，当然他们俱皆无法动弹丝毫，秋离早已逐一点过他们身上的“软麻穴”啦……四张面孔全是不够瞧的，苍白、腊黄，带着青灰，八只眼睛的光芒都一样地黯淡与晦涩，一点神气也没有，就这俄倾前后，四个人竟象大病了一场，每个人的容颜皆是

那般苍老又憔悴了。

秋离当门而立，他温柔地道：“各位，醒了？”喉头咕噜了一声，魏超能首先羞愤膺胸地沙着嗓门喊：“秋离——你这野种，老夫看你犹能狂到几时……”哧哧一笑，秋离道：“放心，老狗头，设若你活得长久，你总能看到的！”

剧烈呛咳了一阵，魏超能上气不接下气地叫：“要杀要剐随你的……便，但……你却休想侮辱……我们！”

笑了笑，秋离道：“当然不，你们如今落得这个一败涂地的下场，业已够可怜了，我又怎忍得下手再侮辱你们？”大大地喘了口气，魏超能哆咳地道：“好，秋离，你狠……你够狠哪……”嘴里“喷”了两声，秋离道：“比起你们那种叛宗逆祖，残杀同门的行为来，我这哪能算狠？你老人家太客气了，我与各位一称量，还差上好大一段呢？”张开嘴，朱伯鹤喘了一阵子，吃力地道：“秋离……想不到……我们今天……全都栽在你的手里……你……你也太……太凶残……恶毒了！”

秋离轻描淡写地道：“不是我太恶毒，姓朱的，是你们太不中用，但你们仍须感激我的手下留情，要不，在我先前那种凌厉的攻击下，你们哪一位自认可以保住老命？”顿时，四个人全不作声了，事实胜于雄辩的，他们四个全都是练家子，全都是在惊涛骇浪中打过滚来的，他们当然知道，适才双方的拼斗，秋离业已大大的手下留情了，在出招吐力的一刹，他已巧妙之极的消减了大部分劲道，而每当那种连串的攻击打实的时候，他更以不可思议的变幻在眨眼间将致命的要害让开，攻击他们其他较能忍受的部位，他们也清楚，也深切地感觉到秋离所施展的功夫是如何精绝博浩，如何狠辣隼利——而那可以说是根本在他们的力量下无从抵抗，亦无从躲避的，但秋离却饶了他们，没有要他们的性命，姑不论秋离留下他们性命的目地为何，至少，他已经在能杀他们的时候恕过了他们，换句话说，他们业已在秋离手下超生一次，再世为人了……搓搓手，秋离笑吟吟地道：“你们不吭声了？很好，这证明各位至少还有点自知之明，不至于糊涂到连自家吃几碗干饭也搞不清！”

不由自主地呻吟一声，魏超能艰辛地道：“秋离你到底想干什么？……”露出洁白的牙齿一笑，秋离道：“有件事，我想请教各位一下。”

干裂的嘴唇翕合了一下，魏超能深含敌意地道：“说……吧？”眨眨眼，秋离道：“不方便当你们伙伴面前说。”

魏超能呛哑地道：“你是什么意思？”

走近两步，秋离道：“什么意思待会你们就会知道，现在，我先请朱伯鹤朱大掌门与我一起到外头去一下！”

朱伯鹤倔强地道：“不……我不去！”

哧哧笑了，秋离道：“这却怎能由得你？”说着，低身轻轻一提，业已将朱伯鹤整个身躯平抬起来，他摇摇头，皮笑肉不动地道：“老兄，你表面上看着倒还相当强健，怎么却只这么点重量？虚飘飘的象仅剩下一把骨头了！”

可怜朱伯鹤如今等于是组上肉，瓮中鳖，只能任人摆布，连动都动不了一下，他怒睁双目，咬牙切齿地道：“秋离……你……不要欺人……太甚！”

秋离笑道：“这是抬举你呐，老兄，我真正欺侮人的时候，不是藐视你，你可还没这个眼福见过！”

柴草堆上，魏超能呻吟着叫：“伯鹤……不要上了当！”

朱伯鹤被秋离平抬在两臂上，他几乎憋了气似地道：“大师叔……放心……弟子心里……有数！”

举步朝外行去，秋离笑道：“不要紧张，我们只是到外面象两个好朋友似的谈谈心……”小心地平举着朱伯鹤到竹林之中，在寒风吹拂得千竿修遑的簌簌摇动声里，秋离找了个平坦之处将朱伯鹤放下，他呵了口气，搓搓手笑嘻嘻，又柔腻地道：“朱老兄，天气冷啊……”朱伯鹤更是被寒风吹袭得全身哆嗦，他脸色灰青，声音孱弱地道：“别来……这一套了……姓秋的……有什么话……不妨明说！”

秋离安详地道：“好吧，朱老兄，我只有一个问题请教……贵派的正牌掌门人葛世恒如今身在何处？”面孔上的神色急速变幻了一下，朱伯鹤硬绷绷地道：“不知……道！”

心里业已有了底，秋离仍然十分和气地道：“真不知道？”咬着牙，朱伯鹤愤恨地道：“他早已……失了踪，这件事……你已晓得又何用多此……一举？来……逼问……于我？”秋离哼了哼道：“我看是你们将他囚禁起来了吧？要不，便是宰了他啦？”用力喘息了一阵，朱伯鹤抖着道：“胡……说！”微微一笑，秋离道：“你真的不肯讲？”目光中的光芒是怨毒又固执的，朱伯鹤的唇角痉挛了几下，他强硬地道：“我不知道……此事……你……你又叫我讲什么？”顿时沉下脸来，秋离大声道：“姓朱的，我老实告诉你，这件事我老早已得到消息，你们休想抵赖，妈的，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呻吟了一声，朱伯鹤沙哑地道：“我……人是一个……命是一条……你不相信我的……话……随你怎么办吧……大难……莫如死！”

豁然大笑，秋离恶狠狠地道：“真他妈的，给我耍起江湖来啦，大难莫如死？你想得怪好，就凭你们这群败典忘祖，大逆不道的畜生，我会那么便宜的叫你们死？你盼着吧，我要你们尝试一下比死更难受的滋味！”

朱伯鹤强硬地叫：“我……不……含……糊。”

冷冷地，秋离道：“很好，希望你记得你现在的英雄气概，不要到了时候耍起狗熊来那才叫窝囊！”

气吁吁，朱伯鹤哆嗦地道：“天下之大，……并非……你一个人……才是硬骨头！”秋离没再说话，但是，他却也不立即将朱伯鹤抱进去，独个儿，他在竹林中踱着方步，转着圈子，就好象他十分喜欢在这种寒天冻地里徜徉于这常青不凋的竹林里一样。

好一阵子。

朱伯鹤实在忍受不住了，他冷得一个劲地颤抖着道，“喂……姓秋的……你想怎么着……悉随尊意……这等折磨人法可不是……好汉行径！”

长长哦了一声，秋离笑道：“嫌冷？”

面灰唇紫，朱伯鹤十分气愤地沙着嗓子叫：“难道……你还热？”哈哈大笑，秋离过来提起朱伯鹤，连连点头道：“是不热，是不热……”将这位不入正格的太苍派掌门人送回柴房之后，第二个便着那位“太苍派”的大师叔来到竹林。当然魏超能也是不肯讲的，秋离依样葫芦，照旧拖延了一段时间，才将魏超能也送回去，把邵达贵象老祖宗似地搬了出来，但邵达贵也一口咬定不知道，于是，秋离再故意耽搁了好半会之久，送回邵达贵，最后一个，他才小心翼翼地抱着李斌来到竹林。

当然，秋离早已料到魏超能、朱伯鹤、邵达贵三人是决然不会承认此

事的，而他们三个年纪较大，地位较高，阅历丰，经验足，也世故老练得多，要想套他们的口风，不用说是相当困难的，便算用强，亦不一定能有满意结果，因此，秋离并不将希望放在他们身上，秋离之所以先将他们三个人逐一请出来问讲，又故意拖延时间，其目的便是造成一种烟雾，造成一种扑朔迷离的形态，使他们彼此猜疑，彼此互不信任，一则可以为李斌脱嫌，再则，令他们四个人全有推诿责任的机会，也只有这样，才能诱使李斌这粗汉敢于放胆启言。

现在秋离将李斌放下，李斌躺着的地方，也正是前面那三位师叔师伯师祖等人躺过的位置，很平坦，很冷风刺骨。

一定是有些吃不住劲，李斌龇牙咧嘴，嘴唇发乌，他瞪着眼，咬着牙，身子却不停地抖，看情形，这种又痛又冻的活罪，他恐怕消受不了啦……秋离舒舒泰泰地在他身旁坐下，又将长衫拉紧了点，完全一副准备长期说服的架势，李斌看在眼里，不由心里就叫了天，方才容身的柴房说也相当简陋，但是，至少比这冷风刺骨的竹林子好得多碍……搓搓手，秋离笑眯眯地道：“好冷哪，这天气……”李斌嘴巴紧闭，一声不吭。

秋离抬头看看天色，又叹了口气道：“快下雪了，唉；只要一入冬，任什么景致看上去也都那等悲凄凄灰苍苍的啦，好不令人心里怅然哪……”顿了顿，他接着道：“江湖上的苦哈哈们到了大雪天也就更苦了，冒风顶寒的，也得在外头辛苦奔波，有什么法子？全为了一碗饭，总不成到了入冬就饿着肚皮硬挺，便是自家挺得住，一家老小又怎么办呢？刀头舔血，耍刀弄棍的生涯可真叫不好过，如果再加上风雪一逼，就越发难罗……”再也忍不住了，李斌火吵吵地开口道：“姓秋的，你有话快说，有屁就放，光扯这些闲篇干吗？他娘我这里还喝着西北风哪！”“哦”了一声，秋离笑道：“你不愿和我谈谈？”李斌怒道：“孙子才愿和你谈！”

温柔地一笑，秋离道：“听你说话的声音，还中气蛮足的，句句都说得挺清楚，不象你那三个老不死的同门师尊，一开口就要断了气一样！”

重重哼了哼，李斌愤然道：“秋离，你也不要侮辱我的尊长！”

秋离颌首道：“对，你相当地孝敬他们，就说我吧，有人当我的面冒犯了我的师门尊长，我还不照样不答应？”气咻髹地，李斌道：“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姓秋的，我没有这么多闲工夫听你瞎扯！”哈哈大笑，秋离道：“没有这些闲工夫？你急什么呢？我不点头，莫非你自己还有什么法子拂袖而去么？”一下子又泄了劲，李斌颓然道：“秋离，你想问什么？说……”摇摇头，秋离道：“我什么也不想问你，只是高兴和你聊聊，因为我要问你的问题，已经由你那三位同门尊长之——讲出来了。”

迷惑地，李斌道：“什么问题？”

秋离淡淡地道：“葛世恒的下落。”

冷冷一笑，李斌道：“他的下落我的师叔伯及师祖会透露给你？笑话，我不相信！”

秋离认真地道：“我不骗你，邵达贵说的，他说葛世恒已被你们宰了！”

李斌“嗤”了一声，脱口道：“那是唬你这寿头——”蓦然，李斌惊觉自己的失言，他立即住口不响，但是，一张粗脸却由腊黄变成了通红泛紫！

哧哧低笑，秋离道：“很好，老弟，现在便请你告诉我这寿头实话，可不能再唬我了哪！”

李斌嘴巴紧闭得象用铁锹也不撬不开，他的脸色在阴沉中显露着无比

的痛恨和怨毒，懊恼，后悔与惶恐之色，半个字不吐。

笑了笑。秋离道：“怎么样？不说话？老弟，还是大方点坦率讲出来吧，这样你和我都可以省掉许多麻烦。”

闷着头，李斌的嘴唇闭得更紧了。

秋离缓缓收敛了笑容，道：“说出来吧，老弟，要知道我的性子并不平和，尤其是，我发了狠只怕你吃不消呢。”

现在，李斌非但嘴巴闭着，连牙也咬紧了，他硬是一声不口向。

双目中煞气毕露，秋离冷森地道：“你真要表现你的硬骨头？”李斌仍不回答，沉默着象个哑巴。

萧索地一笑，秋离道：“我看过很多吃了无数苦头，最后仍然全说了的角色，在开始的时候全和你现在的情形一样，李斌，但那十分愚蠢，识时务者才为俊杰，你故充好汉，又能得到什么收获？——除了你自己受尽活罪之外？”眼角朝上抽吊了一下，但李斌还僵持着。

于是，秋离叹了口气，道：“这就叫我为难了——口里是淡生生的还带着点悲天悯人的味道，但秋离手上的动作却狠得紧，他蓦然以二指并起猛戳李斌肋下——那肋骨折断的地方！

一声杀猪似的号叫尚未扬起，秋离的左手已用力抚任了李斌的嘴巴，顿时，那声号叫便成了窒息般的呻吟，李斌那张丑脸一下子似是缩小了，脸上五官也歪曲得离了原位！

放开手，伸出舌尖在唇上舔了一下，秋离笑吟吟地道，“很痛么？当然，那地方原是折了骨的伤处呀，但这不算什么，等一会，还有更痛的呢。”

象是在津津有味地形容着一道大菜，秋离又温柔地道：“马上，我要将你的衣裳剥光，找根够粗的竹子把你吊起来，当然，你断骨的伤处是朝着竹子的那边，然后，我们开始玩一种荡秋千的游戏，我扯你的身子到一个适当的距离，放手狠推，于是你那断骨的地方就刚好碰上了竹子又粗又糙的杆子上，我会再点你的‘哑穴’，令你叫不出声，啧啧，这样一来，我看着蛮好玩，你呢，恐怕就不大是滋味了……”脸色连变，冷汗滚滚，李斌颤抖着喘道：“你……你这狼心狗肺的……杀胚！”

低笑着，秋离道：“别骂，老弟，上面说的那种游戏只是第二道菜，还并不算完……”搓搓手，他续道：“第三道菜呢，更简单明了，我们来玩抛绣球，当然，你就是球，我来抛，我可以准确无比地将你掷高低接，随意挥抽，而我每一次接任你的时候势必是你断骨之处，因此，不用抛掷很久，你就会喊妈，另外，你那一身没有断的骨头大约也就差不多要抖散了。”

显然的，李斌是恐惧了，他颤抖地道：“姓秋的……你……你敢！你敢！”

秋离一笑道：“不敢？我怕什么？”

口里说着话，秋离又是如法炮制，象刚才一样，用一指头插在李斌肋骨折断的地方，当然，他的左手也早抚上了对方的嘴！

一声惨啤化成了勒着脖子似的呜咽，李斌突然双眼翻白，脸色变灰，全身急速抽搐，连口涎白沫也流了出来！

收回手，秋离望着李斌脸颊肌肉的颤动，他慢条斯理地道：“怎么样？是不大好受吧？这还是最轻的呢，等一下，你再尝到了那两种味道之后，就晓得更不好受了。”

好一阵子——

李斌才悠悠喘出一口气来，他喘息着，嘴巴大张，鼻孔急速翕合，眼

角也不由自主立即一个劲往上吊抽……凑近了点，秋离又伸手出去，作势要解开李斌的长衣：“好了，现在开始给你吊高竹……”猛一瞪眼，李斌惊恐之极地哆嗦着开了口：“不……不要……我……我说……我说……”秋离的双手并不收回，他狠厉地道：“真说？！”

喉咙里咕噎了一阵，李斌哀求道：“真说……当然真说。”

逼近李斌的脸孔，秋离暴烈地道：“听着，李斌，假如你胡扯八道或是言有不尽，你看我会怎么整治你，有一点你必须搞清楚——我是先找到葛世恒后放你们，换句话说，如若你诓我，我们还有再见面的机会，到那时，就算你给我叩头，我也要你吃不了，兜着走！”

呻吟着，李斌讷讷地道：“我……我不骗你……我决不骗你……”收回手，秋离道：“反正你说实话就没错，否则，我上了当回来，我们两个见面的时候就更加有趣了！”

剧烈地呛咳了几声，李斌微弱又可怜兮兮地道：“人还在你手里……我……唉，我哪敢返你？”秋离冷酷地道：“你能明白这一点，乃是最好不过的。”

他沉缓地又道：“现在，说吧，葛世恒在哪里？”艰辛地吞了唾液，李斌忧虑又畏怯地道：“但……秋离……我若说了只怕师叔师伯师祖他们……他们会要我的老命碍……”哼了哼，秋离道：“不用担心，这个我早为你留了退路！”睁大眼睛，李斌嗫嚅地道：“你……早为我……留了退路？”点点头，秋离低声道：“不错，我方才不是也将他们三个老家伙搬出来耽搁了很久么？因此，你在外面这一段时间也和他们的时间差不多，他们自是不会承认泄漏了什么秘密给我，而你也用不着承认。”

想了老半天才想通了，李斌放心地道：“你是说，只要你不讲出来，我的同门师尊们便不会晓得是谁泄漏的？因为我们四个人全被你请出来问过话，时间情形又差不多，谁都可以推诿抵赖而不被查出？他们不承认什么，我也可以不承认？”秋离硬邦邦地道：“就是如此，他们假设要猜，让他们去猜好了；况且，老实说，只要葛世恒复位，你那几位师祖师伯师叔恐怕就不会再有什么戏可唱了，你还含糊什么？在这件事上，你多少也有点功劳，我一高兴了，说不定还保你一本，免掉你的罪！”

李斌越听越有道理，越琢磨越清楚自己该作什么选择，他立即转忧为喜，一片诚意地道：“秋——呢，秋爷，还请你老多提携多照应……我，我这就说啦，不错，葛世恒葛老掌门并没有死，他被囚禁在隔着‘百齐镇’东去不远的一处小山顶上，那座小山叫‘蛇背岗’，上头全长着些白杨林子，山虽小，却十分深幽掩隐，老掌门便被禁于山顶的一间石屋里，由我师父亲自守着……”秋离微微点头道：“你师父就是从掌门人排下来的第三位师弟？”李斌合作地道：“正是，他老人家名讳孙泰，号称‘铁链银刀’……”“呢”了一声，秋离在口中念了一遍：“‘铁链银刀’孙泰？”李斌低声道：“是的……”若有所思，秋离又缓缓地问：“何大器何前辈的一双脚筋乃是被利刃所挑断的，我曾察看伤处，疤形极似刀锋所留，而魏超能、朱伯鹤，邵达贵三个人我都已对过招了，看样子，何老前辈的脚筋更似你师父的杰作……”面色变了变，李斌期期艾艾地道：“这……这我却不太清楚……”秋离深沉地一笑道：“当何前辈被掳之时，他尚没有残废，是在被掳之后才由人加以伤害的，据何前辈说，他被掳的当晚，双手被反剪着绑起，踉踉跄跄地让人推着走向一条杂草丛生的小道上，那边，‘大宁府’的鹰爪孙由‘青

皮狼’陈昭生领着也推着囚车沿相对的方向赶来会面，就在夜色黝黯中，在外面押解何前辈的那群叛徒里，突然有人出手挑断了何前辈两脚脚筋，出手的人行动很快，又非常准确，等何前辈痛过了头，稍微恢复了点知觉之后，却已被关入囚车之内了，所以他也不知道是谁伤了他，但是，无可置疑的那凶手乃是你们这般叛逆中的一个，而以那人的功夫快狠情形来推断，你老兄这一辈里的师兄弟是望尘莫及的，那么，便只有朱伯鹤这一辈的人了，朱伯鹤这一代的人连何前辈算上，一共是五位，除了你师父是用刀的，朱伯鹤与邵达贵全使一双肉掌，连魏超能也用的‘点钢枪’，葛世恒和何前辈是一条线上的人，自然不可能暗算何前辈，因此，数来数去，只有你师父最可疑！”

经过秋离这一翻详细剖析，李斌业已哑口无言。但是，他却不肯在这个问题上多说什么，仅只沉默以对。

吁了口气。秋离又沉重地道：“我特别问过何前辈，‘百隆派’帮着你们这边的那些人有没有可能出手暗算他？何前辈告诉我，当他被擒之际，你们的反叛行动业已接近尾声，‘百隆派’那边的人早已聚集向大堂检点伤亡去了，押解池交付到陈昭生手里的人，全是你们本派的叛徒，约有八十多个之多，因为人太多了，所以他也不知道到底有谁混杂其中，不过，据我看——顿了顿，他徐徐地道：“恐怕何前辈心里猜得是谁伤了他，只是何前辈为人宽厚，不愿说出来而已……”李斌苦涩地道：“何大师伯并没看见那伤他的人……秋爷，也难说是哪一个碍……”凝视着李斌，秋离平静地道：“我不怪你替你师父隐瞒，做人弟子的当然该帮着师父讲话——纵然那为师的行为无耻无义！”

不敢与秋离那两道利剑也似的目光对视，李斌垂下眼皮，他呛咳了一声，嚅嚅地着道：“秋爷……请……呢，不要谈这个问题，因为，就是你刮了我，我也不能告诉你什么……”冷凄凄地一笑，秋离道：“好，我不谈，反正我们心里全有数，做过这件卑鄙事的人他永远无法逃遁，很快了，他很快就会遭到报应，没有人能替他承担一丁点！”

两个人全沉默下来，片刻后，李斌畏缩地道：“秋爷……我可以进去了么？再晚，恐怕师祖他们就要起疑心了……”不再说什么，秋离将李斌抱起，送回柴房，也不管柴房中魏超能等人投来的怨毒目光，回转身，下了锁，迳自离去！

早就在他们的卧室里等着了，马标与梅瑶萍对坐着全象有什么心事。

秋离一进门，马标即问：“怎么样，套出来啦？”点点头，秋离道：“不只套，还加上逼。”

马标咧口笑道：“可象你所预测的那样？”秋离倒了杯冷茶，顿首道：“一点不错，葛世恒果然在他们手中，还好，没被他们宰掉，如今被囚在‘百齐镇’东边的一座小山‘蛇背岗’上。”

马标宽慰地道：“真是皇天保佑，若葛老头一完蛋，何老爷子这独脚戏就算唱成了也难以善后啦！”大口灌了半杯冷茶，秋离抹抹嘴道：“老实说，在刚才没有问出实情之前，我可真不敢对葛世恒的生死抱太大的希望。”

梅瑶萍接口道：“为什么？”

秋离拉了把椅坐下来道：“因为他们对他可留可不留，留着，或者是因为这批叛逆还有点天良，还略顾着几分同门之谊，也或许是为了平息外间的指责与安定下头弟子的情绪，总之，此乃是他们这些混帐唯一尚值原谅的地方，若不留，他们也很可以要了葛世恒的老命，斩草除根，永绝后患。”

轻轻地，梅瑶萍道：“那么，他们大约便象你前面所说的原因了，没有除掉葛世恒是因为他们还有点天良，有点同门之谊，以及担心外面的武林各派指责与安定晚辈弟子的情绪波动……”秋离懒洋洋地道：“不过，我认为这些家伙不杀葛世恒的理由还是以后面两点的可能性较大，但无论如何，他们以后如能活命，只怕也就全靠这件功德啦！”马标低声问道：“是谁泄的底？”笑了笑，秋离道：“李斌。”

忍不住也笑了起来，马标道：“给你估对了！”

秋离又喝了半口茶，笑道：“不用估，一看就准！”

摸摸下颌，马标半眯着眼道：“约摸，你又赏了他一顿生活？”用手敲了敲桌沿，秋离道：“当然，要不他肯这么听话？不过我们不要讲出去说是他泄的底，我答应这小子替他保密的。”

点点头，马标道：“如果叫魏超能几个人知道，伯就将这小子活剥了！”

秋离笑道：“这是一点也无庸置疑的事！”

注视秋离，梅瑶萍温柔地道：“听马大哥说，你要到前面的镇里去雇人送信到小青山？”舔舔唇，秋离道：“是的，等会就走。”

马标又叮咛道：“别忘了带个大夫回来，另外，我的不待他说完，秋离已接着道：“你的一提锅‘莲子粥’是么？”马标与梅瑶萍全被逗笑了，马标道：“妈的，这小子就是又精又滑，从小便是这副刁钻古怪的德性！”

哧哧一笑，秋离道：“大哥，你自小也是又凶又横的吧？”一擂桌子，马标笑骂：“我撕破你这张碎嘴子！”

斜眼瞄了瞄梅瑶萍，秋离道：“你若撕碎我的嘴，大哥，只怕有人要不依了。”

马标倚老卖老地道：“谁敢不依？”

伸出指头，秋离指向梅瑶萍道：“她！”脸蛋一红，梅瑶萍羞嗔地道：“我才不管呢！”

连连鼓掌，马标大笑道：“好，好，回答得好；妈的，我叫你这小兔崽子息子自作多情，硬朝那张熊脸上贴金！”

秋离笑嘻嘻地道：“大哥，瑶萍不过是说的反话罢了，女儿家的心事你又怎能揣摸得透？如果你真撕碎了我这张嘴，你看梅瑶萍和不和你拼命。”

梅瑶萍又急又臊地道：“秋离——谈正事嘛，你老是乱扯！”

马标笑道：“你就快点上道吧，早去早回，虽说万三叶去请那包二同来还待些时候，不过万一他们来早了你如不在就糟透啦，我和梅姑娘两个人济不得平常一个人用，碰巧象我说的这样，我两个除了喊天就没路上了！”

哧哧一笑，秋离道：“你也有自认不行的时候哪？”一瞪眼，马标道：“我这是带了伤在身上，要不我含糊谁？”站了起来，秋离忽然想起了什么，又道：“对了，大哥，方才我在盘诘那李斌的时候，还问出了一件事——他没敢直说，但我包管不会猜错！”

马标忙道：“什么事？”

秋离低声道：“找出来挑断何老爷子脚筋的人！”

梅瑶萍急问：“是谁？”

搓搓手，秋离徐缓地道：“孙泰，他有个称号叫‘铁炼银刀’，是李斌的师父——”说着，他简单明了地将自家的分析与李斌当时的神态述说了一遍，未了，又道：“因此我判断，暗算了何老爷子的人，除了这孙泰，决不会有第二人，这件事，何老爷子必也心里有数，只是他为人厚道，不愿说出

来罢了！”

连连点头，马标道：“有道理，小子，反正姓孙的人还活着，到时候没有查不出个水落石出之理！”梅瑶萍又催促地道：“秋离，你快去吧，早点去也好早点回来，这些事留着回来再谈吧……”笑笑，秋离向二人挥挥手，转身飘然行去，片刻后，马标与梅瑶萍已听到如雷的蹄声从后面竹林的小径直往村路上飞奔远扬而去。

第三十六章 风雪双骑

天色业已接近黄昏了，虽然看不见斜阳的余晖，西方的晚霞，但灰蒙蒙的低云，沉黯黯的光晕却已显示出一天的将逝，时辰的向暮了。如今，初雪已经飘过，看样子，只怕还得再连续落着呢……这是秋离力挫“太苍派”那几个叛徒之后的第二天。

客堂里。

秋离、马标、梅瑶萍三个人围桌而坐，桌子底下，便生着一盆火，红泥小炭炉，热烘烘的，小客堂里溢满一股柔软的暖意。

三人面前，各有一杯酒，酒刚烫过，温热香醇，十分顺口，秋离正为大家斟酒，又将那只锡酒壶坐回桌下的小炉上。

马标举杯浅吸了一口，呕呕嘴，舒适地吁了口气：“好酒一入喉之后，那股子劲能直透丹田，连全身都热呼呼的了……”秋离笑笑道：“我就知道天要下雪了，昨日到镇上办那几件事，顺便也捎了一小坛子‘二锅头’回来，大哥，怎么样？味道还足吧？”

伸出舌头在嘴唇上舔了一圈，马标呵呵笑道：“醇厚甘冽，好得很！”

秋离也喝了一小口，道：“大哥，我呢，可真算善体人意了。”

斜眼一瞅，马标笑骂道：“妈的，你看你，老毛病又犯啦？就不能夸你一句，否则，即便使棍打上，你马上就随棍而上了！”

轻轻地，梅瑶萍也吮了点酒，她慢慢品着味，一双凤眼儿水盈盈地注视着秋离，嫣然一笑道：“秋离，寒天温酒，围炉赏雪，亏你也想得到，我一直还看不出你有这么风雅呢……”转动瓷杯，秋离深深地看着梅瑶萍，安详地道：“我本来要损你几句，因为你是如此的不够了解我，但是，我现在又打消这个主意了。”

粉脸儿有些配红，梅瑶萍双眸流波地问：“为什么？”秋离一笑道：“因为你此刻看起来相当之美，美得我不忍加以嘲弄。”

不待对方回答，秋离缓缓吟道：“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若问行人去哪边？媚眼盈盈处，咽，媚眼盈盈处。”

脸蛋儿更红如五月的榴火，梅瑶萍羞涩地道：“你——你是喝醉了。”

秋离笑道：“灯下看美人，醉里赏百花，是人生一大享受，朦胧中更显出其脱俗的艳丽，醉了便醉了也罢！”

梅瑶萍又躁又甜又熨贴地佯嗔道：“你看你，秋离，越说越不象话了……”端杯再饮，秋离笑咪咪地道：“本不该说，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两情相悦，一点灵犀早通，又何需用言语来表达什么呢？”急了，梅瑶萍理

怨道：“秋离——你也不怕当着大哥面前……”眉梢子轻扬，秋离昂昂地道：“你我比翼双飞，枝结连理，乃是自然发乎情性这事，光明堂皇，人之大伦，又伯当着谁人面前？”马标“咕噜”干尽了酒，脸红脖子粗地叫道：“行了，行了，我的爹，你他妈这强嘴赛过街头卜卦的李铁口，十个人也说不过你一个人，你就别拿着肉麻当有趣啦！”

梅瑶萍连忙岔开这个想听却又不敢再听的话题，轻细地问：“秋离，你还没说你托人送信的那家镖局子靠得住不？”秋离先弯腰自火炉上提起锡壶，再为大家斟过一巡酒，将锡壶放回去了，他才颌首笑道：“那家镖局子‘震远’，我以二百纹银的代价托他们送一封信到‘小青山’去，这种轻松买卖他们还不抢着干？我人还没有离开那镖局子，他们业已派出两个得力镖师骑着快马上道了！”

马标默默盘算了一会，道：“照这样说，用不了多少天他们便会赶来啦，我们何老爷子一见你的信，只怕要喜出望外？”喝了口酒，秋离道：“这一下用不着他老先生亲自出阵或督战了，他只要等着与葛世恒两人接收‘太苍派’就结了。”

搓搓了，马标笑道：“兄弟，何老爷子的这桩子事，可说是他这一辈子最大的志愿，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记忆着为‘太苍派’正名惩逆，为他自己与葛世恒雪耻伸屈，如今，他这愿望可以说已经大致达成了——”顿了顿，马标又道：“我不得不说，这全是你的功劳，在这件事上，你处置的手法简直完美到了极点，又明快，又利落！”拱拱手，秋离大笑：“过奖过奖，大哥，这还不是你的教导有方，夹磨得法，要不，我哪来的这种天才？”大模大样地“呢”了一声，马标道：“这个么，却也不是假话，对你的教诲开导，我也的确不遗余力，费过一片苦心哪……”梅瑶萍忍不住轻笑道：“大哥，怎么你也学起他那德性来了？”马标一派尊重地道：“梅姑娘，这可是真话。”

往椅背上一靠，秋离耳听着屋外的北风呼啸，不禁摇头道：“外头可委实冷，我们这里生着火炉，烫着酒喝，才叫享受呢，有谁在这种大寒天冒着风雪赶路的话，只怕连心都要冻透了……”马标笑道：“那万三叶与包二同十有八九便是这样。”

若有所思地，秋离道：“假如他们来得快，说不定今晚就会抵达这里，我想了好久，认为用不着去等，更不必要那李斌做暗记，反正这里才二十来户人家，他们只要问问，找上门来并不困难。”

点点头，马标道：“不错，这样也省掉我们不少麻烦，否则，多费手脚说不定还弄巧成拙，惹起他们的疑心哩。”

秋离双手合着瓷杯，道：“等着吧，可能他们就快到了。”

有些忐忑地，梅瑶萍道：“你得小心点，秋离，万三叶是你手下败将，不足为敌，但那包二同可不好对付碍……”笑笑，秋离道：“包二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我认为收拾他该不成什么问题，姓包的还能强上了天？”梅瑶萍幽幽地道：“你就是这么狂——秋离，你总要留心自己的安全，不要什么都以为不屑一顾。”

收敛了笑容，秋离正色道：“瑶萍，其实你还真不清楚我，我口里说话随便，心里却非常慎重，我一向是如此，表面上又狂又傲又蛮不在乎，真正做起来我可以比谁都小心，瑶萍，我从来应敌之前没有轻视过任何一个敌人，不论我的对手是强或弱，因为我的谨慎，我才能活到今天，如果我实际的行动也象表面上这么张狂大意，恐怕在很久以前已经栽了跟头了！”马标

也严肃地顿首道：“梅姑娘，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这兄弟确是如此，他这个长处，可以说乃是他所以有今天的武林地位的最大理由！”

秋离一笑道：“我还有很多人所不及的优点呢，大哥。”

深深看了秋离一眼，梅瑶萍道：“这样我就放心了！”

又望了望窗外逐渐阴沉下来的天色，马标低咳了一声，道：“后面，兄弟，柴房里的那几位仁兄，盖的东西可够御寒？别在何老爷子未来之前就把他们全给冻僵了！”

秋离喝了口酒，道：“他们挨不了冻的，我给他们加了两床棉被去，下面还多垫上一层褥子，而且四个人挤在一堆也够暖和了，老实说，身为阶下囚，有他们这种待遇已经很难得啦，设若我们落在他们手中，大哥，你瞧着吧，不叫他们活剥了才怪，还会有棉被褥子给你盖，给你垫？”马标缓缓地道：“他们不仁，我们岂可不义，同在道上混，同在圈里闯，一样舔刀头血，一样索人命债，大家的下场却有善有恶，不尽相似，其道理也就在这里了。”

颇有感触地点点头，秋离道：“大哥说得是。”

梅瑶萍也深深有所体悟地道：“这是大哥几十年的经验之谈，有很多人明白这层道理，但真正做到的人却不多……”举杯干了，马标微笑道：“经验是什么？血与泪的堆砌，悔与恨的回瞻，那全是过采人的话，是浪费了多少青春岁月才连贯成的，若是未尝过其中的苦楚，光明白表面的浮理，自是做起来就不容易言行一致了。”

靠在椅子上，秋离一笑道：“大哥，我却似乎想透了也做到了，你老兄一本正经说起教来，可是与你那拈花惹草的老毛病大异其趣？”马标老脸一红，咆哮道：“妈的，你小子又把问题扯邪啦马标尚未说完话，秋离蓦地以食指比唇，神色立即严慎起来，他侧耳静听，一边连连摇手。

过了片刻。

秋离缓缓站起，面无表情地道：“有人来了。”

马标与梅瑶萍也仔细听，但这时除了风声呼呼之外，他们却什么动静也没有听到。

皱皱眉，马标低声道：“不会是房东婆子给送饭来了吧？”摇摇头，秋离道：“不会，有两个人，而且牵着马。”

也紧张起来，马标道：“那么，恐怕是万三叶与包二同了！”

秋离沉着道：“十有八成是他们。”

马标也吃力地站起来，他道：“你在外面等着？”推开椅子，秋离来到门口道：“大哥，你与瑶萍不要出去，以免发生意外，我办完了事自会招呼你们。”

马标忙道：“我晓得，我们会在窗口观战。”

梅瑶萍的脸庞上有着掩隐不住的焦灼关切之色，她急急地道：“你小心——”点点头，秋离猛然启门而出，一阵冷透心脾的寒风夹着雪花扑门卷入，马标与梅瑶萍才只打了个颤栗，门儿业已关拢。雪低风紧，光黯雪飘；秋离长衫飞舞，独个儿缓步来到客堂门前，面对竹门站立不动。

这时，人语声与马匹喷鼻低嘶声果然更清晰地来近了。

在晕黯的天光下，两个人各牵着马匹左盼右顾地来到竹门前面停下，其中一个隐约看得出是个紫面红髯的魁梧老者，他低声向另一个蓬头垢面，穿着一袭补满补钉的灰衫的高瘦人物说了几句话，然后，拍门大叫：“开门哪，开门来……”秋离平静又沉缓地道：“门没顶，一推就开。”

当然，秋离已经认出那紫面红髯的老者就是与“百隆派”闹翻了后又投奔“太苍派”的“紫面熊”万三叶，他身后那位看上去边幅不修，邋里邋遢的高个子，则定是‘疯樵子’包二同无疑了。”

门外，万三叶似是没料到在这种天气下会有人等在院子里应门，他也怔了怔，有些疑惑地高喊：“我姓万，小哥儿，可有几位外客在你们这里租屋么？”秋离平静地道：“有，他们一位姓魏，一位姓朱，一位姓邵，一位姓李，业已来这里住了两天了，就在后头。”

似是十分高兴，万三叶大喊：“那就对了，小哥，老夫与他们几位是同路的，约好在这里会面，他们向你提过么？”踏前一步，秋离回应道：“提过，所以我才在这里等候你们两位，请先进来吧。”

万三叶与包二同推门而入，包二同回身掩门，万三叶却踩着冻得有些僵麻了的双脚，一边用嘴里的热气呵着左手笑道：“辛苦你了，小哥，难为你还等在这里应门，老夫两人的坐骑也烦你牵入厩里加料，不妨多喂点掺酒的黄豆，天可冷——”猛然间，万三叶后面的话尾却噎住了，他睁大了眼努力注视秋离，刹那间，他象见了鬼一样怪叫一声，脸上五官可笑地扭曲成一堆，“噎噎噎”地一连往后倒退三步！

来到一边的包二同不由皱了皱那双眼眉——呢，包二同的长相可也够惊人的，马脸，八字眉，细眼窄鼻，薄唇尖颌上是未经修剪过的一片胡碴子，再配上他满头耸立的乱发，瘦长的身材与白补灰衫，那形态，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但是，他的这副面孔却流露着一种冷漠又孤傲的意味，好象早已看透这个人世间，也早就厌烦了这些世间人了，现在，他冰冷地问：“什么不对？”

颤抖抖地指着秋离，万三叶也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视觉了，他喃喃地道：“包兄……这……这小子是……秋离！”

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惊异表情，包二同正面凝注着秋离，淡淡地问：“你是谁？”点点头，秋离微笑道：“我是。”

一下子跳了起来，万三叶怪叫：“可了不得了，他他他他……怎么会到这里来的？魏超能几个人八成是吃他坑啦，天爷啊，这不是阴魂不散么？”包二同一睁那双细眼，精光四射，他冷冷地道：“不要大惊小怪，三叶！”

万三叶手足无措，气急败坏地道：“包兄，大事不好了，姓秋的可怎么会突然在此地出现？这不是太也巧得不成话了？如此一来，我们的整个计划只怕就要告吹——对了，内奸，一定有内奸去出卖我们！”

漠然地，包二同道：“三叶，你吵闹什么？事情发生了，便有它发生的原因，真相未明，你自怨自艾加上疑神疑鬼，不是搞自己的笑话给人家看？”于是，万三叶好不容易才安静下来，他惊恐地瞪着秋离，惶惊地道：“你，你是怎么来的？”秋离安详地道：“‘黑草原’一别，思念无已，知道三爷你要光临此地，是而我便早早赶来等着侍候了。”

当然知道秋离是在故意嘲讽自己，万三叶赤髯拂动，急吼吼地叫：“姓秋的你少给老夫来这一套，你是个什么人物，老夫早已看得透之又透，老夫问你，魏超能他们四个人呢？”秋离仍旧笑嘻嘻地道：“你以为他们在哪里？”万三叶愤怒地咆哮：“不管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也不管你怎么来到此地，秋离，如果你伤害了他们四个一根汗毛，你看老饶不饶你！”弹去襟前的雪花，秋离笑道：“老朋友，你这个牛皮未免吹得嫌大了，如今，你业已自身难保，哪还顾得到别人？”顿了顿，他又道：“而且，你不饶我？老

友台，你我之间，彼此的分量大家完全心里有数，就凭你这几下子三脚猫把式，恐怕还不够格谈到那个‘饶’字上吧！”

双目怒瞪如铃，胸口起伏急剧，万三叶色厉内荏地叫着：“秋离，你且慢得意，好运道并不是永远跟着你的，今天你就别想再象以前一样逞能逞霸了！”眉梢子一扬，秋离道：“凭什么，你？”万三叶窒了窒，随即壮着胆道：“你不用问老夫凭什么，秋离，老实告诉你也不妨，你可知道我们所以在此聚合，便全是冲着你的？”秋离一笑道：“我知道。”

呆了呆，万三叶讷讷地道：“你，你也知道？”笑笑，秋离道：“否则，我等在这里替二位应门作甚？我疯了，在这天寒地冻里？”机灵灵地一颤，万三叶恐怖地道：“魏超能他们四个人——秋离，你可是将他们杀了？”淡淡一笑，秋离道：“恕不奉告。”

咬牙切齿地，万三叶厉叫：“你这刽子手碍……”这时——沉默良久的包二同凑上半步，他冷冷地道：“秋离，以你的聪明精灵来说，相信我与万三叶来此的目的你心里明白，因此，我们少兜圈子，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

点点头，秋离道：“很好，还是我们包爷说话爽快！”

八字眉微皱，包二同平淡道：“‘太苍派’的人邀我来对付你，这一挡，你知道？”秋离低沉地道：“知道。”

薄薄的嘴唇抿了抿，包二道：“当然我晓得你十分难缠，但万三叶与我交情不同，盛意难却，因此，我来了，只求尽心力，不期有结果。”

秋离颇为赞许地道：“十分佩服你的高义精神。”

包二同毫无表情地道：“我你两个之间，迟早是要来一场狠斗的，我并不抱什么太大希望，好好歹歹，能为恩友万三叶表达一点微忱，偿还点人情债也就够了，你无须心存慈悲，而我，也不会稍有顾虑。”

吁了口气，秋离慎重地道：“可能你已想到了，包二同，你向万三叶表达的这一点微忱，代价恐怕却相当大呢。”

细眼突睁，包二同生硬地道：“我包二同江湖生涯三十五年，自来不欠人情，从小至今，只有万三叶曾经恩赐及我而我尚未报偿，这些年来，为了此事我一直耿耿于怀，这次他来找我也正好给了我一个报恩还债的机会，为了心安理得，代价大小又何置一顾？秋离，不论在下与你之斗是生是死，是胜是败，至少，我将无牵无挂了！”秋离淡淡地道：“万三叶在你一次病困之际帮助过你，这只是一个人最低的同情心表现、他如今却要你以性命之危来偿还这笔人情债，包二同，你不觉他索求过甚，有意为难了么？”狭窄的鼻孔耸动了一下，包二同木然道：“不论他心意如何，我受他之惠乃是不争的事实，我便不该忘，更当有以报！”

万三叶也嘶哑地叫道：“姓秋的，你有种就干一场，如此挑拨离间，算是哪一门子英雄好汉？”摇摇头，秋离道：“万三叶，你休要看低了我秋某人，我并不需要藉挑拨离间来分化你们的战力，我只是认为包二同不值！”

髯拂发竖，万三叶厉声道：“什么地方不值？”冷冷地，秋离道：“你施人小惠，却滥讨人情！”

万三叶又气又怒又窘地大叫：“胡……说，你胡说……！”

搓搓手，秋离道：“姓万的，用不着强词狡辩了，事实胜于一切！”

几乎气绝，万三叶哆哆嗦嗦地道：“好一张利嘴啊！摩徽派比说睦*！”鼻子里却哼了哼，包二同道：“三叶，他的话起不了什么作用，你无须气恼，我包二同并非是个没有心窍的人。”

气急败坏加上惶恐冤枉，万三叶赶忙道：“包兄，幸亏你也是个明白人，天老爷，你听，刚才这小于讲的话还叫人话么？换了个不明事理的角色听了去，不在心里咒我万某人祖宗八代才怪了，唉，真是可怕，可憎，又可恨啊！”

包二同漠然道：“五十余年人生际遇，江湖浮沉，三叶，令我看不清，想不明的事情只怕还很少哩。”

抹了惊急出来的汗水，这大冷天里，万三叶竟连鬓根上的冰碴子也叫口里的热气给蒸化了，他讷讷地道：“当然，呢，这是当然……”一扬脸，包二同又向秋离问：“要讲，你就讲，否则，你再插科打诨不行——魏超能、朱伯鹤、邵达贵、李斌四个人你怎么摆布他们了？”笑笑，秋离道：“你以为？”包二同冷冷地道：“我以为你是个出了名的煞星，秋离，恐怕你不会太善待他们，但是，如果你将他们全杀了，未免也稍微狠毒了点。”秋离深沉地道：“我没杀他们。”

唇角一抽，包二同道：“人呢？”

以右手姆指朝后一指，秋离道：“柴房里。”

包二同僵木地道：“大约你将他们整治得不轻？”侵吞吞地，秋离道：“要不，我还把他们当祖宗待候？”双目微闪，包二同道：“很好，现在我开始履行我的允诺了，秋离，若是我赢，你就苦了，若是你赢，我这条命随你处置！”

秋离安泰地道：“你胜了我的话，包二同，就是你饶我的命也会觉得没意义，反之，你等着瞧吧！”

包二同回身，自马鞍旁“唰”地抽出一根灰黄泛着黑斑的细长竹竿，大约有四尺长短只有姆指般粗，后丰前锐，他一手握竿头，一手握竿尾，用力一弯，左手倏松，竿尾“削”地弹颤，呢，韧性好强！

秋离含着一抹微笑，颌首道：“‘龙筋竹’。”

深沉地凝注着秋离，包二同细小却锐利的双眸中闪耀着一种特异的古怪光芒，酸酸地，他道：“我不惊奇于你认出这根竹子，虽然认得出它名字来的人很少，但你与众不同，秋离，若你认不出来才会令我失望，自上次与‘武当派’的大掌门比试过后，这尚是我首次需要应用到它！”

秋离目注对方手上的那根“龙筋竹”，平静地道：“包二同，这种竹子可是刀剑难伤？而且，抽到人身之后肌肤上的苔痕乌黑泛紫且永不消失？”点点头，包二同道：“不错，我叫它是‘烙仇竿’，抽在人身上，那条苔痕便象火烙似的再也不会消失了……”舔舔唇，秋离道：“我衷心希望不要挨上一下。”

包二同冷冷地道：“你可能做得到。”

说着，他又侧首对万三叶道：“三叶，我若败了，你就觅机离开吧，在我与秋离较斗的时候，请你千万不要插手！”

万三叶激动地道：“不，这种人用不着讲究江湖规矩，包兄，容老夫和你并肩为战，合同收拾秋离这厮！”

摇摇头，包二同道：“我不理什么江湖规矩，我只求自己心安，否则，以多凌寡，不管胜负，我都会永难安心的。”

万三叶忽道：“包兄，姓秋的不是省油的灯哪——”勃然变色，包二同道：“莫非我就是么？如果你不愿意，第一场由你上，你输了我再来！”

当然深知包二同的脾气，万三叶碰了一鼻子灰，却也不敢再争执下去，他难堪又尴尬地道：“好吧！ 婺愕囊谨急闷恰 毙毙辈嗑恚

變心右膊渙玫氏潰骸扒錮耄 乙6 至恕！*

雪如絮，风号陶，秋离微微掀长衫下摆，他迎着凄厉的寒风站立，沉稳地道：“请便。”

“削”声轻啸，竹影飞向秋离面门，而影像尚在，却又在一抖之下剥刺秋离胸膛，其快其急其狠，简直匪夷所思！

整个身躯倏然横着弹空，竹影落虚，秋离双掌齐扬，血刃也似的掌影便激射合罩敌人！

单足足尖着地，包二同闪电也似旋转，而在旋转中，他手上的“烙仇竿”就带着刺耳的尖啸一波又一波，一轮又一轮地分向四面八方重叠挥截！

秋离却在双方那密密重重的竹影如雨中掠飞，腾挪，纵横，他的“苦寒八掌”也连环运展，循环不息地反复使用着，一时只见掌如浪，如风，如刃口，隼利的交流旋飞，威力万钧！高手相搏，其过招变式之快可以说是难以想象的，在人们的视力追摄之前，思维转动之前，往往已经数易其势，数幻其形了，如今，秋离与包二同之间的拼杀便正是如此！

万三叶站在院门边掠阵，他在目睹这两个顶尖高手的比试下，不但心里紧张，焦灼，惶恐，忐忑，更有一股说不出的惭愧与自卑，在武林中闯荡了几十年，在江湖上翻滚了几十年，此刻，他才真正看到了技击之道的精粹显示，才真正认清了武术一门的浩瀚渊深；他目眩神迷地注视着场子里的搏斗，不禁暗暗地为他自己捏了把冷汗——他庆幸这些年来道上生涯未曾硬碰过与和这等强者较量过，他更们心问着自己，既有这样厉害的武林人物，他自家却又是凭什么混出来的？凭什么又混到了今天？！

洒洒飘飘，纷纷的雪花落得更密了，而雪花在这凛烈的寒风中飞舞，却也仅在两个狠斗者的四周，雪花飘不进他们的出手范围之内，因此，看上去那些白茫茫的雪花便形成了一圈圈的随着两个拼搏的能手在周围团团旋转——有如一圈又一圈的白环！

很快的，双方已交手一百余招！

当然，他们彼此早已清楚了对方的实力深浅，包二同的功夫之佳，可以说是秋离近年来少遇的敌手，在秋离的感觉中，包二同的本领虽说比不上“少林派”的明心大师，也比不上当年的天下三雄之一“万屠啸天”孟渔，但却决不稍逊于“天山派”的一干前辈，甚至就连大名鼎鼎的“铁骑八龙”，恐怕他们中四个人加起来也不见得就能对付得了包二同，现在，秋离业已相信了包二同曾经力战“武当派”的大掌门三百余招以上的传说了，就以这人的精湛所学来说，秋离也不敢夸口能在三百招内取胜！

包二同却更是心里明白，他开始与秋离动上手，便立即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与束缚兴起，经验老到，身经百战的包二同对这种无形的压力及束缚是十分陌生又相当清楚的，陌生的原因是他自来难逢对手，很少有眼前相似的感触；清楚的道理，却是他亦乃技击强者，在什么状况之下才有此等情形他早已揣摩体会得透彻——他知道，只有在遇上一个比自己更厉害的对手时，才会有这种无法随心所欲，无能尽力施展的拘束情形发生，换句话说，只怕他今天是要栽筋斗了！

不服输和荣誉感原是每一个江湖人惯常的通性，而功力越高，威名越甚者，这种通性也便越强，包二同任什么事全看得十分恬淡，独对这一点他却也无法漠视，因此，他虽然自知得胜的希望渺茫，却更加倾尽全力拼死周旋，他已决定，无论胜负，也要战到不能再战的结果为止！

对方的心意表露是在那凌厉狠毒的招式上，流示于那凶猛骠悍的冲扑里，秋离当然感觉得出，因此，他的反击力道也就逐渐加重，他要在最快的时间内将敌人挫败！

“烙仇竿”尖锐呼啸令人魂惊魄颤地飞舞穿掠，带着旋转的雪花，怒号的寒风，抖回成一个个式大式小的圈子，泛闪着一溜溜迷蒙的黯色光影，而秋离的掌势则宛如万千只蜗蛹在闪掣腾流，呼啸着回射纵横，幻映为各形各样的景况，偶如圆弧并罩，偶似群星齐泄，偶象蛇电空掌，偶若怒潮澎湃，风加杂着力，呼呼轰轰地，在暗地里，他已经在掌劲中贯入“弥陀真力”了！

两百招已过一

逐渐地，包二同蓬乱的头发已被汗水粘湿在一起，汗水更浸透了他的衣衫，随着他的面颊滚滚滴落，在黝黯的光线下，在云飘风号中，可以看见他头顶上腾腾的白色雾气并发——还有他急促的喘息声！

秋离一言不出，攻势在突然间加快，他掌舞足飞，身体翻腾挪展，往往几十个动作在刹那间完成，无数的招式在同；时刻并展，他的运行形态，竟已大多脱离了人身力道的惯性与肌肉控制的最大极限！

包二同吃力又艰辛地持竿抵抗，“烙仇竿”简直已化成一片骤雨，一阵旋风，一连串的尖啸了……于是——两百七十六招。

陡然暴叱，秋离的“攀月摘星手”击出！

星芒弧淬罩包二同，包二同斜滚如桶，反手抖起一百九十竿布成一道呼啸的无形劲力来阻挡，顿时双方劲道相触，霹雳粉碎！

秋离倒退三步，包二同踉跄推出五尺！

狂笑旱雷惊天，秋离毫不迟疑，贯足“弥陀真力”的“阎王斩”在暴旋中齐展：几乎同时，包二同的“烙仇竿”抖成一百个小圆弧，突然自肘下古怪倒射而来，劲气化剑！

双方的接触只及人们眨眼的十分之一空隙，在狂涛般的足力旋回罡风中，一连串“削削”声响裂耳膜，瞬息间，秋离飞掠七步，包二同却震上半空重重朝丈许外摔落！

惊叫一声，万三叶拼命抢了过去，堪堪将跌落的包二同抱住，由于包二同下坠的力量过猛，几乎连万三叶也撞倒在地下，紧紧抱着包二同，万三叶踉跄了好几步才站稳，他俯视怀中人，只见包二同面色灰白，双眼闭拢，粗浊地吐着气，整个身子就象瘫痪了一样，但是，却仍然紧握着他的“烙仇竿”！

轻轻将包二同放在地下，万三叶惊恐过度地颤着声叫：“包兄！

郑……你醒醒，啊！ 际俏液 四悖……都是老夫我的不该碍……”冷清地，秋离的语音传来：“现在，你才知道你的不该？”蓦然抬起头来，万三叶仇恨之极又怨毒之极地瞪视秋离，秋离站在六尺之外，他那件灰色长衫赫然裂开了七道破口，就好象是用利剑削割成的情形一样，但是，显然并未伤及他的肌肤！

万三叶咬牙切齿，双目如血地咽声厉吼：“姓秋的，你害了包二同，我这条老命也与你挤了！”

冷冷一笑，秋离道：“包二同死不了、我和他无仇无怨，况且他更是一个有骨气、有节操的江湖怪杰，我看得起他，因此，我不愿杀他，若换了你，老小子，恐怕你现在连尸都僵硬了！”

似乎不敢相信秋离的话，万三叶怔愕了一下，讷讷地道：“你是说——

你没有下重手对付包二同？”秋离生硬地道：“我只是用真力震伤了他的内腑，本来，我有机会在他身上实击九掌，但我放弃了，如果那样，包二同此刻早已断了气！”

犹自不敢完全相信，万三叶迟疑地道：“你，呃，有那么好心？姓秋的，谁都知道你那个凶残的习惯——对敌交手不留活口！”

一撇唇，秋离道：“那要看什么样的对手才能决定，譬喻说，象你这一类的！”

万三叶的怒火突起，他正强力压制，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发泄出来，怀中的包二同业已低弱地呻吟出声！突来的惊奇冲散了他的怒火，万三叶连忙低头探视，恩，可不是，包二同已经悠悠醒转，沉重地撑开了眼皮。

安慰又喜悦地，万三叶低促地道：“包兄，包兄，你，呢，不要紧吧？”包二同闭闭眼，又睁开，微弱地吐了口气，低软地问：“秋离……呢？”万三叶忙道：“就站在那里；”唇角抽搐了一下，包二同用力挤出一丝苦笑：“很对不……起你！丁椅茨苒瓠桑……你的嘱托……”万三叶赤髯颤动，哆嗦地道：“快别这样说，包兄，你业已尽心尽力了，老夫我还有什么可埋怨的？为了老夫的这点情面，你差点连性命也卖上，如果老夫我尚不知足，还能算是人么？包兄，不管胜负如何，老夫是感激你一辈子，老夫！……实在抱愧不安……”

话没说完，万三叶的语声竟已带着呜咽了。

包二同叹了口气，幽幽地道：“罢了！疾蝗缚耍巍*？”万三叶唏嘘着道：“姓秋的说，他只是以真力震伤了你，未用掌劲实击，因此，你的伤虽说不轻，尚不至太过严重。”

低沉地，包二同轻轻点头道：“他说得不错……他原可有八九掌打在我身上的……但他临时又突然含劲未吐……否则，此刻我怕已经完了……”万三叶小声道：“包兄，你也不用过于气馁，你亦抽中了他七竿子，连他的衣衫都抽裂了……”苦涩地一笑，包二同叹息道：“不用……安慰我了！”

叮……我那七竿子……是在他的掌力未发之后才抽上去的……如果他狠下心……先将掌力打实……我就……根本没有机会……抽……抽上那……七竿子了！”呆了呆，万三叶油油地道：“但，呃至少你也和他鉴试了好几百招，包兄，能和‘鬼手’打这么长的时间，亦够难得啦……”包二同居弱地道：“只不过……两百八十招……而已……唉，我与‘武当派’掌门人之战……也还打了三百多招……呢！”

心头“扑 L 通”。万三叶惊震地道：“如此说来……姓秋的功力之高，竟是强过‘武当派’的大掌门人？”包二同艰辛地顿首道：“这……是无可置疑……的。”

暗里吸了口凉气，万三叶直感到背脊发麻，腋下冷汗涔涔，他舔了舔干的嘴唇，惶恐地道：“那么……秋离，呢，岂非近乎天下无敌了？”

痛苦的痉挛了一下，包二同低哑地道：“在我的看法……来说……是的！”喘息几次，他又道：“三叶……听我的劝……不要再和此人……作对……这样与你毫无益处……至少，你难以找出一个……可以压制得住他的人……记住一件事，前面是个火坑……你绕开它……如果……蒙着头往里……跳……不就……显得太傻了？”沉重又缓慢地点头，万三叶喃喃自语：“是的……前面是个火坑，就绕开它，就绕开它……”微微挣扎着，包二同吃力地道：“扶我……起来……三叶。”

悚然醒悟，万三叶立即小心翼翼地扶着包二同站起，包二同晃摇了几下，方始站稳，面对秋离。

微微一笑，秋离和煦地道：“至多养息个把月，包二同，你便痊愈如常了。”

包二同深深地注视着对方，两颊的肌肉抽吊了一下，他呛哑地道：“你……不准备……要我们……性命！”

摇摇头，秋离道：“不！”

吸了口气，包二同镇定了一下略显激动的情绪：“为……什么？”秋离平静地道：“因为没有这个必要，包二同，我们之间，原无此等深仇大恨！”

瘦削的身子颤了颤，包二同缓缓地道：“可是……你知道我若胜了你……秋离，恐怕我就……不会似你待我这般……优握慈悲……了！”

秋离淡淡地道：“那是你的事，但你并没有胜我，是么？”双目的光芒凄黯，包二同低细地道：“我想……你或者早知道……知道我难以胜你？”笑了笑，秋离道：“我不知道。”

慢慢地，包二同苍白泛灰的面也上浮起一抹病态的红晕，也浮起一抹感激的微笑，他沉沉地道：“秋离……多谢你不杀……之恩。”

秋离平和地道：“不客气，我也谢你那七竿子手下留情！”

叹息一声，包二同苦笑道：“别再捧……我了……秋离……事实上……我根本伤不着你……不过……我得承认……当……当时是存心……伤你的。”

微微一笑，秋离道：“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又何必再斤斤计较于其中的细节？总之包二同，我十分欣赏你。”

晃了晃，包二同道：“再说一次……多谢了。”

秋离严肃地道：“不敢当，包二同，老实说，我也不舍得伤你。”

苦涩地一笑，包二同道：“多承抬举……秋离，万三叶，你也……可以放他吗？”点点头，秋离道：“看你面上，可以！”

万三叶老脸候热，却顿时如释重负，心头的一块大石也放了下来，他当然清楚，莫说以前他与秋离所结的梁子已足够秋离有理由取他老命，单凭今天这一桩事——他请了人来对付秋离，欲待摆平秋离这桩事，就足以激怒秋离收拾他了，但秋离却慨然放过，这“可以”两个字出自秋离口里简单，而其中却包含了多少的宽宏及仁恕碍……”腴腴的，万三叶窘得紫脸涨红，他讷讷地道：“秋——呢，秋少兄，老夫，呢，便多谢了……自今以后，老夫发誓不再和你作对……说什么也不了……”拱拱手，秋离笑吟吟地道：“幸蒙恕过，秋某人不胜感激之至！”

万三叶尴尬十分地道：“这，呢，哪里话，哪里话……”衰弱地，包二同侧首道：“走吧……三叶？”万三叶急急点头，关怀地问：“你能骑马？”闭闭眼，包二同疲倦地道：“可以。”

他又转向秋离道：“秋兄……我们告辞了。”

抱拳施礼，秋离静静地道：“二位好走，但愿后会有期。”

于是，包二同偕同万三叶，两人互相搀扶着牵马出门，回首招呼之后，象来时一样，他们又双人双骑蹒跚地消失在漫天的风雪里。

关上竹门，秋离才长长吁了口气，客堂的门扉已突然启开，梅瑶萍跟路不稳地向他奔来，一边兴奋过度地叫着：“秋离，秋离，你还好吗……”快步迎上，秋离伸展双臂紧拥梅瑶萍入怀，一面频频吻着她的秀发，一边低

声笑道：“好，是好得和没有与对方较量之前一样，瑶萍，你怎么跑出来了？外头风雪太大，你恐怕吃不消哪！”

仰起那如花般娇艳的脸，梅瑶萍深情款款又欣慰无限地道：“我实在太高兴了，秋离，你又胜了一场艰危的激战……我在窗口看着你们拼，你不知道，我一颗心都差点惊得从口里跳出来了，好惊人碍……”轻拍着她，秋离温和地笑道：“有惊无险，有惊无险，瑶萍，你不是说过，在技击一道之上，我是个天才，又是个鬼才么？”嫣然笑了，梅瑶萍脸蛋儿红艳艳地道：“不过，现在我又发觉了你更大的长处，秋离——你心地很善良，而且颇重仁恕，并不象外传的那样凶恶。”

哧哧一笑，秋离在梅瑶萍颊上轻吻着，小声道：“另外，我还有个慧眼识英雄的长处呢。”

羞啐一声，梅瑶萍还未及说话，马标已当门出现，他拉开破锣似的嗓门大嚷：“天老爷，你们小俩口要亲热也得找个地方呀，大风大雪的站在外头也不怕冻僵了么？要是迫不及待，我老哥就先为你们做了媒证成亲吧！”

直到秋离挫败了包二同与万三叶等人的第四天，在风雪交加的清晨，何大器才由“中原双绝剑”周云等三个人陪同，满面倦色地赶到这里，他们才将马儿牵入院中，秋离已兴高采烈地迎了出来。

周云背着何大器下了马，何大器一见秋离，便激奋地大嚷道：“老弟，你那封信可是真的？”秋离先向“中原双绝剑”见过了礼，才又向何大器抱拳道：“前辈辛苦了——什么真的假的？”何大器急切地问道：“我是说你信里提的事……”“金绝剑”衣帆一笑，插口道：“何兄，这种事情岂是开得玩笑的？一路上兄弟早已向你说过好多遍了，秋老弟当然不会虚构故事逗你开心……”“银绝剑”鲍德也笑道：“因为消息来得突然，何况，你难以置信这件事情会有着如此顺利的发展罢了，但秋老弟却神通广大，在他来说，只怕不象你老兄这样看得严重呢秋离被呼啸的风雪冻得直缩脖子，他嚷道：“各位前辈，进屋里再细谈成么？我的天爷，在这里呆着能把人冻成冰棒！”周云忙附和道：“二位恩师，何前辈，我们先进去吧？”于是，在大家宏亮爽朗的笑声里，一行人急匆匆地进入屋内，客堂上，梅瑶萍与马标业已候着啦。

红泥小火炉早就生得旺旺的，屋子里温暖如春，与外头那种酷寒比较起来，不啻是两个迥异的世界。“中原双绝剑”与周云、何大器几个人不由立即脱下披风大氅等御寒衣物，纷纷洒抖着上面沾附的雪花，何大器被放在一张软椅上坐下，他那张老脸业已冻成红紫紫的了，连连搓着手，他顾不得享受室内的温暖气息，急巴巴地道：“老弟，秋老弟，这是怎么回事，快点告诉老夫吧，你不知道，这几天，真把老夫憋疯了……”不待秋离回答，梅瑶萍已经笑着道：“哟，前辈，见了我们也不问问近情，二句话不说，一开口就先急着追问你自己的事，未免也太漠视我们了！”

苦着脸，尴尬地打了个哈哈，何大器忙道：“哪里话，梅姑娘，老夫会漠视你们？老夫确是为了这桩正名惩逆的大事搞得坐立不安，魂牵梦系，这些日子正算计着你们的佳期呐，连双老眼也望穿啦，谁知道没盼着你们，却将那镖局里的两位镖师盼来啦，他们专程送来秋老弟的亲笔信，老夫拆开一看，当场便兴奋得险些一头从椅子上栽下来，一颗心，也早飞到这里来了，这一路上紧赶慢赶，恨不得一步就迈到此地，趁早将事情问清了结——梅姑娘，这可是老夫今生唯一的最大心愿，或者在你来说不觉什么，但在老夫的感受里，只怕连新婚当晚的洞房花烛夜也没这么急呢！”

不由粉脸微红，梅瑶萍佯嗔道：“前辈，你看你扯到哪里去了？”连连拱手致歉，何大器窘道：“对不住，对不住，唉，老夫只要心里一发急，往往就语无伦次，不择言语了，该打该打！”

一侧，“金绝剑”衣帆接过秋离递上的热茶先深深啜了一口，笑呵呵地道：“你们没见着何老兄接信之后的那副急迫模样，他一面看信，一面便大嚷大叫了起来，我在惊愕之下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不幸的意外呢，等问清楚了，尚不及向他道贺，他老兄就马上催着走，甚至连件棉袍子也不加，逼得我只好立即收拾，匆匆交待了家里几句，偕同老二与云儿陪着他专程往这里赶，一路上，他就象得了失心疯似的，一会自言自语，一会嘻嘻窃笑，一会横眉怒目，一会扬臂挥拳，我在旁边真在担忧，生怕他人还未到，先却将自家弄瘫！”

周云也笑道：“我们从这里回去，连椅子尚未坐热呢，却又冒着风雷赶了回来，早知道，不如就呆在这里等着还省事得多！”

秋离哧哧笑道：“妈的，你这小子大约从老婆的热被窝里钻出来有些不大情愿吧？”面罩后的双目涌起一片羞窘之色，周云忙道：“秋兄，你又嘴上带荤了！”

用力搓着手，跺着有些僵冷的双脚，“银绝剑”鲍德似笑非笑地道：“你们又扯到南天门去了，这厢我们何老兄还在等着查问这件大事的详情呢，别光顾着瞎胡闹啦。”

于是，秋离笑嘻嘻地面对何大器道：“好，前辈，你问吧，我逐条奉答。”

摸了摸被雪水浸得湿漉漉的尚未干的须髯，何大器尽量沉住气，咳了两声，渴盼地道：“这件事，老弟，可是真的？”秋离正色道：“如此重大之事，岂能任意与前辈戏耍？”立即又眉开眼笑，何大器急切地道：“那几个叛逆——魏超能、朱伯鹤、邵达贵、李斌，可确是被你捉住了？”秋离点头道：“是的，就在后面柴房里关着！”何大器又忐忑地道：“你信上提过一笔，说那‘百隆派’余孽万三叶去邀请‘疯樵子’包二同前来助拳对付我们，那姓包的，呢，来过了么？”笑了笑，秋离道：“来过了，就在四天前的黄昏？”震了一下，何大器紧张地道：“你们干过了？”秋离道：“干过了。”

何大器讷讷地道：“那么，你——赢了？”

豁然大笑，秋离道：“如果我输了，前辈，我会是这么好端端的样子站在这里与你回话？”何大器并没有跟着笑，他突然长髯颤簌，老眼蕴泪，语声带着低哑地哽咽道：“老弟……秋老弟……你先救了老夫的再次性命，又携着老夫东奔西走，整日价照拂老夫这伤残之身，如今……你又冒着恁大艰险为了本派复位正名，惩奸除逆之事独自卖力卖命，老弟……老夫何幸识你，何幸交你……你对老夫，对太苍一派的恩惠，只怕我们是永生也难报答得完了……”秋离连忙上前一步，严肃地道：“前辈怎么说出这种话来了？休说前辈你对我有过收养教诲之恩，便没有这一层，就凭前辈所遭受的欺压，太苍派所发生的篡位夺权逆行，我站在武林同道的立场上也不能漠视袖手的，前辈，人生在世，尤其我等江湖中人，最讲究的是这‘义’字，就为了这个字，连朋友都能两肋插刀，何况是前辈与我这种渊源？前辈，请莫再将这些事放在心上，否则，会令我感到‘有意施恩’的难堪，那也就失去我对前辈效劳的意义了。”

感动又唏嘘地，何大器沙着嗓子道：“老弟，你如此说，就越见你志行之高，涵养之佳，心性之诚……老弟，老夫实在无法再向你說什麼废话……”

但，老夫却非得尊重地讲一声不可，千恩万谢！”

秋离微微躬身，低沉地道：“受之有愧，前辈，受之有愧。”

这时，憋了好久的马标再也忍不住了，他嚷道：“暖，这算怎么回事？大家自己人，一下子却变得文绉绉，酸兮兮起来了？何老爷子，你谢他作甚？这根本就是秋离小子该做的事嘛，理所当然，凭什么谢他？好了好了！让我们商量一番怎么接出葛老儿来正名复位才是正经，光在这里你谢我推，你谦我让能搞出啥个名堂？”“金绝剑”衣帆也含笑道：“不错，全是一家人，用不着客气，一客气反而显得生疏了，来，秋老弟，你先说说看，对太苍派正名复位的事有什么高见？”秋离笑道：“这要请示何前辈。”

何大器忙道：“不，老弟，你先说说看。”

周云出催促道：“秋兄，快点麻，你怎么就这几天竟变得婆婆妈妈起来了？”一瞪眼，马标也叱道：“该打屁股！”

连连摆手，秋离无奈地道：“好，我说，我说就是——”顿了顿，他正色道：“这一天，太苍派的一干叛逆们除葛掌门的那位三师弟外，其首要人物可以说一网打尽了，现在的形势是对我们绝对有利的，叛徒们业已陷入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我认为，只要何前辈由我们保驾回去，再将老掌门葛世恒救出来，则对方那批乌合之众必可不击而溃——便是他们企图抵抗，亦不用费什么功夫即可将之歼灭。据我想，太苍派中，叛逆者仅是一小部分而已，大多数都应属于效忠原掌门人的，如今他们之所以不得不同流合污，恐怕也是在重压下含辱吞声，他们心中，一定并不甘服，并不拥戴那些少数叛逆者，只要原主重出，这批人便会立即响应归顺了，何前辈，我说得对是不对？”何大器由衷地颌首道：“完全正确，反帮派下的弟子，全是朱伯鹤他们几个人直属的徒子徒孙，数目不过只占全派弟子的三分之一，约有两百人左右，而掌门人与老夫手下调教出来的弟子，则在四百人上下，只要一旦葛掌门师弟与老夫重回派中整顿，则老夫可以保证这批人会闻风而来，并肩同战！”

又叹了口气，他接着道：“说来也是惭愧，老夫与掌门师弟太过疏忽，同时也未料及大师叔他们竟然如此心狠手辣，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施行篡位夺权之举，因此一上来我们便栽了筋斗，空自掌握着大部分弟子，却未曾发挥出什么作用……”秋离静默了一下，道：“现在我们且将当初的失误放在一边，现决定以后的重大步骤：第一，我们要正名复位，在这个原则下，我们首先至‘百齐镇’东面的‘蛇背岗’救出葛世恒老掌门，收拾了他那位排三的师弟，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扑入‘太苍派’的总坛，将几个比较硬札点的叛逆摆平，再向门下弟子正式宣布，原主复位，奸徒业已遭擒的事，告诉他们，‘太苍派’从今以后仍然沿传正统，基业还帜——这样，正名复位的大举算是完成。”

踱了两步，他接着道：“这个步骤妥当后，跟着就要开始第二个步骤——肃奸清逆，凡是魏超能他们几个人的属下徒子徒孙，全部逐出门墙，永不赦恕，如此一来，则余祸根除，不至再生变化；这些人若有不肯从命的，便由我们来对付！”

何大器十分有把握地道：“这件事大约就不用劳动各位大驾了，肃奸清逆的事，老夫可以下令我方的手下弟子执行——老夫想，他们是巴不得藉此表明心迹的。”

笑了笑，秋离道：“那时优劣已现，胜负立分，我想，那批贵派的忠心弟子们就更该揭竿响应，膺服旧主了！”

搓了搓手，何大器汕汕地道：“老夫知道老弟你在不满这批人的懦弱，但是——唉，他们也有苦衷，老弟，力有不逮啊，在人屋檐下，怎么不低头？”秋离笑道：“便算他们是力有不逮吧，这一次前辈师兄弟回去展开重整门楣的行动，二位这批昔日弟子可需要着实表现一番了！”

连连点头，何大器道：“老夫想，这是必然的……”此刻，周云忽问：“何前辈，叛逆中的小角色全被逐出门墙，那么，为首的几个呢，又该如何处置？”犹豫了一下，何大器苦笑道：“这要问过掌门师弟之后才能决定，但老夫之意是……至少得叫他们这几个人面壁思过十年！”

秋离大大摇头：“太轻！太轻！”

怔了怔，何大器问道：“老弟，你的意思是？”秋离平静地道：“在这件事上，前辈，我只是建议而已，因为我无权干涉贵派的家务事！我的浅见贵派派规可列有对篡位夺权、残杀掌门兄尊的叛逆如何惩治的这一条？”为难地垂下了视线，好半晌，何大器才低沉地道：“有秋离道：“怎么说，对这种叛逆处以何刑？”叹了口气，何大器道：“你知道的，老弟，在武林门派中犯了这一条大罪的人会得到什么惩罚，若按他们所犯的派规来治罪，他们就全别想活了……但，唉，彼此全属同门手足，魏超能更是尊出老夫两辈以上的长者，如说要置他们于死地，委实也于心不忍，下不了这个辣手碍……”点点头，秋离道：“我也早就知道前辈下不了这个辣手，所以，我业已思筹了一条折衷的办法，尚请前辈斟酌。”

何大器忙道：“老弟，你说说看。”

秋离缓缓地道：“废掉他们的武功，然后，令其面壁思过十年，这样，比要他们的命及被逐出门墙要慈悲得多，象这类人，废掉武功对他们来说有益无害，免得他们再依仗着那几下子把式去为恶行歹，这与其说是残酷，还毋宁说是仁慈；而不杀他们，也因为他们尚有一点难得的善心——未曾将老掌门葛世恒干掉！”“金绝剑”衣帆微笑抚掌道：“很好，老夫十分赞同秋老弟的建议！”“银绝剑”鲍德也道：“合情合理，有严有宽，亦惩亦恕，这条法子再好不过了，何老兄，你认为怎么样？”沉吟了片刻，何大器道：“好吧，我就如秋老弟的说法向掌门师弟提议。”

秋离果断地道：“多承接纳我见——前辈，什么时候走？”看了看大家，何大器讷讷地道：“各位的意思呢？”衣帆笑了笑，老谋深算地道：“我们后天再启程吧，好好歇上一日，恢复点疲劳，然后，梅姑娘，马老弟便由云儿护送回‘小青山’休养，此间事了，我们再返‘小青山’聚合，梅姑娘与马老弟的伤势，大约已可以勉强行动，慢走，不会有碍的：“马标在一愕之后，立即抗议道：“不，前辈，我也可以前去凑合凑合呀，怎能叫我回去晒太阳捉虱子空闲着？”周云也急道：“师父，弟子想跟着一道——”摇摇头，衣帆道：“马老弟旧创尚未痊愈，跟着去，并发挥不了什么力量，而且，更无形中替我们增加累赘，这是实话，梅姑娘的情形也相同，所以二位最好不要随行，至于云儿，正须沿途护送马、梅二位返山，怎么可舍此重负一心只想随着秋老弟与为师等去逞那匹夫之勇？老夫之意，就此决定，大家无庸再为此事争辩了，有关何兄太苍一派正名复位之举，老夫相信，在坐诸位，不论参加此事与否，何兄的感念也全是一样的……”何大器连连点头道：“不错不错，衣大哥说得对，马老弟，梅姑娘，周少兄三位也就不需要跟着去了，何况马老弟及梅姑娘还带着伤！”

秋离亦道：“就这样决定吧，后天周老友便伴护着大哥及瑶萍回‘小青

山’，何前辈的这端子大事，有衣鲍二位前辈及我效力业已足够了。”

一看这场面，马标知道要想跟着去也不成了，他只有满心不情愿地咕映着道：“好吧，不去就不去算了……”梅瑶萍更是爽落，她笑道：“我不给你增添麻烦，秋大侠，我乖乖地跟着大哥及周云回去也就是了。”

“暖”了一声，秋离笑道：“很好，这才听话！”

横了秋离一眼，梅瑶萍啐道：“死鬼！”

座上各人全不由笑了起来，笑声里，秋离又象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开口道：“何前辈，关在后面柴房里的几位仁兄，前辈可要先和他们见上一面？问几句话？”略一犹豫犹豫，何大器道：“老夫看，不必了吧？该知道的事都已知道，已经发生的事亦已发生过了，现在问他们，又能问些什么呢？”顿了顿，他又苦笑道：“而且，魏超能是老夫的大师叔。

朱伯鹤，邵达贵等人也是老夫的滴系师弟，在这种情况下见了面，彼此之间未免都有些尴尬，再说，在规矩中，老夫于此时此地审讯他们，也有些不太合适，这是掌门师弟的事呐！”

秋离想了想，顿首道：“也罢，全看前辈的意思了。”

衣帆深沉地一笑道：“何老兄说得对，在现在的状况下，他与他同门的尊长手足见面确有些窘迫，固然他们全是叛逆之徒，但渊源仍在，何老兄说起话来，就有点不好开口了，即使开口，他又说些什么好呢？还是不见他们算了。”

呵呵一笑，鲍德道：“不过，迟早也得见面哪，从后天我们带着这几个宝贝启行开始，不就朝夕相处了么？”衣帆正色道：“是的，但那时场面不一样，气氛迥异，双方的难为处也就可以减少到最低的限度了。”

朝着秋离，何大器低声问：“秋老弟，他们被你伤得不重吧？”眨眨眼，秋离道：“不算太重，但是够他们躺几天的，我已经请过大夫替这几位诊治过了。”

马标接口道：“而且也给他们添了些御寒的衣物被褥，虽说他们全睡在后面柴房里，但也包管冻不着。”

哧哧一笑，秋离道：“前辈倒还关心这几位叛逆哪！”

叹了口气，何大器伤感地道：“他们不仁，老夫却不能不义啊！”

搓着手，马标又问到另一件事，他侧首道：“衣前辈，那两个送信的镖师可是与各位相偕而来的？”衣帆笑道：“不，他们先走，这两位漂师交到信，索到收条之后，立即又马不停蹄地赶下了山，有些象八百里快马的驿差般急，好在秋老弟信中言及此地老夫记忆犹新，用不着他们引导也能找得着。”

他刚说到这里，鲍德忽然嚷道：“身子已是暖过来了，心却是冷的呢，秋老弟，烫壶酒，暖暖心吧！”

秋离大笑，连声答应着到里面去提酒壶去了。

第三十七章 掌霸剑毒

漫漫的风雪里，赶起路来确是比平时加倍的吃力与辛苦。

秋离、“中原双绝剑”、何大器等四个人，押解着魏超能、朱伯鹤、邵达贵、李斌四人，一直走了七天，才蹒跚来到了“九岭山”那绵延灰苍的山脉之下，从这里绕着山麓往前走，再过一天，便可抵达“百齐镇”了，那里，“太苍派”的总坛便设立于斯。

人和马首尾相接，极度艰难地顶着逆刮的风雪朝前赶，秋离与何大器为首开路，“中原双绝剑”二老则押后监视，中间，便是魏超能等四个败将了。

这条沿着“九岭山”山脉下的驿道，是崎岖而起伏的，加上雪蒙蒙，风凄凄，道路雪泥混融，一片滑湿稀软，马儿走在上面，不但时而颠簸歪斜，甚至有失蹄摔跌的可能，他们小心翼翼又十分缓慢地前进，又在这等恶劣天气中，那种滋味，可说相当难以消受了。

在毛茸茸的狐皮头罩下，何大器整个身子几乎全缩进了他披裹的厚棉斗篷里，他跟在秋离后面，哑着嗓门叫：“秋弟，这天气可真难为你们了……”秋离除了加上一件黑绒大氅外罩，穿的还是和平昔一样；他用头巾蒙着口鼻以抵风雪，闻声回头道：“没什么，前辈，好在就快到了。”

何大器眯着眼瞧了瞧前程一片蒙蒙的寒天雪景，没由地吸了口气道：“这种天气，老弟，天黑得早，我们用不着拼了老命朝前赶，再过去十来里地，有个小集镇，那里有家客栈，我们就先在那里落了脚吧……”秋离对这种恶劣的气候也有些感到吃它不消，那种冷峭的，呼啸着透骨的北风，那种冻进人心腔子里的冰雪，那种吸入鼻喉中几乎连腑脏也收缩了的寒气，可真是能把人给冻僵了。现在，一个小小的房间——哪怕是最简陋的也好，只要能避风雪——一只熊熊的火炉，一杯滚烫的热茶，或一杯烈酒，可以说就是最大的愿望与憧憬了……他点着头，嘘着白气道：“好极了，前辈，我可真有些挺不住呢，只怕你老人更是难受吧？”苦呵呵一笑，何大器道：“老夫这身骨头都象不是自家的了，全废啦。”

秋离大声道：“那么，容我们快赶一程，早到早安逸。”

说着，他立即高抬左臂，连连挥动，同时加快了座下“黄骠子”的速度，一行八骑，在飘舞旋飞的雪花里，逆着风便行动较为急切地奔驰起来。

整整奔行了近两个时辰，他们才抵达那处小集镇，这小集镇只不过三十来户人家；唯一的通道，也就是这条贯穿其中的驿道了，三十多户人家零零散散地分别座落于道路两旁，靠右侧中段，有一幢较大的砖瓦房舍，门前两条拴马桩，连块招牌也没有，何大器却指着那里道：“者弟，客栈就是那幢房子……”皱皱眉，秋离道：“可真不怎么高明……”抱歉地一笑，何大器道：“在此荒村僻郊，这片野店也只好凑合了……”他们策马来到门前，秋离先行抛镫下地，他大步上前，用力捂着那两扇紧紧关闭着的斑剥木门。

“掌柜的，小二哥，快开门那……”

“砰砰砰！砰砰砰！”一连敲了好半晌，门里却并无动静，秋离不由有些冒火，又有些纳罕，他回头道：“何前辈，这家鸟店怎的不启开门？莫非是生意不做了？”何大器也迷惘不解地左右瞧看着，他讷讷地道：“不会吧？好好的生意怎会不做了呢？”又擂了一阵门，但是，仍然毫无反应，秋离恨恨地道：“妈的，店里一定是假痴假呆，装聋作哑，我将这两扇破门都快敲散了，他们岂有不闻之理？分明是不欢迎嘛——”口里喃喃着，忽然，秋离的目光落到了门前两侧的拴马栏那边，在拴马栏前头的地面上，昭，竟有些雪泥杂拌，黑白不匀的零乱马蹄印子，虽说雪花落得快，正在迅速地将这些

蹄痕掩盖起来，但显然这些蹄印刚踩在上面不久，雪花因是绵绵密密，却并没有能完全把这些蹄痕遮覆住呢！

一种多年来养成的敏锐反应与环境中的自然磨砺成的警惕感立即刺激秋离的大脑，他断喝道：“其中有诈！”

喝叱声里，这江湖上的“鬼手”立刻挥掌如刃，暴劈门上，于是，在一阵“哗啦啦”的碎裂声中，那两扇木门业已散成片片！

门内，是一间小小的客堂兼帐房，就在那张长长的柜台前，七个身穿白衣，面戴人皮面具的怪异人物正站成一排，冷森森地凝注着秋离，这七个人，全都是手执一式一样的银钹，神态既明沉，又酷厉，那种死气沉沉的模样，就活象七个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僵尸！

也料不到这荒村野店，风雷交加的场面上，会有这七个怪物出现，秋离不禁大大地一怔！

马上，何大器还在问：“怎么回事，老弟？你将人家的门拆啦？”秋离没有回答，却毫不畏缩的反盯着屋里头的七个怪人，他突然脑海中闪过一抹记忆的灵光，于是，他想起这七个怪异人物是来自何方的神圣了！

哧哧一笑；秋离头也不回地道：“前辈，有乐子啦！”说着，他往台阶上跨进两步，搓搓手，道：“七位仁兄，可是‘无边湖’过来的好汉？”那七个戴着人皮面具的角色似是无动于衷，他们连面具后的眼睛也没眨一下，为首的一个，已阴森得不带一丁点人味地道：“你已冒犯我们了，小辈！”

秋离吊儿郎当地道：“我也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正在这里住店呀，老敲不开门，我当然只好硬拆，我怕这里的店家把你们生煮着吃啦！”

那“无边湖”的人冷冰冰地道：“不要耍嘴皮子，小辈，你马上就知道你所犯的错误是如何可悲了，方才你敲不开门，管自走了，算是你幸运，我们便饶过你，如今你既然破门而入，那就是你在自寻绝路了。”

这时——

外面的“银绝剑”鲍德已将四名俘虏赶到一边，与何大器共同严密监视，“金绝剑”衣帆则缓步来到秋离身边，站定不动。

秋离看了衣帆一眼，笑道：“这七位仁兄；是‘无边湖’的老爷，’前辈，他们方才正在告诉我，说我已经自寻绝路了呢。”

衣帆皱了皱眉，打量着对方七人，平静地道：“‘无边湖’的人？”轻轻一叹，他又低声道：“给云儿毁了容的那干人就是他们？”

点点头，秋离道：“不错，就是他们，霸占了周云爱侣的人也属于他们这圈子；虽然，那小辈已作不得恶了！”

衣帆素少激动的面容上此时竟涌起一片罕见的紫红血潮，他双目中煞气毕露，痛恨地道：“老弟，假如说在老夫数十年武林生涯中，有谁令老夫切齿憎怨过，那就是‘无边湖’的匪类，他们不只懂得如何叫人死，更懂得如何叫人生不如死！这是一群恶鬼，一群杀人不用刀的刽子手！”

用力拍手，秋离大声道：“对，对极了，他们更是一群狗娘养的畜生！”

突然，那为首的白衣人尖厉地叱喝：“住口，你们一老一少两个匹夫，你们知道你们侮辱的对象是谁么？满口胡说，不知天高地厚的一双奴才。——你们既然想选择一种最为适度的死法，‘无边湖’就只好成全体们了！”

秋离哧哧笑道：“你们一共有几个人？”寒酷地盯着秋离，那人道：“就我一人已足可拆你为八块！”

秋离“呸”了一声道：“晕你妈的头！你少在这里吹你妈的大气，就

凭你，老弟，还差得远呢！”

那白衣人冷森地道：“试试？”

眉梢子一扬，秋离撇唇道：“你们最好一起上，别吃了亏之后连说句我欺侮你们的话都没有机会了——“了”字刚刚跳跃在寒冷的空气中，那白衣人已快逾闪电般地飞扑而上，凌空一个翻滚，左手五指箕张，暴插秋离面门，右手的银钹却一轮银月也似猛斜切秋离小腹，动作之隼利迅捷，简直不可言喻！欣然侧移，秋离大笑，出手便是他的绝活之一，“攀月摘星手”！

于是，在星芒月弧的激射纵横下，在狂飚劲气的呼啸澎湃里，那“无边湖”的白衣人甚至连攻击的位置尚未占上，已惨号着连中十九掌，整个身体被震得在半空翻滚撞舞，一口口的鲜血也赤漓漓地溅洒四周，当他重重地摔落在柜台之后时，他的那面银钹也“嗡”地一声切进了屋梁里，在微微颤动……这个突然的变化，一下子将其余六名“无边湖”的人物全惊呆了，他们作梦也料不到他们这位“蓝线”的头儿，竟然只在一个照面之下便被对方活宰了，而事情又发生得如此快速，似乎就在人们眨眼的的时间里，冲突开始，却又已结束，仅仅一刹，他们这位功夫稻辣的头儿便由一个大活人变成一具死尸了！

招拍手，秋离皮笑肉不动地道：“原来只是个银样的腊枪头，中看不中用，你们‘无边湖’的虚名试起来却并没有听起来唬人！”

睨了对方那六个果若木鸡，却又愤怒鹰胸的敌人一眼，秋离又懒洋洋地道：“喏，各位，方才那一个宝贝业已躺下了，你们义属同类，怎好站在那里装孙看戏？现在，哪一个或你们一起上？好歹也为你们的老友兄出口气，报报冤哪！一片至极的羞愤怒火射自对方六人的十二只眼瞳中，当他们正要不顾一切，蜂拥冲上之际，客堂后的阴黝通道里，已蓦地响起一个冷烈的口音：“站住！”

随着这个声音，通道中静静地，鬼魅般走出十二个白衣人来，他们脚步轻悄，仿佛足未沾地，飘忽而出一样，十人在后，两人在前；而那两人，也是唯有未曾戴着人皮面具的两个！

秋离平静地注视着那走在前面的两个人物；右边的那个体形魁伟，面色淡青，高额门，淡眉，一双三角眼下是个扁塌的鼻子——那只鼻子扁得就象叫人一拳打塌了鼻梁一样，而嘴唇翻着，露出两只白森森的虎牙来；左面的一位，却是又矮又胖，光溜溜的头皮刮得油亮泛青，五官却生得挺端正的，只是却带着那么一股难以言喻的邪味，两个人容貌迥异，身材不同，但有一桩却毫无二致——面孔上的肌肉全象僵木头般，没有一丁点表情！一侧，“金绝剑”衣帆低声地道：“注意了，老弟，走在前面的两个人可能便是‘无边湖’的头儿！”

微微点头，秋窝道：“放心，前辈，我已防着啦。”

就这两句话的工夫，甬道中出来的十二个人已经走近，他们在距着秋离与衣帆两个不到五六步的地方站定，那大个子的三角眼连撩也不撩一下，阴沉地开口道：“就凭你方才只一出手便放倒了我们蓝线头儿的本领，想也不是泛泛之辈，你是谁？”秋离冷冷地道：“你又是谁？”大个子双颊微微抽动了一下，缓缓地道：“‘无边湖’魁首施甫。”

眉梢儿扬了扬，秋离嘴唇噜了噜那矮胖子：“他呢？”施甫哼了哼，道：“这是我的副手，‘无边湖’的二当家谢桂。”

三角眼中凶光闪闪，他盯着秋离道：“你已经知道了我们是谁，你的姓名

却不敢告诉我们？”笑了笑，秋离干脆地道：“‘鬼手’秋离！”

施甫壮健的身躯不易察觉地震动了一下，他两只三角眼突然暴睁，闪射出两股响尾蛇一样的恶毒光芒来，鼻孔急速地翕动着。这位“无边湖”的首领咬牙切齿，一字一字并着唇缝道：“秋离？就是在天山杀害了我十三名手下，包括‘红线’头儿丁骥的那个秋离？”十分坦然地点点头，秋离笑道：“那就是我。”

施甫象要噬人似的瞪住秋离；暴烈地道：“你是存心要和‘无边湖’作对来的？”秋离淡淡地道：“作什么对？你们根本算不上称为对手！”狼号般笑了一声，施甫道：“秋离，今天是老天有眼，送你到这里来偿还那笔血债，正免去了我们一番搜寻之苦，你就认了吧，秋离，不用挣扎，那只会更增添你的痛楚，或许，我答应可以叫你舒适点受死！ 贝髻眸郑 锢氩嘲孜室路 骸扒氨玻 饩霞一锷峙掠械悴淮筋 A 耍 间 桓瞿越钊宥 娜嗽 趺崴党稣庵帜C 涿畹姆机*？”施甫狠厉地道：“秋离，你不要逼着我们多费手脚，否则，只怕你到时想求一死也没有那么容易了！”

“嗤”了一声，秋离不屑地道：“你这老狂徒，老疯子，老白痴，老王八羔子，你是吃错药了？以为我会束手就缚；乖乖伸长了脖颈挨刀？你这个是什么荒唐怪诞的可笑想法？妈的，以为就凭你们‘无边湖’这三个鸟字就唬住我？真是他妈的岂有此理，胡扯八道，晕头晕到了西天去了！”退后一步，施甫邪恶又阴毒地道：“如此说来，秋离，你是一定要受点罪了？”秋离挥挥手，不耐烦地道：“去，去，少来这一套下三流的唬人把戏，要干就动手，别光他妈站在那里耍口把式！”

衣帆也镇定地启声道：“秋老弟说得对，这群魑魅的真实本领，只伯远不及他们的狂妄语气来得踏实！”

对面，施甫冷酷地道：“很好，老狗头，你立即可以领教一下你所说的是否确实——那施甫的话还没说完，秋离已猝然出手，他当头就是一记“攀月摘星手”贯注了的‘弥陀真力’！”刹那间，在一呼号的劲力罡气回旋中，掌影如血刃也似幻成溜溜星芒与月弧暴泻齐合，威力万钧，几乎不分先后，衣帆隐在斗篷下的金剑也仿佛蛇电飞舞，抖手一百二十剑同时挥洒！

这间不大的客堂里，顿时便被一片排荡的刚烈力道与闪灿暴射的金芒所布满，只见白影乱窜，惊叫呼喊之声嚷叫得有如鬼哭神号，而银钹团团抛削而来，在刀与光的混合激涌里，象是一轮轮的银月一般！

瞬息间，一连串刺耳欲聋的金铁交击声震响，银钹纷落，或碎或裂，而衣帆倏然退出七步至街面，秋离却闪电也似的掠入屋内！在客堂黝暗的光线下，秋离飞快避守两名白衣人的猝击，他在满屋的拆散物件与翻滚的人体里找寻那施甫与谢桂的踪迹，当他正想越过控台的一刹，屋梁上，却突然有十二面银钹厉啸着飞到，来势之快，几乎就在他察觉的同时便已到了头顶！

“好杂种！”秋离口中大叫“忽”的仆地，“铮！铮！”连串轻响，十二面锋利的银钹全部切进了柜台之内，切入之深，只剩下那十二面银钹的半圆利刃还露在外面了！

紧接着，又是二十四面银钹有如一盘滚动的银球般旋飞着射落，那等密度简直就能将威力范围下的猎物切成碎肉！

狂吼如雷，秋离一个贴地滚，将“弥陀真力”的全部力道贯通入四肢百骸，在翻身的一刹，他的“阎王斩”也融合着“弥陀真力”猛然挥出！

宛如成千的金雷霹雳殛着这间客堂，“叱啦啦”的巨大声响回荡四周，

狂飘暴卷，有如怒浪掀天，劲力冲激，仿佛江河决堤，空气呼啸，象是龙卷之风回旋，一刹那间，令人怀疑连五岳也颓了，天与地全压成了一体！

“膨隆陋——”

“哗啦啦——”

“轰叱叱——”

整间客堂的房顶立即象被炸散似地飞散向半空，碎裂的瓦片、木梁、灰泥，也流星尘霜也似四周溅射，那二十四面角钹早已断碎如粉，标蹦周道——甚至有一部分更激嵌狠切入一些残存的白衣人体内，凭添上好些冤魂！在客堂屋顶的飞散坍塌中，却有两条人影掠空腾起！

满身的灰土，秋离全不顾了，他怒啸如泣暴射凌空，紧跟着追上。而外面，天爷，在一阵突起的尖锐的“吨！吨！”

怪响中，一股金蒙蒙的，耀灿灿的，圆桶般粗细的剑气也笔直由下而上，矫若游龙翔空！

身影悬空的那两人，正是“无边湖”的两个头儿——施甫与谢佳，他们一见逃走不成，立时横下了心，双双怪叫一声，“呼”地分开，各以一种诡异无比的身法迅速翻滚着反扑秋离与那股剑气！

断叱，秋离凌空的瘦削身子突然斜弹，这一刹那，他的“银牛角”闪电般猛掷出手，在同一个时间，他猛地运起“震腑力”，一股红漓漓的血箭便倏而由他口中喷出，暴射扑来的施甫！双方的接触是其快无比的，施甫的功力好生了得，他在急速的怪异滚动中，双掌半圈淬合，一股强大的力道涌出，“嘣”地一记硬硬震落了秋离抛掷的“银牛角”，但是，他自己却也被角身的反震之力撞得往后一挫，于是，秋离的那股血箭便正好射到他的面门，只听“噗嗤”一声，这位“无边湖”的魁首已经惨嚎着手舞足蹈地坠落于地，当“轰隆！”一下重重摔出之际，他的面目早已血肉模糊，混成一团，分不清上面是他自己的抑是秋离喷出的血了！

就在这时——那谢佳也周身布满了条条纵横的血痕，就象被千百柄利剑零割了一样，自半空一头又栽回了坍塌的客堂中，他那凄厉悠长的号叫，便倏然中止于那一声“吐噗”的头骨碎裂声里！

一个盘旋，秋离微带踉跄地落回地下，此刻，距他丈远，那道炫目的金黄色剑气也蓦而收敛，显出了“金绝剑”衣帆的修长身材来。

深深吸了口气，秋离瞧向衣帆立身之处，呢，这位“中原双绝剑”之首除了袍襟上裂开一条尺许长的口子以外，身体却好端端示未曾伤着，现在，他正伸手将自己凌乱的发髻理妥。

那边，“银绝剑”鲍德大叫道：“大哥，秋老弟，你两个没事吧？”衣帆微微一笑，道：“还好——秋老弟，你呢？”秋离舔舔干焦的嘴唇，沙着嗓子道：“一口‘震腑力’伤了点元气，但不碍什么，过一会就会好了，前辈，你老的前襟破啦！”望望破裂的前襟，衣帆低沉地道：“那谢桂在与老夫剑气交触的一刹，竟以‘混元一气指’攻袭老夫，老夫却未料到他能具有此种功力，幸而有剑气护身，而老夫出剑之势比他运指之劲也快了一步，这才堪堪避了一指之危，仅叫他划破了一点衣衫，否则，老夫恐怕亦比他强不了多少，好险！”秋离吁了口气，道：“这两个老小子的功夫委实惊人！”点点头，衣帆目注地下的那具尸体，缓缓地道：“不错，他们确是具有一身的功夫，只可惜心术差了……”秋离的脸色还是有点苍白，但至少已缓过劲来了，他试着移动了几步，稍稍活动了一下，苦笑道：“我很奇怪，‘无边湖’的这

批鬼魅怎么会忽然跑到这里来的？而且还是如此大批行动？”衣帆也有些迷惑地道：“是的，他们来这里做甚？”秋离搓搓手道：“有时候，人的遭遇和运气真是无法预测的呢，前辈！”

衣帆笑笑，道：“怎么说？”

秋离道：“‘无边湖’距此何只迢迢千万里？况且我们与他们并无约定，亦无默契，就连一点预感也没有，大家全是浪迹天下，却竟巧遇于此，杀了个鸡飞狗跳……人的际遇，可真叫难揣摸，无可预测呢……”衣帆安详地道：“我们来此有我们的原因，他们来此，一定也有其目的，要不亦没有这般巧法……”秋离点一点头道：“对他们来说，可巧得不合适呢，他们应该知道，遇着谁都比遇上我们好，普天之下，大约最渴望收拾他们的就是我们这些人了！”

衣帆笑道：“可惜他们没有未卜先知之术！”

早已下了马的鲍德不由地拉开嗓叫：“喊，老大，你还和秋老弟在叨唠个什么劲？大风大雪的就站在外头干耗？到底是住店不住哇？人全冻僵了！”

衣帆笑骂道：“你就稍慢一会都不行么？”何大器在马上道：“衣兄，你与秋老弟真没伤着吧？”衣帆道：“真的没有，何兄你放心——”说着话一侧脸，向秋离道：“老夫看，还得先进店里探一探比较可靠，里头别还有什么花巧，老弟，你先在这里待着秋离忙道：“不，老前辈，我们两个一同进去吧！”

衣帆看看他，关切地道：“你方才运过‘震腑力’，动了血气，不宜立即移动，还是歇会为佳，就算店里真有什么不对，量老夫也能独力应付得了……”目光瞥向坍塌倾颓了的客栈前堂，秋离略一犹豫，领首道：“好……看情形，‘无边湖’那些杂种也不可能还有留着口气的了……”于是，衣帆手执金剑，飘然进入客栈后屋之内。

这时——

何大器策马行了过来，沙哑地问：“老弟，还有什么不对？”秋离笑道：“大约不会有什么邪气了，但为了万一起见，衣前辈先到里面再查看一遍，咱们等一下再进去。”

笑了一声，何大器道：“这一来，‘无边湖’算是垮定了！”

秋离淡淡地，道：“我也这么想，看不出他们还能有什么能力了。”

何大器白髯一抖，感叹地道：“多少年来，‘无边湖’的爪牙们为非作歹的事也干足了，任什么龌龊勾当他们只要能沾上的也都沾过了，横行霸道了这段漫长的日子，到头来却落了这么个悲惨结局，唉！能说皇天无眼？”秋离微笑道：“自古以来，暴力行邪的团体，没有一个不是这种下场的，前辈，皇天当然有眼……”何大器低沉地道：“江湖道上，总算又除去了一批恶人。”

秋离揉揉脸颊，道：“不是我们自吹自擂，在我们这些人手上，业已不知除去多少个恶人，多少个奸佞了！”

“你比我强，老弟……”何大器笑着说。

秋离哧哧一笑，正想回答什么，方才进入客栈里探查情况的衣帆已经翩然掠出，他轻轻地摇了摇头对站在后边的人低缓地道：“客栈里已经没有‘无边湖’的余孽了，大概全已隐身在方才坍塌的客堂瓦砾堆里，后头柴房中，客栈的掌柜与店小二们都被蒙嘴捆成了一堆，约摸有七八个人，幸好由

我及时赶到放了他们，要不，时间再一拖久，恐怕这些人光是憋气也全憋晕了……”秋离忙道：“咱们进去歇个脚，合适么？”衣帆点点头，道：“没什么影响，这家客舍除了一间前堂裂破震垮了之外，其他地方并无损失，仍可以照常住人。”

秋离笑笑道：“待会赔他们这前堂的损失也就是了，象这种破房子，并非金雕玉砌，用不了几个子儿的！”

何大器呵呵笑道：“早知秋老弟是个不露相的财主！”豁然笑了，秋离道：“惭愧！”

惭愧！”

冻得呵手嘘气的鲍德又突然开口叫：“天老爷，看在天老爷的份上，我们是住店不住了？我这一把老骨头全要冻成冰柱子啦……”秋离道：“住，住，我们马上就进去！”

衣帆笑骂着走过去背着鲍德又将几名俘虏及各人的坐骑带绕过瓦砾堆，蹭蹭挤地进入如今算成了店门的那条甬道，这时，里头已出现了那个畏畏缩缩，余悸犹存的黄瘦的店掌柜，以及后头跟随着的几个工人。

甬道又窄又长，几匹马朝里一走，已挤得满满的了。惊惶未定的店掌柜才想进甬道到前面看看，一见又是骡骑当头，不禁骇得尖叫：“不好了，贼人又杀进来了哇……”押后的秋离闻声之下，不由啼笑皆非：“我说店掌柜的，你晕了你的狗头了，哪一个是贼人？刚刚才由我们放了你，一眨眼你就六亲不认，胡说乱拈啦！”

那张又黄又长的瘦脸可怜已变成扁的了，店掌柜在那头哆嗦着问：“你……你……你们各位好汉……不……不是方才……那一伙人吧？”秋离不耐烦地道：“混帐，如果我们和那些龟孙是一伙，还和你这老王八罗嗦这么多干嘛？一直将你捆在柴屋里不是省事得多？”鲍德也大吼：“掌柜的，快点将马匹送后厩上料，另开几间上房，弄点吃喝的东西，否则要再唠叨，再把你们关进柴房！”

店掌柜如释重负，一迭声地答应着，边指挥几个小二哥上前牵马入棚，一边献着殷勤：“各位爷，各位好汉，各位救命菩萨，其实小店另有通门，是专为牲口进出用的，这甬道较窄，要给人走，如果爷们早吩咐一声，就不用这么拥挤了。

爷，真个待慢，真个待慢……”

秋离四周一看，皮笑肉不动地道：“你太客气，掌柜的，不久前你还孙子一样被缚在柴房里头，又叫我们如何吩咐你呢？”店掌柜干笑一声，讷讷地道：“是，是的，是小的不对，小的不对……”眼珠子一斜，这位黄皮寡瘦的店掌柜竟似火烧着屁股一样寒起脸来，他颤着嗓门嚎叫道：“不得了，不得了！哇”呆了呆，秋离回头望去，奇怪，没什么岔眼的事呀，他问：“别吵，什么事不得了了？”店掌柜一时神情惊愕，声泪俱下：“英雄，你老没见……小店的客堂已叫那班杀干刀的强盗给拆啦……狠哟！白吃白住不算，还要伤人拆屋……可怜 这全是我几十年的一点血汗所积 如今可都败啦……老天，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哪？他们是吃人连骨头都不剩碍……”秋离厌烦地道：“不准哭！”店掌柜连忙噎住了声，呜呜着：“连……哭都不准……哭？人家的产业……被败坏了……就连伤心泪……也不能掉一颗……么？”秋离冒火道：“大男人却效那妇女之态，动不动就掉泪，算他妈哪门子的传家宝贝？哭，哭解决得了问题？就是你哭三天三夜，该毁的仍毁了，也哭不回来！”

店掌柜满怀伦然，抹着泪道：“但是……小的该怎么办呢？”秋离拂拂衣袖，问：“你这问污七八糟的客堂所值若干？”店掌柜道：“这客店开了好几十年啦，当初盖起来的时候还没这么大，由小的老爷子传到小的手上，才又扩充的，那时只有前面的六间客厅，后头的六间是近些年才陆续加盖的，连马厩、柴房、灶房，加上茅坑都由小的加盖的，那客堂还另翻了瓦，加了梁，更重新漆过多少遍哩，就说——”打断了对方的话，秋离骂道：“老子又不是要盘你这个鸟店，你罗哩罗咳些什么闲篇？我只问你震垮了的那间客堂值多少钱？”掌柜搞不清楚秋离的用意，畏缩地道：“英雄的意思，是问它现在的价值么，还是……呢，新盖起来的时候的价值？”秋离眯上了眼，吊儿郎当地道：“随你说。”

咽了口唾沫，店掌柜战战兢兢道：“在才盖起来的那个时候，我爷是用了一百五十七两纹银，未改前我又翻修了一下也花了差不多七十两银子，到如今，只怕也得两百两银子才能重盖……唉，这是两百两白花花银子啊，要做多少年生意才赚得到……”秋离吁了口气，道：“我陪你！”

一下子张大了嘴，店掌柜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表情显得十分可笑，歪着嘴，直着眼：“什么……什么？你……你……你是说……赔？你赔我？”秋离伸手入怀，摸出了一串用金丝串连着的纯金叶子，约莫有三十两，他塞入店掌柜手里，问：“够不够？”店掌柜如在梦中，僵得举起手中金片，用牙一咬，晤，是纯金的！猛一哆嗦，他又声泪俱下：“爷……你真是财神爷，善心爷，小的给你老叩头谢恩！”

秋离一把架住他，道：“去你的，别这么没出息，赶快去张罗张罗，弄点菜饭吃的，我们可饿急了！”

店掌柜千恩万谢，一边急不迭地将那串金叶子往怀里塞，迅速掉头朝后跑，他刚跑出几步，秋离又突想起了什么道：“慢点！”立时站住，店掌柜回过身来，诚惶诚恐地道：“爷，爷，还有交待？”秋离笑笑，道：“不错——”顿了顿，他又道：“前面，那堆颓瓦残梁之中，大约有十多二十来具尸体，就是先前那些穿白袍戴人皮面具的邪龟孙们，指挥你的伙计们，把这些尸首先掘出来埋了，然后，到我屋里来，有件事要问你，另外你再吩咐两个人到外头把骑在马上那位白胡子老丈扶进来……”店掌柜张大了眼，恐惧得全身颤抖：“什么？爷……你；你！你将那些……穿着白袍的……的强盗全……全杀啦？”店掌柜面无人色，簌簌颤抖：“我的妈呀……这……这下又闹了人命案啦？”秋离冷冷一笑，道：“老小子，那些被宰了的人，全是些江洋大盗，个个杀人如麻，犯案累累，就算官府里捉到了他们，也照样一个死字，今天由我们替天行道，将这些恶人全收拾了，于公于私，俱是善莫大焉，你紧张个鸟？”店掌柜噤着道：“但……但这么多的尸首……”秋离哼了哼，道：“再多放屁，金子就要收回来了，另外，我可以把你变成一具尸体，和那些王八蛋一齐埋掉！”

吓得魂飞魄散，店掌柜恐怖地道：“小的这就去，这就去……”颠着屁股奔往后院去了。

衣帆道：“也只有这个办法整他！”

秋离道：“不是我吓唬他，前辈，这老小子也太可厌，罗哩罗嗦的，若照他的想法，请六扇门的办案老爷去拿‘无边湖’的人，那他就瞪着眼等吧，恐怕等到头发白了也不会有一点结果！”

衣帆微喟一声，道：“对这些江湖上的阴毒之徒，官府中的差人都是比

较头痛的，他们不会留下丝毫蛛丝马迹以供探查，更不会有点破绽给人握住，高来高去见首不见尾，一般衙门捕快又哪里是这些人的对手？”秋离顿首道：“所以，我们就代劳了！”

衣帆笑道：“老弟，行走江湖多少年，你这种调调，一定活活气煞了不少人吧？”秋离哧哧一笑道：“那都是要看对象来的，前辈，有时候我也相当严肃呢，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岂能老是这付不受看的模样。”

这时，何大器已经由两个店小二扶进来，他一边吃力地向前移动，一边叫道：“秋老弟，这里没事了？”秋离忙道：“没事了，前辈，你累得慌吧？”斜眼瞄了瞄那几个瑟缩着挤在一起的同门叛逆——他们全垂头丧气地靠在业已坍塌了的客堂左边剩下的一堵墙壁上，何大器呵呵笑道：“只怕累得慌的不是我，是这些野心家哩？”秋离撇撇唇角，道：“他们是心寒，不是怕冷，前辈。”

衣帆小声道：“对了，你方才吩咐这店掌柜等会到你房中来说有事问他，老弟，莫非你发觉了什么情况不对？”秋离低沉地，道：“我想问他‘无边湖’的人出现此地的经过情形。”

衣帆沉吟一下，道：“不错，他们一定是有事情才来到这里，否则断不会无故来至此地，而且，他们不到外面去，都守在这家陋店里，恐怕是有所等待！”

秋离点头道：“我就是想查明这一点！”

衣帆道：“不知道这店掌柜能不能说出具体的线索来。”

秋离笑笑，道：“看这老小子愣头愣眼的模样，恐怕不会讲出个名堂来，反正我们好歹问问，能问出点眉目自是最好，要不也只有算了。”

衣帆笑道：“也只好如此啦，现在我们先扶何大哥进屋歇着吧！”店掌柜的显得十分紧张又惶恐地站在房间里，连连伸舌头舔着嘴唇，两只手也不经意地搓个不停，秋离斜倚在那张简陋的木板床边，衣帆则含着微笑坐在一张泛了灰白的木头椅子上。

秋离未言先笑，道：“店掌柜，那些个穿白袍的怪物是什么时候到你这间破店里来的？”店掌柜忙道：“约莫是上午吧，这些强盗一个个全象是飘在云里似的，走起路来一点声音不带，我独自一抬头看见他们，唉，他们业已闷不吭气地将我围住了，那些鬼脸，看上去阴森森的，能把人吓得一哆嗦……”秋离笑道：“他们全戴了人皮面具，就算你顶住了店门，也照样挡不住他们，你幸亏是碰上了我们，要不，你可糟了！”顿了顿，他又问：“一共就是那些人？他们没有别的朋友嘴巴？”店掌柜摇摇头，道：“就是他们，这已经够了，爷，再多来几个，我只怕早就见阎王……”衣帆闲闲地问：“为什么他们进来之后要捆起你与你店里人来呢？”店掌柜的苦着脸道：“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些强盗一进来，我心里虽然着慌，明晓得不是好路数，但又不能不硬着头皮招呼，哪知我才一站起来，连半句话都没说完，就被其中一个强盗猛一巴掌打了个滚地葫芦，我在地下才觉得头晕眼花，便叫他们捆了个结实，他们行动好快，却在捆我的时候，店里的伙计们也一样都被绑了起来，又统统将我们擢到后头柴房里去……”衣帆微微皱眉道：“那时，店里没有其他客人？”掌柜的叹了口气，道：“老人家，这是个什么地方，穷乡僻壤的，又是大风雪天，再加上这座店又寒伦，象此等时令，生意淡得如同关了门一样，哪来的其他客人？”秋离忽道：“他们就一直没开口说过话？”店掌柜讷讷地道：“好象没有说过什么……”秋离低沉地道：“你再想想

看？”店掌柜搓着手，用心思索着，好半晌，他才慢吞吞地道：“我记起来了，象是讲过两句话，是他们中间那两个头子模样的人所讲的；那个大块头，青面皮，歪鼻子的强盗头朝另一个是脑袋斜的矮胖子说：‘就在这里等吧？’矮胖子要死不活地点头说了一句：‘好，他们非经过此地不行！’一共就是这两句话，说不定后面又讲了些什么，但我业已被送入柴房了，没听见，那时心里也怕得很，就算他们有意让我听，我也听不下去了……”秋离笑道：“你还是少知道些的好，否则，他们不宰了你灭口才怪！”

店掌柜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恐怖地道：“那些强盗的样子，可真有点杀人不眨眼的味道哩……”秋离扬扬眉，道：“所以你该晓得我并不是在吓唬你！”

衣帆笑道：“另外，还有别的什么可以告诉我们的么？”店掌柜急急摇头：“没有，没有了，老人家，我知道的业已够我折腾的啦……可怜我受辱如此，当时除顾自己老命，其他任什么也没心思去留意了……”秋离赫然大笑，道：“你到十分老实。”

店掌柜强笑道：“爷，小的祖上历代相传全都忠厚本分，童里无欺……”秋离笑笑，道：“好了，你去吧！”店掌柜躬了躬腰，匆匆开了房门走去。衣帆在沉默片刻之后，若有所思地道：“老弟，依你看，这里面会有什么意义呢？就以我们目前所知道的这点零碎，能不能串成一项完整的答案——关于‘无边湖’突然出现于此的原因？”秋离道：“可以！”

衣帆“吭”了一声，道：“大概你已成竹在胸了？”秋离坐直了身子，道：“成竹在胸不敢说，但由他们鬼祟的行动与那两人的话来推断，都可以粗略明白‘无边湖’至此的目的及企图。”

衣帆颇有兴趣地道：“怎么说？”

秋离清晰地道：“首先，我们要晓得这里隔着‘无边湖’他们的老巢迢迢千万里，若非有所图，这些人是断不会来此的，所以，我们便知道他们到此地来，必然有他们的目的，而他们出动的人马又是如此众多，甚至连‘无边湖’的两个头子也全部亲临，可以想见他们此行定是为了一桩极重要的事件。”

衣帆颌首道：“这一点老夫也想到了。”

秋离笑笑，又道：“但是，他们到达此地之后，却并没有主动去进行什么事情，反而全部龟缩于这座野店里，由这一点便告诉了我们‘无边湖’的人是在等待，等待某一样猎物，或者是劫财，也或者是寻仇！”

衣帆道：“有道理。”

秋离又接下去道：“听店掌柜转述‘无边湖’那两个头子的对话，就更证实我的推测不错，店掌柜不是说那施甫讲了一句：‘就在这里等吧？’他的副手谢佳回答说：‘好，他们非经过此地不行’由这两句对话，我们便可确定‘无边湖’是在这里守株待兔般枯候着一些人来。施甫用‘他们’两字，可见要等的不止一个人，而谢桂表示对方非经过这里不可，也可以说明‘无边湖’早已探实了消息，就准备在此处进行他们的计划了。我前面业已说过，他们的目的不外两种：劫财，或是寻仇！”

微拂袍袖，衣帆道：“不错，恐怕他们更不愿这桩事情落入人眼，否则便不会将店家全部捆绑起来了……”秋离略一沉思，低沉地道：“而且‘无边湖’要等待的人大约也是在道上极有分量的角色……”衣帆道：“何以见得？”秋离一笑：“前辈没见‘无边湖’来了多少人？几乎是倾巢而出了，

要不是他们的对手也相当利害，‘无边湖’方面岂会如此小题大做？”衣帆“哦”了一声，道：“可不是……”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秋离道：“我想，‘无边湖’他们要等待的人大概也就到了，不管是准，我都要上去和他们打打交道，谈谈斤两……”衣帆怔了怔，道：“老弟，你葫芦里又是卖的什么药？”秋离笑吟吟地道：“好简单，我要向那些人收一笔银子，当然，金子也可以。”

衣帆更迷惘了，道：“向那些人收钱？老弟，你，呢，我迷糊了？”秋离哈哈一笑，道：“迷糊了？前辈，我这儿明明清醒，象刚睡足了十二个时辰醒转来那样的明明白白，精力充沛！”衣帆皱眉道：“老弟，你还是说清楚些，你越来越将老夫搞得晕头，对了……老夫还要问你，你用什么理由向人家收钱？”秋离道：“这就叫‘消灾钱’，是黑道上的术语，也是平常人们口中那两句俗话儿改变过来的……”衣帆讷讷地自语：“平常人们口中的两句俗话儿？什么俗话儿哪？”秋离舔舔嘴唇，煞有介事地道：“不是在一般人口里常讲过的么？前辈，‘拿人钱财，给人消灾’，这厢我先替他们消了灾，当然该拿钱喽！”

他挺了挺胸膛，又道：“前辈，我还算这一行的上流人物哩，先消灾，再要钱，换了别人，谁也得等到银子后办事，而事情能否办成犹在未知之数！”

衣帆摇头道：“我们并非存心替人家消灾，乃是碰巧撞上的，况且我们与‘无边湖’的人早就不对头，只要碰上，不干也不行……”秋离正经地道：“那就不管了，前辈，若非我们，那些人恐怕免不了要受到‘无边湖’的害，胜负不说，至少他们也不会完整无缺；如今由我们替那些人挡过了灾，从哪一方面说，拿他几个银子，是名正言顺的。”

喟了一声，衣帆道：“侠义道中人只说除恶扶弱，推己及人，象‘无边湖’此类武林歹徒，鬼头鬼脑，只要是一个正直磊落之士，便没有不挺身而出，诛之而后快的，这全是为了江湖仁义，两道传规，又怎好向人收取报酬？”秋离安详地望着衣帆，笑道：“前辈，江湖上的黑白两道，本是同源，又是同道，为什么到了后来却分成了两种性质，两条道路呢？原因十分明显，只是为了彼此间对某些事物的看法不同，作法迥异，所以大家的处置手段也就不一样了。我们的主旨是扶弱的，就是前所言的‘除恶扶弱’‘推己及人’，我们的传规亦差不多，大伙全是为了武林公义而行道江湖，但是，黑白两道之间，唯一的不同处，就是白道人物表面上只讲仁义道德而不须报酬，而黑道人物呢？却多少也在仁义道德之外顾点肚皮，沿传成习，便象如今的形势了，当然一般来说，白道中人大多是真正的好人，黑道里用的角色则良莠不齐，可也仍有‘良’的，就象我吧就是，前辈，我的行为你一定明白，不用我在此自夸，我却也有那么一点和白道诸公不同之处，呢，便是这有时候做了好事也要点酬劳，不过，我很讲道义，我要酬劳亦是看对方来的，说要的，一定要，不给也不行，对于那不该要的，非但免费效力，说不定还倒赔几个，前辈，这个小地方与你老的看法有些儿出入，务乞你老恕有。”

衣帆呵呵大笑，道：“言重言重，老弟，你多少年的这一套行为习惯，老夫本已略有所闻，今天你再亲口一解释，老夫更觉得清楚，方才，老夫只是依照老夫自己的看法说话，与老弟你的作风自然不大相同，但是，老夫却不能相强，明确点说，各人有各人的观点，老夫认为该行的手段你却并不一定会以为正确，反之亦然，谁是谁非，似乎也只有看看那些真正明白之士的批评啦……不过，老弟，你这一套往往也有些道理，要不，你也混不到今天的名气，腰里有不了那多的金银珠宝了……”秋离忙道：“前辈，我这点，

还倒真不错；至于腰缠万贯却不见得，稍有点积蓄罢了，不值一顾！”

衣帆笑道：“说真的，老弟，你到底有多少积蓄呀？”

秋离吁了口气，道：“这点钱财，可是用性命换来的哩，一点不骗你，前辈，这可全是血汗钱，没有一文是造孽所得，我可以摸着良心起誓……”衣帆连连点头道：“我相信，我完全相信，老弟；你就是不说，我也知道你断不会收取不该收的钱财！”

顿了顿，他眯着眼道：“对了，老弟，我听云儿在闲话中提起，他说你不修边幅，形容放浪，其实你却是一个大大的富豪，当时，我问云儿，你到底有多少家私？他估量了一下，表示你至少有五万两纯金以上，可是真的？”；秋离哧哧笑了，道：“这小子可是在刨我的根哩，也不知他根据什么猜想我有这等厚实的身价，这小子……”衣帆道：“莫非云儿猜多了？”秋离放低了声音道：“是猜多了，前辈。”

衣帆笑嘻嘻地道：“那么，你委实有多少呢？”秋离沉思了一会伸出舌头来在嘴唇上慢慢舔了一圈，道：“大约，两三万两金子还是有！”

又舔舔唇，他笑道：“本来，前辈，不瞒你说，如果我视财如命，一毛不拔的话，到今天休说五万两金子，十万八万伯也早有了，但我总是左手来右手去，大把大把地散，哪里来的又回到了哪里……”衣帆愕然道：“你这么奢侈法？不会呀，我看你素来是粗衣砺食，随遇而安的，从没见过你有什么豪奢的举止……”秋离平静地道：“我不是花在个人享受上的，前辈，我全是用在那些真正需要这些钱用的善良人的身上了，或者，这便叫‘扶危济贫’吧！”

衣帆轻轻地问：“有这么大的数目？”

秋离道：“反正也不是我随娘胎里带来的，我自己留下这么多做啥？分给那些需要用钱的淳朴贫户，岂非比放在我身边更有意义得多？”笑了笑，他又道：“分一把黄澄澄的金子给那些鹑衣百结的穷苦汉子，看他们那种刻划在脸上感激之情；一把黄澄澄的金子给那些面有菜色的妇人，看她们奔回去买米买肉，将金子化成食物，投进那些张嗷嗷待哺的孩子们嘴里；把一把金子给快要破产败业的小商家，看他流露出重重的喜色在眸瞳中；把一把金子给拿不出聘礼娶老婆而懊丧得想要上吊的小伙子，看他那种几疑做梦的狂喜惶恐的神色……再把一把金子修修桥，把把金子铺铺路，拿金子赈赈灾，拿把金子给该医病又无钱医的人家，就是这样，十多年来，前辈，我的积蓄就去了十停中的六七停了。不过，我心里很快乐，生活得更有趣味，我宁愿这样，也不肯眼看着那些金子越堆越高……”衣帆的神色说不出有多么恭敬，长长叹了口气：“老弟，你是不折不扣的好人，更是个世上少见的善士，你不该叫‘鬼手’，该称‘佛心’才对！”

秋离微微躬身，道：“过誉了，前辈。”

衣帆感慨地道：“老弟，你这些善行，非但真正的行善之家望尘不及，就算一向行善，以侠义标榜的白道中人吧，只怕能做到你这种地步的也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了……了不起，实在了不起……”秋离笑道：“行善若欲人知，就是假善。前辈，今天我一时兴起，说漏了口，你老可别以为我是沽名钓誉之徒才好。”

衣帆严肃地道：“我钦佩你还来不及，又岂会有这荒唐想法：老弟，天下奇人，恐怕你得算上第一的了！”

秋离忙道：“这哪能算奇人，前辈，我是个再也寻常不过的‘凡人’而

已，如果硬要说我有那一点和别人不同，可能就是我将钱财看得淡，而且，比较心肠软上那么一些罢了……”衣帆展颜道：“若说你视财富如粪土，倒也差不离，但你的心肠不能说软哩，老弟你那种狠劲，恐怕也和你的喜做好事不相上下，看你动手过招，老弟，确能令人将一颗心提到口腔子里！”

“不过，前辈——”秋离笑道：“我也同样是要看对象才决定轻重的。”

“这一点，老弟，我却相信。”

“正如前辈所说，我之所以能在江湖上混到今天，大概便只因为我可以明确知道我的行事步骤与方针吧。”

衣帆正色道：“有你这一身登峰造极的功夫，却正需要有你这种适可而止的节制意识，否则，许多人将无法生活下去了！”

秋离无意中从窗口看了看天色，忙道：“好家伙，已黑天了，与前辈谈了这么久，简直连时辰都忘啦：前辈，你老不饿了？”“天黑了？哦，你不提，我却一样没注意……”衣帆摸着肚皮笑道：“你饿了吧？”秋离点头道：“一看天色，前辈。我就觉得前心贴后心啦！妈的，这开店的也不来问一声我们吃饭不？”衣帆笑道：“店掌柜一定以为我们是陆地神仙一类的人物，早已避谷，用不着进什么人间烟火了……”秋离转身向门外走去，道：“前辈稍待，我去找店掌柜！”

衣帆忙道：“稍等一会，老弟，有句话我想先跟你说上一声——”秋离站在门边，道：“前辈有何教言，尚请示下。”

衣帆深沉地一笑，道：“如果‘无边湖’要等的那些人来了，老弟，你看仔细点，能不要酬劳，还是不要了吧——当然，这是我的建议，要怎么做，还看你自己的取诀，我不会。

因为你的做法而稍有不快的。”

秋离似笑非笑地点头：“前辈放心，我会记着前辈心意的。”

衣帆宽慰地道：“这真有点不好意思！”

“不。”秋离摇头，“这就是我以前所说的话了，前辈出身白道，我却出身黑道，黑白两道的观点分野，正就在此了。前辈，到时再说吧！我这便吩咐店家备膳，简直饿扁了，是不是？”

第三十八章 小店夜惊

午夜。

独住在最前面一个草房中的秋离，正迷迷糊糊地准备入梦，在风雪交加的窗外，已有一种不属于风雪的声音隐隐传过来：“辘——咕咕！”“辘——咕咕！”

长久岁月的磨练，使秋离立即清醒过来，他睁开眼，静静地聆听着这来自远处的声响，片刻后，他不禁笑了，是的，那是车轮的滚动夹杂着马匹在耗力之后的喷气声，而且，数目好象还不少！

黑暗中，他吁了口气，却更朝热呼呼的被窝里缩进了头。

这种寒天地冻的节骨眼，孙子才愿去管闲事！

忽然，隔空的板壁被敲了好几下：“咚，咚，咚！”

秋离用被掩着脸孔的大部分，含混地问：“谁呀，有什么事？”隔壁，

是“金绝剑”衣帆的住处，这一点，秋离当然是晓得的。这时，衣帆的声音传了过来，笑骂着：“老弟，你装什么迷糊？除了我谁还能在这里敲板壁？”秋离懒洋洋地问：“有事么？”衣帆低沉地道：“你没听见外面声音？象是有车轮与牲口行近来了。这种天气，有谁会在道上赶路呢？”秋离打了个哈欠，道：“不管是谁，前辈，咱们也不用操这份心啦……”隔屋的衣帆笑出声道：“我怀疑，老弟，这些人可能就是‘无边湖’的那些杀才白天隐在此地所要等待的对象呢？你以为？”秋离半睁着眼，道：“十有九成是现在来的这群龟孙……管他呢？”衣帆轻轻地问：“你不是要去收什么‘消灾钱’么？不想收了？”秋离笑了笑，把破被裹紧了点，混混地道：“不收了。”

衣帆似有些意外地顿了顿，又道：“为什么又不收了？”秋离安详地道：“前辈本是交待过了吗？行侠仗义原为我辈江湖中人的本色，能不要酬劳，最好还是不要……”。隔壁传来一阵低叹，衣帆道：“好，好极了，孺子可教秋离一蒙头，声音透自破被：“前辈，恕我又要寻梦去了。”

于是，隔室的衣帆也沉静下来，跟着听见床板在响，掀动被子的声音，显然，他老人家也躺回去了。

片刻后。

车轮的滚动声与马匹的嘶啸声业已乱糟糟地来到客店前门，另外还夹杂着人们的叱骂声，喧腾声，嗯，他们竟在这里停下了，接着，“嘭啦啦”地一声巨响，敢情他们已有人将临时挡在甬道口权为门户的一块大木板子给踢翻啦！

外面，一个破锣般的大嗓门叫起：“店家，店家，你们全睡死球了？贵客临门，怎的半个鸟人不见？再不出来招呼，老子连你这座店也给拆垮！”

这位仁兄中气充沛，声震屋瓦，一吼一叫，连死人也能吓得还魂，睡觉的活人哪还睡得着呢？秋离缩在破被里不禁咒着：“叫，叫你妈的鬼，大风雪怎不堵塞了你个王八蛋的喉咙？”他正在暗暗地咕咕骂着，甬道上，一阵格格蹬蹬的脚步声业已响起，随即传来这儿客店掌柜哆嗦着的嗓音：“大……爷……呢……对不住，请包涵……天冷，夜又深……了；呃，没想到会有……贵客上门……待慢的地方……还请大爷……谁……恕过……”那粗嗓子“呸”了一声，咆哮着喊道：“少你奶奶的罗嗦，没长耳朵的东西，你听着老子们远远来了，就该早早开门迎：接才是，还温在这里头搞什么乌毛？混帐东西！”被子里，秋离不禁为这家店掌柜的抱屈起来，大冷天，又是半夜三更的，哪个愿意起来顶着刺进骨髓子里的风雪接生意？何况，谁知道这桩生意不上门，来客是否住店哩……吁了口气，秋离喃喃地道：“店掌柜的这两天大概走霉运，老是碰上些……”、这时——只听店掌柜的上下牙一齐交颤，得得有声：“大爷……请你老……多谁……小的怎敢装聋作哑？老实是……太困乏睡过去了……没听见各位大爷的叩门声……小的该死小的混帐……只求大爷……开恩……饶过小的……这遭暗骂一声见鬼，秋离连连摇头，这店掌柜简直成了惊弓之鸟啦，一点脸色都承担不住，其实，对方又何尝“叩门”来着？他们是在“拆门”嘛！况且，老天，这座鸟店又哪来的“门”呢？重重一哼，那大嗓门粗厉地道：“甬再唠叨了，老子不与你这狗头生气，你马上腾出——对了，你这里有几间客房？”店掌柜抖着道：“回大爷……小店共有十二间客房……”那人大拉拉地道：“你就替老子将十二间客房全腾出来，仔细打扫一遍，再派几个伙计去喂马料，我们一共有二十六人，连拉车的马匹合起来有二十八匹坐骑，记着先给喂足了，三辆篷车也

得在轴上抹抹油，另外，立即准备热茶饮食，大伙要吃点东西，再弄点热水烫烫脚……”那人突然停止说话，瞬息后，他又大吼地道：“又不是白吃白住你的，你他奶奶变什么脸色？狗操的老王八蛋，你是以为老子们没银子来么？说得老子心头火，这就放一把火烧你这座破店也不叫你活着，还是去西天！”

带着哭音，店掌柜的惊恐惶惊交集：“不，不是……大爷……你老千万莫误会……”大嗓门暴喝道：“老子误会什么？老子好言好语交待你去准备我们这些人住店，话还没说完呢，你看看你那副狗熊样子。他奶奶一张风干桔子皮似的哭脸就全泛了紫，怎么着？你是看爷们拿不出钱来？还是不欢迎爷们住店？要不，你他奶奶装扮出这副熊样是什么意思？”“爷……你老听小的解释……”店掌柜急惶得连吐字全走音了，好象就要闭过气似的。

那人吼道：“你说！”

外面又传来店掌柜那种窝窝囊囊的申辩：“爷……小的……店里……如今只有……六七间空房还空着……其余的房伺……全有客人住进去啦……若是爷的人多……小的还可以……再设法……空出一间来，但另外几间就实在……没法子腾了，爷你一开口就包下店里全部房间，……小的一时心急，……呢，才显得有些脸色不对……却决没有别的意思，你……你老明……”对方似是怔了一会，随即厉声道：“腾不出来也要腾，叫房里的人统统搬出去，老子付他们双倍房钱，把房间给老子们先让出来再说！”店掌柜一定是大惊失色了，因为，他更明白如今住在房里的这些人也是一样不好招惹，得罪不起的，他惶恐地道：“这……这个……小的……不敢作……主……”那人愤怒地吼了一声，大叫道：“王八羔子，给你脸你不要脸，好，你不敢作主，老子替你作主，孙兆祥，你带两个孩儿去挨房拆门，房里头瘟着的一干龟孙全给拉出来！”

立即，一个清亮的口音回应了一声。店掌柜似是急得手足失措：“爷……这大冷天……把房里的客人请出来，他们又到哪里去住啊？”大嗓门“呸”了一声，叱道：“他们爱到哪里住到哪里住，老子管不了这么多，孙兆祥，还不给我拆门？”

于是，第一间就轮到秋离，几个人可真在拆门呢，刹时劈哩砰碰，朝门板上重重踢打起来，一面还在外头叱喝：“里头的人快起来，你的房间租给别人了！”

“快，快点开门，等我们进来你可吃不消！”

叹了口气，秋离万分不情愿地掀开热被窝，一边拉长了声音叫道：“各位好汉，别，别这么急，我就起来啦，让我穿穿衣裳……”门外，那清亮的声音犹在催促：“少磨蹭，先来开门！”

秋离是和衣而睡的根本没脱衣裳，他咬咬牙，付道：“你们快喊！老子这一出来，你们就喊天都来不及了！”恨恨地，他过来启开了门，门一开，寒风如削般卷了进来，刺得秋离禁不住一机灵，当门而立的一个健壮小伙子伸手就抓住秋离的前襟：“滚出来……”身形不动，对方的手指刚刚沾上衣襟，秋离淬然闪电般腿出又回。于是，那小伙子怪叫半声，四仰八叉地跌出了六步！这一叫，不由惊动了后间正待敲打第二间房门的一双大汉，那两个大汉怒吼着扑了过来，但是他们连秋离的形尚未看清，业已各摔了滚地葫芦！

怪笑一声，那大嗓门——嗯，敢情是个门神似的庞然巨物，一‘张宽

紫脸膛，配着倒挂的浓眉、大环眼、蒜鼻虎口，加一亡满口的黄牙。他大踏步走了过来，傲慢地道：“啧啧，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想不到这座野店里还住着不露相的高人呢！”

秋离的身形隐立于黑暗的房间里，因此，那庞然大物并不能十分真切地看清楚他的容貌。但是，他却可以将对方瞧得仔仔细细，而这一瞧，秋离竟不由仰天大笑起来，几乎笑得喘不过气！突兀的笑声，反而把那大汉弄得一份，他随即大吼：“你笑你妈个鬼！

看老子不砸掉你满口黄牙！”

秋离颤生生地指着那人，抚着肚皮：“褚升，就这些日子，你他妈那双屁眼便昏花了？竟连你的老朋友，老伙计也认不得啦？”那人猛地一上步，又是迷茫，又是惊异地直瞪着眼，朝黑暗中的秋离打量，边讷讷地问：“你——你是哪一个？怎么知道我褚某人的名姓？”秋离道：“愣东西，连我的声调也听不出了？”褚升满头雾水地道：“似乎有点耳熟，但又记不起来。”

突然吼了一声，他大怒道：“你知道我的名姓又能怎的？以为如此就将我唬住了么？奶奶的，天下之大，晓得我褚某人名姓的朋友可是太多了，这却并不表示光凭这一点你就可以把方才的漏子马虎过去，该怎么办还是要怎么办。小子，你给大爷我乖乖出来，你要耍这一套蹩脚把戏，我的孩儿吃了什么亏，你使得照样接着！”

秋离笑咪咪地道：“真的？”

褚升叫道：“老子莫非哄着你玩？”

搓搓脸，秋离慢条斯理地道：“褚升，你们当家的来了没有？怎么‘飞狼帮’的五狼旗如今只剩你这个末尾的‘白狼旗’的大令旗呢？”又是一呆，褚升不禁更加迷惑了，奇怪，对方非但知道他的姓名，就连他的帮会堂口底子也摸得清清楚楚，好象与他们“飞狼帮”十分熟悉一样，可是，他会是谁呢？是朋友抑或是仇家？此时，褚升便不敢鲁莽了，他吞了口凉气，清了清嗓子，疑疑惑惑，半真半假地试探道：“喂，朋友你是什么人，既然对我们的‘海底’这般熟法，又何妨现身相见？躲在黑黝黝的房子里头，恐怕不大称意吧。”

秋离一笑道：“我若出来，你不剥了我的皮？”褚升啼笑皆非地道：“你别把我说得那等粗法，朋友，好歹你也亮个相，大家照照面。下一次该怎么办，却是照过面以后的事啦！”

现在——

刚从地下爬起来的那个精壮汉子孙兆祥正龇牙咧嘴，一拐一拐地走了过来，他愤怒地道：“大令旗，我们不和那王八蛋耗时间了，干脆冲进去擒住他，一刀砍掉他狗操的脑袋算了。”

一瞪眼，褚升叱道：“住嘴！他奶奶的！还亏你有脸在这里放屁，老子的颜面全叫你丢光了，没出息的东西！”

孙兆祥连忙垂手低头，汕汕退一边，褚升又了清嗓门，提高了声音道：“朋友，你是出不出来？如果真逼得我们冲进屋里，只怕大家不好看吧？”大摇大摆地，秋离自屋中蹬出，扬声笑道：“我来了，褚大块头。”

葛地怪叫一声，褚升连忙抢前两步，抱拳躬身，惊喜中掺着惶恐道：“天爷，老天爷，我道是谁，原来竟是秋大哥，该死，我真该死，怎的就分辨不出来？！”

秋离一把扯起他来，笑道：“没逼你说话。大块头；别紧张。”

一边的孙兆祥与另两名大汉亦急忙走上，齐齐躬身为礼。

孙兆祥这一下反而喜笑颜开道：“孙兆祥等见过秋爷。”

秋离一边还礼，一边歉然道：“对不住，老弟，因为咱们比较面生，一照面没认出来是‘飞狼’的弟兄，失了手，还请三位多包涵。”

孙兆祥竟眉开眼笑地道：“秋爷说哪里话来，小的们开罪了秋爷，还乞秋爷恕罪才是，再说，小的们栽在别人手上或者气忿不平，但受到秋爷教训，就全没法说了，普天之下，有几个人能在秋爷面前讨得了好去？那若干高手能人都不是秋爷之敌，小的们自然越加心安理得，问心无愧！”

秋离哈哈一笑，道：“好说好说，老弟也太捧我了！”

褚升笑骂道：“孙兆祥，你他奶奶就生了一张巧嘴，敢情是个男的，若是个娘们，再给你将那张巧嘴找个地方，你包管吃穿不愁啦！”

逗得大家打个哈哈，孙兆祥窘道：“大令旗，我说的可全是真话哩……”褚升一挥手，道：“得了，你快去招呼外头的人进来，篷车上陈府尹的宝眷先请进客房里歇着，另外，小心那儿只大箱子！”

答应一声，孙兆祥匆匆去了，褚升又回头找着那瑟缩在一角的店掌柜，声如洪钟般叱：“开店的，你还缩在那里装什么人熊？马上去把房间腾出来，再准备热水饮食侍候财神爷哪！”

机灵灵地——颤，店掌柜道：“可是……可是”褚升脸——沉怒道：“可是，你个驴孵蛋！又有什么名堂？”干干地吞了口唾，店掌柜偷窥了一侧的秋离——眼嗫嚅道：“回爷的话……可是有五间客房……给这位爷……与他的贵友……们住着啦……”褚升大叫一声，道：“没有脑筋的混虫，哪个叫你腾让秋大哥和他朋友们的房子？你不会先把其他的房间清出来？”店掌柜呐呐地还有点迷糊：“那……那么，他们的房间……不用让啦？”褚升猛一跺脚，叱道：“不说我，天皇老子来了也不敢要我们秋大哥让房间，你这老王八可知道他是谁？快点去给办事，再罗嗦老子就拆散你这把老骨头！”

当店掌柜仓皇退下以后，褚升连忙悄悄地道：“秋大哥，方才这桩小事，可求你别让当家的知道呢，要不，当家的怕要剥我的皮啦……”秋离笑道：“我提这些闲事做什么？大块头，你放心好了。”

褚升吁了口气，抹了把汗道：“老实说，先前假如知道房子里的人是秋大哥，就是给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叱喝……”秋离忽然压低了嗓音：“你们竟来到了这里，又在此等天气下，大块头，可是有事？”褚升点点头，激动地道：“十分郑重的事，你想不到的秋离左右一看，问：“帮里都来了些什么人？当家的跟着没有？”褚升压着嗓门道：“‘金狼旗’、‘银狼旗’，加上我这‘黑狼旗’的三旗六个头儿全来啦，当家的这一趟也亲自跟着”：“嗯”了一声，秋离知道，眼前“飞狼帮”的大批人忽然在此地出现，一定是在办理某桩异常重要的事，否则，“飞狼帮”的龙头帮主，他的老兄弟洗如秀是不会亲自出马的。况且，更率领了这么多的好手随行，若非情属非常，“飞狼帮”怎可能这般地大张旗鼓，慎重其事？沉吟一会，他道：“山上还留着‘银’‘黑’两旗的人马？”褚升颌首道：“是的，绝不能把总堂弄空虚了。”

这会，店里店外，人喧马啸，嘈杂成了一片，有的在解辮松马，有的在搬箱抬柜，有的进，有的出，再加上几个店小二的团团打转，间或有妇女的尖嗓音，这家小客栈简直乱得一塌糊涂了。

摇摇头，秋离目注一个老人领着三个小孩子，一个后生扶着两位妇女在几名“飞狼帮”的弟兄簇拥之下分别进入客房之内，这些位老弱妇孺虽然

形容憔悴，流露出乏倦之态，但却具有一种儒雅雍容的高贵气质，只要打眼一看，便能分辨出他们出身的清正，而这种气质，却与山野粗悍的江湖味道截然不同的……他笑笑道：“大块头，这几位男女老幼，约莫就是你刚才口中所说的陈府尹的什么‘宝眷’了吧？”褚升点头道：“不错，陈府尹全家一十八口，这只是他家中的部分亲眷而已，为了避免沿途招惹耳目，当家的将我们分成三批上路，我这是一批，另两批分由当家的自己与‘金狼帮’‘银狼帮’的几个头儿护行……”秋离若有所思地眨眨眼，道：“这位陈府尹辞官归里了？”褚升道：“正是——但他这一趟告老还乡，里头却有不少名堂哩，否则，也用不着我们这般劳兄动弟啦！”秋离转身进房，头也不回地道：“进来说！”将油灯燃起，秋离坐床沿上，望着随后跟进来的褚升掩拢屋门，他皱着双眉，低沉地道：“把这件事情的详细内容告诉我，我好象又嗅到麻烦的味道了……”褚升拉开一张椅子坐下，呵了口气，道：“秋大哥果然一言便着，这档子事，好不麻烦？但麻烦也没法子，我们是非撑不可了……”秋离双目转光闪闪，道：“说清楚点。”

褚升干咳一声，道：“秋大哥，你还记得咱们当家的以前曾经提起过的一位‘昭官儿’？当家的幼小时代的好邻舍？”回忆了好一阵子，秋离总算捉摸到一点光影，他点头道：“好象听老洗讲过两次，不过印象中有些模糊了……我记得这什么；昭官儿’是从小和老洗一起长大的，更明确点说，他和老洗的关系不止是邻居，友伴，这‘昭官儿’家里更十分富有，是老洗故乡当地的财主，似乎老洗的太爷还做过‘昭官儿’家头，老洗与他父亲居亭的儿子——就是这位‘昭官儿’自幼便相交深笃，十分合得来，似乎就这么个情形，昭？”褚升笑了，道：“不错，难为秋大哥都记得这般清楚，后来的事情秋大哥还听得咱们当家的提过么？”秋离用手指敲了敲额头，思索道：“这就不大记得了，你知道，聊这些往事全是在消闲的时候、带上的谁也不会去费那个脑筋硬记……不过，我依稀还有点子……后来，好象那‘昭官儿’走上读书的路子，转到仕途去了？”褚升一拍手，道：“对，这位‘昭官儿’可真在长大以后做了官，而且还做得不小，‘昭官儿’是他的乳名。他原姓？”

秋离接口道：“陈？”

褚升睁大了眼，随即笑道：“可不是，秋大哥的反应好快！”

“啧”了一声，秋离道：“大约，就是眼前正须你们帮助的陈府尹了？”褚升点点头，道：“一点不错，陈府尹官号衡川，在‘大同府’周围五百里的地头上辖有六县十七镇，清名卓著，官声严明，可是位不折不扣的好官儿，近年来他腻味了宦海浮沉的那一套把戏，所以便早早递呈贴子向当今辞了顶戴，准备回到老家好好过过悠闲日子，可是，他想得好，有些人却不让他这么顺利地回家，这些人不是朝廷当政的显贵，反倒是一批江湖道上的朋友！”

秋离静静地道：“一定是我们的陈府尹在任上的时候得罪了道上朋友吧？”褚升道：“正是！秋大哥，你可听说过汪铁头这个人？”微微顿首，秋离道：“听过，齐黑道上的一名悍匪，手下有着百十来人，专做无本生意，这小子是出了名的心黑手辣，赶尽杀绝。怎么着？陈衡川莫非与这汪铁头有什么过节？”吁了口气，褚升道：“这汪铁头就是栽在陈府尹手里！”

“哦”了一声，秋离有些诧异地道：“六扇门里还有这等硬把子？敢收拾下汪铁头？”褚升笑道：“也是姓汪的该死，他狂得过火了，有一天随身带了手下四名大头目公然到‘大同府’去寻欢作乐，却被那里的官府眼线吊上

了，就在窑子里，给官家买通了的窑姐儿在酒中下了迷药，一下子便擒住了两双半，三堂打下来，这些杀人越货，集奸掳掠于一身的江洋巨盗还朝哪里脱罪去？秋后便全处了斩。当时，主审官便是陈府尹，在未曾判罪之前，汪铁头的浑家钱秀姑与汪铁头的弟弟汪刚便费尽了力量钻营奔走，冀图免罪或减刑，他们花大把银子打通了部分关节，和陈府尹谈斤两，想以财富贿赂陈府尹，被陈府尹坚持拒绝后，又再三恐赫威逼以生命相胁，但陈府尹不为所动，公事公办，到后来，汪铁头并四个人照样被斩决了，钱秀姑和汪刚所施展的法门可以说一点效果也没有，他们那个发狠，自是休提秋离一笑道：“因此，仇也就这样结下了？”褚升一摊手，道：“可不是，陈府尹在任上的时候，钱秀姑和汪刚恐怕暗算朝廷命官会惹出大麻烦，所以迟迟不敢动手，如今陈府尹交回了乌纱，没了这道护符，他们自然就有了胆啦，公然向外言明要诛绝陈府尹全家十八口来为汪铁头等报仇！”

秋离哼了哼，道：“胆子可真不小！”

褚升低声道：“这些年来，咱们当家的与陈府尹虽说一在仕途，一在草莽，可也是经常有着音信往来，没断过消息，陈府尹一看这汪铁头的遗孀要找他算帐，当然了第一个就会想起咱们当家的来，是以他飞骑传信，详述其中因果，要求当家的助他渡此难关。

咱们当家的接信之后，自是义不容辞，一口答应下来，所以，秋大哥，你就在这里遇上我们啦！”秋离急道：“以汪铁头的余气来说，和‘飞狼帮’的力量相差之远何能以道里计？你们只要派出一旗人马来护送已是绰有余裕，怎么搞得如此大张旗鼓，如临大敌？差不多倾巢出动啦，用得着这么紧张？”褚升放低了声音，道：“秋大哥，你这就有所不知了，这回单汪铁头一干遗孀来讲，他们要是舔‘飞狼帮’的脚板心我们还嫌这些小子的舌头粗了，这些人根本不够看，可是，问题就出在他们的几朵大红花上——钱秀姑和汪刚筹集了四千五百两纯金，到处邀人助拳。说事成之后酬以厚利，这样一束，事情就麻烦了！”秋离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是不是？”褚升叹了一口气，道：“除此之外，钱秀姑这骚婆娘和汪刚两个又四处哭诉请援，按他们所能拉上的关系帮口，或动以利，或动以情，结果，就有不少道上朋友拍了胸脯啦……”沉默了片刻，秋离道：“这倒是些麻烦事——老褚，你们可晓得都有哪些江湖朋友允替胜汪的助拳？”褚升压着嗓门道：“据我们晓得的，‘狼牙帮’那一方面，四铁拐、陆上一龙、何氏双妖、秃鹏等这些角色全加入了对方的阵营，最令我们当家担心的，却是闻说‘无边湖’的人居然也接受了邀请派出大批好手参与此事……”秋离似笑非笑地道：“你们这三路人马是怎么个走法？”搓搓手，褚升道：“我这一批由此地往南走，经过‘酒坊铺’、‘马尾岭’、到前面‘虎松林’，大当家那一路由‘黄岩镇’经‘背子岗’，也到‘虎松林’，‘金’‘银’两‘狼旗’的大令旗们便护着另一拨沿着官道经‘宾临城’直达‘虎松林’。”

秋离顿首道：“也就是说，你们全在‘虎松林’会合了？”点点头，褚升道：“不错，全在‘虎松林’会合，秋大哥，这一段路乃是最容易出事的地方，照此地的地势形状及江湖环境来说，这片地面是三不管的所在，不是什么人的地盘，也没有什么武林中的大老坐镇，任谁全能插腿生事而不会惹上麻烦，只要平安渡过这段路程，在‘虎松林’前面，即已进入‘大玄社’的势力范围了，他们决不可能放方便动手的地段不动手，偏偏在进入人家的地盘以后缠粘上来徒自增加困扰，何况，越往前走，我们的朋友也就越多，

对方想要找碴架梁就更难啦，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全部穿过这段地面而抵达‘虎松林’，这桩差事就算成功大半了！”秋离估计了一下路程，笑道：“你们已来到这里，业已过了‘酒坊铺’及‘马尾岭’了，再往前去六十里地，不就是‘虎松林’了么？”苦笑了一下，褚升道：“秋大哥，我可不敢象你想的这样轻松，自出发以来，直到现在，我们虽是沿途戒备，处处谨慎并未曾发现一点可疑的痕迹，但这种平静却憋得人心慌，因为我们知道对方绝不会放弃行动而任由我们平安地过去，换句话说，直到如今他们尚未展开攻击，只是意味着他们早已安排了更歹毒，更周密的计划来坑陷我们了，并非他们大发慈悲，高抬贵手……大哥，从此地开始，到‘虎松林’之间的六十里路，恐怕才是真正的危险途径，我敢断言，那些兔崽子一定就会在这中间一个什么地方下手！”微微一笑，秋离道：“你的猜测也有道理，否则，他们成功的机会岂不更少了？”呕呕嘴巴褚升吁了口气道：“唉，这一路来可真是担足了心，那等草木皆兵的紧张味道，真不是人受的，什么地方风吹草动，云移影掠也够忙乱个半天，随时随地都准备火并，可又空发急用不上力，沿路上连人家条鬼影子也没见到，我在想，幸亏这种事，不是天天有，要不，能把人闷疯了，奶奶的，我宁肯面对面一刀一招干个扎实，也不愿象这样瞎担心思，似他娘小孩子玩捉迷藏一样！”

秋离慢吞吞地道：“如果半途出了差错，只怕洗老哥就会暴跳如雷啦！”眼珠子一翻，褚升叫道：“乖乖，谁敢出了差错？秋大哥，在临行前我们当家的寒着那张脸交待过啦，哪一个没有尽责而出了纰漏，行，不用他动手，自己提脑袋去见他，你想？我们还能不拼上这条老命！”

秋离哧哧一笑道：“难怪你在进来住店之前就毛躁得不似平常的你了！”

褚升尴尬地道：“秋大哥，这一路上，可以说，又是担惊，又是受累，呃，这个火气么，自然也就大了点，有些压制不祝一。”

秋离安详地道：“你们一共是分三批上道，老褚，怎的就你这一批实力最弱？”哈哈一笑，褚升挤挤眼道：“这一点，秋大哥，你就有所不知了……”秋离道：“你倒是说说看。”

褚升咽了口唾沫，道：“这一次护送人手的分派，乃由大当家的全权作主，采取重点方式，经大当家与几位令旗再三研讨之后，认为无论是在地形上，途经上，以及护送陈府尹宝眷的分量上，最容易遭到攻截的乃是由‘黄岩镇’经由‘背子岗’的一路，换句话说，也就是大当家亲自押阵的那一路，陈府尹本人与他的大小姐便是在这一路上，我这一批是最不可能遭到重大阻碍的，因为正主儿不在我的行列里头，加之这条路又较坦荡，对方欲待下手也有诸多顾虑，所以么，我们便将力量贯注在大当家的那一路上。

我这一批的护送人手看起来就较为薄弱了。”

有点不以为然，秋离缓缓道：“洗老哥那里有些什么人随行？”褚升笑道：“除了大当家自己亲自押阵，其余的那些‘金’‘银’两狼旗的二令旗与三十名精挑出来的兄弟也一道。

跟着！”

秋离皱眉道：“老褚，难道你们就没想到，这样一来，你们的力量也就分散了么？”褚升道：“当然想到了，但是，对方若须拦截我们这三路人马，他们的力量也一样会分散呐，而其中还另有一点原因，如果我们万一有了失闪，敌不住他们这些凶狠的家伙，分开三路也有较大的闯关希望，总不至于

挤在一起叫人家一窝坑了！”

沉吟了一会，秋离道：“现在，另两批人大约会到达什么地方？”搔搔头，褚升道：“如若沿途尚未发生事故，大当家那一路该已过‘背子岗’或者正在‘背子岗’，两位大令旗的一路可能也穿越‘宾临城’了！”

秋离道：“汪铁头的老婆神通有这么广大？她会晓得你们哪一路有哪些人？”褚升叹了一口气道：“这婆娘非常刁狡，而且精滑无比，据我们得到的传闻，在陈府尹离职之前，她已派遣了大量眼线，买通了若干奸细为她刺探消息了，谁也不敢保证我们的行动内容被她知道了没有，不过。似这等大批人马的移动，要想保密却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全认为她多少也将探悉了一些我们的计划，这样也好，叫她去费心思选择吧，看看她会来碰我们当中的哪一路，反正，准遇上谁就豁命干啦！”

秋离忽然笑道：“你放心了，老褚，你这一路不会再出毛病了。”

怔了怔，褚升迷惘地道：“这话怎说？”秋离淡淡地道：“我在这里遇上了。无边湖的人，我想，他们十有八成就是为了拦截你们才守候于此的！”

猛一下跳了起来，褚升脸上变色地道：“什，什么？无边湖的人？”点点头。秋离道：“一点不错，‘无边湖’的人。”

褚升全身肌肉收缩，目光四转，紧张地道：“好他娘的一群杂种，秋大哥，他们一定是来对付我们这一路人马的，可不得了，竟是无边湖的那些杀胚来拦截我——这不中彩了么？！”

秋离道：“连他们的两个首领也一起来了呢！”

冷汗涔涔，褚升大大吸了口气：“老天——这不是说他们可能连我们这三路队伍中的一路也不肯放过？通通都想拦截下来施其毒手！好狠！”

秋离道：“不错，的确有这种可能！”

褚升竭力压制住心中惶然不安的情绪，急切地道：“秋大哥，现在他们那些王八蛋的人呢？都在哪里？”哈哈一笑，秋离反问：“你倒是说说看，他们遇上了金我还会在哪里？”怔愕了一下，褚升立即大喜过望：“秋大哥——你的意思是说……全将他们拾掇啦？”秋离一挺胸，道：“当然，‘无边湖’的那一群邪货，如今个个都躺在地底下叹气去了！”

褚升如释重负，振奋之极，他连抚胸口道：“可吓得我心都差点炸啦，秋大哥，你好本领！”秋离闲闲地道：“我早已告诉你了，你这沿途上大约不会再出什么毛病了，我已替你们清了道啦！”

连连抱拳，褚升道：“多谢秋大哥，你这简直和救命之恩差不离了，若不是你解决了他们，我只怕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秋离坦率地道：“至少你也够消受的，‘无边湖’这次来的好手可以说乃聚齐他们其中的精英，但他们的运道太差，在尚未拦到你们之前就先和我与‘中原双绝剑’照上了面，一场混战下来，他们就全上了西天啦！”褚升咬牙切齿地道：“汪铁头那寡妇真是狠哪，她竟想赶尽杀绝一网成歼！就连我所保着的陈府尹这一路内眷也不能放过，她们与汪铁头素无瓜葛，只是些微不足道的妇孺而已，不料那贼婆娘也待刀刀诛绝，可恨！”缓缓地，秋离道：“老实说，如果你真叫‘无边湖’的人给截上了，老褚，只怕你们一个活口也不会留下！”

吸了口凉气，褚升道：“我可以想象得到，秋大哥，这遭老天保佑，鬼差神使地叫你碰上了他们，替我这一路人免却了血光之灾，也不知是我们这些人中哪一个祖上积了德。

豁然大笑，秋离道：“你们哪一个祖上也没积什么德，是我姓秋的好事罢了！”褚升跟着笑了起来，他又问道：“秋大哥，你方才说‘中原双绝剑’两位前辈也在这里？你们怎么也跑到此地来了！”于是，秋离匆匆将他们此来是为了协助何大器重整“太苍派”，惩奸正名的事情述说了一遍，接着他又道：“从汪铁头的寡妇钱秀姑这种严密又狠毒的布置情形看来，她这一次显然是孤注一掷，势在必得，不管任何后果，是非要取下陈府尹的项上人头不可了，易言之，咱们洗老哥那一路人马便极可能成为他们的主要目标，假如我猜得不错，说不定洗老哥他们就快要和钱秀姑及其同党接刃了！”

念了一声佛，褚升焦急地道：“那么，秋大哥，我们得马上分兵往援才是，否则大当家那边恐怕就十分吃力啦，看这形势，钱秀姑那按子的主力大约就放在那边，准备专门对付大当家那一路人马！”

秋离道：“这是可以预见的，啊，这女人简直凶泼得紧哩！”褚升忙道：“秋大哥，我们得设法立即去帮着大当家一把哪，不能眼看着他们吃亏，你说，该怎么个调配法呢？”站了起来，秋离笑道：“我这就去。”

褚升怔了一下，道：“我们带哪些人同行？”眼皮子一翻，秋离道：“什么‘我们’？”楞了楞，褚升道：“你不是说这就启行么？”秋离道：“不错，只是我一个人。”

褚升连连摇头道：“这怎么可以？秋大哥，如此重大难危的事情，却叫你一个人去冒险赴难？莫不成我们这些牛高马大的汉子全呆在此地等现成？不行不行……”秋离平静地道：“我不是和你客气，更不是充好汉，老褚，你的责任是保护陈府尹的部分内眷，实力不可分散，设若你再将人手支配出去，把原已不够坚强的阵容弄得更薄弱了，万一再度发生了意外，这个黑锅是谁去背？而且，你也扛得起么？所以你与你的人全不要擅离，我一个人前去为洗老哥帮场就行。”

顿了顿，他又笑道：“就算我——一个人去吧，老褚。不是我卖个狂，钱秀姑那婆娘和她的一干爪牙们也够消受的了！”

满口的黄板牙龇了出来，褚升笑道：“这却一点不假。秋大哥，谁不知道你是出了名的二阎王？”秋离笑道：“去你的，我是出了名的活菩萨差不多。”

无可奈何地点点头，褚升道：“秋大哥既是这样说，便也只好如此了，我们是不是就在这里等呢？”略一沉吟，秋离道：“你们反正要歇一宵，就在这里等我也好，何况还有‘中原双绝剑’二位前辈留此，也是个大大的助力……”舔舔唇，他又问：“从这里一直穿过去，抄近路到‘背子岗’有多远？”思索了一下，褚升道：“据我的记忆，大概也有五十多里路，你知道，秋大哥，我对这里也不太熟……”秋离道：“总不会差得太远，我想应该赶得及！”

褚升忽然笑哈哈地道：“秋大哥，钱秀姑他们一见了你，约莫要大吃一惊呢，这不真和见了鬼一样？”秋离瞪他一眼，道：“你也少他妈把我形容得这么丑恶！”褚升双手急摇，忙道：“好，好，秋大哥，说你是活菩萨，行了吧！”

哧哧笑了，秋离道：“这还象几句人讲的话——对了，老褚，我那嫂子那干儿子可好？”褚升笑道：“都好，宗嫂子可是整天价惦记着你呢，一会担心你在外头出了事，一会又向我们打听你真的还回山不？大当家说啦，秋离这浑小子从生出娘胎就注定了劳碌命，说得好听点是。闲云野鹤，难听

点就是‘浪迹天涯’，‘东奔西跑’一天到晚穷忙活，也不知道他搞些什么名堂？大当家又说，巴望姓秋的小子来。能叫人眼都望穿了，说不准三年五载不见踪影，正在炕上睡觉他却越窗而入；大当家劝宗嫂子安心住下去，说秋大哥你一定会尽快赶回‘缺肥山’的秋离道：“当然，何前辈的这桩事办完了，我就快马加鞭回山，妈的，洗老哥就会在人家面前拆我的台！”

褚升道：“秋大哥，你也不能怪我们大当家，他又何尝不成天念着你，盼着你？大当家是打心底希望能与你终年盘桓聚首的，可是你一弄就出去好几载不见踪影，再次来山一趟，也都是打个转又匆匆而去，连句话也说不尽兴，大当家譬喻你回山一趟，说就象椅子下有把火烧着你的屁股一般，那么急躁的稍耽就走了，还有你那干儿子，这小家伙一天到晚嘴里念道着他爹，想你回去想得那张小胖脸也凭空消瘦了好些，秋大哥，你可真得快马加鞭回山了，最好，这遭就和我们一路！”

秋离喂了一声，道：“我会尽快回去，不过现在不行，好歹总要帮着何前辈了却这桩心愿，不过，时间绝不会拖得太久，我可以保证，等这次回山，一定长住，叫洗老哥再也没有话编排我了！”一抿唇，他又低声道：“老褚，告诉你一个秘密……”褚升颇有兴趣地问：“什么秘密？”秋离笑吟吟地道：“说不定这次回山，我会给我那干儿子带个干妈回去呢？”一下子睁大了眼，褚升惊喜地道：“真……真的？”拍了拍他的肩头，秋离道：“差不多吧？”褚升兴奋地道：“好极了，秋大哥，干脆喜事就在山上办啦！哈哈，真不可思议，自来萍踪无定，狂浪不拘的‘鬼手’也有成家之念啦，秋大哥，几时让我们拜见新嫂子呀？”秋离笑道：“决了，最迟回山的时候。”

褚升眨着那双大环眼问：“秋大哥，新嫂子……一定相当标致吧？”似笑非笑地，秋离道：“你想想，我的老婆会是个母夜叉么？”好象自家也沾足了喜气，褚升十分高兴地道：“可别忘了先告诉大当家一声，秋大哥，要不，大当家又要气冲牛斗，说你不尊重他，事事将他瞒着了！”

秋离顿首道：“放心，我等会遇见洗老哥时自当禀报。”

门外的嘈杂声响这时已平静了好多，只有偶而传来的步履声与低语声，间或夹杂着几声开启门户的“吱呀”声，显然，一切都已安置妥当了。

于是，秋离道：“走，我带你去见见‘中原双绝剑’二位前辈与何前辈，以后我就得上马赶往洗老哥那边去了。”

当褚升跟着秋离启门而出，隔屋，“金绝剑”衣帆业已含笑在门口相候了，秋离一见，笑道：“门板可真薄，前辈，你老一定全听见我们的交谈了？”衣帆微笑道：“不错，全听见了，正如老弟你所言，门板可太薄，挡不住声音，尤其是你二位的嗓子偏又不小！”

大笑着，秋离侧首道：“老褚，这一‘位老人家便是‘中原双绝剑’之首‘金绝剑’衣帆前辈。”

抱拳躬身，褚升恭敬地道：“‘飞狼帮’‘白狼旗’大令旗‘托塔王’褚升拜见衣老前辈。”

连忙还礼，衣帆和蔼地道：“褚升弟勿须客气，贵帮威震滇边，名扬天下，老夫仰之久矣，贵帮大当家洗帮主，可好？褚升忙道：“大当家康泰如昔，托你老福。”

于是，衣帆又将“银绝剑”鲍德也叫了过来，彼此见过之后，衣帆转问秋离：“老弟，你可是马上走？”秋离道：“这就去，再迟，怕赶不上这场热闹了。”

鲍德有些迷惘地问：“到哪里去？又是赶什么热闹呀？”衣帆道：“秋老弟要去助他拜兄一臂之力，详情等下再告诉你——秋老弟，那么我们在这里等你？”点点头，秋离道：“是的，前辈，我去去就很快回来，何前辈那里尚烦前辈转告一声。”

衣帆沉吟了一会道：“我看是否我与老二当中去一个比较好，也有个照应。”摇摇头，秋离道：“不用了，洗老哥那里力量原本不弱，我去也只是为了万一；尤其这里老褚的人手颇不够分派，二位前辈在此，正好多个照应，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有二位前辈坐镇，虎威所至，亦足可阻遏外敌而有余了！”

衣帆笑道：“你也别把我两个老朽捧得太高了，好吧，便依你，不过你可得加意小心，出不得差错！”

秋离忙道：“多谢前辈关怀，我自会小心。”

说着，他向“中原双绝剑”道了别，转身大步走出客栈。

外头，雪已停了，但风却更加尖锐冷凛，扑面如削，空气寒瑟得象结了冰，吸进肺里有如吸进一把把的冰屑，冻得人连体内的血都要凝冻了，好冷的天！

褚升早已吩咐手下为秋离牵来了他的坐骑“黄骠子”，秋离上前拍了拍他这老伙伴的头颅，回身道：“老褚，这里你留点神，我走啦！”

褚升顶着风呛了一口，道：“你放心，秋大哥，此地有我担待着，见了大当家，烦你转禀一声。就说我这一路人马一切平安，准时抵达。虎松林。”

点着头，秋离一边移目回顾，在这等滴水成冰的天气里，客栈外头仍有几个‘飞狼帮’的弟兄反穿着羊皮袄在周遭放哨巡逻，秋离不禁赞许地微笑了，褚升的手下不含糊！

将身上的披风裹紧了点，秋离道：“我会说的，老褚，你进去吧，外头冷得很，妈的，这种鬼天气，我奇怪汪铁头的、寡妇钱秀姑为什么不弄个野汉子瘟在热被窝里头痛快，却反倒顶着风雪非要搞得血腥漫天不可！”

哆嗦了一下，褚升大笑道：“说得是呀，他娘的，也整得我们陪着受罪！”

挥挥手，秋离叫道：“你进去吧，我走啦！”“黄骠子”长嘶如啸，四蹄飞扬，在积雪翻溅中，一人一骑，瞬时奔向白茫茫的荒野里……

第三十九章 孤军深入

“背子岗”的地势十分奇特易寻，那是横地的一道岗脊上重叠着另一道较小的岗脊，有点象一种什么东西背负着另一种什么东西，岗脊的形状并不似人的模样，也不知道是谁给起的这个名字，总之岗脊的形状就象是背负着什么东西的两个物体重叠罢了，管它到底象什么呢？这只是某一个山岗的名字而已。

经过一个时辰左右的策马急奔，秋离并不太困难地找着了这个地方，他立即驰马先向岗坡上奔去，想找个较高的地方搜寻洗如秀那一队人的踪迹。

“背子岗”大约是由嶙峋嵯峨的岩石叠集成的，地面积着雪，马蹄踏处仍极坚硬，对马行颇有帮助，但因为无路，老在石隙或岩面上走，亦颇有滑蹄的可能，秋离翻身下马，牵着爱骑朝岗顶上走。

就在他十分艰辛地帮助坐骑跃隙翻岩的当儿，一阵风刮来，隐约夹杂着含混的，出自人口的唻吼声，于是，秋离立即停住，倾耳细听，他在辨明了声音传来的方向之后，毫不迟疑地匆忙拉着马匹返身下岗，按照判明的方向位置迅速登鞍赶去。

那阵阴阴的唻喝声，唔，就传自“背子岗”岗坡对面那片几乎同高的丘陵地上，照地形看，要下了那片丘陵地，才能到达“背子岗”岗脚的道路呢，看样子，秋离来得及，甚至还超前了一步：“黄骡子”蹄声如雷，宛似一阵狂风般卷起飞扬的积雪奔上了丘陵。秋离刚刚转过这条踩挺的窄路，显然，他的奔骑之声将两边人马全惊动了，近百双目光全紧张地盯视着他这边，秋离匆匆一眼，立即看清了“飞狼帮”的人是在对面，眼前这一批约莫就是钱秀姑和她的同党无疑了！

这时……

三名彪形大汉突然掠阻路中，一个脸如锅底的仁兄大吼：“来人住马！”秋离理都不理，放骑冲过，拦在路中的三名大汉慌忙跃向两边，那黑脸汉子愤然地 DG 喝：“再不停下老子们就用暗青子招呼了！”

秋离头都不回地大笑：“你敢伤了大爷，‘无边湖’必不与你干休！”

‘无边湖’三个字将那大汉及他的伙伴弄得一愣立即一个尖细的女人声音响了起来：“老黑别动，说不定他是‘无边湖’施甫施当家派来的！”

那女人话一出口，挡在前面的一群人马上散向两边，秋离大叫道：“我是施当家派来传信的，要问对面‘飞狼帮’的洗胖子，我那干儿子怎生叫他亏待了？”钱秀姑这边的人正搞不清秋离是在说什么，对面，布成一字长蛇阵的“飞狼帮”的人马中却突然地响起几声大笑——那是“翼腕玄影”洗如秀和他手下两个二令旗的笑声，他们业已认出了来人是谁！

当蓄势待发的“飞狼帮”所属受命收手的一舜，钱秀姑那边的人有几个也认出了秋离——那是“狼牙帮”的一干人，他们惊恐地大喊：“不好，这小子是秋离！”

“快，截住他！”

但是，他们却发觉晚了一步，秋离业已冲过阻挠，飞奔到“飞狼帮”的阵势之前了！

身穿紫韶皮袍子，头戴镶嵌红玉的双层厚软瓜皮帽，面团团似富翁的洗如秀一步抢上前来，张开双臂呵呵大笑道：“我的心肝宝贝，兄弟，你可真来得及时哪！”掠下马来，秋离和洗如秀热切地拥抱了一下，笑道：“老洗，我这做弟弟的够交情吧？”洗如秀欣慰莫名，又是振奋，又是激动地道：“好兄弟，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你会在这时突然赶到，直若自天而降，寒夜弧骑驰援，独闯重关，这份情谊，哥哥我还有什么话说！”

兄弟，哥哥我真没看错你！”秋离忙道：“别客气了，我的老哥，怎么样？情势如何？”

洗如秀恶狠狠地向对面瞪了一眼？低低地道：“不大妙，兄弟，他们来的人不少，且颇多高手，似乎对方主力全聚于此，我方才估量了一下。突围没有问题，但却不敢确保昭宫兄和他儿子的安全，且这一端，已使我伤透了脑筋，若昭宫兄父子有了失闪，我们这次大举前来维护他全家渡难的意义也都失去啦……”秋离冷冷一哼，道：“那是我没有赶到以前的局面，老洗，如今我来了、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洗如秀笑得两颊肥肉乱颤道：“当然，刚才一听到你大喊我亏待了你的

干儿子，我就放心啦，呵呵，我知道是你来了”这时，“金狼旗”二令旗，形态询询的“一笔钩天”葛维与“银狼旗”二令旗，生得短小精悍的“在堂滚刀”林清两人匆忙过来与秋离见了礼，略略寒暄之后，葛维笑道：“先前骤闻蹄声如雷，一路滚来，还当是对方又有帮手赶至，正在惊疑未定，却闻得是秋兄口音，一刹那间，大伙全象同时吸下一颗定心丸了，这种感受，的确是令人舒泰，秋兄，你果乃道义中人！”

秋离笑道：“洗老哥的事，我敢拖他的死狗么？”就在他们这短暂的谈话尚未结束时，对面，已蓦地传来一个尖削又泼野的女人声音：“秋离——我有话和你说！”

洗如秀“呸”了一声，道：“就是那妖婆娘——钱秀姑！”

忽又一笑，他解释道：“兄弟，这钱秀姑是汪铁头的寡妇，也是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她和我们之间搞得如此剑拔弩张的原因是——”摆摆手，秋离笑道：“我全知道内中情形，老洗，要不我怎能这么凑巧赶来？”对面，钱秀姑的声音颤得愤怒与不耐了，因此，也就更为尖细，道：“秋离，你听见没有？我有话向你说。”

缓缓转过身来，藉着积雪的反光，秋离可以大略看清楚站在那边正放声叱喝的女人，约莫有三十四五的年岁，业已是徐娘半老了，风韵么，还可以讲犹存吧，壮健丰满的躯体上是一张稍稍嫌长了些的脸孔，一双眼睛比较大，就是锋芒太露，显得有点冷森森，鼻子是葱管鼻，嘴唇过分削薄，尤其两边颧骨太高，未免带着寡薄相，总之，看上去还是个女‘人’模样，说不上美，也不太讨人亲近，那样子，叫人一见就知道是个刁滑泼野又相当果断的厉害婆娘！

端详了对方一会，秋离懒洋洋地道：“说吧，你。”

那女人——钱秀姑狠狠地道：“秋离，我就是钱秀姑，是汪铁头的寡妻，今夜我们找上门来，只为了要陈衡川这狗官的首级，我们并不想与你以及“飞狼帮”作对——你们现在撒手退去，我保证不动你们毫发，而且更赠送黄金一千两作你们这一趟辛苦的酬劳！”

哧哧一笑，秋离道：“你倒蛮落槌的，更且光棍得紧，好，反正大家全是在外面跑的人，辛辛苦苦无非也就为了一个‘财’字……”后面。那“银狼旗”的二旗主“地堂滚刀”林清闻言之下不由一呆，他惊疑地凑在洗如秀耳边道：“当家的，怎么秋大哥口风不对？他不要受了那妖婆蛊惑……”瞪了林清一眼，洗如秀低斥道：“你他奶奶闭上那张鸟嘴！”

秋兄弟的脾气你根本摸不清，少在这里瞎猜疑；他会受益惑？你看着吧，他是在耍那婆娘的宝！”

“一笔钩天”葛维也笑道：“老林，你不了解秋兄的为人行事之道，他只要抓着机会，总要奚落一下他的对头玩玩！”

现在，钱秀姑似是十分惊奇，她尖笑一声，道：“很好，秋离，老听人说你在道上混得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今日一见，果然不差，是块上好材料！”

洗如秀暗里一笑，低声道：“兄弟呀，这婆娘看你小白脸一张，想尝尝你这只‘童子鸡’呢！”

秋离小声笑道：“等下她如搞清楚我乃油条回锅了多少次，恐怕就要恼羞成怒了！”

对面钱秀姑继续在叫喊：“……劝使‘飞狼帮’的人马也一齐退走，将

姓陈的狗官父子留下，我们这一千两黄金便立即如数付上，绝不缺少分毫！”

清清嗓门，秋离大声道：“可以，但我也有一个条件！”

钱秀姑尖削地问：“什么条件？”

秋离大马金刀地道：“斤两总是要谈谈的，不能说你出多少，我们便照收多少，价钱方面我们得斟酌一下！”

钱秀姑重重一哼，道：“秋离，一千两纯金的代价，已经不算少了，你不要得寸进尺，自以为奇货可居，要知道我们并非含糊你们，只是为了不欲多伤人命，才甘愿退一步想，如果你以为可以藉此要挟，你就大错特错了。”

秋离高昂地道：“你多少得再加点，我们这一趟劳师动众，所费不资，总不能叫我们自赔老本，一千两金子每人才能分得若干？太少了！”

那边的钱秀姑回头与她身侧一个秃顶红脸的肥胖老者私语了一阵，又转过来愤怒地叫：“好吧，我再加你们二百两！”

摇摇头，秋离道：“才加二百两？妈的，我们又不是叫花子要小钱的，这点数目算什么玩意？简直是侮辱！”

钱秀姑尖吼一声，叫道：“姓秋的，你不要太过分，真个弄得大家翻了脸，搞到横尸遍野，流血成河的地步，只怕你就后悔莫及了，那时休说一千二百两黄金你们分文得不到，就算棺材钱还得你们自己想法子凑，你琢磨着办吧！”

秋离毫不让步地道：“如果就这点钱，便不用再谈了，尸横遍野也好，血流成河亦罢，反正你们也轻松不了，大伙就‘裱’着干啦！”

在钱秀姑一旁的秃顶胖大老者，又凑嘴在钱秀姑的耳旁叹了口气，秋离摇着头学着方才钱秀姑的口气骂道：“你是吃了迷糊药啦，章森。你这痞子、无赖、牛皮匠，你说谁会将什么毁在这里，我们么？是谁将我们毁在这里？你们么？就凭你们这一堆废料，几块庸才，就有这么深的道行？撒泡尿照照你们各位的尊容吧，你们问问自己，可有这个信心？秋老子横行江湖的时候，你们都还赖在你们师娘怀里吃奶呢，如今竟想与你们秋老子分庭抗礼起来了，乖乖，你们可真是一斤鸭子半斤嘴，光卖他的把式呐！”

“秃鹏”章森业已气青了脸，他吸着气道：“秋离——你是至死不悟了！”

秋离“呸”了一声，道：“你们才是痴人说梦！”

一侧，洗如秀突然厉声地道：“章森，方才我的把弟已代替我们作了答覆，想怎么办，你们划下道来，我们全接着！”

一把拉开章森，钱秀姑疯狂地叫骂：“洗如秀，你包庇贪官，横与同道作对，我叫你不得好死，我要吃你的肉，挫你的骨，你这猪罗，脑满肠肥的畜生！”

洗如秀恶狠狠地道：“你可以试试，刁婆子！”

两个瘦长的，面色青白又毫无表情的角色走了出来，他们两个长相酷肖，也都穿的是一袭灰鼠袍子，看上去如同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其中一个向洗如秀招招手，冷凄凄地道：“来来来，姓洗的，我哥俩来领教领教你这滇境大豪，掂掂你到底有什么不得了的分量，敢来包庇姓陈的贪官污吏！”

怪笑一声，洗如秀道：“何氏双妖，你这一对怪物唬唬别人犹自尚可，想在我面前逞强能只怕是找错人喽，行，我就来夹磨夹磨你们！”

一伸手拦住了欲待上前应阵的洗如秀，秋离笑道：“老洗。

第弟在此，还用得着老哥上阵，我来侍候二位吧！”

说着，他大摇大摆地走到中间，笑容可掬地道：“来吧，我的两个心肝

儿，一起上，免得我麻烦：“何氏双妖”兄弟两顿时面色齐变，做哥哥的何钦重重一哼，手抄处，“虎”地一声，一条缠在腰上的“蚊皮倒须鞭”已在空中扬了一转！

同时，他弟弟何敬也抖出了一条式样相似的兵器来！

“秃鹏”章森紧张地上前，低低地道：“二位何兄千万小心，这姓秋的相当厉害，可别为他所乘，头一阵便挫了我们的锐气！”

何钦不快地横了章森一眼，冷冷地道：“章老，你也太小看我兄弟了！”

“何氏双妖”也是黑道上颇负盛誉的能手，在黄河流域一带可谓吃一份，自来眼高于顶，梁傲不驯，他们从行道以来，便少碰过钉子，久而久之，就养成了这两兄弟那种目空四海的习性，以为天下虽大，他们“何氏双妖”可以独尊一方了。

秋离的威名，他们也不是没听过，但唯其听过，就越发的不服气，他们方才眼见钱秀姑和章森对秋离的那股子惮忌劲，便已老大地不痛快，如今指名骂阵，也就是想展露一下他两兄弟的狠处，顺便也一泄积了满肚皮的窝囊气！碰了个软钉子，章森虽是异常恼火，但时值非常，也不好发作，当下他干笑两声，勉强地道：“老夫一番好意，二位何兄既是艺高胆大，老夫也就无话可说了！”钱秀姑也叮吟道：“二位何兄，听说姓秋的小子自来下手不留活口，何贤昆仲可得加意防范哪！”

青白的脸孔上是一片冷森，何敬接口道：“汪大嫂，你就看谁不留活口吧！”

现在……

秋离已有些不耐烦了，他抓了一把积雪在手中用刀搓着，边道：“喂，你两个人妖可是早知道这——来就回不去了？交待后事也得快点呀，我这厢还等着呢！”何钦勃然大怒，叱道：“好狂夫！”

秋离嗤之以声：“你个狗操的！”

凌空有一条黑蛇似的影子暴闪，“嘶”地一声卷向秋离颈项，好快！

身形猝然贴地掠进，令人一阵心颤神摇的“呜……呜”怪响突而扬起，银光莹莹的银牛角展现着半弯月形的光弧映幻漫天，“蚊皮倒须鞭”急缠角身，却丝毫用不上劲，在连串的刺耳括响中又立即滑脱，当另一条鞭影也有如流光，缠卷来的瞬息，秋离早已弹上了半空！于是，他就象从来便未曾弹升起来过——样，人们的视线开始一转，他已经又扑了回来，刹那间，他仿佛将天上隐在黑暗云雾中的弯月——几千几万只弯月全带下来了，半弧形的乳白色光华交错穿织，纵横飞旋，又似几千几万柄弯刀在掠舞翻滚，空气激荡中，响着震耳的呼啸声。

“何氏双妖”的两条“蚊皮倒须鞭”虽是舞得急密，却根本挡不住这漫天月弧的狂泻猛击——就好象两根竹杆遮不得倾盆大雨一样，只见光影淬闪，两条长鞭业已连连歪斜荡弹，完全失了准头！

秋离的尖啸宛如鬼泣，银牛角的弧光和着他那凄惨的啸声流飞旋斩，其声之刺耳可怖，似是已将空气全割裂成碎片下！

两条人影就象被炸开来一般手舞足蹈地摔向半空，又洒着雨似的鲜血重重跌落地下，当他们落下，那两具血肉模糊的躯体已经叫人认不出这乃是“何氏双妖”了！

这边，钱秀姑的人个个面色苍白，呆若木鸡，那边，“飞狼帮”的弟兄们却突然地起了一阵欢呼的喝彩之声！

站在那里，秋离慢吞吞地用鞋底揩擦着银牛角上的血迹，形状之悠闲自若，宛如他从头到尾便一直在做着这个动作一样……洗如秀仰天大笑，洪声道：“兄弟，神威依旧！”

露齿一笑，秋离道：“老哥谬誉了，这一双人妖，又算是什么玩意？如果连他们都吃不下，还在江湖上混个鸟？”突地……钱秀姑疯狂尖叫：“秋离，你好辣手，我和你拼了”不屑地一撇唇角，秋离似笑非笑地道：“不是我藐视你汪大嫂，你上来只怕比这双人妖还不够一击！”

钱秀姑一弯身，猛地自两边靴筒子里拔出来两柄精光闪闪的匕首，形如一头雌虎般就待往前冲！

斜刺里一条人影迅速将她拦腰抱住，大叫道：“嫂子，你疯了，你怎能这么冲动！”

那抱住钱秀姑的人，呃，是个三十多岁的壮汉，眉目之间，流露着成形的粗野暴戾之色，满脸的横肉配着一双蛇眼，看上去颇为精悍阴显，他硬拖着钱秀姑，边又厉声叫：“姓秋的侥幸赢了一场，不见得就能赢第二场，嫂子、如果你一出了差错，岂不自涣军心？大哥的血海深仇又到哪里报去？”挣扎着，扭动着，钱秀姑口沫横飞地叫嚣：“不要管我，汪刚，你放开我，让我和姓秋的杂种拼了，死活由命，却不能让何家兄弟白挺了尸……”这几句话，钱秀姑原是给她所请来的帮手们听的，果然，她请来的那些帮手们憋不住了，个个觉得脸孔赫然，闻言如刺，一股敌忾同仇的悲愤表情更流露了出来……不管是真是假，他们受邀来此，或是收了巨额报酬，或是与汪铁头当年有老交情，无论哪一端，他们也装不得瘟，发不得熊，就算心里寒透，也得“拿鸭子上架”，硬挺这一遭啦！首先，章森走了上来，他沉重地劝慰着又哭又闹的钱秀姑道：“弟妹，你二叔说得对，你先别激动，且平静一下，切切不可鲁莽从事，否则，你若有了个长短，我们岂不也泄了气？何家兄弟方才轻敌过甚，贪功急进，这才栽了跟头，姓秋功夫不错，但也不是上了天，咱们稳扎稳打，他也不见得就能占了便宜，形势并不如表面的不可收拾！”

哀号一声，钱秀姑涕泪滂沱地道：“章大哥，全凭你给我这苦命人作主了啊！”

暗里叫了声苦，章森表面上却不得不扮出一副慷慨激昂之状，义形于色地道：“这个当然，弟妹，你放心，为兄的自有处置！”

钱秀姑又悲泣着嚎道：“章大哥……死鬼铁头生前总算没看错人，结交了大哥你们一干重义守信的朋友……各位叔伯啊，铁头死得惨呀……长炮一响，人头落地，连个全尸也没捞着，混了大半辈子江湖，难道就落得这么个凄惨下场？这全是陈衡川那狗官下的毒手碍……可怜我一个寡妇，任是咬牙切齿，恨不得生吃那狗官的肉，可又有什么能耐替铁头报仇雪恨？我全凭各位叔伯，铁头生前结交的你们这些好兄弟给我伸冤了……天碍……我好命苦……”章森连忙劝道：“别哭啦，弟妹，你歇会，这里自有我们出面……”顿了顿，他又咬牙道：“总之，我们不会对不起铁头的！”咽噎住哭声，钱秀姑拧了把鼻涕，抽抽答答地道：“多谢你，章大哥，待今天替铁头……报了仇，我回去给各位立长生牌位，每日焚香膜拜，求上天保佑你们多子多孙，福祿寿三星高照！”

心里叹了口气，章森满不是味地暗付：“还立什么长生牌位？你这婆娘全把我们拖下了水，何家兄弟就是个例子……今天能活出命走就算上天保佑了，我也不求多子多孙，也不求福祿寿三星高照……”嘀咕着，他表面上却

豪气干云地道：“弟妹休如此说，我们与铁头相交多年，情同生死，他吃人坑害了，我们岂能罢休？不讲还有你出面为铁头报仇，便没有你，我们也是一样饶不过那杀害铁头的狗官陈某！”说着，他为了要引大家的支持同情，激动各人的公愤，藉以分担自己的责任，当即侧首向他们其余众人大叫：“各位兄弟，眼前的情形大家也看见了，我们乃是受邀来替汪铁头报仇雪恨的，不管我们为了什么理由来，既是来了就得为汪寡妇尽一份心力，如今何家兄弟已经又遭了害，等于仇上加仇，恨上加恨，说什么我们也不能装歪，说什么我们也不能对不起汪家寡妇，我们得向对方索还公道！”他那一双绿豆眼睁得滚圆，煞有介事地瞪着他的伙计们，紧接着叫道：“‘狼牙帮’曹丰曹堂主，请尊驾一抒高见？”站在那里的，哈，除了那身材瘦小，面目严肃深沉的“狼牙帮”帮主曹丰乃秋离不识之人外，其余的“狼牙帮”好汉们也竟大半认得……“狼牙帮”的二帮主屠昌义，刑堂堂主赖秀长，另两个，哼，却是屠昌义的一双好朋友……“银虹”廖全，“飞月”史宾，再过去是个脸阔嘴的中年人物，秋离亦觉眼生，不过他晓得也脱不了“狼牙帮”的圈子，因为他们六个人全站在一起。

干咳两声，曹丰扯动了一下他满面深刻交纵的皱纹，缓缓地道：“章兄所言极是，我等既受邀而来，当无临危退缩之理，虽是强敌于前，也只有倾力一拼了！”

“青鹏”屠昌义接口道：“何况，姓秋的与我们以前亦有一段过节，正好在今天一并了结！”

章森一伸姆指，赞道：“‘狼牙帮’果然仁义齐天，老夫在此代汪家寡妇谢过……”他又转向另一个体形伟岸，面如满月的人物：“‘陆上一龙’管力管兄，想亦同曹帮主之见无异吧？”管力微微一笑，道：“当然。”

这时，四个身着羊皮袄彪形大汉齐声道：“章大哥，我哥儿四个的意见你就不必问了！”

抱抱拳，章森笑道：“好，‘四铁拐’硬是好汉！”

接着，他又交待汪刚道：“汪老弟，叫你的手下们准备厮杀！”

用力一点头，汪刚洪声道：“放心，章大哥，百多弟兄，俱乃我与先兄的老班底，他们早已等着今天这个时辰了！”

章森高声说道：“各位兄台，方才大伙业已表明誓死一战的决心了，老夫可以断言，无论在同道的仁义上，江湖的传规上，做人的道理上，这番决策是正确的，亦是颇值赞扬的，由此证实，大家俱乃忠义之士，信诺君子，就算我们抛头洒血，也是可面对诸天神灵，无愧于后世子孙了！”

突然，秋离狂笑一声道：“姓章的，你那番谬论完了没有？你们企图截杀朝廷退隐的清官廉史，纠结这一批棒老二，土匪强盗，集扒手于大成的凶徒于此，妄想以血掌逞恶，以毒心施暴，甚至连人家妇孺老弱全不放过，算是哪门子仁义，哪门子信诺？又符合哪一点江湖传规与做人的道理？诸天神灵保佑好人善士，岂会庇护你们这群豺狼虎豹，歹徒奸匪？而你们这种卑劣行为，将来若不贻羞后世，使子孙蒙其耻辱，那才叫怪呢？”章森一下子答不上话，藻臊得老脸通红，张口结舌道：“你……你……强词……夺理……”笑了笑，秋离道：“你们不要受了那婆娘的蛊惑与表情上的欺骗，其实她那一套只是最简单的激将之法而已，各位全是老江湖了，不会看不出来，我知道，你们少数是情而难却，不得不硬着头皮撑好汉，但大多数却是有了好处才来拼这个命，说句真心话，你们哪个是与汪铁头有这种过命交情的？不是

我煞风景，拆你们的台，只怕你们其中真正为了仁义公理而肯舍命的人是太少了，我不清楚汪寡妇那四千五百两黄金‘是怎么个分派法，但我可以十分坦诚地告诉各位，不管你们得到多少金子，却全不如你们的生命值钱，而且，若没了命，便有天大的财富又济得甚事？还不是幻梦一场！”一番话，是又轻又重，又劝又讽，直将钱秀姑这边的一干帮手弄得面红耳赤，羞怒交集，但却好半晌驳不过去！吸了口气，“青鹏”屠昌义气恨地道：“秋离，你不用仗着你的唇锋舌利来这里卖弄，我们不吃你那一套！别的不说，你几次三番与本帮作对，砸了我们的买卖，强行插手干涉丰帮的私务，杀害本帮弟兄，又勾引本帮叛逆，端端种种，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天又到此地替姓陈的狗官出头挡事，更是欺人太甚，新仇旧恨，正好一起结算！”章森也大声道：“好，好叫他知道天下之大，并不是他姓秋的一个就可以横行的！”涕泪未干的钱秀姑又干嚎着：“姓秋的好毒啊，杀人放火的事他全做了，今天却在这里装成个好人样，含了满口污血来喷我们……各位叔伯，他业已骑到我们头上撒尿，骂着讥消着我们，毫不把我们当成人看，我们就能这么叫他鄙视，这么叫他笑话么？今天若不收拾了他，日后大伙哪还有脸再在道上混下去啊！……”人们的情绪尚不待平静，思考尚未及周详，便又被钱秀姑搞得怒火中烧，群情激愤了，“四铁拐”首先厉吼：“我们拼了，说什么也拐了，妈的，简直欺人太甚！”

屠昌义也大叫：“姓秋的也只是个人，没什么大不了，大伙齐心干掉他！”

汪刚咬牙狂吼：“今日不除此撩，将来任是谁也后患无穿，大哥英魂不远，佑着我们替你报仇啊！”

“陆上一龙”管力最是深沉自持，他默无一语，可是，满月般的面孔上却已显出明显的郁悒之色了。

“秃鹏”章森环视四周，洪亮地道：“众志成城！诸位兄台，我们就给对方以致命一击！”

钱秀姑打铁趁热地尖叫：“苍天在上，铁头称看着我们啊，我们就要为你报仇，摘下狗官的首级在你墓前祭奠了！”站在那里，冷眼旁观的秋离不禁摇头，他喃喃地道：“这些人全晕头了……他们竟幼稚到看不透钱秀姑那妖婆娘的鬼话？该死……”在他后面，洗如秀笑道：“兄弟，这群疯子个个全顶着一脸黑气，注定要倒霉啦！”

秋离无可奈何地道：“这是他们自找，怨不得人！”

踏进一步，洗如秀道：“早了早好，奶奶的，顽石不点头便砸碎顽石！”

秋离笑了笑，道：“如今，也没有别的法子啦！”

洗如秀低促地道：“怎么个干法？你分派吧，但记着‘昭官兄’父子的性命最重要，他们就在后头那辆篷车里。”

秋离果断地道：“没什么好分派的，老洗，你与你的人护住篷车就得，其余的事我一个人接下啦！”睁大了一双肿泡眼，洗如秀忙道：“你可搞清楚了他们这窝于畜生乃是一哄而上的啊，别以为他们会和你单抡单地挑！”笑笑，秋离道：“放心啦，老洗，比这更大的阵仗我一个人独力应付过，你看我不仍是好生生地活在这里？”吞了口唾沫，洗如秀无奈地道：“好吧，你得加意小心才是！”

眨眨眼，秋离道：“老命是我自己的呐，而我还并不想就此归天，哥！”

知道他这位把弟那种硬得叫人跺脚的脾气，洗如秀不再说什么了，他

拍拍秋离肩膀，迅速退下，手一挥，“飞狼帮”的人马立即已围布成一个圆阵，圆阵中央，便是那辆双缕篷车了。

就在这时，对面“一阵霹雷似地吼声突起：“杀过去摘狗官头！”四条人影弹上半空，齐齐翻滚，分成四个不同的方位扑向了篷车，几乎在一个时间，另六条人影弹向秋离冲来。

“好儿子们！秋离大叫一声，身影倒射起七丈之高，业已超过了那四条人影跃升的高度，人在空中，银牛角的乳银色光华宛似一轮淬现的光环，“呜——”声暴旋，左手急挥，三十九记贯足“弥陀真力”的掌势已劈向地下的六条人影！

在乳白泛银的弧形光环翻动里，四只黑乌乌的沉重铁拐“叮当”连声地被震击得东斜西歪，地下冲来的六个人也慌忙窜跃开去，三十九股巨大的力道击得地面“嘭嘭”连响，积雪夹杂着湿泥纷飞！

斜刺里……

一条身影有如大鸟般飞腾而来，袍袖飘舞中一道金闪闪的光芒电刺秋离——那是“陆上一龙”管力慑武林的兵器“金龙鞭”。

秋离突然贴地暴掠而出，一个腾身回旋着仰升，银牛角”幻映出漫天的角影在一片神哭鬼号的刺耳怪啸声里罩向了管力，同时，他的左臂挥闪成波浪般的急颤，眨眼间一百掌已自一百个相适的角度合撞向同一目标——管力。

尖叱着，而管力的叱声却透露着至极的惊愕与慌乱意味，他的“金龙鞭”奋力展布成一面以条条光流交织而就的金网，但是，他挡得过来来自四面八方的角影，却无法尽阻亦来自四面八方的掌刃，于是，“吭”地一声闷啤，这位本领精湛的“陆上一龙”陡然连中十七掌——宛如十七记铁锤狠狠砸上了他的身体，顿时骨碎肋断，内腑震裂，满口鲜血狂喷着，一头栽向地下！

“不好！ 笨滞灵耍”

是谁发出一声惊怖的长号，当这声长号还带着一缕颤抖的余音，秋离已在飞起一百三十七角中再度荡开了四只猛袭而来的钢拐，他贯足“弥陀真力”的“阎王斩”法也由左手单招淬展——“嘭嘭”两声，“四铁拐”中的两人业已手舞足蹈地被震向了半空，就地候翻，银牛角“筐”地一声透穿了另一名“铁拐”的胸膛，当那第四位仁兄正在胆裂心寒的刹那，秋离一记“鬼索命”已活生生砍扁了对方的脑袋！

满空的鲜血掺和着脑浆在并溅，银牛角的乳白色银光霍霍掣闪，有如狂飘风杆般的掌力纵横劈撞，秋离混身浴血，形同厉鬼魔神！

有“小勾魂”之称的“狼牙帮”刑堂堂主赖秀长刚好迎上了挟以万钧之力而来的秋离，赖秀长不禁魂飞魄散，仓皇退避，手中的一柄“虎头七环刀”连伸也不敢往前伸一下！

他这一退，啊，他后面的“飞月”史宾便正好填上他的空缺，史宾大吼如雷，形如弯月的锋利大铡刀猛砍直劈，秋离淬然滑步，当大铡刀稍差一丝地擦过他的身边，银牛角已在闪抖中将史宾身上捅穿了七个大血窟窿！

“银虹”廖全狂吼着由一边扑到，搂头盖脸便是疾如排浪般的三十一剑，他的剑又窄又长，一旦舞展，就宛似雪花缤纷，银虹层叠，果然威势可观！但是，秋离却不避不让，看准目标，聚起全身的“弥陀真力”猛劈向前，又见一股成形的罡力在一片“呼噜噜”啸吼声里矫龙般直捣而出，廖全的攻势尚未够上位置，业已被撞飞出去，血溅肉散，腑脏迸裂——就象是吃炸药炸

开来一样！

借着出掌的反弹之力，秋离“呼”的倒飞起来，凌空转旋，又是一百三十七角，又是一百掌罩住了正在东闪西躲的赖秀长！“虎头七环刀”的“呛郎”撞击声夹杂着赖秀长尖厉的锏号，这位“狼牙帮”的刑堂堂主那细瘦的躯体便几乎裂成了一块块地分向四周抛散！他委实已尽了全力封闭敌人的攻击，但是，奈何力有不及！

“我和你拼了！”

“狼牙帮”帮主曹丰嘶哑地吼叫着凌空落下——他选择了最适当的位置，正落向秋离的头顶！

曹丰的功力果是惊人的，不愧为一帮之主，身形刚现，暴起九十一掌斜劈敌人，右手倏翻，霸道之极的“剂心钩”已插向秋离胸膛！

秋离的黑包头巾飞拂——他就地猛旋，旋转中又准又狠地挥出九十一掌硬迎，银牛角微仰倏敲，“当”地一声，竟那么凑巧地一下子将曹丰的“剂心钩”砸歪！

此刻，秋离身后，汪刚手拿“鬼头刀”，悄无声息地乘隙而上，形色狰狞地咬牙猛然挥刀！

“叱嘿！”

口中出声，秋离的银牛角淬然自肋边暴戳，汪刚的“鬼头刀”隔着他的头顶尚有寸许距离，已然惨号一声被撞了出去，银牛角洒着滴溜溜的血珠子拔自他的小腹深处——只那一寸的距离，他却永远也无法超越了！

号称“剂心里”的曹丰瞄准时机，闪电般掠进，抖手出钩，光点颤幻中疾刺秋离！

银牛角带着淋漓的血水呼啸翻飞，就象角上生着眼睛；奇准无比又奇快地磕开了曹丰这一连串的袭击，曹丰虎口迸裂，咬牙急退，可是，这一遭秋离却已不容对方再度全身而还了“哗”声震颤，一股血箭出自秋离口中，这股血箭去得那么迅速，那么快如流光掣闪，又那么不可思议，当惶恐跃退中的曹丰发觉，那股血箭业已撞上了他的面门，与他的面门同时炸裂开一片朦胧的血花！

连正眼也不看一下，秋离“呼”地腾起，扑向那竟然挪腿开溜了的“青鹏”屠昌义！

横里，一条人影倏地拦截，哈，竟是那同为一“鹏”的“秃鹏”章森；章森红脸泛紫，颊肉紧绷，他一上来就是呼呼轰轰地七式二十七掌！

秋离“嗤”地一笑：“混元掌力！”

四个字吐自他的口中，他却并不接斗，一个暴翻，套在手上的银牛角“鸣”地一声飞掷而出，他是用了全身力量作此一掷——对象乃奔逃出去的屠昌义！

慌不择路的屠昌义正在心胆俱碎地奔逃，骤觉背后声响，眼梢子余光一瞥，不禁连血液似都凝固了，他大吼着，猛地回身使手上“蛇纹牌”挥挡，只见银乳色的光华淬闪，“票声脆响，银牛角竟已洞穿了这面生铁所铸的“蛇纹牌”，震断了屠昌义的双手十指，一下子将他钉死于地！

章森的二十七掌全然落空，又听得后面那声令人毛发伟然的惨噪传来，他早已惊悸不堪，心神便越发震骇得象是随时都要昏迷了，就在这时，秋离狠毒地大笑道：“老章，我不占你便宜，咱们就用空手玩玩……”狂喊着，章森快攻猛进，又是挟以“混元气”的三十三掌！秋离原地不动，倏然闪晃，

掌影突然如血刃般团团旋回抛射，其密度之大，几已将整个天地空间排满，而且，贯足了“弥陀真力”！

于是……

“劈打劈打”的击肉声，折骨声立即串成了一片，章森肥大的身体踉跄后退，一面退，他的两只眼睛一边恐怖又迷茫地瞪着秋离。当这位“秃鹏”退到第七步上，却仿佛全身都‘失去了骨架子，瘫痪般缓缓跌倒！

披风抡成一个伞弧形，秋离快如鬼魅般闪向“狼牙帮”来人中幸存的一个好手那边。

那人中等身材，狭脸阔嘴，只不过，如今早已是惊得呆若木鸡般站在一干同样呆若木鸡般的百名汪铁头旧日手下之前，一张狭脸亦惊窒得象是扁的了秋离那冷酷的目光开始投注向那人的脸上，这位仁兄竟在蓦地哆嗦一下，“路跟”一声坠落了手中的那柄“月形斧”，跟着“扑通”一声跪在当前！

微扬的双掌一弹收回，秋离生硬地道：“什么意思，你？”那人阔嘴一裂，目含泪光颤抖着道：“饶……命！”

秋离注视着他，缓缓地道：“你在‘狼牙帮’里，算是什么角色？”哆嗦着，这人面色惨白，惊栗地道：“‘铁花堂’……堂主……李贤……”秋离微微眯上眼睛，低沉地道：“站起来。”

那李贤刹时全身冰冷，唇角抽搐着：“我……我……秋……壮士……请……饶……我……性……！”

秋离冷冷地道：“站起来说话，朋友，别忘记你也算是有点分量的人物！”

神色中流露出来的那种痛苦与羞愧，简直就象有什么东西在扭勘李贤的心，他挣扎着，颤巍巍地爬了起来，深深地低下头去，牙齿咬得都快将上下颌顶裂了！

凝视着他，瞬息后，秋离淡漠地道：“你走吧，朋友！”

蹬地一机伶，李贤抬起那惊鄂又惶恐的长脸，畏缩地，讷讷懦懦地问：“秋……壮士……你……呃……你是说……你是说……放我去？”转身离开，秋离挥挥手，丢下一句话：“不要再罗咳！”

僵窒了一刹，李贤颤抖着抱拳朝秋离的背影，然后，他放开脚步，踉踉跄跄地往来路奔去，不回头看一眼，甚至连弃置地下的兵器也不要了。

现在，“飞狼帮”在洗如秀率领下仍然静肃地维持着先前的圆阵，没有丝毫变动，而对方，除了钱秀姑与她那百来名手下之外，所有的好手业已全军覆没！

洗如秀回头交待了“一笔钩天”葛维几句话，然后，他大步迎向秋离，肥胖的脸孔上透出那么由衷的敬服之色，伸大姆指，他道：“兄弟，不得了，你这身本事简直就可以上天了！啧啧，什么叫高手，什么称强者？你便可以完全拢括啦！”

秋离笑笑，道：“不过只是些杀人的技巧而已，没什么值得夸誉的。”

洗如秀感激地道：“别说得这么轻松，杀人的技巧也要看用来行仁或行恶，兄弟，在你手里可不就是打击邪魔鬼道的最佳法宝？老实讲，今天若非遇上你，哥哥我们这一遭恐怕就得闹个血溅头飞，没眼前这等自在了！你想想，他们那群乌龟王八蛋会如此便宜地躺下来？多少也得拉上我们几个垫棺材底呀！”

顿了顿，他又小声道：“方才那家伙——是姓李的吧？兄弟，你怎的忽

然大发慈悲，将他放生啦？”吁了口气，秋离道：“老洗，你应该明白！”微微一怔，洗如秀道：“我？应该明白？”低喏一声，秋离道：“老洗，那李贤也算一名武士，你知道，世上再没有什么比一个武士的屈辱更令人酸楚与悲悯的了……”洗如秀唇角抽动了一下，颇有所感地顿首道：“你说得对，兄弟，你说得对！”

回头望着对面百多名宛似僵窒过去的敌人，秋离低沉地道：“如今，这些小角色你打算怎么处置？”洗如秀一笑道：“你说呢！”

秋离目光投注在象是泥塑木雕般硬挺挺地站在那里的钱秀姑身上，钱秀姑面色如铁，毫无血色，那模样，仿佛只是一副失魂的行尸走肉了……摇摇头，秋离道：“你自己琢磨，老洗，我不好出主意！”

洗如秀慢吞吞地道：“我的意思——除了那汪铁头的寡妇以外，其余的一律放走！”

摊摊手，秋离道：“你看着办吧，老洗，我没意见。”

于是，洗如秀向前走近几步，厉声道：“汪铁头手下的遗孽全听着了，本来似你们这等欲待截杀朝廷退隐清官，纠众逞凶卖狠的恶毒行为，理该刀刀斩绝半个不留，但爷们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你们爹娘养了你们这么大也不容易，是而特别网开一面，慈悲大发，除了那妖妇钱秀姑不能轻饶之外，其余的人便放你们一条生路！”百来名大汉这时才如梦初醒般依然惊悟，随即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每个人的神态全已透着那种说不出的侥幸味道与瑟缩形色来，有的甚至已开始慢慢朝后挪动脚步……洗如秀随即石破天惊地大吼：“在半柱香时间之内，我们马上展开搜杀，如果发现任何一个人尚在左近徘徊逗留，立斩无赦，你们还不逃命？还不恨爹娘少生两条腿样地逃命？哦呸！”“后面，‘地堂滚刀’林清适时高叫：“现在开始计算时间了！”“一笔钩天”葛维手一挥：“十五名弟兄准备跟随我展开搜杀行动！”当一阵铁铿铿，雄昂昂的“嗨”声回应，十五个体格强健的飞狼儿郎开始踏出，对面，已响起一片骚乱喊叫声，百来名汪铁头的旧属竟然一哄而散，果真象恨爹娘少生两条腿一般，个个挤推奔跌，争先恐后地往高地下面逃去！

秋离冷眼看着，不由也替那钱秀姑感到悲哀！

“老洗，江湖上的义气，在他们那群人身上，可真是半个子儿也不值了，人性竟是这么寡绝的么？”洗如秀哼了哼，道：“他们懂得什么鸟的义气？以前汪铁头活着，固然能以领着这些人舔刀头血，发遣遥财，安逸自在，汪铁头翘了辫子，他的寡妇也一样可以奉养着这些人，给他们生活上的索须，但真待要他们卖命的时候，情形便全不同了，这些人能吃安乐饭，享太岁福，可是有几个肯于真正替他的主子挤老命？兄弟，讲义气要看什么人，这批畜生只晓得拣现成，说大话，哪个打心眼里讲义气？何况义气二字也不光是用讲的，可得用点什么实际的行动来衬托一下才行哩！”吐了口唾沫，他狠狠地道：“譬喻现在，他们哪一个要讲义气哪一个便得豁上老命，哼，义气和老命一比，他们业已挑选老命要紧啦！”

秋离叹了口气，道：“江湖道义早已失落，不想却失落至此！”

洗如秀低声道：“可不包括我们！”

笑笑，秋离道：“如果我们也不讲道义了，者洗，道上就更要混乱了！”这时——“一笔钩天”葛维走了下来，轻轻地道：“瓢把子，就剩下那婆娘一个人，她还在那里发楞呢！”

目梢子瞄着孤伶伶独自站在那里不言不动，毫无表情的钱秀姑，洗如

秀脸色一沉，硬绷绷地道：“叫她到地底下去发。楞吧，干掉她！”

葛维小心地问：“我去？”

洗如秀一瞪眼，道：“干掉一个臭婆娘莫非尚得我亲自动手？”尴尬地一笑，葛维忙道：“不，瓢把子，我不是这个意思洗如秀横着眉道：“那又是什么意思？”搓搓手，葛维讷讷地道：“瓢把子……她是个女人呐，我，呢，我一向没对女人下过毒手……”“呸”了一声，洗如秀咆哮：“你晕头了，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个女人想截我的老友？意欲屠尽一个清廉官吏的全家老幼？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个女人纠集了一批三山五岳的狗熊，两道上的鬼头蛤蟆脸，要在荒野僻地中一个一个收拾我们？这个婆娘简直心如蛇蝎，. 狼毒卑劣得不象个人了，你他奶奶却还在这里怜香惜玉？混帐东西！”

挨了一顿臭骂，葛维不敢再讲什么了，洗如秀仍旧冒火道：“今夜里若非我的把弟适时赶来，将他们杀了个人仰马翻，丢盔解甲，葛维，单凭我们的话，到现在还不晓得会搞成什么场面呢，说不定轮到人家可怜我们也未可言，他奶奶平时看你倒还精明，怎地现下你却呆成象根驴鸟一样？”葛维忙道：“瓢把子息怒，我去，我去就结了……”重重一哼，洗如秀道：“别和她缠黏，这婆娘本身功夫稀松，你一上去便摆平她，省得拖延了我们上道的时辰！”葛维咧嘴苦笑道：“是，瓢把子！”

答应着，葛维一步一步地挪着腿，磨磨蹭蹭地好不艰难，秋离看在眼里，不禁失笑，他低声道：“老洗，这差事还是交给我办吧。”

洗如秀摇头道：“你歇着，兄弟，今晚上你马够辛苦了，大梁全由你承担啦，这些枝枝节节，岂能仍劳使你？葛维办得了的！”

秋离微微一笑道：“他当然办得了，问题是他办得顺不顺心，老洗，的确有很多人习惯于向女子下手，纵然那个女子是十恶不赦的！”

翻翻眼珠子，洗如秀道：“既然在道上闯，就得有这个逆来顺受的本事，哪来这么多习惯不习惯，奶奶的，若想事事称心如意，干脆回去当老太爷不好？”秋离不以为然地道：“话不是这么说，老洗，能不强人所难就不必强人所难，摆了一个合适人选你不挑，却偏偏去硬指一个不合适的人办事，这不太显得别扭了么？”洗如秀道：“这是小事，不劳你……”笑笑，秋离道：“自家兄弟，有什么客气的？”说着，他适自向仍在慢慢朝前拖着脚步的葛维叫道：“葛兄，你且在……”葛维立即停步，回头道：“秋大哥，有事？”

大步走近，秋离道：“我来替你动手，妈的，我对整治这种婆娘最有心得！”

葛维顿时心情一松，但却不放心地望向他的瓢把子，等待他们大当家的表示，洗如秀一边也跟了上来，边悼然道：“别看我，下次你再打你老婆，我不剥了你的皮才怪——奶奶的，还不好意思向女人动手哩！”

葛维汕汕一笑，如释重负，他知道他的瓢把子业已同意让他免掉这桩苦差事了……来到钱秀姑面前，秋离朝她端详了一番，淡淡地道：“汪大嫂，相信你已看清眼前的倩势了，你还是要自己解决呢，抑是麻烦我们代劳？”机灵灵地一颤，钱秀姑睁大了一双眼睛瞪着秋离，好象她这时才认出了秋离是谁，也好象刚刚才从一处虚幻缥缈的境界里返了魂一样，表情是如此的生涩，如此的悲切，如此的怨恨，又如此的绝望，但是——却没有惊惧！

深深吸了口气，钱秀姑语声竟然出奇地平静：“秋离，今夜的事，全是你一个人给我坏了！”

秋离点点头，道：“对一些暴虐的行为，我经常是加以破坏的！”

钱秀姑冷清地道：“不用说冠冕堂皇的话，秋离你的残酷、狡诈、卑劣，更不在天下任何一个歹人之下！”

笑笑，秋离道：“那是要看对谁而使，汪大嫂，对你们，自然就必须如此，因为若不比你们更坏一点，你们就不会明。’白还有人行事行得更绝！”

咬咬牙，钱秀姑一指遍地狼藉的尸体，痛恨地道：“你看看，秋离，你看看，这满地的死人，全是你独自的杰作，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有没有一点人味？”秋离冷冷地道：“多少年来，对这种江湖败类，道上小贼，我便一直是用的此等方式加以惩治，汪大嫂，在我来说，认为理所当然！”钱秀姑握拳透掌，目眦欲裂地叫：“仍是头杀人不眨眼的疯狗！”秋离毫不怩怒地一笑，道：“任你血口相喷，横加污蔑，公道自在人心。”

站在旁边的洗如秀大吼道：“妖婆子，你死在临头，竟还乱吠乱咬？奶奶的，你是想多受点罪？”狂笑一声，钱秀姑尖叫：“不用吓唬我，姓洗的，你家姑奶奶早已将这条性命豁出去了，今夜收拾不了你们，算是姑奶奶时运不济，但你们若想叫我乞怜求恕，如那姓李的窝囊废，我劝你们打消这个主意，姑奶奶宁叫你们活剐了，也不会装一点歪！”

洗如秀一斜眼，不屑地道：“你把你自已看成什么三头六臂啦？还以为不得了哪？老子要整治你，和整治一条母狗一样，你想装英雄好汉只怕也装不成！”

钱秀姑大叫：“那么，你就过来整治呀，光靠你的这个把弟撑腰卖狠，不是太也没有出息了么？”勃然大怒，洗如秀吼道：“他奶奶好刁泼的贼妇，老子这就来超度你！”

一伸手拦住了怒气冲冲的洗如秀，秋离淡淡地道：“老洗，她就是要气你，你这一气，可不正中她的下怀？算了，和这婆娘斗口胜之不辱。”

洗如秀愤然地道：“宰了去球，还和她罗嗦什么？”钱秀姑突然古怪又疯狂地尖笑道：“我便早早告诉你一件事，姓洗的，不错，今夜我们在这里是栽了跟头，弄了个全军尽没，但是，你可知道我们一共分兵几路？我们这一路栽了，另一路是下会栽的，而且，如今定然早已得手——我无力斩杀陈衡川这狗官，出不了心头一口冤气，但宰掉他几个亲人，也堪可告慰先夫在天之灵！”

呆了呆，洗如秀有些惊疑地问：“你是什么意思？”双手一叉腰，钱秀姑摆了一副女光棍的卖相，泼野地道：“什么意思？姓洗的，你未免也太低估了我们的能力，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将陈衡川狗官全家分为三路逃走的计划？我们非但探查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并连你们这三路人马所经的路线，护送的哪一路人手，我们也了若指掌，我不妨再进一步告诉你，我们因为力量不足，只分开两拨行事，我们这一拨直接兜截你们，另外一拨便截杀褚升的那一路，哼哼哼，我早已做了最后的打算，如果我们这一拨得不了手，截杀褚升那一拨却必然不会落空！”发觉洗如秀的面色大变，钱秀姑不觉起一阵无比的满足与快感，她口沫飞溅，邪恶又阴鸷地尖笑着继续说道：“我说得不错吧？褚升护送的狗官内眷，虽说不及狗官本人重要，但也有狗官一妾二妹在内，另外，他的幼子和两个侄儿也在其中，现在，我恐怕狗官是再也见不着他这些亲人喽……”大吼一声，洗如秀愤怒加上惊震地叱道：“你你——你这毒妇，你简直齷齪透了，狼心狗肺的奸刁贱人，你竟卑鄙到这等地步，好可恨，好可恨……”一仰头，钱秀姑完全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味道，她夷然，不惧地道：“洗如秀，姑奶奶不是省油的灯，姑奶奶岂是这般好吃

的！你打了我一耙，说不得我也要还你一叉，你当就如此简单？光是硬对硬的面上来？哼哼，暗里头我早已为你想着一手啦？”洗如秀暴跳如雷，大叫道：“贱婆子，你马上就好受了，老子若不一点一点活拆了你，老子就算是你生养的……我叫你狠，我叫你毒，我会立即令你尝到以血还血的滋味！”

这时，秋离微笑道：“别紧张，老洗，这婆大话说惯了，你怎知道她的话就一定真？况且，那批兜截褚升的人物能否得手亦未敢言，就以眼前他们这些酒囊饭袋来说，那另一拨人也不见得会是什么三头六臂！”冷凄凄地一笑，钱秀姑道：“用不着在那里瞎安慰他了，姓秋的，我索性直截了当地说了吧，你们以为拦截褚升那一种的人物是谁？”秋离笑吟吟地道：“你说的是谁？天兵神将？大罗金仙？”钱秀姑阴沉地道：“且慢得意，秋离，我说出来你就不会感到有这么好笑了——他们是‘无边湖’的两位魁首施甫，谢佳率手下十七名硬把子！”

双颊的肥肉猛一抽搐，洗如秀大叫：“狗操的‘无边湖’！”

老子要掀了你们的窝！还有你这贱婆娘，我一定得剜出你的心肝来，看是什么颜色！”

秋离一笑道：“早是黑透的了，不用剜出来看便晓得！”

冷森地，钱秀姑道：“你们叫吧，骂吧，我反正宰一个够本，宰一双捞一个，吃不了亏！”

又气又惊又恨，洗如秀禁不住冷汗涔涔，呼吸急促，他一回头，叱吼道：“葛维，你马上和林清带二十名弟兄快马加鞭，赶到褚升那边去一查究竟，真他奶奶急煞人了！”

钱秀姑眼珠子一翻，幸灾乐祸地道：“何必麻烦？现在派人去业已来不及了！”

洗如秀恶狠狠地道：“如果真的出了差错，钱秀姑那你就准备着慢慢挨剜吧！”

秋离不紧不慢地道：“葛兄，不用去了。”

正待转身的葛维不由一怔，愕然道：“不用去了？”点点头，秋离道：“是的。”

洗如秀大声道：“什么名堂？为什么不用去了？”哧哧一笑，秋离指指钱秀姑道：“她不是已经说过了么？现在才派人去，来不及啦！”

猛一跺脚，洗如秀吼道：“怎么听这贱婆娘扯蛋？不管她说的是真是假，我们总得尽尽人意呀，岂可就此不闻不问？你又叫我怎么向昭官兄交待？”摆摆手，秋离道：“别急，老洗，我另有道理。”

洗如秀忙问：“决说，什么道理？”

秋离下笑道：“‘无边湖’的一窝子畜生，早就在我来这里之前收拾干净了，连一个也没给他们留下。”

大大兰．呆，洗如秀随即又惊又喜地道：“当真！”

秋离正色地道：“这是开得玩笑之事么？我与‘中原双绝剑’之首‘金绝剑’衣帆老前辈二人联手合力，不折不扣整整解决了‘无边湖’十九个人；刚才钱秀姑已经说过了，这十九个人是‘无边湖’的大头子施甫，二头子谢佳，加上他二人手下的硬把子十七名，数目正对。”

洗如秀喜笑颜开，如释重负地道：“那么，你也遇着褚升他们了？”点点头，秋离道：“自然，要不我怎么找来的？我又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如何会知道你们在这里，全是褚升指点我的。”

呵呵大笑，洗如秀抚着心口道：“他们那一路没有人受损吧！”

秋离笑道：“半个也没有，等他们到达那家客栈，我和衣前辈早已代他们将伏兵肃清埋妥了，他们可是拣的现成便宜连根指头也没有弹上一下，妈的，我还得向你索犬消灾费’哩！”

洗如秀大笑道：“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哥哥我一定照数给，呵呵，兄弟，这次事情，你是第一功！”

秋离吁了一口气，道：“等回山后再论功行赏吧！”

他们这里又谈又笑，钱秀姑的神色可是逐渐为晦涩了，她怔怔地站在那里，牙齿咬得紧紧的，鼻孔急速俾合，嘴角抽动不停，宛如在痛苦与疑惑中努力思考着什么问题……下巴一抬，洗如秀得意洋洋地道：“贼婆娘，我兄弟的话约莫你也全听到了？如今你还有什么法宝可使？奶奶的，这可叫人算不如天算，为非作歹的人是永远也抢不到前头的！”

钱秀姑冷冰冰地开口道：“我根本不信！”

秋离一笑道：“没有人强迫你信，钱秀姑，或者你以为‘无边湖’的那群野种不得了，但在我眼里，他们却实在平常得很，平常得几乎令我失望。”

双眸中的光芒其毒如蛇，钱秀姑死死地盯视着秋离，半晌，她缓缓地道：“你真的杀了他们？”秋离平静地道：“不错，姓秋的自来对本身的所作所为不打诳语！”

不由自主地一机伶，钱秀姑冷峻地问：“你能指得出在你所杀‘无边湖’那些人里面，有他们哪一线的头儿？”毫不思索，秋离道：“我只知道第一个被我干掉的，就是他们的‘蓝’线头儿！”

于是——

蓦然全身冰冷，心往下沉，钱秀姑唯一的报复希望也顿时幻成光影，她原以为就算不能摘掉仇家陈府尹的颈上人头，至少也可以使陈家遭到亲亡戚散的打击，但是，如今她晓得，她耗。费了恁多心血，恁多钱财方始布置妥当的报复计划，竟然一点功效也未曾发挥，非但没有伤着陈府尹半根毫毛，没有陷害着陈家的任何一人，反令她的一群帮手血洒五步。命断当场，就连她自己，眼前也是进退维谷，到了性命交关的时辰了……她知道，秋离说的话不会是骗她，正如秋离所说的，这无须欺骗，况且，秋离的答复也是正确的，“无边湖”这次来人中，果然有着五线中的“蓝线”头儿在内，实际上“无边湖”两个魁首此遭所率的好手里面，也就只有五线中的“蓝线”头儿偕行，这已毫无疑问地证实了秋离所言不虚，否则，他安能猜得这般准确？但秋离的话果是真的，钱秀姑便再也没有任何指望……凄凄惨惨地一笑，钱秀姑缓缓地道：“你可真干得干净利落，秋离，一点退路也不替人留碍……”秋离平静地道：“是你先不替人留退路的，钱秀姑，你一开头就摆的是赶尽杀绝的架势，你既如此，又叫我们怎么个客气法？”深深吸了口气，钱秀姑悠然道：“本来，这次举事成功的希望是很大的，至少也会有部分效果，却全叫你一个人给搞砸了，而且，你给我搅弄得一败涂地，满盘皆输，秋离，我们原是无怨无仇的碍……”脸上的表情有些怪异，秋离低沉地道：“不错，我们原是无怨无仇的，坏就坏在你和陈府尹有仇，这就牵连上我的拜兄，也就扯上我了。”

钱秀姑僵硬地伸出手拢了拢鬓发，整了整衣裙，沙哑地道：“如今，我算全完了，任什么也没有了，亲人死光，伙伴散尽，家财荡然，只剩下满腔的怨气，无尽的悲愤……秋离，这样活着又有什么意义？一个女人混到我这

步田地，真还不如死了好……”舔舔唇，秋离木然道：“我很替你难过，钱秀姑。”

一仰头，钱秀姑十分镇定地道：“犯不着来这一套，秋离，好，我就自己了结，横竖我不死你们也不会安心的，是吗？”秋离微带尴尬地道：“话说得太清楚未免就欠缺情调了，钱秀姑，这全是你自找，当初也没有人逼你这样做，如果你早想开一点，明白点事理，又何至于搞到现在的下场？”钱秀姑冷淡地道：“不要向我说教，姓秋的，换了你是我，只怕你比我更要来得横些！”低喏一声，秋离道：“随你说吧，幸亏我不是你。”

弯身自靴筒子里抽出一柄光闪闪的匕首来，目注匕首尖端，钱秀姑悲凉地一笑，呐呐地道：“我就如了你们的心意转过身，秋离不愿再看下去，他心中实在有些窝囊的感觉，这样逼迫一个女人自尽，纵然那女人是十恶不赦，狠毒如蛇的，却总也有点不是味道，那好歹也是个女人哪，但是，如说放了她，日后她若不再找机会宰掉陈府尹全家老少才怪，这个险更是秋离所不敢冒的……突然间——一缕锐风奇快无比地猛刺秋离背心，来势是那樣的快法，秋离不用猜测便立即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他双眉轻皱，却不回头，当他感觉到刃尖沾衣的一刹，身子巧妙之极地微微滑斜——只是两三寸幅度的滑斜，看去就象他无意间的转侧了一下身体似的，同时，他的左肘也难以察觉地往下一沉轻抬，这些动作全在眨眼的工夫完成，于是，只见面目狰狞如鬼的钱秀姑往前一踉跄，猛戳的匕首稍差一线落了空，秋离轻抬的肘节又恰好撞上她执着匕首的臂弯，寒光闪处，那柄匕首淬然向后反插，刚好不偏不斜地刺进了钱秀姑的心窝——宛如是她自己在一击不中之后突然回刃自杀一样！

这时，洗如秀与葛维的惊呼声才与钱秀姑的惨叫同时响了起来，但一切变化始自瞬息，也结自瞬息了……一双眼恐怖地大睁着，钱秀姑的面孔整个扭曲得失去原样了，她大张着嘴巴，嘴唇扁得泛了紫，好象不敢相信似的瞪着插在的胸口上的那柄巴首，握住巴首的那只手是她自己的，因为过分用力，五指关节都发了青白……秋离回身注视着她，平静地道：“你还不够勇气了结你自己，所以，我不得不帮助你，你该清楚，这是无可环转的事。”

钱秀姑象是要说什么，她的嘴巴翁合了几次，满口牙齿呈现出一种森森的白，但是，她却永远不能再说什么了，她的身体猛地抽搐了一下，然后，两眼变得迷茫与空洞，似是。

一只死鱼的眼球那样毫无光泽地凸突着，缓缓地，她沉重仆倒！一个箭步上前，洗如秀大声道：“那婆娘伤着你了不曾？”秋离沉沉地道：“没有。”

洗如秀察看秋离背后，咬牙骂：“他娘的，我还以为她划伤你了，距离那么近，又在不提防，我只觉眼一花，这婆娘往前一歪，巴首自己进了她自己胸膛，我还以为她在伤了你，之后才自尽的，好危险……”秋离叹了口气，道：“可能她原也有这个想法，只是我助了她一臂之力，叫她早点实现她的心意而已。”

洗如秀歉然道：“兄弟，我知道你对逼迫一个女人自尽的事颇不喜欢的，但实非得已，要晓得我们若放了她，将来昭官兄全家老幼就后患无穷了，这婆娘迟早仍会兴风作浪，把昭官兄全家干光的，为了一劳永逸，叫昭官兄一家人安稳过日子，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点点头，秋离道：“我明白，所以我勉强不予干涉，老洗，这女人的确很歹毒，而且她与陈府尹的仇恨也

结得太深，无以化解了，除此一途，委实亦别无他法，我很清楚不能放她，否则，我们即是拿着陈家的十八口人命在开玩笑了！”洗如秀欣慰地道：“你能谅解这件事，兄弟，我就放心了，老实说，任什么纠葛，能多留一步，谁又愿意赶尽杀绝呢？”秋离淡淡一笑道：“不谈这些了，老洗，这里总算功德圆满啦，你们是否就要启程到‘虎松林’与其他两路人马会合？”洗如秀睁大了眼道：“我们？你不同行么？”秋离道：“我还有点事没办完，等我搞妥了，马上就回‘缺肥山’去与你们见面。”

有些不悦地哼了哼，洗如秀道：“又是什么鸟事？”秋离笑道：“帮着何大器何前辈惩逆正名，重光门派的事，这件事业已办成十之六七了，还有一点尾巴需要弄舒齐，很快就可以搞完……”洗如秀问：“就是‘太苍派’那个何大器？”秋离道：“是的，你知道他在早年对我有过恩赐，老洗。”

无可奈何地点点头，洗如秀道：“好吧，只好放你去，但可得早点赶回来，别他奶奶又是一走好几年，活象只野鹤一样东飞西掠，就算你不把我看作亲人，不将‘缺肥山’当作你自己的家，你的义嫂义子你却不能不要吧？他母子俩可是对你日思夜想，挂念不已，盼望你回去将眼都盼穿了！”

秋离正色道：“老洗，在这人世间；我又有几个亲人？我不把你当作亲人当作什么？我并不愿意象这样成年到头浪迹江湖，但我却不能不替这纷扰混乱的两道尽点本分上的责任，人总得为了点什么活下去，我不敢扛着‘替天行道’‘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扶弱济困’等等的大招牌作幌子，可是我却不能不凭着良心道义，来为天下人多少尽微力，谈不上什么抱不平、施仁义，只是用这点点小本事帮助某些该受帮助的好人罢了，至多，也就算有心叫这个人世间过得更安宁点而已……”洗如秀笑道：“我他奶奶说不过你，转来转去全叫你碰得我鼻塌嘴歪，总而言之，不用多说，你便越快回来越好，其余的我一概不论！”

秋离颌首道：“当然，你们回去之后，别忘了替我问候宗家嫂子和我的乖儿！”

呵呵一笑，洗如秀道：“说真的，小子，你那乖儿干脆过给我做义子如何？我这个干老子包管比起你来要强上几倍”秋离摇头道：“不行，认的谁就是谁，哪有让来让去的道理？”顿了顿，他笑道：“不过，老洗，将来我的亲生儿子却可认你当干爹！”

“嗤”了一声，洗如秀不感兴趣地道：“你的亲生儿子？扯蛋，你他奶奶直到如今连老婆还在她娘家，注定一辈子光棍，哪来的亲生儿子？我要巴望你生儿子，还不如自家赶快回去和我几个婆娘多下点功夫，比较起来希望还大些……”秋离笑笑，道：“你不信就算了，过些日子你就会明白的。”

这时，“地堂滚刀”林清大步走来，双手捧上业已擦试干净的银牛角给秋离，边笑道：“秋大哥，对你的一身本事，弟兄们全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客气了几句，秋离又对洗如秀道：“我走啦——”洗如秀忙问：“你先别急，兄弟，可是，呢，你有了相好？”秋离又请林清代劳牵过他的坐骑，边笑道：“以后再告诉你。”

怔了怔，洗如秀随即眉开眼笑，呵呵乐乐起来：“好小子，你一定是有了心上人啦。”

奶奶的，还在老哥哥面前装蒜？快快招来，那妮子标不标致？肥瘦如何？多大年纪？是什么出身？你们是怎么认得的？呵哈，我这主婚大老的位子可是跑不掉啦，奶奶的，为了巴望你成家，我业已盼了好多年啦一边，葛维

也凑趣道：“瓢把子，姓名，你忘了问那位姑娘芳名了。”

连连点头，洗如秀道：“对了，她姓什么，叫什么来着？快说呀，你不说明不要想溜！”

秋离接林清递过来的马缰，翻身而上，笑道：“我会回山办喜事，老洗，那时你就一切明白了。”

洗如秀急道：“你慌什么？还有昭官兄——陈府尹你总得见见面呀，帮了他这大的忙，没得连一句谢也不给人家说。”

秋离大笑道：“我不是为他出力，老洗，我是为了你，他要谢，便谢你吧，我心领了！”

不待洗如秀再说什么，秋离已双手抱拳，向后面的“飞狼帮”儿郎凌空一拱：“伙计们‘缺肥山’再见啦！”

三十余名飞狼弟兄齐齐躬身致敬，轰然回应：“秋大哥一路顺风！”

于是，秋离抖缰策骑，狂奔而去，洗如秀还在后面大叫：“别忘了早点回来呀，我们全等着喝你喜酒……”葛维也朝着蹄声远扬处高声喊：“我们还等着瞻仰新娘子的花容玉貌呢……”直到骑影不见，蹄声冥寂了，洗如秀才吁了口气喃喃地道：“这小子真是一阵风，来也无影，去也无踪……”葛维笑道：“可不是，往后秋兄的新娘子不知系不系得住他。……”呵呵一笑，洗如秀挥手道：“快点去将善后处置一下，搞完了我们也好上道啦。”

可不是么，如今，天也有些朦胧的白晕出现在东边了。

第四十章 门循重光

隔着“百齐镇”东边约莫十来里路，有座小山岗，山岗上下全生满了白杨树，只是这些原是密生的白杨树因为时值隆冬，业已变得枝叶枯槁，疏落不堪了。这座山岗，便叫作“蛇背岗”。远远看过去，也确有点象拱起的蛇背那样细圆而呈粗略的窄曲形。

现在，秋离偕同“金绝剑”衣帆二人已经来到山岗下，他们没有骑马，但却比骑马的速度更快更轻捷地移往山岗，目标指向半隐在岗顶一片怪石后的房屋，那座房屋，亦是石砌的，技术十分笨拙粗糙，灰黯黯的颜色，与遍岗的洁白积雪衬托起来，特别有一种不调和的扎眼味道。

秋离与衣帆身形的展动是奇快无比的，就有如两抹淡淡的烟彩在飘掠，片刻之后，他们已来到了那座石屋的后面六七步。

两人侧隐在一株白杨树后观察石屋的动静，好半晌，石屋内外却没有丝毫异状，显得十分寂静与冷清，屋后唯一的一扇窗户也紧闭着，那扇窗是用厚木板钉成的，一旦关上，里面的情形就一点也看不见了。

那幢灰色石屋就默默地伏在那里，宛如一只笨头笨脑的怪兽，没有烟火，没有动静，也没有一丁点声音。

舔舔唇，秋离小声道：“看不见有人进去，前辈，约莫全在屋里睡大觉。”

衣帆轻笑道：“照那李斌所说，只有他师父‘铁链银刀’孙泰一个人在此留守，充其量也不过再加上两三个打杂烧饭的小角色而已，他们绝料不到我们会突如其来，是而屋里人便仍寥寥可数，这大冷天，他们又何须进进出出”

出？当然能找个合适地方暖和暖和是最好的了……”秋离低沉地道：“希望李斌这小子不要胡说八道，骗我们上当，要是‘太苍派’的老掌门葛世恒不在里头，他就有点好受了！”

衣帆摇头道：“他不敢进我们的，此人并不是一个如何坚强的好汉，他仍留恋生命，而他也明白他的生命至今还握在我们手里！”

呵了口气，秋离低头道：“鲍前辈与何前辈在镇外那家农舍里监视着这几个‘太苍派’叛逆，可谓牢靠不过，他们永远也别想有逃走的门道，只要我们果真受了骗，哼，只怕他们就连活命的门道也全绝了！”

点点头，衣帆道：“所以，我认为那李斌不敢胡说！”

秋离又端详了前面的石屋一阵，道：“前辈，我们进去吧？”衣帆道：“怎么进去？趟前门还是破后窗？”毫无考虑地，秋离道：“我们分开进，前辈到前边去敲门，吸引他们注意，我便由后窗而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衣帆笑道：“很好，但最要紧的是注意葛世恒的安全，我们需要他完好无伤，否则，面子就不好看了。”

秋离道：“当然，这是一定的。”

衣帆道：“那么，我先绕到前面敲门去了。”

当衣帆迅速奔向石屋前方之时，秋离业已身形如电也似掠上了石屋的木窗，他的身子尚未贴近窗上木板，右手已先行又轻又柔地黏到窗栓上，突然施展内家功夫中的一种“绵刀”，于是，窗木板未碎，里面的栓梢却“咣当”一声断落！

推窗与闪入是一个动作，秋离开始跃进石屋，目光瞥处，首先发现角隅摆着一张精重的木床，床上躺着一个人，那人似是被秋离的突兀而来吓了一跳，吃惊地慌忙坐起，就这瞬息之间，秋离已经看清楚屋内再没有其他人了！

微微一晃，秋离到了床前，右手倏翻，早已又快又疾地扣住了那人脉门，他恶狠狠地低叱：“你只要哼一声，老子就敲扁你的狗头！”

床上坐着的人象是十分孱弱地连连喘着气，低哑地道：“我如今连站都站不稳了……你又何苦这般小题大做……”秋离注视着说话的人——约莫六旬上下的年纪，白苍苍的头发蓬松披散，但那种白发却是枯干晦涩的，一点光泽也没有，一张老脸又瘦又黄，皮松肉陷，布满深刻的皱纹，加上那双失神黯淡的眼睛，额头及手背上浮突的青筋，简直就成了不折不扣的皮包骨啦，而且，他的两只脚上竟然还戴着脚镣，腰际也有一条寸宽的大铁环扣连着，铁环拖着一根链子锁在墙下！

意念一动，秋离有些惊喜地问：“你老敢倩是‘太苍派’的掌门人葛世恒？”老人呆了呆，疑惑又犹豫地端详着秋离，沙沙地道：“小哥，莫非你认识葛某。”

心中已笃定了，秋离急忙松手，低促地道：“不要怀疑，我来这里找葛掌门绝对是善意的，如果我猜得不错，你老，一定就是了？”微微点头，老人道：“不错，我就是葛世恒，小哥你是？”

秋离抱拳施礼，温和地道：“我姓秋，叫秋离，这次是特为帮着贵派何大器何前辈肃奸惩逆，重光门媚来的，受何前辈交待，先来迎救葛掌门你脱险出困，好回去主持正名事宜，接回掌门大位……”身子震了震，葛世恒又惊又喜，更加上七分感激，三分振奋道：“你就是秋离？‘鬼手’秋离？好，好，秋老弟，我也不再用再口头上道谢了……天知道我渴盼这个日子盼了

多久——我晓得何师兄会来的，他一定会回来收拾这般奸逆的——我从不相信，太苍一派就从那一天起便永远变了沿承，改了正统。他们告诉我何师兄已早成了残废，叫我死了这条心，但我清楚何师兄，只要他还留着一口气，他就会回来肃清这班叛徒，重整太苍一派门规，我想的没有错，他终于回来了——秋老弟，再有了你的大力援助，我相信太苍派重光之日不会远了！”

秋离笑道：“放心，葛掌门，这件事我们包在身上，我不妨明着说，只等教你老出去，差不多就大功告成啦！”

葛世恒欣悦无比，哆哆嗦嗦地道：“当真？”秋离迅速地道：“如今，太苍派的叛逆首脑，你们的大师叔魏超能，那不入正格的伪掌门人朱伯鹤，你的师弟邵达贵，师侄李斌等人全已被我们擒住，就连投靠他们助封为虐的‘百隆派’遗孽万三叶与他的后台老板包二同也全在吃了亏以后远走他方，现在只剩下一个孙泰等着收拾，其余的反叛者首要人物差不我都一网打尽啦！”激动着喘息着，葛世恒老脸通红，呛咳着道：“好，好，干得好……干得好……”就在这时，一阵剧烈的敲门声已自前面传来，片刻后，响起了几个人的脚步声急促地从隔室奔至前室，一个昂亮的口音在发号施令：“郑通，你去应门，杨翔，你马上到后面屋子里守着葛老匹夫，全小心点，来人敲门的手法不对，恐怕有诈。”

顷刻间，有开锁的声音，“啦咋”门启处，一个满脸横肉的壮汉走了进房，秋离朝着来人呲牙一笑，道：“久没见了，你好？”那大汉猛然一怔，张口结舌地问：“你——你是谁？”秋离大喝道：“还不快跪下受缚？”大汉这才转过念来，他怪叫一声，伸手从靴筒里拨出一柄匕首，但是，他连腰都来不及直起来，秋离已十九掌打得他整个人横撞墙上，脑浆迸裂，血喷如泉。

搓搓手，秋离回头向床上惊悸不已的葛世恒一笑，大踏步走向门外，这时，正好另一名腰粗膀阔的汉子将前门启开；这汉子与站在室中的一个中年紫脸人物大约也恰在这时听到了内屋里发出的声音，两个人齐齐转头望过来，于是，就和秋离正对着打了个照面！

哧哧一笑，秋离冲着那紫脸膛魁梧的中年人欠欠身，道：“孙泰，你还是老样子，一点没改，看上去就和头大狗熊差不多。”

那紫脸人物，果然就是何大器的师弟，“太苍派”叛徒中的首要角色之一“铁链银刀”孙泰，他惊疑又愤怒地瞪着秋离，暴烈地问：“你是什么人？我根本不认识你！”

秋离瞄了一眼业已站在前门里的“金绝剑”衣帆，一边暗自为彼此的配合严密感到愉快，一边大拉拉地道：“姓孙的，你认不认识我无关紧要，只要我能认得出你来已经足够了，好朋友，你们的逍遥日子业已到头啦！”

微退一步，孙泰不自觉地拉紧了他右手上的一把“双刀亮银刀”及左手的一条五尺长短的铁链子，厉声道：“什么意思？”秋离一笑道：“什么意思？你是真不知道还是故意装蒜？”孙泰的一双倒塌眉怒竖，恶狠狠地道：“少给孙爷来这一套，大胆蠢贼，跳梁小丑，你唬人竟想唬到‘太苍派’头上来？今天只怕你来得容易去得就难了！”

摇摇头，秋离笑容可掬地道：“放心，我来得容易，去得更不会困难，而我只要来了，自亦不能身入宝山空手而退，多少总得带点什么走，孙泰，你就是我要带走的玩意了。”

孙泰两只牛眼死盯着秋离，一字一字地道：“小子不要给我打哑谜，你为何来此？有何目的？不妨明说出来，孙某人总会叫你满载而归就是，但你

若想要讹诈出点什么或无中生有瞎扯蛋，我怕你就后悔莫及了！”

秋离平静地道：“好，你既干脆，我也不拖泥带水。我到这里来，第一个目的是要救出‘太苍派’的正牌老掌门葛世恒，第二个目的呢？便是要请你一起跟着回‘百齐镇’接受门规处治，姓孙的，你明白了么？”大大一楞之后，孙泰突然狂笑道：“你说的是真话？”秋离不悦地道：“我有闲心早抱着窑姐儿玩去了，还来哄着你耍？”孙泰大喝一声，悍然道：“不知天高地厚的乳臭小子，葛老匹夫早已被本派公议罢黜掌门之位，他还算什么狗屁掌门人！如今的掌门人乃是朱伯鹤朱师兄！至于我孙某人，身为本派首要人物之一，又是太苍派一派的功臣，试问你我还须接受哪一个门规的处治？”秋离笑笑道，“什么人的公议‘罢黜’了葛掌门？就是你们少数几个心怀不轨，夺权篡位的师兄弟么？而你们又凭什么‘罢黜’葛掌门呢，他一未违典忘祖，二未欺师灭伦，三未专横暴虐，四未作威作福，五未愧对门墙——你们没有祖师的遗令，长老的议定，全派弟子的赞同，就贸然勾结官府鹰爪及外派凶徒以武力拘禁了掌门人，更杀伤了大师兄，这从哪一头说，也是铁般的罪恶，完全是叛逆、背义、道德的泉彘行为！你竟还有脸说这种卑鄙无耻的行为叫‘改革’？这不折不扣的叫作逆反上，禽兽其行，体还算‘功臣’？呸，纯粹的罪大恶极，奸佞小人！”

紫脸赤红，孙泰大怒道：“你是什么人，受了谁的好处？跑到此地来大放原词，胡说八道！”

秋离淡淡地道：“是非之间，姓孙的，你自家心里明白；我之所以伸手管下这端子事，没有任何酬劳，全是我甘心情愿——”顿了顿，他又道：“怎么样？你是跟我走呢？还是要强迫你跟我走？”孙泰怪笑一声道：“小子，恐怕你到了‘百齐镇’‘太苍派’总堂；非但不能整治我，反倒会遭到本派所属群起而攻之！”

秋离问道：“你说说看，会是有哪些人群起而攻？”孙泰怒道：“我只要招呼一声，自本派朱掌门以下，任谁也饶不了你！”

摇摇头秋离道：“好了，你也不要再多做梦了，你们那什么冒牌朱掌门，什么邵达贵，什么大师叔魏超能，包括你的宝贝徒弟李斌。还有你们的好朋友万三叶、包二同等等，全已帮不了你半点忙啦，他们有的早已被我们生擒住，有的已经逃之夭夭了，嗯，也难怪你们消息不灵，成天守在这山岗顶上当然不会清楚这些变化，姓孙的，现在只等抓住你，‘太‘苍派’即已算完成清理门户，肃奸正位的大举，可笑你还在这里一厢情愿地敲着如意算盘呢！”神色大变，孙泰惊愕地叫道：“你，你胡说！我不相信！”秋离一指当门的衣帆道：“孙泰，我说的你若不信，你可以回头问，站在门里的那位老先生，他是‘中原双绝剑’中的头一位‘金绝剑’衣帆衣前辈！”身子大大一晃，孙泰面青唇白地叫：“什么？衣帆？”站在那里的衣帆微微一笑，道：“不错，孙泰，老夫就是衣某。”

孙泰顿时惶惊不安之极，他当然晓得“中原双绝剑”的赫赫威名，同时也更清楚以自己这一身本事与人家对抗起来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结果，那个结果几乎是绝对的——他不可能有胜利之望！衣帆和祥地笑道：“孙朋友，方才秋离老弟告诉你的那些事实乃是千真万确的，没有一字虚假，你们这个叛逆集团业已瓦解了，如果你还不立即醒悟，俯首认罪，只怕你的下场就要更为凄惨了！”一下子象挨了雷打，孙泰面孔歪曲，头晕目眩，两耳嗡嗡有声，他不由自主地颤抖着，连舌头都几乎僵硬了道：“什么，你……你说……”

他……？”他是谁？”衣帆平静地道：“哦，他是秋离，‘鬼手’秋离”。

孙泰全身冰凉，心迹微弱，宛似掉进了一处深穴里——前面是一只虎，而后面，却竟是一条龙，虎已无力相斗，龙更神勇得难以匹敌，他不禁万念俱灰，方才尚图倾命一搏的打算刹时消散一净！

秋离缓缓地道：“我劝你不要有侥幸的念头，以为可以较量一下试试，因为你是毫无机会的，不过，假如你心存疑窦，不太相信我们两人的身份，你预先声明，我与衣前辈允许你任挑其一证实一下，我之所以要你预先声明，乃是为你自己留条后路——我们明白你的意图以后，便不必出重手宰你！”

艰辛地咽了白唾沫，孙泰犹心存万一地道：“那么——我要求证实你们的身份，如果你真是秋离，他真是衣帆，我就跟你们走……”科离道：“可以，但你若食言，你就知道那代价将不会校”孙泰咬咬牙，道：“我先试你！”

踏前一步，秋离道：“欢迎之至！”

猝然一个大旋，孙泰右手刀“呼”的带起一片寒光，有匹练般罩向秋离身上，同时，左手铁链子“哗啦啦”暴叱向，似怪蛇舒卷，兜头之下，一招两式，功力相见！

秋离根本不罗嗦，“弥陀真力”贯注于“攀月摘星手”中陡然展出，于是，孤影飞绕，星芒闪掠，大圆中套着小圆，掌刃先后接着掌刃，交互挥映，纵横穿舞，呼啸的劲力流射似千万无形巨杵在猛捣狠砸，眨眼间，整幢石屋都仿佛在震动，在呻吟了！

“当啷！”的震响中，孙泰手里银刀首先飞落，铁链子也“碎”地一声被荡出了门，他魁梧的身体却似喝醉了洒一样连连踉跄打转，就在这一刹那，秋离的手掌业已在他身上按过六十一遍了！

当孙泰晕头胀脑，血气翻涌地站稳，秋离早已静静地立于六尺之前，他那种安闲恬静的模样，宛似他根本便未曾动过手，一直就是站在那里看把戏似的。

门口，衣帆道：“如何？尚须试试老夫么？”惊魂未定，孙泰喘息着，绝望又痛苦地道：“罢了……。我……认栽……”秋离用手一指站在门边发楞的大汉：“你也跟着一道走！”

那汉子猛地一哆嗦，讷讷地：“是……是……小的跟着秋离跟孙泰要过打开脚镣铁环的钥匙，进入屋中，片刻后，他将憔悴苍老不堪的葛世桓背了来，衣帆上前与葛世桓见了面，略事寒暄之后，秋离业是老实不客气地命令那叫郑通的大汉过来替他背负起葛世桓，然后，他偕同衣帆便匆匆押着孙泰等下岗而去。

这已是秋离与“中原双绝剑”帮着葛世恒、何大器他们清理门户，正名复位的第三天了，“太苍派”终于肃清了一干叛逆，规正了传统，旁落的大权重又回到了原来掌门人葛世恒的手中。

他们在“百齐镇”“太苍派”总堂重整门楣与收回失权的经过简直是顺利得无以复加的，可以说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当然，最重要的阻碍早已清除了。何大器预料得对，“太苍派”，仍有大部分弟子是忠于旧主的，当秋离、“中原双绝剑”偕同葛世恒、何大器等押着一干叛逆回去，这些忠于他们的弟子马上便在一——片欢呼声中反正过来，而搜捕一干叛逆者的行动也就立即展开。那些当年协助造反的小角色，大多为魏超能、朱伯鹤、孙泰、邵达贵等人的徒子徒孙，他们一见风声不对，就有大部分早已逃之夭夭，剩下的很快便全遭擒获，于是，紧接着开香堂，请家法，搬门规，开始了审判，朱伯

鹤、孙泰、邵达贵几个人俱被废去武功，罚以面壁思过十年，魏超能因身份太尊，不能伤害他，武功虽未废去，却也受到面壁十年的处治。此外，一些小角色全在重责之后逐出门墙，永不准再返太苍一派，接着，葛世恒与何大器又重新颁布了几道渝令，废除了一些陋规，再跟着清查派产，清理档存，拟定功赏……秋离和衣帆、鲍德三人，当然也帮着忙得不亦乐乎，这样马不停蹄的直搞了三天，才算大局初定，一切有了规格，就在第三天中午的盛大的功筵上，秋离与“中原双绝剑”三人便要告辞了。

葛世恒、何大器二人怎生留也留不住，无奈之下，只有，依依不舍地直将他们三人送出“百齐镇”十里之外。

天气很好，虽然冷，但却有了一抹冬日中难见的阳光，远山近野，依然洁白一片，路遥茫茫，可是满怀别情的葛世恒、何大器二人心头更觉茫茫了……马上，秋离抱拳道：“别送啦，二位再送，可不就送到地头了？”何大器忍不住泪盈满眶，声音呜咽道：“老弟……我们也不用说什么客气话了，任什么言语，也表达不了我们对各位的刻骨感激于万一……就恨你三位不肯多盘桓一阵……怎么留也留不住碍……”衣帆忙道：“离家日久，总是念挂，何兄，以后时间长着，有的是机会见面……”鲍德也道：“说得是呀，况且你二位门户新复，干头万绪，都须从头一一来过，这份忙碌，不言可知，等过些日子你们一切规正妥了，我们有的打扰的呢……”葛世恒满脸挚诚地道：“三位兄台，三位非但是力挽太苍一派免于沉沦的恩人，更是我与何师兄救命恩人，我师兄弟与‘太苍派’的将来岁月，俱乃三位所赐，我们不敢说期冀有报于来日，但求三位不要忘怀我们，时常光临小聚，给我们一点表示的机会，我们才会稍觉心安。”

这时，何大器又伤感地对秋离道：“老弟……这段流离失所的日子……我多亏了你……否则只怕连骨头也化了……你可不能一去不回碍……老弟，我的年岁已大，没有太多的时间与你把晤了……你记着常来，别忘了我这糟老头子成天巴望着你……”秋离动容道：“放心，前辈，我会来探望你与葛掌门的何大器呜呜道：“我……委实舍不得离开你们……”一边的葛世恒也抽抽鼻子，强笑道：“秋老弟，你的大喜之日，我会尽量与何师兄专程赶到……”连连挥手，秋离道：“路太远了，不敢相劳，二位有此心意，我业已受用不尽啦……”何大器呼啦着嗓子道：“你不要管，我们是一定会来的，老弟，是在‘缺肥山’吧？”秋离无奈地笑道：“是的，但我实在不敢劳驾，路途太远了……”衣帆笑着接道：“秋老弟，葛、何二兄有此诚意，你何须拦阻？我两个老不死届时还不一样非到不可？”何大器道：“他要拦也拦不住，如果秋老弟的婚礼都没有参加，这一辈子我都不会顺心！”

呵呵大笑，鲍德道：“好极了，到时候我们在‘缺肥山’上再痛快干他几杯！”秋离笑了笑，道：“我是非常不敢当，但心意却又非常欢迎你们去！”

何大器拭了拭眼角泪痕，道：“好小子，这一句话就够了，千山万水，我们爬也爬来！”

顿了顿，他又道：“对了，老弟，回去别忘了问候马标老弟，还有周云老弟伉俪、衣姑娘，以及你那位干娇百媚的老婆！”

秋离躬身道：“我会记着，前辈。”

衣帆笑道：“我们启程吧？天色不早了。”

点点头，秋离向葛世恒，何大器抱拳道：“二位前辈，就此告辞，尚请二位前辈善加保重！”

葛世恒、何大器齐齐道：“你们三位也是……”于是，秋离、衣帆、鲍德三人策骑而去，积雪飞扬于马蹄之后，二十名太苍派弟子同时跪送，葛世恒神情凄怆若失，何大器一阵鼻酸，业已老泪纵横了……

第四十一章 佳人成双

偕同“中原双绝剑”回到“小青山”，又离开“小青山”，这一次，秋离却不是一个人，他随行的尚有梅瑶萍及马标。

“中原双绝剑”衣帆、鲍德二老，同葛世恒与何大器一样，依依不舍地将他们一直送到“小青山”下，就差点没有老泪落腮，好不容易劝回了他们，周云夫妇和衣霜却又多送出二十多里来。

在路旁一处筑有草亭的地方停了马，秋离拦住了主人道：“老友，你们不要再送了，这些天来老是被人送，我连心都要酸得泡在醋里啦！”

周云面罩后的双目是沉重又依然的，他沙着嗓门地道：“再送一程吧，秋兄……”摇摇头，秋离坚持道：“不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除了徒增离愁，实在没啥意思，你们回去吧……”小玫幽幽地道：“秋大哥，你成家以后，可别在滇边落户定居呀，在‘小青山’，有的是好地方，盖幢房子，两口子住着多美？否则，我们一起搬到‘星雾山’去篆……”衣霜马上反对：“嫂子，干嘛不都住在‘小青山’，你们搬到‘星雾山’去了，我一天到晚不闷死了？不行，一定要桩小青山’。”

舔舔唇，马标插口道：“你姑嫂两个别争，我的意思，我那田庄地方大，房子宽，一切现成，最好我兄弟婚后就到我那里……”衣霜尖叫道：“不行，马大哥最自私了，我决不同意！”

艾小玫也急道：“我也反对……”

秋离笑道：“还早着呢，你们有什么争的？不过我先把话说明，现在你们把我夫妇当宝抢，以后可别嫌我们哪！”

艾小玫指天盟誓：“秋大哥，我包管一辈子喜欢你们！”

衣霜也立即赌咒：“假如有一天我言行不一，就叫我做秋大哥的小老婆！”

再厚的脸皮，秋离也禁不住涨红了，他张口结舌地道：“呃，呃……言重，言重，言重了……”白了秋离一眼，梅瑶萍掩嘴笑道：“衣妹妹，你好可爱……；我们真巴望有这一天呢……”“也发觉有些失言了，衣霜俏脸皮如火，扭捏地道：“可不要吃醋啊，梅姐姐，我只是一下子说过了嘴……童言无忌，不是吧？你当我胡说八道好了……”笑了个花枝乱颤，梅瑶萍道：“好妹妹，姐姐吃谁的醋也’不会吃你的，说真的，我倒希望你一起来管管这个风流种呢。”

于是，大伙全笑了，清朗愉快的笑声便洋溢在空气中，飘漾在田野里，更充斥在每个人的心里……

全书完

